

## 譯者序

### 1

全世界人民保衛和平民主的運動正在蓬勃展開，在這運動中，資本主義各國人民，與和平民主陣營國家的人民，同樣作了巨大的貢獻。資本主義各國的進步文學，在目前，主要以爭取和平民主的羣衆運動爲基礎，並且與之密切配合。因此這些文學本身，也就成爲世界人民保衛和平的重要武器之一。尼·吉洪諾夫在“現代世界進步文學”中指出：“雖然環境非常困難，可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作家戰後還是在自己的創作活動中取得了不小的成績。”<sup>1</sup>

在資本主義各國的進步文學中，法國文學的成就是比較突出的。當然，這和法國人民在和平運動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sup>2</sup>，和法國共產黨在文學藝術上爭取和平民主的統一戰線政策，都是分不開的。況且，法國很早就有革命文學的傳統，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時期，法國無產階級文學已經有了輝煌的開始。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期間以及戰後，以阿那托爾·法朗士，羅曼·羅蘭，亨利·巴比塞爲主導的反戰文學，固然是今天法國進步文學的先驅，但從革命文學的傳統精神上說，當前進步作家如阿拉貢，艾呂雅，斯梯<sup>3</sup>等，都是巴黎公社時代，戰士兼詩人或小說家，歐杰訥·

波吉埃<sup>4</sup>，路易絲·彌昔爾<sup>5</sup>，朱爾·瓦雷斯<sup>6</sup>等人的忠實繼承者。不過當今革命作家們的成就，顯然在前人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尤其是阿拉貢，他的卓越的勞動，使法國的革命階級在文學表現上達到新的高峯。

法國共產黨總書記莫里斯·多列士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初召開的法共第十三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的總結發言中提到：“工人階級需要文化，如渴思飲；在自己的行列中有一個阿拉貢和一個約里奧·居里的、工人階級的黨，取得範圍日益擴大的知識分子們的信任……”

就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阿拉貢作了關於黨的文藝政策的發言；也就在這一會會上，他被選為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sup>7</sup>。

國際間，首先是和平陣營方面，給阿拉貢的評價是很高的。吉洪諾夫在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發言提到阿拉貢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共產黨人”時，這樣說：“……這樣的史詩式的作品是用不着重新加以評價的。這部小說不僅包括了國家在某時期的生活，不僅描寫了法國所遭受到的民族災難的歷史圖畫，並且第一次把堅持本國人民的榮譽，領導人民起來抵抗的真正力量、真正的人表現出來……”

伊凡·阿尼西莫夫<sup>8</sup>在他的論文“世界文學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裏邊，指出阿拉貢是法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奠基者之一：“……在法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在一九三五年左右已經被提出了。從那時期起，巴比塞，羅曼·羅蘭，和阿拉貢將這些原則應用到他們的優秀作品中去……”<sup>9</sup>

正像我們前面說過，當代進步作家保衛和平的社會活動，和他們的文學事業是緊密結合的，阿拉貢對於和平事業的貢獻，使他光榮地被推選為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委員會副主席之一。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期，路易·阿拉貢<sup>10</sup> 和同輩青年們一樣，不得不服從動員令，應徵入伍。戰後，阿拉貢決心以文學作為自己的事業，但是他一開頭就陷入大大主義<sup>11</sup> 和超現實主義的泥沼，成為資產階級最腐化、最混亂也最反動的文學潮流的俘虜。在這點上，他和他的朋友，另一位當代法國的重要詩人保爾·艾呂雅情況相同。但是他比艾呂雅更早、並且更堅決地和那羣超現實主義文學投機家絕交；不顧他們的叫罵，掙脫了他們的魔爪。

年輕的阿拉貢能有這樣堅決的轉變，當然不是偶然的事。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都爾城舉行的法國社會黨會議中，法國工人階級表示了明確的態度：脫離第二國際，參加第三國際；从而使法國社會黨形成分裂，法國共產黨得以產生。法國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這時進一步強大，進一步成熟，這一切不可能不給當時在政治上找出路的法國青年們以深刻的影響。阿拉貢就是在那種環境中逐步提高政治認識的青年之一。正因他處於這種思想情況中，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的一種偶然遭遇，才能够成為使他的生活發生劇變的外來因素。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的“法蘭西文學”週報上，阿拉貢這樣寫：“從這張報紙付印那天算起，整整二十五年以前，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五日，在蒙巴爾那斯<sup>12</sup> 的一家大得和火車站一樣的咖啡店裏……我聽到一個陌生的聲音叫我的名字。長條櫈上坐着些我不認識的人，他們在看我；其中一個抬起身子來對我說：‘詩人符拉其米爾·瑪雅可夫斯基請你過來，和他坐在一起……’<sup>13</sup> 那時我

對於瑪雅可夫斯基，除了關於他的傳說之外，別的需要知道什麼呢？……”<sup>14</sup>

那時阿拉貢不但對於瑪雅可夫斯基一無所知，對於蘇聯也一無所知。因此他說：“我坐到桌邊去，心中充滿浪漫主義的情緒，以及巴黎人的昏頭昏腦的無知。我並不知道，我的生活將因此而起徹頭徹尾的變化。……到第二天，從這張報紙出版那天算起，整整二十五年以前，就在那個充滿混亂與穿堂風的地方，停了一會兒，突然屋子裏好像空了一樣：我遇見了露爾莎·特麗沃雷<sup>15</sup>。從那以後，我們一直沒有分離……”

通過瑪雅可夫斯基和特麗沃雷，阿拉貢開始認識蘇聯，了解蘇聯文學。但是進一步的認識，卻有待於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四年兩度赴蘇遊歷。一九三〇年他到蘇聯參加召開於哈爾科夫城的國際革命作家會議。這次旅行給了他深刻的印象。回來後，他對於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談了這樣的體會：“我們處於人類歷史的一個時期，這時期很像從猿變到人的那一期間：我們由階級社會的人，由互相剝削時代的人，過渡到無階級社會的人。我們所處的時期，有一種新的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它正在進行空前偉大的歷史任務：由人改造人，要把我們這時代的‘社會猿’改造成將來的社會主義的人。”<sup>16</sup>

一九三四年他再度去蘇聯，參加了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那時他已經和一九三〇年的情況大大不同。在高爾基，蕭洛霍夫等有名人物之前，他代表法國發言，談到法國人民優秀文學遺產，以及法國作家當前任務等問題。這對於他是很大的光榮，對於法國也很重要。那一次從蘇聯回來以後，他到處發表熱情的、和瑪雅可夫斯基的詩句一樣地富於鼓動力的演講，收集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集子“爲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阿拉貢在書中宣稱：“蘇

联作家們的經驗，對於一切真正的作家說來，是創造明日的文学的基本經驗。从這一經驗出發，再加上經過批判的、过去時代的文学遺產，於是產生明日的文学。我們的苏联同志們將這方法下了個定義，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們為什麼不用這新武器來工作，還等什麼呢？”<sup>17</sup>而在所有的苏联作家中，阿拉貢最直接關心的當然是瑪雅可夫斯基，他說：“我要求歸返於現實，而這就是瑪雅可夫斯基的教訓，他的全部詩歌，是以革命的實際環境為出發點的。”<sup>18</sup>

### 3

阿拉貢指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家，首先應當是偉大的工人階級的忠實服務者<sup>19</sup>。他雖然自稱為最拙笨的活動家，但是他熱情地執行了黨交給他的活動家的任務，而這種實際鬥爭——日常鬥爭的體驗，深刻地幫助他改造自己，他說：“毫無疑問，社會工作拯救了我，使我不至於墮入老舊世界……”<sup>20</sup>。這兒所謂“老舊世界”，是指超現實主義那羣惡魔的世界，形式主義的天地。

在黨的要求下，阿拉貢不僅搞文藝，也搞過新聞工作。在“人民陣線”時期，法共創刊了“今晚”報，與“人道報”相配合。阿拉貢任“今晚”報社長。他用犀利、活潑的筆調寫的社評，充分證明他有寫政論與筆戰文章的特殊才能。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阿拉貢只有四十二歲光景，還沒有超過服兵役的年齡。他應徵入伍，仍和上一次大戰時一樣，服務於軍醫部隊，因他年輕時學過醫，並且當過實習醫生。一九四〇年五月到六月，法國武裝全部覆沒以後，阿拉貢退到後方，

不久即在地下党的号召下，參加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地下抗敵鬥爭，亦就是“抵抗運動”。在那一期間，阿拉貢的活動更不限於寫作。他的驚人的勇敢，連法國資產階級的報紙都不能不加以肯定。在戰爭中，他曾獲“軍功章”；在法國從納粹佔領下解放出來之後，論功行賞，阿拉貢又獲“抵抗運動勳章”。“抵抗運動”進行期間，阿拉貢起先和靄爾莎隱姓埋名，住在法國南部，後來在有名的游擊隊根據地韋高辦報。地下抗戰正緊張劇烈的時候，黨交給阿拉貢一件重要的任務：整理犧牲在敌人手中的許多愛國志士的遺書，編寫成一部著作。這任務，他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散文集“共產主義者”中，很好地完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今晚”報復刊，阿拉貢仍然為這報紙工作。不久，“今晚”在法國反動政府百端迫害之下，終於停刊了，阿拉貢被任為在地下抗戰時期創刊的、光榮的“法蘭西文學”週報的社長，直到現在。

阿拉貢幾次被法國反動政府以“毀謗”罪名起訴，甚至被褫奪公權——主要是選舉權。這些事實可以證明阿拉貢的鬥爭招致了敌人怎樣的憤恨。

#### 4

儘管阿拉貢的鬥爭生活是豐富的、多方面的，而他的主要事業，是文藝創作。他以詩人著稱，其實他所寫的小說與評論，不但數量多於他的詩集，而且都有卓越的成就。“詩人”這名詞，對於阿拉貢，就像對於雨果一樣，是廣義的，並且包括極豐富的內容。正和雨果一樣，阿拉貢以寫詩開始。他二十三歲（一九二〇年）發表了生平第一本作品，詩集“歡樂之火”。他的創作生活的

頭十年間，幾乎每年至少要出一本書，而且幾乎全是詩集。

到目前為止，阿拉貢一共發表過二十種主要的詩集。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烏啦！烏拉爾！”，是他詩歌創作歷程上的分水嶺。這集子收的是一些歌頌蘇聯人民的鬥爭與建設的、熱情洋溢的詩篇。在那以前，阿拉貢是超現實主義詩人，在形式主義的黑夜裏，年輕無知的阿拉貢曾經做過極可怕的噩夢。發表於一九三一年的詩集“被迫害的迫害者”，還是由“超現實主義出版社”出版，更早的詩，自不必說了。

發表了“烏啦！烏拉爾！”以後，阿拉貢沉默了若干年，顯然他有必要在沉默中多多深思，以便將他火焰一般的求進步的熱情，用冷靜的理性認識鞏固下來。但是歷史事件的迅速發展，不容許詩人在沉默中長期停留。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一九四〇年夏法國軍隊土崩瓦解，一九四一年巴黎有名的出版商格里馬，居然在納粹佔領之下，公開印行了共產黨員路易·阿拉貢的“斷腸集”。薄薄的詩集，却是轟動一時的詩集！這二十幾首詩充滿火藥一樣含有爆炸力的、愛國主義的熱情，暗示着對於侵略者的深刻的憎恨。但是，正因和火藥似地，表面上無非是冷冷的沙土，黑色塵灰，許多人，包括敵人在內，被作者巧妙的藝術手腕迷了眼。這就是這些詩之所以能公開發表的原因。

誠然，這些詩歌抒寫了國破家亡的痛苦；然而感傷的情調只是外衣，隱伏在字裏行間的，却是憤怒：

巨人們將自己的側影反映在  
气得發白的天空<sup>21</sup>

詩人用他的夫人露爾莎的名字隱射祖國，用他對露爾莎的熱愛象徵他的愛國熱情。讀了他的詩，使人感到他對於法蘭西的熱愛，和對於露爾莎的感情，同樣真摯、深刻、強烈，無異於平常

用母親象徵祖國。借了夫婦之情，歌頌祖國之愛，這才使粗魯納粹佔領者莫名其妙。詩人以同樣的手法，用法國古代王后靄累沃諾·達紀丹的名字，來象徵祖國，象徵自由：

可是，最後到了某一个敘利亞，他們這才  
真正明白，這幾個嘹亮的字什麼含義；  
他們受了致命的重傷，才知道靄累沃諾  
就是你的名字：自由，寶貴的自由！<sup>22</sup>

脫離了歷史情況，是不能了解“斷腸集”錯綜複雜的感情和真實的意圖的。如果把這一詩集孤立起來，不和同一時期發表的其他詩集結合在一起，也容易曲解。曾經有人誤會“斷腸集”是“亡國之音”；有人則嫌這些詩“太消極”。反動派正好鑽這空子，誣衊“斷腸集”為“失敗主義”的作品<sup>23</sup>。說什麼阿拉貢和別的共產黨人一樣，天下太平時，唯恐天下不亂，一到國破家亡，他又來賣弄痛哭流涕這一大套……但是，人民的敵人儘管無恥地毀謗人民的歌手阿拉貢，同時却不能不承認，“斷腸集”作者是當時擁有“廣大聽眾”的唯一的詩人。

是的，“斷腸集”風行一時，銷數之大，在法國詩史上為絕無僅有。在那以前，據說只有雨果的“懲罰集”、“兇年集”等書在當時暢銷的盛況可以與此相比。在當代，只有艾呂雅的抗戰詩集“和德國人會面”、“詩與真理”（一九四二年）、獲得讀者這樣熱烈的歡迎。很顯然，上面提到的這些詩集，無論是雨果的或艾呂雅的，均對於當時的惡勢力，對於人民公敵，表達海一般的深仇，火一般熾烈的反抗情緒，因而獲得廣大羣眾的共鳴與傳誦；“斷腸集”受到人民如此熱烈的歡迎，決不可能由於它的“失敗主義”，這是不言而喻的。更有進者，不僅法國人民當時在這詩集中感受到可歌可泣的、英勇不屈的愛國主義熱情，甚至在外國，正直的人們，

也不能不讀了“斷腸集”而感到興奮與激動。一九四四年，英國詩人艾瓦特·密爾納<sup>24</sup>，在倫敦寫道：

但是，突然間，法國的阿拉貢大聲疾呼，  
好似在重牆厚壁的牢獄裏，他高呼“自由！”

阿拉貢在“抵抗運動”時期<sup>25</sup>發表的詩，標誌着他生平最重要的一個創作階段。這一階段以“斷腸集”開始，但是這集子並非那階段中唯一重要的作品，而“法蘭西晨號”才是最明朗、最响亮，而且戰鬥性最強的的作品，因此也最富於代表性。戰後十年來，阿拉貢忙於寫小說和搞別的工作，寫詩比較少。一九四八年他發表了“新斷腸集”，是比較重要的一本詩集。去年（一九五四年）十月發表的一首長詩“眼睛與記憶”有三、四千行之多<sup>26</sup>，單獨成爲一本集子。作者自己認爲這是他生平最重要的詩作。他戰後發表的詩歌，一般地說，有這些主要內容：揭露美國戰爭集團對法國進行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範圍內的侵略，另一方面反映法國人民保衛和平民主與民族獨立的鬥爭。阿拉貢戰後所寫的詩，無論就其格調，或就其主要精神而論，顯然是“抵抗運動”詩歌的承襲與延展。應當指出，這一情況不但阿拉貢如此，艾呂雅的詩也如此，甚至可以說一般進步的青年詩人，往往如此。阿拉貢在法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曾經很正確地指出，詩歌曾經是“抵抗運動”的有力的文藝武器，而“抵抗運動”詩歌的經驗，對於戰後法國進步詩歌，起了不可否認的影響。而阿拉貢，站在黨的文藝路線上來看這問題，就有責任用批評與理論的武器，把“抵抗運動”在詩歌上的極健康的影響，加以分析，加以肯定，從而指出今後的詩歌方向。

阿拉貢不但是當代法國最重要的詩人，也是最重要的詩歌理論家。他的詩歌在“抵抗運動”時期達到了成熟的境地，同樣地，他的關於詩歌的理論工作也在那個時期逐漸形成系統。對於“抵抗運動”詩歌，阿拉貢作如下的估計：“在基本上，法國‘抵抗運動’詩歌应当對於一九三九年以前統治詩壇、阻碍詩歌發展的那些概念，作深刻的、直接的、而且具有決定性的抗議。然而必須聲明，參加‘抵抗運動’的詩人們，給這一詩歌帶來許多舊詩歌的性質；必須聲明，這詩歌是在急不暇擇的情況下產生的：船眼看要沉了，那些不願與船同沉的人，急忙堵塞漏水的缺口，手邊有什麼就利用什麼，不管那些東西是什麼性質。很顯然，這一偉大的經驗應當成為出發點，在我國解放時<sup>27</sup>，研究與批評這一經驗，能夠而且應當將法國詩在民族的道路上推進一步。”<sup>28</sup>

所謂“民族的道路”，包含內容與形式兩方面結合起來的意義。無論阿拉貢，艾呂雅，或任何別人，只要是名符其實的“抵抗運動”詩人，必然是反法西斯的戰士，愛國主義的歌頌者，必然是正義、民主、和平、自由的渴慕者。也就是說，必然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法國人民的意願。在這意義上，所謂民族的道路，實質上就是現實主義的道路。同時，阿拉貢在詩歌戰線上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方針，爭取當時各方面政見、信仰與傾向不同的詩人，大家團結起來，抵抗法西斯強盜。艾呂雅就是這樣被爭取過來的詩人之一。

一九四二年出版於瑞士的、阿拉貢有名的詩集“竊爾莎的眼睛”，有一篇宣言式的序文。作者說：“我歌唱人和他的武器，沒有

再比現在更及時了……人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歌是存在的，因為它也是被解除了武裝的人們的武器，因為它也就是人的本身，而其存在的理由是生命。我歌唱，因為雷雨的狂暴，掩蓋不住我的歌声；不管明天人們幹些什麼，人們可以剝奪我的生命，而決不能熄滅我的歌声。”寫這幾句話的時候，是一九四二年；那時，納粹匪幫正在西歐大陸恣肆狂飀，被解除武裝、被法國反動統治者所欺騙、所出賣的法國人民，呻吟於納粹雷雨的狂暴沖擊之下。但是法國人民的優秀兒女，却不肯呻吟，不甘心低頭忍辱受苦。阿拉貢的歌声表現了頭可斷而膝不可屈的民族氣節。阿拉貢的歌声廣播了黨的号召，使黨的全民抗戰的号召更生動，更普遍地深入人心。在納粹鐵蹄下的法國人民，進行了前仆後繼、奮不顧身的、可歌可泣的地下抗敵鬥爭，而這場激烈的戰鬥，是在阿拉貢、艾呂雅以及和他們站在一起的詩人們的雄壯的号角聲中進行的。這樣的詩歌是人民所需要的，這樣的詩歌是現實主義的詩歌。所謂詩歌的理論，應當建立在這樣的健全而堅固的基石上。

正和戰士在火線上一樣，一個用詩歌武器進行鬥爭的作家，不僅僅要求自己勇往直前就夠了，而且還要善於帶動羣衆。在上述序文中，阿拉貢引用十九世紀的詩人羅特雷亞蒙的話：“詩應當是大衆的作品”，並且說，祖國在多災多難的日子裏，大家應當團結；正如法蘭西祖國應當是人民大衆的事業一樣，真正的詩，應當是大衆的作品，是民族之歌。阿拉貢接着說：“我歌唱人和他的武器，而你覺得我唱得不好，那末就請你唱得更好吧！一場巨大的競賽開始了，我準備給勝利者戴上桂冠，因為在法蘭西詩歌中，勝利者永遠是法蘭西祖國。”<sup>29</sup>這是阿拉貢向全國詩人發出的号召，不問他們政治傾向與宗教信仰如何，号召他們一起來歌頌光榮的祖國和鬥爭中的祖國人民。

“抵抗運動”詩人寫作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喚起羣衆，共同抗敵。因此他們必須寫出人民大衆能够普遍了解与接受的詩句。換言之，他們必須否定已成習慣的形式主義，用阿拉貢的話來說，也就是否定藝術形式上的個人主義，而採用人民大衆喜聞樂見的形式。藝術一旦与现实生活相結合，必然不但在內容方面，而且也在表現方式上，与廣大羣衆對於藝術的要求相結合。阿拉貢認為，現代詩之所以晦澀難懂，詩人当然要負責，但是產生这种晦澀難懂的詩歌的社会環境，也有責任<sup>30</sup>。什麼社会，產生什麼詩歌。如果認為僅僅依靠詩人就能改造社会，那就未免想得太天真了。相反，社会環境倒是更有把握改造詩人。所以說“抵抗運動”的歷史環境，深深地考驗了当代法國詩人，並且給他們留下有決定意義的影响。

“斷腸集”的後面附有一篇重要論文：“詩韻在一九四〇年”。作者說：“我們是在一九四〇年。我提高嗓子，我說，在新的世界裏而沒有新的詩韻，這是不真實的。”在另一篇論文中，阿拉貢又說：“關於詩韻，沒有一點會使我漠不關懷。”如果單看表面，阿拉貢似乎只不過在提倡用韻，反对自由詩，其實他的意圖比這深刻得多。通過用韻，他企圖達到雙重目的。首先，法國傳統詩是押韻的，所以恢復韻脚整齊的格律詩，意味着對民族形式的尊重。另一方面，法國詩歌一貫用韻，所以押韻的詩歌易於普及。阿拉貢指出一條革新之道：一邊向歷代詩人的優秀作品學習，一邊向民間文藝學習。他自己創作，確乎實踐了自己的理論。一般地說，以“斷腸集”為始，從那時以來，他寫的詩都帶或多或少的民歌格調；而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例如“法蘭西晨号”，民歌的氣息尤其濃烈。但這不等於說他直接用民歌寫詩。不懷善意的人故意說，他的“民歌”寫得不像樣。這話他當然不接受。他否認他在“寫民

歌”。他說民歌根本不是、也不可能由某一位詩人關門製造而得。民歌是在民間——人民大眾之間自然而然產生的。所以一般詩人有時寫了些“民歌”，實質上早已是假造的民歌。他又說，民歌好比草原上的野花<sup>31</sup>，它們芬芳妍麗，都不可摹擬而得。至於詩人們手寫的詩句，好比玻璃暖房裏培養出來的“鮮花”，倒也有它們的嬌妍，却不能與野花同日而語。而阿拉貢自己，他把這兩種花的花粉加以交配，創造了新的品種。

他得力於民歌的地方，主要是用韻的變化。阿拉貢革新了法國詩韻，並且使之更豐富，正如雨果革新了雨果以前的法國詩韻，並且一度豐富了它。阿拉貢指出，民歌的韻主要是“聽覺的韻”，而不是“視覺的韻”；簡單地說，民歌只顧唸起來協韻，不管寫下來整齊與否<sup>32</sup>。

阿拉貢關於詩歌的理論，近十年來，繼續發展，並且漸趨系統化。前年發表的論文“關於民族詩歌以及幾個例子”<sup>33</sup>以及去年在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發言，證明他的理論最近又前進一步。“關於民族詩歌”這篇論文首先確定：“法國傳統詩，是我國人民遺產中的精華；在傳統詩中，民族的特性得到充分表現……”作者認為這種民族傳統形式的復興，和當前法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的戰鬥，是緊密結合的：“不同儕輩的詩人，在同一歷史時期，表現了相同的覺悟。我們應當在這些事實中，看見民族精神的振奮。比反納粹的‘抵抗運動’中所獲的教訓更進一步，上述民族精神，無疑地在爭取和平，反對以放棄自主權為基礎的大西洋集團的戰鬥中，表達了詩人們的一種需要，那就是重新建立民族精神的深刻的傾向，使法蘭西的良心有它自己的歌，自己的聲音、以及要求正當權利的力量。”因此，按照阿拉貢的意思，關於詩歌形式的考慮與探討，是一件嚴肅的、有民族意義的

事，因為這與“詩歌的新內容自然而然相結合”。並且“新詩歌不但清算了藝術形式上的個人主義，也清算了個人主義思想本身”。

所謂“傳統詩”是什麼？那就是經過多少世紀、無數詩人千錘百煉而成的、而且為人民所接受了的一種詩體<sup>34</sup>。通過傳統的格律——音綴、韻腳等，一首詩的每節、每句、以至每一個字，都表達了互相聯系的思想和情感；而這一聯系，同時也是詩人與讀者之間，藝術與人民之間的聯系。詩人與羣衆之間，本來具有聯系的基礎，那就是社會生活。所以，阿拉貢的詩論，說到最後，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原則，在法國詩這一具體問題上的應用。他指出：“瑪雅可夫斯基是照亮這一條現實主義道路的燈塔”。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向前看的，不是向後看的，“而且，說實在，同志們，如果問題不是讓未來的人類高奏凱歌，那又是為什麼呢？”<sup>35</sup> 即使在形式上，現實主義的詩歌，按照阿拉貢的說法，也決不是向後看，決不是復古；而是在民族傳統形式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向前發展。關於這一點，他舉亞波里耐為例：“紀約姆·亞波里耐，這個世紀初最重要的詩人，正因為他懂得將新的創造與傳統經常結合起來。”<sup>36</sup>

## 6

阿拉貢在小說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出色。毫無疑問，在當代法國進步小說家中，阿拉貢是佔最重要的地位的。至於輓近資產階級的小說家，更不用說，沒有一個人能與阿拉貢並肩。一九三五年，他在論文集“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sup>37</sup>，表示作家都應當自己檢查一下，為什麼有些人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還保留着距

離，而另一些人已經在這方針之下工作。至於他自己，他說：“我向你們彙報，如同工人向工廠彙報一樣。我把最近的兩本著作放在你們面前：詩集‘烏啦！烏拉爾！’和小說‘巴塞爾的鐘聲’，並且問你們：‘同志們，這樣行不行？’”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巴塞爾的鐘聲”，不但是他生平第一部小說，而且是學習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第一次嘗試。到目前為止，他已經寫了五種小說，<sup>3</sup>一共十大冊，其中包括近年來發表的“共產黨人”，五卷六冊。他的全部小說以“現實世界”為總題。前四種小說所寫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法國資產階級社會的腐化與沒落，知識分子的苦悶、徬徨，以及其中一部分向進步勢力逐漸靠攏的傾向。在這作品中，作者已經顯露了他的豐富多采的才能，並且具有近於“悲慘世界”和“巴黎聖母院”式的、處理複雜的情節、和龐大的羣衆活動的魄力。

但是阿拉貢的最重要的小說，毫無疑問是“共產黨人”。這是部氣魄雄偉的長篇連環小說，全書共分三部分，目前已發表的是第一部分的五個分冊，而第五冊又分為上下兩卷，所以一共是六冊，共計兩千零十八頁。作者以驚人的勞動強度，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短短三年間完成了這一巨著。第二、三兩部分尚在準備中。這不但是文學史上罕見的巨型小說，同時也是一部別出心裁的小說。小說中敘述歷史事實，和虛構的故事有機地配合着，形成緊密交織的狀態。以真實的歷史事件的發展為經，以想像的人物和情節為緯，圍繞着歷史事實而展開，織成一幅史詩式的、包羅萬象的巨大畫面。這並不是一部僅僅以歷史為背景的小說，而是直接描寫歷史的小說。正和“攻克柏林”這類的電影片一樣，那並不是單純的“紀錄片”或“文獻片”，而是歷史的活生生的再現，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是那一段歷史的典型的見證人。同

時又不同於一般所謂歷史小說，因為其中虛構的部分佔相當重要地位。

資產階級的“批評家”，惡意地說這是“政治宣傳小說”。安德烈·斯梯回答得很好：“唯有懂得階級鬥爭是歷史原動力的作家，才能够樹立起這許多真實的人物；而這些人物個人生活上的劇烈變故，才能够和民族生活上的巨變不但並排與平行，而且個人變故以民族變故為淵源，個人以千種不同的方式，參加了民族的巨變。”<sup>38</sup> 斯梯又補充說：“在某一個很忠實地被敘述的歷史時期內的、階級關係的科學分析，不但遠遠不能阻礙對個人生活的分析，而且只有如此，方能給個人分析以力量與深度。”<sup>39</sup> 歷史事實與虛構的傳奇和諧地結合，政治性與藝術性有機地結合，這一點，斯梯認為是“共產黨人”中最值得學習的地方。阿尼西莫夫說得很透闢：“‘共產黨人’的作者，對歷史並沒有採取旁觀的態度，而採取了參加者的態度。”<sup>40</sup> 這就是說，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

“共產黨人”的主題，一方面是對於資產階級的罪行的揭發；另一方面，反映法國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法國資產階級腐化墮落，唯利是圖，出賣祖國，造成了一九四〇年六月的可恥的敗北與投降；由於資本家反蘇反共，又怕他們的陰謀遭到人民反對，所以甘心引狼入室，招致納粹武裝佔領，置法國人民於殘酷的壓榨與蹂躪之下；另一方面，人民在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法國共產黨的帶動與領導之下，與國內外的強敵展開壯烈的搏鬥。小說反映了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錯綜複雜的關係；激烈衝突不但展開於侵略者與愛國志士之間，更基本的是革命的階級與反革命階級間的矛盾與衝突。

“共產黨人”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應當是一些共產黨員，這固然

是对的。但是党员是从群众中来的，他们是人民的优秀儿女，人民的最忠实的勤务员。所以阿尼西莫夫说得很好：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是法国人民。小说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党与群众在爱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关系。大资产阶级少奶奶出身的青年妇女塞细珥，和她的情人医科学学生让·特·蒙塞，两人恋爱的过程同时也是逐渐走向人民、靠近进步势力的过程。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如何背叛自身所从出的阶级，走向光明，这是“共产党人”中常见的情况，并且也常出现在阿拉贡的所有小说中。

作者惯于叙述知识分子的进步过程，因为这也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他非常关心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并且把这当作他的小说“现实世界”的主要方面之一。这是一个很丰富的题材，因为所谓知识分子改造，其真实的内容应当是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逐步接近，最后完全与人民大众结合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就是人民对于知识分子争取、团结、诱导、教育的过程。决不是将知识分子转变的历程，写成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冒险的故事，甚至写成思想领域内的“鲁滨孙漂流记”或“堂吉珂德”。某一些法国小说家也常用知识分子转变为题材，但是由于立场不正確，他们不可能像阿拉贡一样，将这一问题写成人民与人民的政党——法国共产党在这一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胜利。

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所反映的是一八一六到一八四八年間法國社会史。阿拉貢的“现实世界”所反映的是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法國社会史。然而巴爾札克的现实主義和阿拉貢的现实主義有極大的區別。阿拉貢是馬克思主義者，他認識社会發展的科学規律，並且掌握这些規律，用小說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

也就因此，一個表面彷彿只是藝術形式的問題，得到很好的說明。那就是：“現實世界”各部分之間，可以独立的各冊之間，許多紛雜的情節之間，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故事的推進，使各方面情節的相互關係愈益明顯。至於“共產黨人”各分冊，更是不可缺少的連續。這是由於作者對社會現象的處理已經不同於舊時代小說家的斷章取義，割裂有联系性的事實，企圖以片面的現象，說明小說作者對於社會的片面見解。

“現實世界”的作者有意地要寫法國社會最近四五十年以來的、日趨尖銳化的階級鬥爭。通過阿拉貢的十本小說，讀者感覺法國勞動人民在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下，日益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漸漸動搖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共產黨人”六厚冊，一邊向我們介紹了法國在敵人佔領下渡着無比艱苦的日子，同時使我們看見了多少不怕死的頑強的人，其中有男、女、老、少，他們緊密團結在黨週圍，他們的組織是嚴密的，他們與強敵拚命的決心堅如鋼鐵，他們幾乎就用談笑自若的姿態，若無其事地、好像無非在進行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似地，做出了多少驚心動魄的英雄行爲！法國人民的特殊性格，獨特面貌，在阿拉貢筆下生動地呈顯着，那就是所謂“中庸的法國人”——決不是資產階級小說中所寫的目光如豆、自私自利、不問政治、不關心別人、愛說庸俗的“趣語”的小市民，而是外表上好像悠然自得，一切從趣味出發，而實際上，為了實現崇高的理想，赴湯蹈火，毫不計較的、典型的勞動人民。挺身而出和法西斯作無情的決鬥，為了法蘭西祖國的光榮、自由與幸福，不惜犧牲一切的不是別人，就是這些“平常”的法國人。“共產黨人”不但反映了他們的戰鬥，並且指出他們——法國勞動人民，一定會勝利。

“共產黨人”給我們帶來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法國人民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經受了一次嚴重的民族危機——同時也是尖銳的階級鬥爭的考驗，法國共產黨在鬥爭中已經成爲勇敢堅毅，機智敏捷的先鋒隊。這標誌着法國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最後勝利，勞動人民從資產階級的殘暴統治下獲得解放的日期已經不遠，巴黎公社撒下的偉大種子，終將得到丰收。

這部小說使讀者在當時的陰暗環境中，窺見了未來的光明。小說所表現的革命樂觀主義，是一種吸引讀者的藝術魔力，同時也標誌着作者的高度党性。安德烈·斯梯在他的關於“共產黨人”的論文中，提起法共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莫里斯·多列士和洛朗·加桑諾瓦的發言。他們都曾經強調革命樂觀主義，認爲這是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和頹唐、灰色的資產階級文學藝術主要不同之處。而“共產黨人”的作者，以具體的藝術創作証明了黨的文藝觀點的正確。在事實上，這部小說以革命樂觀主義鼓舞了戰後繼續在爲和平民主而鬥爭的、善良的法國人，說明作品在藝術上的卓越成就。按照斯梯的說法，法國作家應當學習“共產黨人”的作者如何堵塞了法國文學上公式化的漏洞。阿尼西莫夫也指出作者在布局、結構以及人物心理的刻畫上，都有獨到的成就。法共文學理論家讓·弗來維爾有充分理由肯定“共產黨人”這部小說，綜合地接受了法國民族的優秀文學傳統而加以新的發展。

法國的進步批評家和蘇聯的法國文學專家，一致承認“‘共產黨人’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在法國的偉大勝利”。<sup>41</sup>於是阿拉貢自己的理論，也證明是正確的。因爲他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不能產生於資本主義法國的說法，並且斥責了資產階級“批評家”誣衊阿拉貢等人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無非是蘇聯文學的依樣葫蘆的謬言。

阿拉貢也寫過出色的短篇小說。只出過一本集子，包含七個短篇，其中最末一篇“羅馬法已經不存在”，長到像個中篇。這集子，“法蘭西人的屈辱與偉大”，是納粹佔領下的法國社會生活的一些斷片。作者好像只是偶然寫些短篇小說，但是他的一切從具體事物出發的藝術手法，在短篇中有更集中的表現，至於文筆的生動與明快，猶在其次。這些短篇可以和他的長篇小說中的最精彩的片段，放在一起而不分高下。

## 7

詩和小說以外，阿拉貢寫了許多散文，其中有政治性的論文，文學藝術評論，以及雜文。他在这方面的收穫也是很可觀的。

在文學評論工作上，阿拉貢不但顯出淵博的知識，也表現了鋒利與機警的論戰風格。他的論文範圍很廣，有專論十九世紀詩人與小說家的論文集“司湯達爾之光”<sup>42</sup>，有專論詩歌問題的“雅歌志”<sup>43</sup>。他是法國中世紀文學的專家，他關於中世紀文學的藏書是很有名的。無論談到古代文學或現代文學，阿拉貢抓住一切機會和資產階級的“文人學士”作不妥協的鬥爭。他的論文固然是以淵博的學識與科學分析為基礎，却絲毫不同於學究式的高頭講章，也不是專談學術的“學術專著”，而是站在十字街，向敵人挑戰，與敵人短兵相接的戰鬥文章。在中古文學的範圍內，他的創見是給十一、十二世紀的法國文學以新的估價。他指出法國抒情詩在中世紀形成優美的格律以後。曾經廣泛流傳全歐。他又指出小說這一文學體例，也是先產生於中世紀的法國，後來傳遍歐洲。“小說”這名詞，在法、德、英等語言均為“羅曼”(roman)，而

这就是从法國中世紀流行於民間的通俗拉丁語，也就是由“羅曼語”这名称轉變而得的。因為最初的小說是用这种羅曼語寫，所以那時小說簡称“羅曼”，後世即以“羅曼”作為小說的代称。阿拉貢珍視法國人民優秀的文学遺產，是有深刻的用意的。在納粹壓迫下的法國人民，在阿拉貢的古代文学論著中受到愛國主義的教育，加強了民族自尊心，加強了為民族獨立、自由而鬥爭到底的決心。同樣地，對於美帝國主義政治與經濟侵略下的、今日的法蘭西人民，阿拉貢的愛國主義的文学論文也是富有戰鬥意義的。

在現代文学範圍內，阿拉貢着重指出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阿拉貢不容許資產階級“文人學士”惡意污蔑為人民所愛重的優秀作家，他和一般法國人對於本國的文学遺產的無知，以及一小部分人對“離經叛道”的作家的毀謗，展開無情的鬥爭。“現實主義詩人維克多·雨果”就是這類戰鬥性很強的論文中的典型例子。

阿拉貢是蘇聯文学與美術的熱情介紹者。他在作家兼黨的活動家的百忙生活中，在平均每年產生兩本著作的緊張勞動中，居然還抽出功夫來學會了列寧與斯大林的語言，因而能直接親近他所欽仰的高爾基與瑪雅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尤其是瑪雅可夫斯基，阿拉貢把他作為典範而加以學習。一九三四年他第二次遊歷蘇聯歸來，已經大聲疾呼地號召進步作家走瑪雅可夫斯基的道路。一九五四年，他在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發言中，又一次指出瑪雅可夫斯基是全世界進步詩人的燈塔。二十多年來，阿拉貢是瑪雅可夫斯基的忠實追隨者。二十多年來，阿拉貢通過蘇聯文学的实例，在法國宣揚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他很早就倡言在法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有條件產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学作品。首先因為有像法國共產黨那樣的、強有力的工人階級的政黨，

以及爲和平民主而奮鬥的廣大羣衆；其次因爲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強大存在。二十多年來，事實證明阿拉貢的見解是正確的<sup>44</sup>。

一九五三年，阿拉貢在“法蘭西文學”週報發表了“在蘇聯文學中的情感旅行記”，不但分析了蘇聯文學給他的一些深刻的印象並加以總結，並且表達了他對於蘇聯文學的深厚的愛慕。今年，他在同一週報上刊出一系列關於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的文章。這些介紹性的論文，以及上述的“在蘇聯文學中的情感旅行記”，不但生動有力地將偉大的蘇聯文學，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實例，介紹給了法國人民，並且也向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作宣傳。因爲說阿拉貢是工人階級的文化戰士，似乎還不夠說明問題；應當說，阿拉貢是深入資產階級陣地的、工人階級的文化尖兵。

在阿拉貢的政治論文方面，首先應當舉出“共產主義者”兩冊。第一冊出版於一九四六年，主要地介紹了在“抵抗運動”中英勇犧牲的許多黨員的事跡。第二冊出版於一九五三年，裏邊介紹了一些卓越的共產黨人的生活與鬥爭，其中包括法國共產黨領袖莫理斯·多烈士與雅克·杜克洛的傳略。阿拉貢在這些文章中，筆鋒指向那些對於共產黨人故意曲解和任情污蔑的人。作者舉出一系列的能作楷模的共產黨人的形象，具體證明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是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忘我的犧牲精神的。但是阿拉貢的政治性的作品中，顯然應當以“杜瓦爾先生的姪子”爲最傑出的代表作。針對斯梯兩度被誣告爲“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而入獄，阿拉貢發表了這本辛辣的政治諷刺作品。在體例上，阿拉貢這部書顯然受了狄德羅的名著“拉謨的姪子”的影響。因此，“杜瓦爾先生的姪子”，除了附錄以外，也是通篇對話——咖啡店裏的

高談闊論的紀錄。作者用才氣橫溢的筆調，痛快淋漓地揭發與嘲諷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昏庸、愚昧、腐化、墮落；他們甘心替變相佔領了法國的美帝國主義者作思想上的走狗與幫兇。

蘇聯的法國文學專家迦琳斯卡婭認為阿拉貢在這著作中，以法國文學史上最具有才氣的論戰家的面目出現；他文筆尖銳潑辣，在論戰文體中達到的水平，只有歷史上第一流的政治諷刺文章的大師，如博馬舍之流，才能够與他相比<sup>45</sup>。

## 8

寫詩也好，寫小說也好，寫散文也好，阿拉貢拿筆桿當槍桿，而且彈無虛發。他每一次拿起筆桿來，總是為了完成一個戰鬥任務。他對於黨的熱愛與忠誠，不但為黨內同志所讚揚，甚至連階級敵人都不能不承認這一點<sup>46</sup>。資產階級的“批評家”說他的作品無非是政治宣傳，說他是深陷在政治中的作家。這正足以說明階級敵人在阿拉貢的咄咄逼人的鋒芒之前，顯得侷促不安，原形畢露。也就因此，證明阿拉貢完全有理由受黨和人民的重視。斯梯認為“共產黨人”這樣的作品，是法國人民的一件重要而且永久性的大事，也是法國共產黨的重要舉動<sup>47</sup>。

一九五四年六月召開的法共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阿拉貢自己指出，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六月，一共發表了七部重要著作，並且說：“我說這些話，因為我的著作是屬於黨的，是為黨而寫，和黨在一起，在黨的戰鬥中寫成的。”阿拉貢在文學工作上的成功，是在法國共產黨領導下獲致的；因此，他的成就是黨在文化戰線上的勝利。

瑪雅可夫斯基曾經說過：

我是詩人，我要拿我的响亮的力量

全部給你——

戰鬥中的階級。

這一句詩，完全可以借作法國詩人路易·阿拉貢的寫照。

羅大岡 1955年7月。

- 1 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 2 法國人民保衛和平的努力顯然有助於日內瓦會議的成功和侵越戰爭的停止。
- 3 安德烈·斯勃，法共候補中央委員，“人道報”總編輯，小說“第一次衝突”的作者，曾因此書而獲得1951年斯大林文學獎金。
- 4 “國際歌”的作者，工人出身的革命詩人，生於1816年，卒於1887年。
- 5 女革命家兼詩人，原係小學教師，生於1830年，卒於1906年。
- 6 革命的新聞工作者，“人民呼聲”的編輯，長篇小說“雅克·凡德拉”的作者，生於1832年，卒於1885年。
- 7 法共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1950年）上，阿拉貢被選為候補中委。
- 8 蘇聯著名的文學專家，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所長。
- 9 根據法國“新批評”月刊第六一期（1955年一月份）的譯文。
- 10 1897年生於巴黎。
- 11 大大主義(Dadaïsme)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不久的年月裏，在巴黎流行的一種頹廢、腐化的形式主義的文學。
- 12 巴黎市區，藝術家聚集之地。
- 13 那時正當瑪雅可夫斯基再一次遊巴黎，霍爾沙·特羅沃雷給他當嚮導與翻譯。
- 14 見阿拉貢論文“在蘇聯文學中的情感旅行記”。
- 15 阿拉貢夫人，原籍蘇聯。她和阿拉貢結婚以後，漸漸地也用法文寫小說，曾獲賈古爾文學獎金。她是法國進步文學中重要的小說家之一，現任“法國作家全國委員會”榮譽主席。
- 16 見1935年發表的阿拉貢的演講錄“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第八頁。
- 17 同上，第五七頁。
- 18 同上，第八四頁。
- 19 同上，第五八一五九頁。

- 20 同上,第十六頁。又,參考同書第五三頁:“我那時从苏联歸來,我已經不是依然故我。但是,還有千絲万縷要加以斷絕,和蜘蛛網一樣細的絲縷。我之所以能有那一股力量,我知道是全仗我國無產階級推動我去進行的实际工作,社會工作。”
- 21 見“斷腸集”,第五五頁。
- 22 同上,第六五頁,原詩無標點。
- 23 例如1945年,12月29日,巴黎反動報紙“星期六晚報”所載的關於阿拉貢的短文。
- 24 艾瓦特·密爾納(Ewarti Milne),這兒引的兩句詩題爲“給法國的詩”(Poems For France)。
- 25 1940年到1945年。
- 26 本“詩文鈔”節譯兩段。除此兩段以外,“詩文鈔”所選譯的阿拉貢的詩,都是原詩的全譯,未加刪節。
- 27 指法國掙脫納粹佔領者的鎖鏈。
- 28 阿拉貢在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這兒引用的是根據“新批評”月刊1955年二月號第四二頁,法文原文。
- 29 “露爾莎的眼睛”,瑞士巴各尼出版社出版,第三〇頁。
- 30 同上,第一一九頁。
- 31 見“斷腸集”(格里馬版),第七五頁。
- 32 例如跨行協韻,使第一行詩末尾的子音与第二行詩開頭的母音結合成韻,見“斷腸集”,第七八頁;又如在一行詩中,前後二字連讀,使之拼成一韻,見同書第七九頁。
- 33 初次刊登於1953年12月3日的“法蘭西文學”週報,後來收入1954年底出版的“民族詩歌日記”中。
- 34 見阿拉貢在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 35 同上。
- 36 同上。
- 37 第五七頁。
- 38 見“走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第六四頁。
- 39 同上,第六五頁。
- 40 見“苏联文學”(法文版)1953年六月號,阿尼西莫夫的論文“法蘭西史詩”。
- 41 同上。
- 42 1954年出版。裏邊收了十二篇論文,都是若干年前散見於報刊上的舊稿。
- 43 “雅歌志”(Chroniques du Bel Canto),1947年,瑞士斯基拉出版社出版。

- 44 吉洪諾夫在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的發言中，以及阿尼西莫夫有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世界文學的論文中，均肯定了這一論點。
- 45 見“蘇聯文學”（法文版）1954年五月號。
- 46 見註二十三。
- 47 見“走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第六〇頁。

## 目 次

譯者序·····	1
----------	---

### 一 詩 鈔

烏拉爾發言·····	5
勞動·····	8
那介琴斯克二十七烈士歌·····	9
——以上选自詩集“烏啦! 烏拉爾!”	
二十年後·····	15
1940年的理查二世·····	19
自由區·····	21
——以上选自詩集“斷腸集”	
法蘭西晨号前奏·····	25
祖國的召喚·····	28
游擊隊員之歌·····	31
貝理傳說·····	35
獄中歌·····	39
被屠殺的小女孩·····	43
法蘭西進行曲·····	44

巴黎.....	48
詩人獻給黨.....	50

——以上选自詩集“法蘭西長号”

1946年.....	53
聖迦太琳節致詞.....	56
爲了你.....	59

——以上选自詩集“新斷腸集”

保護者.....	63
战争.....	66
蜀葵.....	68

——以上选自組詩“祖國在危急中”

問.....	73
答.....	75
教訓.....	77

——以上选自組詩“孩子們”

水怎樣變清.....	81
和平之歌.....	83

——以上節譯長詩“眼睛与記憶”

## 二 短篇小說

合作分子.....	87
綿羊.....	111
羅馬法已經不存在.....	127

## 三 “共產黨人”摘譯

1940年1月16日.....	179
-----------------	-----

約瑟夫·紀戈阿..... 191

#### 四 論文

現實主義詩人維克多·雨果..... 215

保爾·艾呂雅——或：生命的凱歌..... 247

詩 鈔



# “烏啦！烏拉爾！”

(1933—1934)

“烏啦！烏拉爾！”是阿拉貢最早的革命詩歌集，主要內容是歌頌蘇聯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者武裝干涉、鎮壓白匪叛亂、以及同時在生澁戰線上的英勇鬥爭。這詩集發表於1934年，早已絕版，且因當時印數不多，現在書已無法找到。此地選譯三首，頭兩首根據1949年莫斯科出版的“法國詩人選集”，第三首根據葛洛特·羅阿：“阿拉貢”（1945年巴黎比哀·隋蓋初版，係阿拉貢略傳與詩選的合冊）。

## 烏拉爾發言

生產，生產，生產，生產！  
從我們當中產生了將軍，  
响亮的不是他們的姓名，  
响亮的是他們的大砲在轟鳴，  
將軍們叫歷史都震驚，  
生產！

必須使機器活躍，  
必須使光明照耀；  
生產！

數學方程的演算，  
勝過古老的美觀；  
生產！

斯大林說了六句話，  
回音重複了六下；  
生產！

打鐵的聲音在蹦跳，

重複我們的歌調；

生產！

磁鐵城噴出火燄，

將山中的烏金冶煉；<sup>1</sup>

生產！

一小粒黃金也不出口，

一根羽毛、一根草也不丟；

生產！

赤色游擊隊，把武器拿起：——

拿起技巧，這新的武器；

生產！

爲了列寧萬古長存，

生產計劃必須完成；

生產！

掌握技術，強調質量，

讓質量放出太陽的光芒，

生產！

生產，生產，生產，生產！

生產，生產，生產吧！

爲——了——草——命，  
生產！

- 
- 1 磁鐵城指馬格尼多高爾斯克(Magnitogorsk)，烏拉爾的工業城市，附近有磁鐵礦。城建於1930年，有煉鋼、汽車製造、化學肥料等工廠。

(原詩基本上是八音詩，每行八個音綴，但是頗多例外，因此全詩給人的印象是整齊之中有若干變化。)

## 勞 動

什麼事物最美妙？  
善良的人，張開耳朵听！  
什麼事物最美妙？  
善良的人，張大眼睛瞧！

在社會主義世界裏，——  
勞動已經不是  
勞動已經不是  
像過去那樣沉重而可恥。

這是件光榮的事，勞動！  
這是果敢和英勇的事。  
這是件光榮的事，勞動！  
光榮屬於勞動的羣衆。

## 那介琴斯克二十七烈士歌

高爾察克，這血腥的沙俄將領，<sup>1</sup>  
帶着末路的王公和一羣匪兵，  
從阿爾漢格爾斯克直到鹹海，  
在烏拉爾地帶恣意橫行。

他的副將維亞申斯基  
今天“出獄”，十分順利，  
殺了許多人，傷了許多人，  
強盜們心中至少滿意。

在那介琴斯克被俘的二十七名，  
其中有老頭兒，也有的很年輕。  
他們全是赤色游擊隊員，  
被俘時正在放槍，跟敵人拚。

白匪們準備大大地鋪張一番，  
為的是叫別人都睜開眼來看看。  
同時也為了藉此取樂——

這樣的机会实在不多見。

那二十七位男女老少，  
即使就義的時辰一到，  
也听不見他們一声太息——  
他們注視着未來的美好。

他們是二十七位游擊战士；  
一個接一個，全被人吊死。  
其中有兵士、工人和農民，  
最小的那個，年紀剛剛十四。

他們的屍体在風中晃搖，  
風倒是並不用呻吟声祈禱；  
啊，你們並不算最強，  
你們是製造死亡的強盜！

鮮血染紅了你們的刀，<sup>2</sup>  
這已經就是鉄銹的預光。  
坟墓對你們說：一會兒就見面！  
槍彈想打穿你們的外套。

他們二十七人鮮健如生，  
他們的眼睛充滿光明，  
他們的頭髮跟原先一樣：  
跟微風暢談着天上的情形。

被吊死的志士們壯烈的号召，  
使更多的同志團結在一道。  
白匪們自己也覺得完了蛋，  
連烏鴉都啄了他們一個飽。

永別了，悶熱的日子，漆黑的天！  
列寧來了，高爾察克已經不見。  
勝利歸來的紅軍士兵  
在街上和一羣小孩子攀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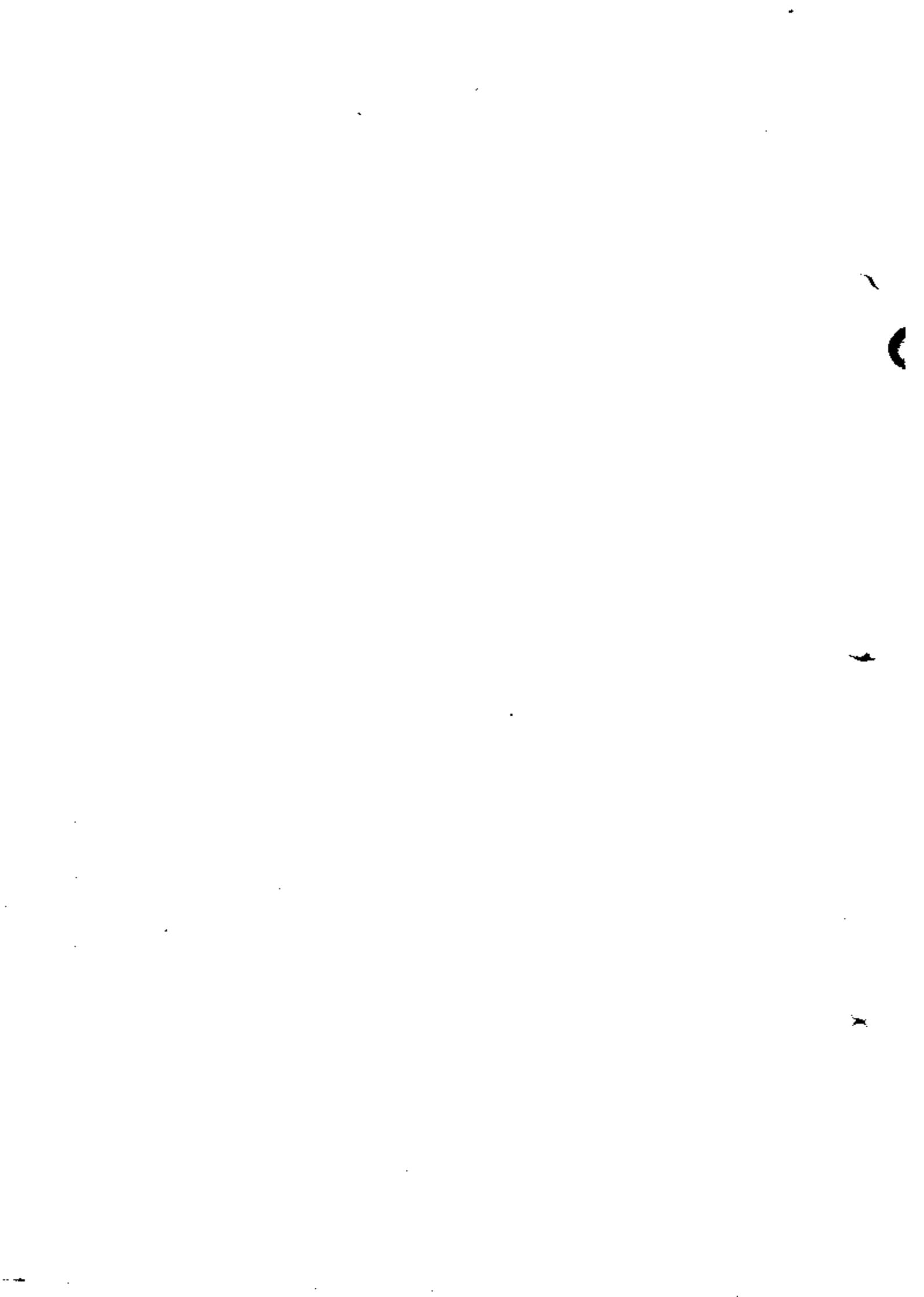
他們囑咐孩子好好地唸書，  
好好地學習機器，學習技術。  
孩子們傾听着，睜大了眼睛——  
藍藍的，藍藍的，藍藍的眼珠。

---

1 高爾察克是1919年苏联遭受帝國主義者武裝干涉時的白匪頭子，“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第八章第三節寫道：“當時協約國底主要希望寄託在海軍上將高爾察克身上，後者是協約國駐西伯利亞，駐鄂木斯克城的走狗。高爾察克被宣佈為‘俄國最高執政者’了。俄國所有反革命勢力都受他的節制。……1919年4月，紅軍使高爾察克軍隊遭到嚴重的失敗。不久高爾察克軍隊便開始了全線總退却。”

2 “刀”(couteau), 有的本子作“小山崗”(coteau), 茲據莫斯科版“法國詩人逸集”譯作“刀”。

(原詩是格律整齊的八音詩, 韻脚每節均為: 甲乙甲甲。)



“斷腸集”

(1941)

“斷腸集”各詩寫作於1939至1940年間。兩種主要的情緒貫澈這詩集：首先，1939年9月，戰爭爆發，阿拉貢被徵入伍，當時他對於和平生活表示留戀，對戰爭感到憎惡；其次，1940年5月，在希特勒部隊狼奔豕突之下，法軍立刻全線潰敗，法國一時陷入亡國的慘境，詩中反映了當時人民無限的憤恨與悲痛。此外，詩集中明顯地流露着詩人對於遠別了的愛人的懷念。在詩集的前半部，愛人的名字象徵着被戰爭所打斷的和平生活；在詩集的後半部，詩人對於祖國的熱愛，和對於愛人的懷念結合成一種深刻、真摯的感情。

## 二十年後

光陰像牛車，套上了棕紅的緩慢的牛，  
恢復了單調的行程……季節正深秋。  
金黃的葉叢漏出幾處天藍的窟窿，  
十月像電瓶，抖索了一陣，就沉沉入夢。<sup>1</sup>

我們像懦怯的君主，生活在嘉洛琳王朝，<sup>2</sup>  
做夢也懶洋洋的，拍合着母牛的步調。  
我們勉強知道，戰場尽头死了人；  
五更天幹了什麼，黃昏完全知不清。

我們徬徨在空無一人的住宅中間，  
沒有鐵鍊和白布，沒有怨聲和意見；  
像幽靈出現在正午，遊魂大白天顯形；  
談情說愛的生活，只剩下了鬼影。

二十年過去了，我們可又舊調重彈，<sup>3</sup>  
又拾起就快忘記乾淨的老舊習慣。  
千萬個拉都特在牢裏，動作和當年一樣，<sup>4</sup>

這對於他們，彷彿絲毫不關痛癢。

刻板的、官樣文章的時代重又來到；  
男人終於放下了驕傲；羅曼思曲調  
老在脣邊繚繞，無非是白癡的歌子，  
全虧無線電，他已經听了不知多少次。

二十年，這幾乎僅僅是一個孩子的歲數；  
眼看二十年前的小娃娃，清白無辜，  
今天跟我們這羣老大哥同上前線，  
老大哥心中深深感到慘痛難言。

“二十年後”，這書名對我們是一種諷刺，<sup>5</sup>  
它寫出我們的全部生活。用這幾個字，  
大仲馬在嘲笑！你的美夢和愛人的身影，  
全通過這四個大字，越出了正常的途徑。

只有一個人，她很溫柔，也最美麗，  
她和赭紅色的十月一樣，超於一切；  
她獨自在焦急。而我的愛情就是希望，  
我盼她來信，一天又一天，日子真長！

我的妻子，你這輩子剛過了一半；  
過去的歲月實在太少，但是很美滿；  
在那些美滿的日子裏，大家提起我們來，  
總說：“他們倆”。幸福的日子是這麼不慷慨！

我仍是当年的壞少年，你一點也沒有損失；  
即使我像遠遠的標誌那樣消逝，  
更像寫在大西洋沙灘上的一個字母，  
這樣的陰影，這樣的虛空，你沒有見過。

一個人的變遷，就像浮雲幻變在天空。  
你用你的手，溫柔地撫摸我的面孔，  
撫摸我的前額，撥開額上的愁雲；  
我頭髮灰白的地方，你的手輕輕停一陣。

啊，我的愛，我的愛，在這淒涼的黃昏裏，  
對於我說，唯一存在的，在這時，只有你。  
在這時，我的詩、我的生活、我的快樂，  
我的聲音，一下子，全部搞亂了線索，  
因為，我想對你再說一遍我愛你，  
可是你不在，這句話反而使我更孤悽。

- 
- 1 電瓶，即驗電器。大玻璃瓶中，从瓶塞垂下一根金屬小棍，下端分爲兩翼兩片。遇電，兩翼即張開，作微顫狀；電流中斷，兩翼立即靜止。按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法國總動員，全國氣氛，一時頗感緊張。由於1940年5月以前，前線並無正式接觸，法國國內情況，在短期緊張之後又鬆懈下來，恢復麻木的常態，故以電瓶作比喻。
  - 2 法國古王朝，公元751年至987年。這一節詩反映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間，那一段宣而不戰（除了前哨零星小接觸）的沉悶時期的一般氣氛。當時法國人稱那種情況爲“滑稽戰爭”。
  - 3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8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1939年），相隔

二十年，因此這首詩題名“二十年後”。詩人於第一次大戰時，曾被徵入伍，第二次大戰時，復以後備隊名義入伍。這首詩寫於1940年5月以前，除反映當時“滑稽戰爭”的昏沉空氣外，也抒寫了夫妻間的離愁別恨，表示了對於戰爭的憎惡。

- 4 拉都特 (Latude, 1725—1805)，十八世紀法國著名冒險家，實即高等流氓，因謀害某貴夫人，未遂，案破入獄。雖曾幾次越獄，終於囚禁了三十五年。在詩中無非借作比喻，意謂1914至1918年間上過戰場的人，1939年又一次到前線，猶如越獄的逃犯，隔了一段時間，重又被捕入獄。
- 5 大仲馬有一部小說，名為“二十年後”（發表於1845年），即“三劍客”（或“俠隱記”）之續篇。兩次世界大戰相隔二十年，恰好與大仲馬的小說題名巧合。詩人在這二十年間，度過了其一生中的青年期與中年期的一部分，也就是他生命史上的重要階段。可是“二十年後”也意味著和平美好的生活中斷，一切“越出了正常的途徑”，重新陷入戰爭的噩夢，所以這四個字，彷彿在嘲笑他的不幸。

（原詩共十二節，每節四行，每行十二音綴，讀法是：甲甲乙乙。）

## 1940 年的理查二世 \*

祖國好比一葉孤舟，  
薩夫們把宅撇下了不管。  
我好比一位古代的王侯，  
他倒楣可以說到了極巔，  
只剩下痛苦，是他的江山。

勉強活下去，也算是应付，  
風吹眼淚，吹也吹不乾；  
逼我仇恨我所愛的事物，  
我兩手空空，還向我勒索不完；  
只剩下痛苦，是我的江山。

心的跳動可以停息；

無論太陽是東昇，是偏西，  
失色的天空總是這樣暗澹。  
我年輕時代的溫柔的巴黎  
永別了，百花河沿的春天！<sup>2</sup>  
只剩下痛苦，是我的江山！

逃出樹林，躲開泉流，  
爭吵的鳥雀都不許多言。  
這是捕鳥者統治的時候，  
百鳥的啼唱隔離得很遠。  
只剩下痛苦，是我的江山。

有一個受苦受難的時期：  
當約娜初次到伏古勒會談，<sup>3</sup>  
天色也這樣慘澹、無生氣。  
啊，把法國砍成碎片……  
只剩下痛苦，是我的江山。

- 
- 理查二世 (Richard II, 1367—1400)，為英國歷史上的專制暴君，後來失位被弑。莎士比亞劇本“理查二世”中有“悲痛可以放棄，王冠無法放棄”，“我仍是痛苦的國王”等名句。阿拉貢引用這一典故，無非作為亡國慘禍的象徵，別無其他意義。

1 意謂和賣國賊、叛徒、奸細混在一起，沒有正常的道理可講。

2 百花河沿是巴黎市內，賽因河岸的一段。

3 約娜，即約娜·達克 (Jeanne d'arc, 1412—1431，舊譯貞德或若安·達克)，法國百年戰爭時代，領導人民與英國侵略軍作戰的女英雄。約娜本為牧羊少女，鑒於祖國長期被英國侵略軍蹂躪，民不聊生，奮起号召人民，和侵略者作決死戰。她懷着偉大的愛國熱情，首先去和伏古勒地方駐軍指揮官洛貝·特·波德里古商量，爭取駐軍，一同採取愛國行動。

(原詩是整齊的八音詩，韻法是：甲乙甲乙乙。)

## 自由區\*

愁緒中斷，一切都忘記，  
腸斷的聲音，愈來愈低；  
灰燼使炭火變成蒼白。  
我在美夢中度過了八月。  
住在高賴茲粉紅色的莊院裏，  
夏天像美酒一樣地甜蜜。

那是誰呀，突然間，在園裏  
發出這一声沉重的嗚咽？  
微風中誰在喃喃地責備人？  
啊，別过早地把我吵醒！  
讓我想一回美妙的歌聲，  
使失望情緒不再發生。

一時之間，我彷彿聽見，  
恰好在那麥田中間，  
隱約有武器撞擊的聲音。  
什麼事使我深深地傷心？

無論石竹花，無論迷迭香，  
都不曾保留眼淚的芬芳。

在我的苦惱中，那黑暗的隱秘，  
我把它失掉了，說不出道理。  
輪到了陰影也分崩離析，  
我正在沒完沒了地尋覓  
那沒有留下記憶的悲痛，  
九月的黎明出現在天空。<sup>1</sup>

我的愛，那時我正在你懷中，  
外邊有人低聲歌詠——  
低聲哼一支古老的法國歌，  
我終於認識了自己的痛苦。  
歌中的複句像光赤的腳，  
在碧波似的寂靜中攪擾。

- 
- 這首詩寫於1940年5月法國大敗，投降納粹以後。當時法國全國劃分為南北兩部分。北部由納粹武裝佔領，稱為“佔領區”；南部在表面上並無納粹軍隊，稱為“自由區”，實則統治於特務的恐怖之下。這首詩的內容，是回憶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人民被迫放棄了和平與勤勞的生活，懷着慌亂與痛苦的心情，走向戰爭的情況。

- 1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法國政府於1939年9月3日，向納粹德國宣戰。  
(原詩是整齊的八音詩，每節六行，韻法是：甲甲乙丙丙乙。)

# “法蘭西晨号”

(1944)

“晨号”是軍隊裏每天早晨的起床号。詩人通过这些詩篇，号召当时的法國青年，拿起槍來，參加游擊隊，反抗納粹侵略者。

原著凡詩二十五首，茲选譯九首。各詩皆仿擬歌謠格調，格律齊整。

## 法蘭西晨号前奏

人呢？人在哪裏？人呢，人呢？  
被欺騙、被痛打、打得千創百孔，  
我們的祖國，他們才不看重，  
人身上編了號碼，像牲畜似地；  
牲畜似地被牽着往屠場上送。

愛呢？愛在哪裏？在哪裏，在哪裏？  
被拆散、被撕碎，折磨得筋疲力盡，  
他已經拿全部力量進行了鬥爭，  
堅持了戰鬥，使用了所有的精力  
推開腐化的手，不讓它接近。

瞧，殘暴的猛禽撲下來了。<sup>1</sup>  
牠們剛剛飽嚼了罪惡的盛餐，  
賣國賊深深地鞠躬，在牠們面前。  
躲開點！要你趕快給牠們讓道，  
讓牠們血腥的爪子有地方迴旋。

烈士們憤怒的火燄開成了鮮花，  
集中營的情況使人哀痛、氣憤，  
惡劣份子迫害優秀的人們。

對一切全麻木不仁，好歹由它，  
法區人，你們這樣下去怎麼行？

東戰場勝利了。那兒漆黑的陰影  
已經落入光明的、純潔的手掌。  
啊，自由的清晨，自由的早上，  
在東方，火紅的朝陽滿天照映，  
嚇得那自命的戰勝者意亂心慌。<sup>2</sup>

對於他，但願每夜都含有殺機，  
每一扇窗戶都隱藏着鉛丸、槍彈，  
每隻手都投擲鐵釘、鐵環；  
但願恐怖裂碎他的肢體，  
無論他到哪裏，但願滿地冒火燄。

必須趕走這野獸，不管牠多麼兇，  
把那些賣國賊——野獸的走狗——也趕跑，  
要不然，牠會到我們床上來睡覺，  
也許爬到我們屋裏來做夢，  
如果我們四面都這麼靜悄悄。

已經不是保守歲默的時候。  
天在變化——或者說：就快要變，

別再跟我提什麼危險不危險！  
你瞧，侵略者粗重的蹄子在奔走，  
你瞧，他把我們的土地都踏遍。

听呀，法蘭西游擊隊每個隊員，  
我們的子弟在敵人監獄中号召：  
組織起來，把戰鬥單位組織好，  
組織戰鬥的陣形，解放家園，  
我們這軍隊使敵人捉摸不着。

再生吧，人民的力量，偉大的力量，  
再生吧，在你的怒火中重新發展，  
好比船兒在大風中扯着滿帆，  
整個世界，在你的簸箕中簸揚，  
人民的力量純潔性勝過以前。

給我們武器，哪兒去找武器？  
必須從敵人手裏把武器奪過來，  
喘息的時間已過，不能再等待，  
每一天都可能帶來瓦爾米的勝利，<sup>3</sup>  
拿眼淚換麵包，這日子不能再忍耐。

---

1 象徽侵略法國的納粹軍隊，因為那些軍官的帽徽，是一隻張牙舞爪的禿鷹。

2 “自命的戰勝者”，正就是在東戰場節節敗退的納粹侵略者。那時（1943年），紅軍在斯大林格勒已經打了大勝仗。

3 瓦爾米（Valmy），法國馬爾納（Marne）省小村，1792年，法國人民武裝在這地點大勝德奧等國的侵略軍。

（原詩是整齊的入音詩，讀法是：甲乙乙甲乙。）

## 祖國的召喚·

你別走啊，我的心，我的命，  
沒有你，天空老那麼陰沉沉，  
良田變沙漠，花園變空庭，

你別走啊；

你別走啊，別隨風到處飄，  
沒有你，所有的鳥兒全飛跑，  
所有的夜晚都七顛八倒，

你別走啊；

你別走啊，別跟水隨便流，  
幸福的水在杯中停留，<sup>1</sup>  
不輕視綠樹成蔭的宇宙，

你別走啊；

你別走啊，別像血那麼濺，  
別濺到对我行兇的手邊，<sup>2</sup>  
你是寶貴的力量，我的愛，<sup>3</sup>

你別走啊；

你別走啊，別像火那麼燒，  
一捆乾稻草剛剛被燒着，

立刻變成灰，一陣風吹跑，

你別走啊；

你別走啊，別跟雲一起飛，

矯健的大鷗，不怕雨不怕雷，

盲目的胆量會把我生命都摧毀，

你別走啊；

你千萬別去敵人的家鄉，

敵人掠奪了你土地和武裝，

我們的苦難和眼淚，你別忘，

你別走啊；

你千萬別走，別去上圈套，

別理他演說、歌唱和熱鬧，

你幹的是什麼，千萬要知道，

你別走啊；

你別上他們說的地方去，

別听那一套空洞的語句，

我們的創傷一直在流血，

你別走啊；

你千萬別去暴君的老巢，

用你的血汗使他更強暴，

別去造枷鎖，害你的同胞，

你別走啊；

你別走啊，拿起你的槍，

招呼獵犬，追逐那些狼，

獵人，人數多，獵人，聲勢壯，

你別走啊，

## 拿起你的槍！

- 納粹德國通過維希(Vichy)傀儡政府，誘騙、強迫大批法國青年到德國去服勞役。並且虛偽地宣稱，法國青年到德國去作工，可以使拘禁在德國的法國戰俘早日獲釋返法，美其名曰“換班”。不願意去德國為敵人服役的法國青年，紛紛逃入山林，拿起武器，從事游擊戰，但不免有一部分受了欺騙，也有的躲避不及，而被抓走。阿拉貢這篇詩，就是針對這些青年而寫的。他号召他們不要上當，不要猶豫，決不能去德國，要拿起槍來，參加游擊戰。這首詩原題“被遺棄的女人”，象徵被一部分人置之不顧的祖國。阿拉貢在詩集“遙霧紗的眼睛”第55頁，寫過這樣一句詩：“啊，法蘭西！啊，被遺棄的女人！”(O ma France! O ma délaissée!)

- 1 水在杯中，不但給人寧靜、幸福的印象，並且是有用之物；如果任其流失，那就成為損失。
- 2 “我”，祖國自稱。法國青年到德國服勞役，等於使祖國又一次喪失鮮血。
- 3 青年人是祖國的寶貴力量，也是祖國珍愛的對象。

(原詩是整齊的八音詩，間隔着四音的短行：“你別走啊”，韻法基本上是：甲乙乙(短行不計)，有時用：甲甲乙。)

## 游擊隊員之歌

綠衣的敵兵好像洶湧的洪流。<sup>1</sup>  
你的紅酒裝滿了他們的酒杯，  
你的軍隊被他們扔進了糞土堆，  
可是，祖國，這些還是不夠；

敵人還要我們交出入手，<sup>2</sup>  
交出年輕的人和單純的心；  
悶熱的大白天，卍字飛揚的清晨，  
難道我們是不知勞累的牲口？

藍花的小草被水淹在麥田裏，  
水兵的藍領像一條條青筋；  
誰知道我們痛苦，就知道我們恨！  
我們的軍艦全部沉沒在海底。<sup>3</sup>

都龍港，再也不見船桅在搖擺，<sup>4</sup>  
我只聽到我自己跳着的心，  
跳得那麼輕，那麼輕，那麼輕，那麼輕；

周圍的沉靜，靜也靜得古怪。

這是白石雕像的一片沉默，  
石像空空的眼睛沒有眼淚。  
祖國，你的武裝已經被摧毀，  
失去了武裝，你還能希望什麼？

活像基督當年在遭受侮辱，  
他們用無恥謊言堵塞你的口；  
被害的人質純潔的鮮血直流，  
滲透了你身上破破爛爛的衣服。

他們在你的地面上佈滿了監牢，  
並且蓋上一張可笑的假面具，  
出賣祖國的一派花言巧語，  
掩不住蘭斯教堂上神秘的微笑。<sup>5</sup>

他們拿了稻草做成的王杖  
放在你手裏，爲了拿你開玩笑，  
同時把你舉起來，比屋頂還高，  
活像田間的稻草人那怪模怪樣。

在你面前，奸人們假裝跪着，<sup>6</sup>  
盜用你名義，舉行他們的裁判。  
你的裝束儘管被人替換，  
對於我們，你仍是親愛的祖國。

我們的母親你在夢想什麼？  
你的視線好像迷失在遠方，  
發着愣，向着地中海一勁兒眺望，<sup>7</sup>  
又溫和、又辛酸的母親，你在想什麼？

母親說：我在夢想春天到來，  
我在夢想我們不朽的光榮  
重新使沙漠開滿美麗的花叢，  
我在夢想非洲，我在等待

啓示錄一般的翻天覆地的日子；  
那時候，騎兵們的紅外套迎風招展。  
可別等我們的國土讓別人侵佔，  
保衛家鄉是我們自己的事。

不要等，祖國，你的兒子們終於  
選擇了那個倔強不馴的自由，  
爲的是今後更可以歡樂無憂。  
我自己，也始終沒有把槍繳出來；

我的槍一直在衣櫃裏閉着睡覺。  
我要用雙手拿起槍，更好地藏起來，  
現在又到了民間弓箭手的時代，<sup>8</sup>  
我的槍把這些往事都能記的牢。

听我說吧，阿爾及利的兄弟們，<sup>9</sup>  
子彈在呼嘯，子彈在歌唱希望；  
我開槍：“法蘭西”！這就是它的回響；  
我死了：祖國的生命得到更新。

- 
- 1 指納粹德國的侵略部隊。
  - 2 當時德國命令法國維希傀儡政府，強迫大批法國青年到德國去服勞役。
  - 3 1942年11月，法國的艦隊因爲不願意落入納粹侵略者的掌中，在都龍海港自沉。“水兵的藍領像一條條青筋”，象徵當時法國人民的憤恨。
  - 4 都龍 (Toulon)，法國最重要的軍港，在地中海岸。
  - 5 蘭斯教堂 (Notre-Dame de Reims)，牆上雕刻的天使含着神秘微笑。
  - 6 維希的傀儡政府用歪曲的“愛國主義”和“民族復興”的口號，出賣祖國，甘心作納粹侵略者的工具，壓迫法國人民，殘害真正的愛國志士。
  - 7 1942年11月，法屬北非洲殖民地的人民，在外來勢力援助之下，開始起義，和納粹侵略勢力及其走狗們作鬥爭。
  - 8 即“自由弓箭手”，法國古代的一種徵兵制度：每村選善射者一人，免其賦稅，令自備裝備武器，逢星期日及例假，全副披掛，練習射擊。遇有戰爭，一聲號令，即集成軍。
  - 9 阿爾及利 (Algérie)，當時法國的殖民地，那時已經起來反對納粹。  
(原詩共十五節，每節四行，每行八音節，韻法是：甲乙乙甲。)

## 貝理傳說•

就在伊弗里墓園裏，  
沒有月亮，昏夜靜；  
埋在深深的万人坑，  
那位烈士是貝理。

烈士埋在墳墓裏，  
兇手們仍舊起恐慌，  
人民掉淚的地方，  
可能發生了奇蹟。

兇手們想在伊弗里  
用罪行掩蓋罪行：  
就拿別的被害人，  
和貝理合埋在一起。

面對着滿地血淋淋，  
劊子手不知怎麼辦。  
他們派兵去看管，

不讓過路人太靠近。

一提貝理就害怕，  
統治者這樣作決定：  
誰要到那兒去上墳，  
手上什麼也不許拿。

烈士墓上多清蔭，  
清蔭永遠在控訴。  
藍繡球開滿了烈士墓；  
誰把花送來，說不清。

公墓關門沒有用。  
關緊了大門老不開，  
夜夜仍有人送花來，  
送到貝理墳上供。

無邊的沉寂，一片天  
儘管下雨，太陽升。  
紀念慘烈的犧牲，  
繡球花和眼睛一樣藍。

就在伊弗里公墓，  
花兒沉痛地低下頭，  
爲了和貝理心相投，  
花兒顏色也淡素。

貝理的故鄉很晴朗，  
地中海、海闊天空，  
年輕時熟悉的都龍，  
一一重現在花瓣上。

就在伊弗里墓園裏，  
花兒表達了懷鄉心；  
鄉心湧起天剛明，  
剛明的時候他就義。

白白殺人的暴君們，  
烈士死了，你發抖。  
這是猛烈的一杯酒，  
能激動人民和公憤。

就在伊弗里墓園裏，  
儘管痕跡消磨掉，  
風向行人在呼嘯：  
“加勒里埃·貝理！”

兇手們，想必沒有忘：  
那早上，他还在高声唱。  
好一片不滅的野火場，  
这边微弱了，那边旺。

就在伊弗里墓園裏，  
他在唱，一直在歌唱：  
“还会有别的朝陽，  
还会有别的貝理。”

光明使者被殺害，  
可是光明永不變；  
使者總有人接班，  
決不讓光明受妨礙。

就在伊弗里墓園裏，  
無情的泥土儘管高，  
貝理的心還在跳，  
永遠爲了法蘭西。

- 
- 这篇歌謠体的詩是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犧牲於納粹槍彈下的、法國共產党中央委員，“人道報”國際欄總編輯，加勃里埃·貝理英勇不屈、慷慨就義的事實，以及流傳於民間的傳說而寫成的。

在这首詩後面，附有作者的聲明：“這首詩是爲紀念貝理就義兩週年而寫的，當時曾在地下秘密刊行。詩中提到的一些細節完全根據當時的傳說，而不一定符合具體情況。實際上，貝理犧牲以後並非葬在伊弗里（Ivry），而是葬在蘇蘭納（Suresnes），也不是埋在萬人坑中，而是有他的經過登記的單獨墳墓。作者當時雖在地下生活，詩中提到的細節，却全是親耳聽到，並非杜撰。就連藍罌球花這一點，也根據傳說，雖然在實際上，也許並無其事。當時烈士就義情況，衆口相傳，傳到作者耳中，爲時不到兩整年，可是不免已有些以訛傳訛之處，貝理的傳說，就是這樣產生的……”

（原詩共十七節，每節四行，每行八音綴，韻法是：甲乙乙甲。）

## 獄中歌•

“万一从头再生活，  
我仍舊要走這條道。”  
他帶着鐐銬在唱歌，  
歌唱美好的明朝。

據說在那天晚上，  
兩個人走進了牢間；  
低聲對他說：“快投降！  
難道你活得不耐煩？”

“你要活，那可以，那可以，  
跟我們似地活下去；  
快說一句話，就放你；  
你可以跪着活下去。”

“万一从头再生活，  
我还是要走這條道。”  
他帶着鐐銬在唱歌，

面對着美好的明朝。

“只要你說句話，門就開；  
門一開，你可以往外走，  
劊子手就放下屠刀；  
你唸：‘舍沙姆’，就得救。”<sup>1</sup>

“快說吧，哪怕編個謊，  
就能改變你命運；  
你想，你想，你想想：  
多麼溫和的清晨！”

“万一从头再生活，  
我仍舊要選這途徑。”  
他帶着鐐銬在唱歌，  
唱給明天的人們听。

“跟你還說什麼話？  
讓你和亨理王去看齊：  
不要江山要駿馬，<sup>2</sup>  
一場彌撒換巴黎。”<sup>3</sup>

沒辦法，兩個人只好走，  
他血濺全身不屈服。  
他有張王牌拿在手：  
頭可斷，此志不可奪！

假若他从头開始活，  
难道还要走这路綫？  
他帶着鐐銬回答說：  
“明天我就這麼幹。”

“我死了，法國要永存！  
我的操守，我的愛，  
全爲了什麼？朋友們，  
我一死，大家就明白。”

兇手們用德語亂嚷，  
闖進囚房去找他。  
翻譯說：“你投降不投降？”  
从容不迫地，他回答：

“如果从头再出發，  
我还是要走這條道，  
帶着鐐銬挨着打，  
歌唱美好的明朝。”

槍彈橫飛他在唱：  
“舉起了血腥的旗幟”……  
兇手們又開了一排槍，  
這才把他打死。

剛剛唱完“馬賽曲”，  
另一支法國的名歌<sup>5</sup>  
湧上他的嘴唇邊，  
歌唱全人類大團結。

- 
- 原題爲：“在拷打之下唱歌的人的歌” (Ballade de Celui qui chanta dans les supplices)。這首詩歌唱的仍是加勃里埃·貝理面對敵人、英勇不屈的事跡。
  - 1 “天方夜談”中，阿里·巴巴躲在大樹上，偷看強盜們回到石窟的門口。只听得強盜頭子口中隱隱有詞：“舍沙姆，快開吧！”石窟的大門就豁然打開了。
  - 2 1485年，英王理查三世 (Richard III) 与亨利·都鐸 (Henry Tudor, 後爲英王亨利七世) 战於波司垂斯 (Bosworth)，敗績，歿於陣中。戰鬥危急時，理查三世大呼：“快牽一匹馬來，牽一匹馬來，拿我的王國換一匹馬！”
  - 3 法王亨利四世 (Henri IV, 1553—1610)，爲了結束宗教戰爭，爭取首都巴黎，接受當時他的敵人們的要求，放棄了新教信仰，改信天主教，參加彌撒。
  - 4 “馬賽曲”中的詞句。
  - 5 指“國際歌”。

(原詩共十五節，每節四行，每行八音綴，韻法是：甲乙甲乙。)

## 被屠殺的小女孩

你們儘管再來，徒然地顯原形；  
顯出野獸更凶，地獄更慘；  
你們儘管用槍托把門砸爛，  
德國人！

這個小女孩反正你們鬧不醒。  
她死了——她的大眼睛還沒能全睜開，  
被一場美夢帶走了，想拉她回來，  
可不行。

她披頭散髮地睡着了。你瞧她  
好像真的要呼吸，好像在呼吸，  
在她的小手裏，夜用黑暗的勢力  
安了家。

她已經不再負荷記憶的重担；  
玫瑰枯了，就這樣變成蒼白，  
慢慢，慢慢，她忘記生活的光彩，  
忘記看。

## 法蘭西進行曲

賣國賊橫行的年月，  
愛國志士們坐監獄。

連泉水那時都不清，  
除非是眼淚還乾淨。

只聽見狂叫和胡吹，  
背信棄義說一堆。

綠衣大兵和禿鷹<sup>1</sup>  
遮得天空陰沉沉。

他們說：“你們該挨餓！”  
把我們麵包一把奪。

他們說：“把書全扔掉，  
做狗的只准跟主人跑！”

他們說：“讓你們凍一下！”  
把全國釘上十字架。<sup>2</sup>

他們說：“頭不許你們抬，  
要服從，口也不許開！”

他們說：“你們全跪下，  
精壯的去德國當兵馬。”<sup>3</sup>

有些人被扔進監牢獄，  
有些人被抓到德國去。

他們可沒有估計到  
青年人和大夥怒火高。

沒料到大夥下決心：  
不讓我活，跟你拚！

好比風吹，頭髮飄，  
好比火旺，餓頭高，<sup>4</sup>

大夥組織了“十字軍”，  
不去遠方救“聖墳”；<sup>5</sup>

要捍衛祖國，保山河，  
趕走可恨的侵略者。

讓我們趕走新暴君，  
強盜、兇手和走狗們！

好穀子不跟秕子混，  
對得起祖國才算人。

每一座花園，每條巷，  
從敵人手裏往回搶；

每個穀倉和菓園，  
全要外國人來交還；

每一座小山，每道谷，  
每一所房屋，每座墓；

每一片水塘和魚秧，  
每一粒榛子在溝旁；

每一架高山，每條堤，  
歷史上血戰的草地；

天空遼闊又晴和，  
沒有烏雲，沒德寇；

心愛的江山誰來搭救？

## 必須你我自己動手！

- 1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陸軍穿灰綠色的制服，軍官的帽上飾以鷹章。
- 2 釘十字架，在這裏是受苦、受難、受罪的象徵。
- 3 1942年秋天，德國佔領者通過法國維希傀儡政府強迫大批法國青年到德國去服勞役。
- 4 當時法國青年不願到德國去做工，紛紛參加游擊隊，一時有風起雲湧之勢。
- 5 以歐洲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之間的八次“十字軍”來比喻當時法國的抗德游擊隊。十字軍以解放那時被異教徒佔領的、耶穌墳墓所在地耶路撒冷為号召，和游擊隊的目的與旨趣大大不同，但其風起雲湧之氣勢，有相彷彿之處。（原詩共二十四節，每節兩行，互相押韻，每行八音綴。由於每兩行一韻，而且節拍相當急促，所以原詩是“法蘭西晨歌”這集子中最接近民歌格調的一首詩，甚至給人以“順口溜”的印象，和一般的所謂“進行曲”不同。）

## 巴 黎·

雷雨中哪兒去找晴天？  
黑夜裏哪兒去找光亮？  
空氣像醇酒，越受苦，越勇敢，  
窗上的碎玻璃閃爍着希望，  
破牆根揚起一片歌唱。

炭盆裏火苗重新旺起來，  
祖國的火燄永遠不熄滅。  
甜蜜的玫瑰八月裏又盛開，<sup>1</sup>  
拉謝士公墓一直到黎明街。<sup>2</sup>  
天下人，這玫瑰是巴黎的鮮血。

無比的輝煌，烽火中的巴黎！  
起義的面目，無比地純潔！  
不論是火、是雷霆、是霹靂，  
都不如巴黎勇悍、堅決；  
巴黎的壯麗超過一切。

我的心從來不會這樣跳，  
除非人民在歡呼勝利，  
叫我激動得又是哭、又是笑，  
偉大的人民撕碎了屍衣，<sup>3</sup>  
巴黎，巴黎，解放了她自己。

- 
- 詩人以無比的興奮，無比的熱情，歌頌了1944年8月巴黎市民武裝起義，掃除了垂亡的納粹侵略者，解放了巴黎。
  - 1 巴黎是1944年8月解放的，“玫瑰又盛開”，象徵起義的光輝和解放的歡樂。
  - 2 巴黎市內地名。
  - 3 包裹屍體，以便埋葬的殮布。此地象徵侵略者的黑黯統治。  
(原詩共四節，每節五行，每行十個音綴，韻法是：甲乙甲乙乙。)

## 詩人獻給黨

黨使我恢復了眼力，恢復了記憶，  
孩子們懂的事，我早先都忘記乾淨；  
我的血那麼紅；我的心是法國的心。  
我早先只曉得夜是一片漆黑。  
黨使我恢復了眼力，恢復了記憶。

黨使我重新体会了偉大的史詩：  
我看見約娜在紡紗，羅蘭吹号角；<sup>1</sup>  
現在，新的英雄們產生在韋皋，<sup>2</sup>  
最簡單的字句都具有刀劍的聲勢。  
黨使我重新体会了偉大的史詩。

黨使我更加熱愛了燦爛的國旗，  
我的黨，我的黨，多謝你對我的教育；  
這以後，對於我一切都成了歌曲，  
無論是愛、是憤怒、是痛苦、是歡喜。  
黨使我更加熱愛了燦爛的國旗。

---

1 約娜見前“1940年的理查二世”註三，20頁。羅蘭是查理大帝（742—814）的孫子。他是勇敢的武士，他奮勇禦敵，至死不屈的故事，為後世所歌頌。

2 韋皋（Vercors），法國東部阿爾卑斯山脈的高原地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人民反納粹鬥爭中的游擊隊重要根據地。

（原詩共三節，每節五行，每行十二音綴，韻法是：甲乙乙甲甲。）

“新斷腸集”

(1948)

在這集子裏，保存着阿拉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停火不久以後所寫的一些詩。詩人勇敢地揭穿美帝國主義者以法國爲軍事基地，以便挑起另一次大戰的陰謀；並号召法國人民，繼續“抵抗運動”的愛國精神，爲爭取祖國從美帝國主義者的魔爪中解放出來而奮鬥。

## 1946年·

人們在那兒搖旗吶喊，  
宣傳一套新的謊騙。  
用了冠冕堂皇的詞令，  
大叫大嚷，哄人去相信。  
可是他們所犯的曲調，  
却不是真正祖國的那一套。

这世界像一所待售的宮殿，<sup>1</sup>  
內部剩下燃燒的火燄。  
由於头上的碧藍的天空，  
屋內的住戶們那裏會懂  
房頂就快要崩塌下來，  
因為這房子無非是一堆灰。

在正殿前庭，你呀，你呀，  
樂隊在演奏吃人的聲音。  
每一級，每一層，到處是謊話，  
賽過樓窗口一盆盆的紅花。

在光陰一樣灰白的石階上，  
發出侮辱的笑着的是“死亡”。

唱片不停地轉，不停地唱，  
像井底一輪漆黑的太陽。  
跳舞的人們在今天夜晚，  
大家一定都心不在焉。  
接着發生什麼事？沒關係。  
空虛的眼光在互相迴避。

我从窗口可以看見，  
有些孩子被殺死在海邊；  
因為有人放火燒鄉村，  
豺狼耐心地在道旁一蹲。<sup>2</sup>  
咖啡座上進行着清談，  
說什麼“自在”有它的優先權。<sup>3</sup>

哪兒吹來的這一陣腐臭？  
用香料來擋，也不能夠。  
說不定這是死去的舊夢，  
找不到前途，也沒有墳洞？  
從事冒險的那些野心家，  
還想用瘟疫來毒害世界。

最近發生過幾場大屠殺，  
可是破壞幻夢的專家，

演奏着外洋的曲韻，  
使人所不見刺耳的慘叫；  
在這充滿血腥的黃昏，  
慘叫声達不到路上的行人。

- 
-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停火後一年，巴黎從納粹手中解放出來將近兩年。由於美帝國主義蓄意獨霸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剛剛熄滅，立刻就濫手醞釀又一次的戰爭。對於法國，美帝國主義者的策略是利用出賣民族利益的法國大資本家，金融大亨，以及無恥政客，通過提高賦稅、濫借外債等方式，加緊壓榨人民，擴充軍備，從事侵略越南的殖民戰爭，並且以法國國內的若干海港和城市，獻給美國主子，作為軍事基地，甚至名勝古蹟，如凡爾賽、楓丹白露等處，都讓美軍砍伐林木，拆毀民房，修築營寨。因此，對於法國人民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停火，其結果無非前門趕走了納粹老虎，後門引入了美國狼。戰後人民生活，不但沒有改善，並且看不見和平幸福的曙光。阿拉貢的“新斷腸集”主要揭露這一新的黑暗局面，“1946年”這首詩的意義也就在此。
- 1 指資本主義的世界。
  - 2 狼是趁火打劫，並且喜歡吞噬屍體的兇殘野獸。美國狼正是如此：它蹲在道旁，等納粹破壞了法國人民的生活，毀傷了人民的力量以後，就闖進法國，實行它的陰險計謀。
  - 3 當時在法國盛行着一種唯心的、反動的文學潮流，所謂“存在主義”。按照“存在主義”的學論，存在這一事實，可分為“自爲”(pour soi)與“自在”(en soi)等情況。“存在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流行，正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風行一時的“大大主義”，兩者均為腐化、墮落的資產階級思想，受了戰爭的刺激以後，找不到出路的表現。
- (原詩共七節，每節六行，每行八音節，韻法是：甲乙乙甲甲甲。)

## 聖迦太琳節致詞

只要有一個孩子做着朝霞的美夢；只要有一朵玫瑰夜裏發散芳香；只要什麼地方有一顆心，感受着愛情的陶醉；只要街道上有一個行人的脚步声和唱歌一般响着；只要在嚴冬有人記得陽春；只要有一個人，頭腦中存留着一种音樂式的感覺；而在寂默中，只要存留着可与心愛的女人相比的恬靜；在世界和它的命運上，只要餘留着一線光明……

……人們將永遠听到法蘭西之歌。

只要在全世界最後的一所屋子裏，還剩下一點溫暖的柔情；只要在最後被蹂躪的、一間住過人的房間裏，一面鏡子的碎片還記得鏡中的玉顏；只要在海灘上，光腳的腳印一直證明着、有血有肉的人从那兒經過；只要一本書對於讀者的眼睛永遠是美夢之門；只要从禮拜堂一直到肆無忌憚的橋頭<sup>1</sup>，从壁畫到花明信片<sup>2</sup>，从聖歌拉麗的頌歌<sup>3</sup>到一個將要出世的詩人的錄音片上，任何形式的記憶，還沒有全被摧殘、被毀滅……

……人們將永遠听到法蘭西之歌。

只要一個小女孩搖着她的洋娃娃；只要人們樂意看“驢皮記”和“睡公主”<sup>1</sup>；只要男孩子們用扁扁的小石塊撒着河水玩；只要人們老老實實地名叫瑪麗和約翰；只要人們玩兒着“熱手”、“彈球”、“擲跑”、“貓爬高”等遊戲；只要在萬王節把豆子藏在糕中；只要在賽會的日子烙雞蛋餅吃；只要小娃娃們在鋼琴上摸索着彈“月光曲”；只要人們繼續講綺綵、瑪儂、娜娜<sup>2</sup>的故事……

……人們將永遠听到法蘭西之歌。

可是，朋友們，尤其是，無論芸芸衆生遭遇什麼激變，五大洲發生什麼災殃，歷史上引起什麼巨大事故；尤其是，尤其是，苦惱於精神上的奇蹟的人類，苦惱於將要打開未來之門的、巨大碁局的後果的人類，起什麼莫測之變，無論因此產生什麼發展，不管已經開始的大亂，啊，朋友們，只要對答美妙，双重奏的和諧歌調不斷地在响，約娜·達克和法比央<sup>3</sup>，這兩人的名字說明了整個人民，你們放心吧，大家一定可以听到……

……因为这是法蘭西之歌。

---

\* 這是一首散文詩；詩人的意思說，人民的力量是祖國最可靠的屏障，即使帝國主義者再挑起一次大戰，即使法國不幸而再度遭殃，只要人民存在，法國永遠不會滅亡。

1 指橋樑建築，十分壯偉。

- 2 古蹟壁畫，印成了花明信片，以廣流傳。
- 3 法國文學史上最最早的資料，相傳為第九世紀的作品。
- 4 “龜皮記”與“睡公主”均為有名的童話。
- 5 綺綬，瑪儂，麒麟，為法國歷代有名小說、傳奇中之女主人公。
- 6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抵抗運動”的英雄人物。

## 爲了你

我回想起一座牢監，  
無緣無故把人往裏陷。

我回想起一片墓園，  
大到像祖國遼闊的幅員。

我回想起幾滴血斑，  
灑在廣場上，行人的腳邊。

我回想起那個火車站，  
慌張的旅客都被翻看。

我回想起灰制服的敵兵，  
將巴黎當作沙漠來橫行。

回想起無數往事和陳迹，  
一個死人，你當他在休息。

旅客們這麼急急忙忙，  
對面有一列車翻倒在路軌上。

村子焚燒了整整一晚，  
剩下的，只有一塊黑板。<sup>1</sup>

我記得走完那片壟畝，  
那兒有三堆可憐的坟墓。

我回想起，我回想起……  
舊事重提，毫無意義？

想起了偷听無線電播音；<sup>2</sup>  
路上的脚步声——想起了友人。

是不是記憶在憑空說謊？  
爲什麼全成了平凡的情況？

只有火燄才能够体会，  
什麼東西是过去的死灰。

露爾莎，爲了你，我才重提  
這些火災一般的記憶。

- 
- 納粹佔領法國期間（1940至1944年），厲行特務、警察的恐怖統治，全法國幾乎成了一所大監獄。阿拉貢和他的愛人露爾莎·特羅沃雷在那一段時間，曾並肩作戰，參加“抵抗運動”，度過地下鬥爭的緊張、危險與艱苦的生活。這首詩所表達的就是那一段生活的回憶。在法國人民遭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面臨新的戰爭危機的情況，“舊事重提”，決不是“毫無意義”的。
  - 1 關於村子完全被納粹匪徒燒毀，只剩下小學校的一塊黑板的故事，詳見本書中短篇小說“羅馬法已經不存在”第十節。
  - 2 當時愛國的法國人，冒着很大的險，偷听莫斯科廣播。著名的法共作家J·R·勃洛克那時就在莫斯科電台每日向戰鬥的法國人民發出熱烈的號召與鼓勵。

# “祖國在危急中”

(組詩, 1952)

“祖國在危急中”總題之下，原來一共有詩五首，茲選其三。這些詩最初發表於1952年6月12日的“人道報”，和同日出版的“法蘭西文學”週報。當時，臭名遠揚的細菌將軍李奇微正“訪問”巴黎，以法共為首的法國和平力量，以及一般進步的巴黎市民激烈反對，並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法國反動政府在它的美國主子面前顯得十分狼狽。為了鎮壓人民的反美怒潮，法國政府竟逮捕了著名的公眾領袖、法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雅克·杜克洛，這更激起了人民的憤怒，李奇微不得不匆匆離開法國，杜克洛不久也得到釋放。“祖國在危急中”這一組詩就是在杜克洛被捕的翌日、為了獻給杜克洛而寫的。

## 保護者

所謂永恒價值的保護者來了！<sup>1</sup>  
所謂朝鮮城市的保護者來了！  
他腋下挾了顆手榴彈，活像個毒瘤；  
戰俘們流的血濺了他一臉，滿臉流……  
好一個散播瘟疫的拿手！

他代表那幫人說話：他們承認  
“聖經”是鐵秤，科學家也得受審；<sup>2</sup>  
又認為可以任意拿黑人做槍靶。  
他象徵種族歧視、私刑拷打；  
抓不到父親，拿兒子來殺！

外洋來的救世主，你好比旋風，  
作威作福，來主宰我們的天空。  
祝福你，五角大樓的武裝使臣；  
淨化了黃人，你又來淨化白人？<sup>3</sup>  
照尊見，反正一概作赤化論！

世界發展的前途，被你們詛咒；  
促使新世界誕生，說這是下毒手！  
惡魔是達爾文，惡魔同樣是馬克思，  
泰山，投機商的兒子，愚昧的天使，<sup>4</sup>  
想用戰火把進步制止。

必須挑剔每一個清醒的腦筋；  
這將軍來訪問，據說是一番盛情。  
快！工作首先從監獄裏做起，  
最後用汽油彈，一定要逼法蘭西  
和殺人如麻的納粹成夫妻！

黨衛軍不免將法國人斷送在屠場，  
為了實現納粹一貫的理想。  
瓦爾米的勝利反而成蒙多阿的投降，<sup>5</sup>  
想阻止歷史前進，先接受死亡：  
把祖國出賣給希特勒匪幫。

好像盲目的事件在重複扮演，  
維希又來了！和瘡毒一樣討厭。<sup>6</sup>  
凡爾塞附近住下了強暴的欽差，<sup>7</sup>  
於是他們把人質抓來  
關在桑代獄中的“德國地帶”。<sup>8</sup>

---

1 “保護者”即指李奇微，是諷嘲的說法。

- 2 美國的法西斯化的統治，是以宗教作為偽善的外衣的。同時，美國反動統治者正因為自己的作為是反人道、反科學的，自己的謊話是反真理，所以在一般情況下，對於科學工作者往往採取不信任的態度；對於思想進步的學者，則進行迫害。
  - 3 美帝國主義進行了侵略朝鮮的戰爭，以清洗朝鮮的“赤化”影響為藉口。
  - 4 泰山是指美國無聊影片中的所謂人猿泰山，那是一個在原始森林中長大的白種人的孩子，體格異常魁梧，力大無比，而頭腦卻非常簡單，舉動十分粗野。這恰好是美國愚蠢、墮落的資產階級心目中的“理想青年人”的形象。也就是這幫人，他們把達爾文、馬克思等人類偉大的科學家與思想家看成“惡魔”。對比之下，愚昧粗野的泰山，反而成了他們心目中的“天使”。
  - 5 瓦爾米見前“法蘭西曼曼前奏”註三。蒙多阿，法國地名。1940年法國在反動的統治階級把持之下投降希特勒的時候，賣國集團的代理人員當曾在蒙多阿與希特勒會晤，確定了賣國方針。
  - 6 維希是貝當的賣國傀儡政府所在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大資產階級向美帝國主義賣身投靠，在本國瘋狂壓榨人民，迫害進步羣衆，無異於重彈貝當的舊調。
  - 7 目前美國軍隊佔領法國許多海港、城市作為軍事基地。在有名的凡爾賽宮附近，即有為美國軍官特闢的居住區。“欽差”李奇微到法國去時，曾在那兒下榻。
  - 8 納粹佔領法國期間，法國主要城市的監獄中所謂“德國區”（此地因關係密切且譯為“德國地帶”），乃是拘押有待德國佔領者之命發落、處理的法國愛國志士們的地方。桑代監獄是巴黎市內的一所大監獄，政治犯往往拘禁在那裏。
- （原詩共七節，每節五行，每行十二音綴，每四行插入一行八音綴的短行；韻法是：甲乙甲甲乙。）

## 战 争

你們聽見了战争沒有？  
就好像原野上長的茅草。  
一提到战争，不許你開口，  
不許說你怕在战争中死掉。

禁止說战争可以避免。  
世界的人民，在你們手裏，  
好好地掌握世界的明天，  
这是個無限重大的問題。

若來士<sup>1</sup>或貝理，一提起未來，  
無論誰都难免被战争处死。  
战争必須把他們殺害，  
地獄的場面要這樣佈置。

吃人的人們爲了自救，  
必須點燃战争的狂燄。  
統治者自己也覺得沒路走，  
必須用暴力來代替法權。

爲了戰爭不立刻爆發，  
到某一時期，可咒的風聲  
成了他們唯一的辦法——  
可咒的聲音在談生意經。<sup>2</sup>

一九一四，一九三九……  
戰爭，老舊不堪的戰爭，  
部長們正在找人動手：  
新制服給你重做一身。

對於不能再統治的那些人，  
憑什麼他們還要打仗？  
恐怖使他們的妄想和癡心  
寄託在汽油彈、毒蜘蛛身上。

只要一到戰爭的時候，  
決定一切的就是：殺！  
殺人放火的法律能够  
強迫平常的法律跪下。

戰爭帶來的災難重重，  
混亂了歷史道上的脚印；  
鮮血在流……鮮血的閃光中，  
過去的一切消滅乾淨。

---

1 若來士 (Jean Jaurès, 1859--1914)，是法國革命家，“人道報”的創刊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這位出名的演說家鼓動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非正義的戰爭，爲反動派所暗殺。

2 指賣身投靠的法國反動統治者，和美帝國主義者商談可恥的賣國條件。

## 蜀 葵

我正在講話，門全都豁然大開，  
所講的人紛紛從各處趕來。  
時代已經改變了，誰又能懷疑？  
誰能懷疑太陽和我們在一起  
將大放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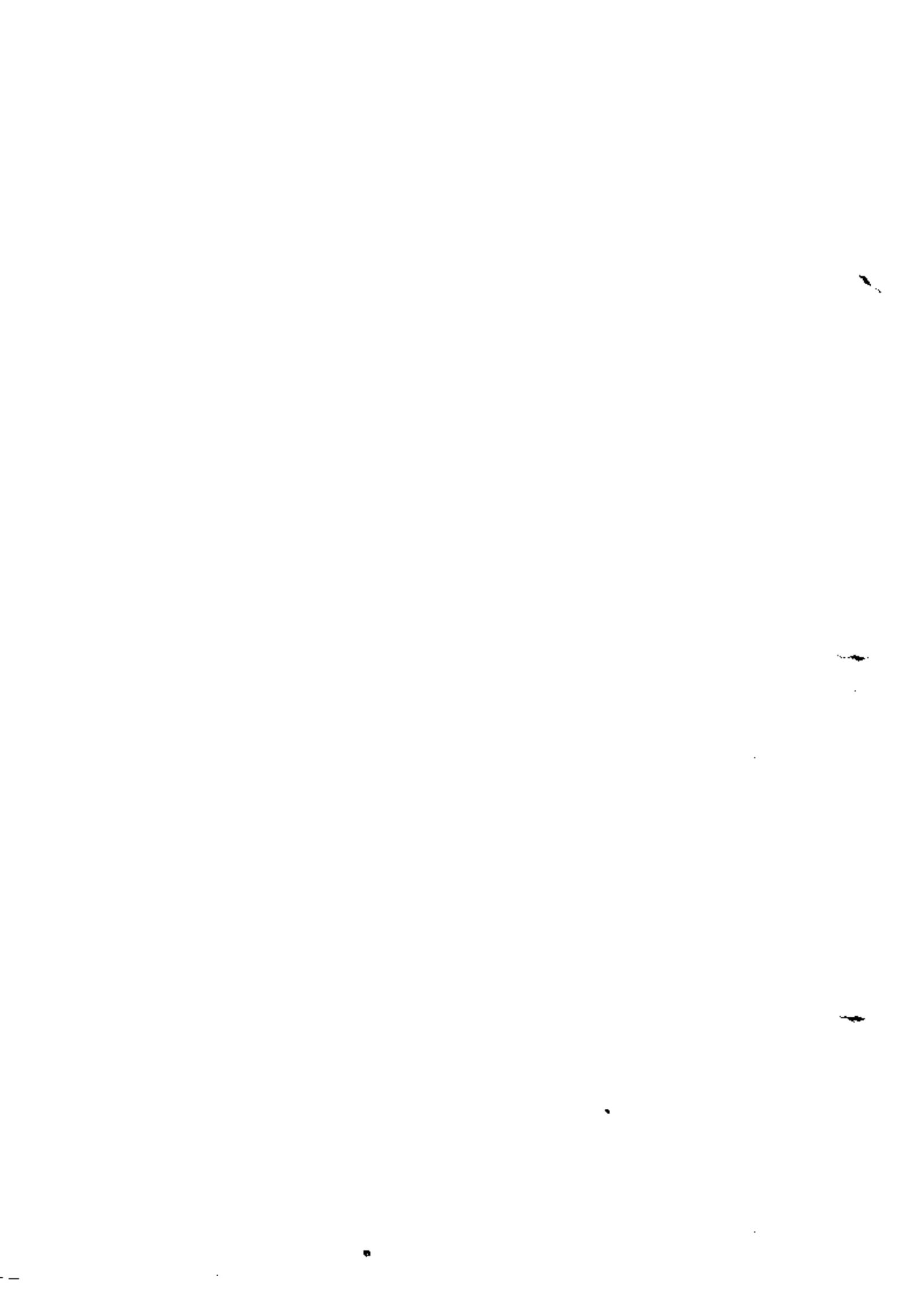
他們枉費心机，想依靠恐怖，  
依靠歇斯底里，依靠迷途，  
依靠腐化，依靠謊話、譏言，  
他們徒然拿行賄的大把臭錢  
撒遍祖國。

啊，甜蜜的理由，美麗的蜀葵花，  
祖國，祖國，你會說拒絕的話，  
快說聲：“不！”不許大砲吭氣，  
敵人打算燒毀的首先是你——  
我們的光明。

光榮屬於你，祖國，你將要翻身，  
我們將要舉着和平鴿前進，  
但願整個世界作為見證：  
最強有力的人全擁護和平  
    反對死亡。

一出了黑暗，白晝充滿芬芳，  
法蘭西花園門開向四面八方。  
啊，和平之花，兒童的容光；  
啊，蜀葵花，大多數衆的形象——  
    活潑潑的人民。

（原詩共五節，每節五行，每行十音綴，每四行插一行四音綴的短行；韻法是：甲乙乙甲乙。）



# “孩子們”

(組詩, 1954)

“孩子們”包括三首十四行詩（商榷），為諷刺美國反動政府迫害羅森堡夫婦遺孤而作。原詩發表於 1954 年 2 月 25 日出版的“法蘭西文學”週報，第 505 期。

## 問

你們用雙手抹着雷霆，  
捧着金元、瘟疫、原子彈，  
恐怖製造者，廣島的兇犯，  
誰讓你們的五角大樓發神經病？

出了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Go home!<sup>1</sup> 全世界向你們高聲喊；  
在柏林，漢城，巴拿馬，用臭錢  
收買的狗殷勤倒使你酣睡不醒！<sup>2</sup>

你們怕也許誰又發明新原子？<sup>3</sup>  
李承晚又在鬧鬼把戲，是不是？  
要就是台灣使你們傷腦筋？

你說什麼？憑你們這威風，  
只因為沒捆綁兩個兒童，  
就抖索成這樣天搖地震？

---

1 Go home! 英文：滾回去!

2 用錢收買了一些走狗，在牠們的奉承之下，美帝國主義自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

3 新的原子武器。

(原詩前兩節每節四行，每行十二音綴，韻法是：甲乙乙甲；後兩節每節三行，音綴同上，韻法是：甲甲乙，丙丙乙。)

## 答

对，这俩人使美国羞恼；  
整吨的蜂蜜，搗了滴瀝肯，  
小草兒胆敢向摩天樓挑釁！  
哥薩克到了，紐約怕要糟！<sup>1</sup>

“鴿子飛”这遊戲很像個号召，<sup>2</sup>  
羅庇、彌昔爾儘管不做声，<sup>3</sup>  
也得算“和平犯”，不管他多年輕，  
一滴淚就能成宣傳的法宝。<sup>4</sup>

巨人的脚边開了朵月季，  
他隱約感覺到有什麼东西  
扎他的泥脚，因此他掙扎。<sup>5</sup>

又好比一隻象，龐大、笨重，  
固執地往前闖，你罵他也沒用；  
他除了踩死孩子，沒辦法。

- 
- 1 美國反動政府誣陷了羅森堡夫婦爲蘇聯的間諜而加以迫害，所以詩人諷刺地說反動派把兩個孤兒看成威脅紐約安全的哥薩克騎兵。
  - 2 孩子們的遊戲。先由一個人豎起一個手指，口中說：“鴿子飛”，大家立刻都豎起一個手指，接着爲首的人又列舉許多動物的名字，遇到能飛的動物，大家立刻豎起手指；遇到不能飛的動物，立刻要把手指放下。弄錯就算輸。由於鴿子象徵和平，詩人諷刺地說美國政府覺得這種小孩子的遊戲也有“危險性”。
  - 3 羅森堡兩個孤兒的名字。
  - 4 儘管孤兒們怕反動派，不敢說出心中的憤恨與悲痛，但是只要他們掉一滴悲觀的淚，也可能讓愛好和平的人們拿去作爲宣傳的武器。
  - 5 成語：“泥腳的巨人”，說巨人雖然高大得可怕，但腳是泥做的，站不穩，和“紙老虎”的意思差不多。

(原詩格律同前。)

## 教 訓

把孩子的父愛、母愛剝奪走，  
難道还不够？將父母的心，  
不顧全世界叫喊與求懇，  
終於折磨死，這難道还不够？

殺害了夫婦倆，難道还不够？  
我們還以為劊子手耳染龔；<sup>1</sup>  
孤兒們面對父母的遺容<sup>2</sup>  
在低語，劊子手就嚇得渾身抖。

人們發現了布洛克律師  
莫名其妙地在家裏被刺死，<sup>3</sup>  
為的是使白宮能高枕無憂。

兇手們又架走兩個孩子，  
用“遺忘”來堵塞他們的心智，<sup>4</sup>  
拿家庭做藉口，借法律搞陰謀。<sup>5</sup>

- 
- 1 劊子手們殺害羅森堡夫婦時，彷彿聽不見全世界正義的呼籲。
  - 2 父母的照片。
  - 3 布洛克 (Emmanuel Block)，是替羅森堡夫婦辯護的律師，後為美國反動政府的特務所暗殺。
  - 4 美國反動政府架走了那兩個孤兒，說要“改造”他們，使他們忘記過去在家中所受的教育。
  - 5 “拿家庭做藉口”，指反動派陷害了羅森堡全家。
- (原詩格律同前。)

# “眼睛与记忆”

(長詩: 1954)

“眼睛与記憶”是一篇一百六十餘頁、三千多行的長詩，1954年11月出版於巴黎。在單行本出版前，這篇詩曾片斷地發表於法國進步輿論刊物“新批評”雜誌，那時詩篇的總題是：“記憶的眼睛”。本詩共分十五章，此地僅摘譯第九章“水怎樣變清”的一部分，和第十五章“和平之歌”的一部分。

## 水怎樣變清

向你敬禮，黨，我們必須選擇你，  
當一切都顯得很清楚，並且也看清了危機；  
啊，創造生命的水井，你在綠洲上  
將麵包給大家分享。

給你敬禮，黨，你向奔馳的使者  
交代使命，同時作為他學習的一課；  
給你敬禮，賢智屬於你，像清泉流注  
長滿葉子的巨樹。

向你致敬，黨，你反對貧窮的災害；  
你指出，我們和武裝的兄弟們必須友愛。  
劊子手對你百般折磨，都白費事；  
搶不走你撒下的種籽。

向你敬禮，我們夢中的不朽的鳳凰；  
向你敬禮，心的光彩，醇酒的力量。  
人民的和風吹拂着，風中的香氣

使生活充滿醉意。

敬礼，你是火燄的兒子，在火中降生，  
你是以熱愛和平作為方向的水兵，  
你是裝配工人，裝配了勝利的思想，  
你是春天的隊長。

向你敬礼，党，你是我的新家庭，  
向你敬礼，党，你今後是我的父親，  
我走進了你的家，裏面有美麗的光明，  
好比“五一”的清晨。

（原詩每節四行，每行十二音綴，短行八音綴，韻法是：甲乙甲乙。）

## 和平之歌

普遍停火吧，無論對於人，對於自然；  
無論在溫室裏、田野間，無論是牧場、是花園，  
無論桌子上、橈子上，無論在屋頂、在樹巔，  
在魚羣來往的洋面，桅杆林立的海邊，  
只有飛鳥和“大胆”敢上去冒險的白雲間，  
無論石頭雕像對於往事的眷戀，  
無論對於未來的事物，無論對眼前，  
對母親心上緊緊摟着的、小小的一顆心，  
普遍停火吧！對於婦女，對於兒童們。

停火吧，在情人双双散步的濃蔭道上，  
在不斷產生新熱情的、火熱的接吻上，  
爲了听取歡樂之歌而睜大的眼睛上，  
在手臂軟軟地下垂、精疲力竭的愛情上，  
剛從灰燼中幸福地蘇醒過來的欲望上，  
在絕對不能出賣的這個溫柔的幸福上，  
在充滿切切私語的、無限溫愛的床上，  
應當從頭到腳體會別人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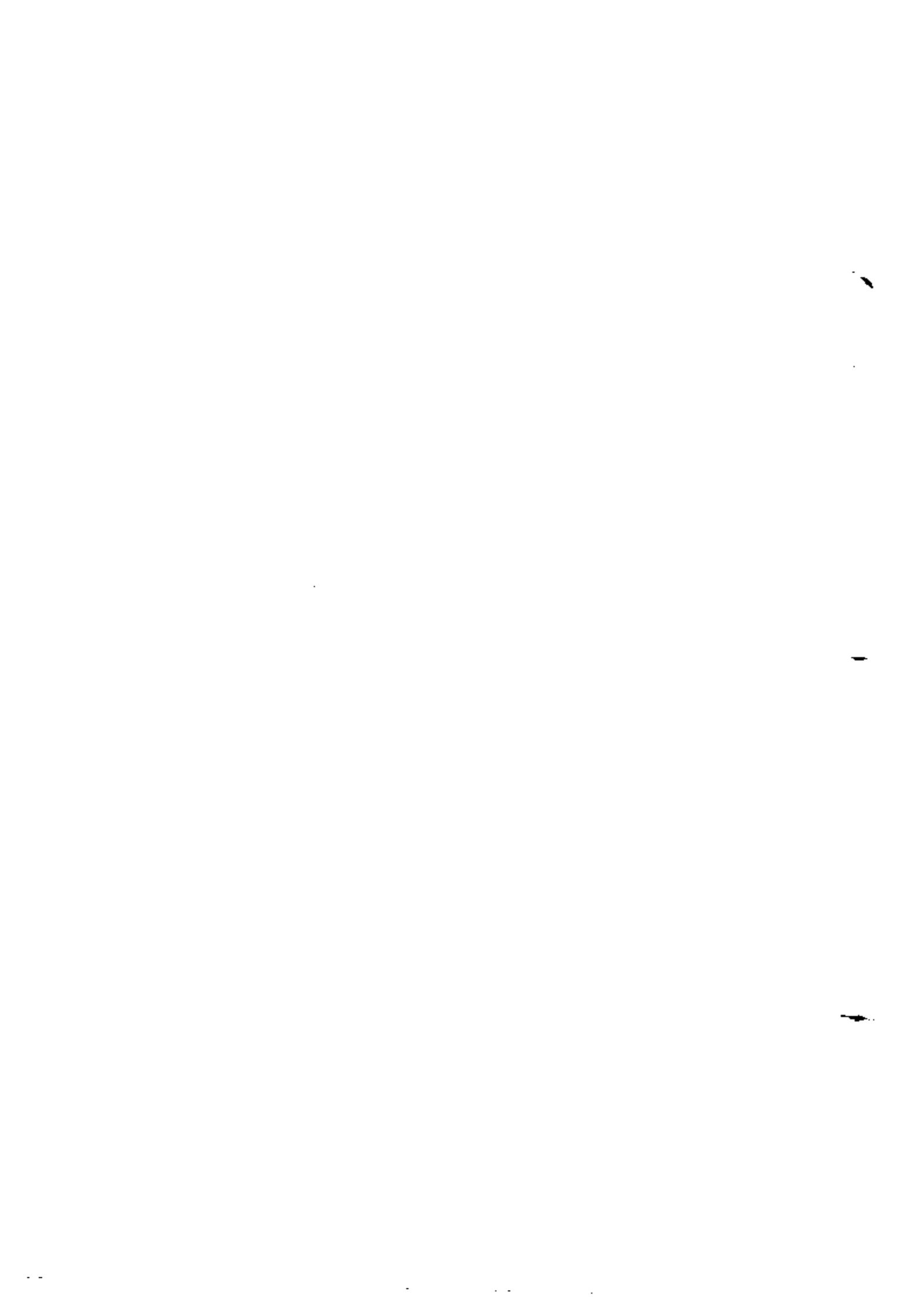
停火吧，無論對於溫存，或對於鮮血。

停火吧，無論在託兒所，無論在學校門前，  
對於呀呀學語的，搖籃時代的童年，  
在那些打雪仗、喝大碗牛奶的孩子們跟前，  
玩兒“鴿子飛”，舉錯了手指；高興的笑臉，  
膠化的圖畫；剪了下來再往窰上粘，  
彈球、跳躍、跳房子、發瘋般飛奔追趕，  
二二得四，陀、累、彌、法……來回練；  
啊，描書法、哼曲調、學拼音……人生的開端，  
多麼甜蜜，像一部小說剛剛開篇。

停火吧，對於修柏油馬路的工人，停火！  
停火在礦阱底層，停火在船艙深處；  
對於墾荒的，或建造大廈的手，停火！  
許多掃除工作無論如何也要做；  
海濱窪地上，得用人體頂住隄坡；  
每天每日的勤勞，不容你懷疑和猜度；  
石油、鋼鐵、水泥、玻璃、橡膠……許多  
許多汗水和必需的物質、原料相摻雜；  
停火吧，對於人類和人類凱旋的步伐。

（原詩每節九行，每行十二音綴，韻法是：前七行同押一韻，最後兩行互押）

# 短篇小說



## 合作分子

通过開設無線電修理店的手工業者畢各的典型形象，作者生動深刻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一部分受反動宣傳迷惑的小市民的悲劇命運。

小生產者的私有觀點與自私性使他們對於反動統治者的愚民宣傳毫無辨別力與抵抗力，因此束手就縛，成了俘虜。他們是貝當的賣國政府的擁護者，他們贊成所謂“德法合作”，所以羣衆給了他們一個嘲笑的稱號：“合作分子”。但是他們和受到特殊保護的特權階級，以及泥水摸魚的大商人、大資本家又有不同之處：一方面，他們輸不着發可恥的國難財；另一方面，他們和一般老百姓一樣，是國難的直接受害者和犧牲者。並且在羣衆之間，這些“合作分子”到處受鄙視、被孤立，甚至成爲冷嘲熱諷的對象。因此這些人的思想充滿矛盾，睡眠充滿夢魘。畢各，雖然兒子與孫子統統死在戰亂中，表面上好像仍然有他那套反動的想法，反動立場滿堅定的；實際上，他心中充滿狐疑與苦惱。徬徨歧路，這是這些小市民的真正悲劇。畢各的下場，就是這羣“合作分子”的當頭棒喝。小說暗示這些人除了和勞動人民站在一邊，反對納粹侵略，贊助“抵抗運動”，此外別無光明大道。

這一篇小說正和阿拉貢其他的小說一樣，是愛國主義的一課。當時一般羣衆之所以知道必須鄙棄“合作分子”，必須孤立他們，就是因爲有阿拉貢這樣的作家，通過地下出版物，不斷地教育羣衆，提高羣衆愛國主義的覺悟。

鋪子門又掩上了。透過玻璃窗，格勒戈雅·畢各先生望着那個剛出去的僱客，一個小個兒黑頭髮的男子，偻着腰，帶着眼鏡，漸漸地走遠了。

“瞧他那樣子不像法國人，”畢各說，同時把嘴一撇。畢各太太最怕在吃飯的時候看見她丈夫臉上這條摺紋，表示對飯菜不滿。

“你以為嗎？這是個猶太人，也許？”她用焦慮的語調問。

畢各肩一聳：猶太不猶太；反正他收聽英國廣播。他拿來修理的收音機，和別的收音機一起，放在那兒。那是個小型的林肯牌的機器，一通電就沙沙地慘叫。也許裏邊的電線什麼地方出了毛病。也許壞了一個真空管，瞧着辦吧。等什麼時候有功夫再說，因為要修的活計堆積如山，而且誰都要求先修。再說，零件也很缺乏。

畢各太太說：“我不跟你一樣。我不贊成合作，可是，一個猶太人跑到我們家裏來，這却使我不自在……無論如何是他們使我們打的仗……因為他們，我們的可憐孩子被殺害了。”

畢各先生很不耐煩地打斷太太的話：“首先，你這些話已經早說過了；其次，庇埃並不是被殺死的，你心裏也明白……說話得有點兒邏輯。有些人並不是猶太人，可是並不因此而比猶太人強多少……”

蓓爾德·畢各嘆了口氣；誰知道要鬧成什麼樣子才完哩！早先，活計不如眼前多，對僱主們得笑臉相迎，可是那時零件容

易配，而且那時不必問跟誰在打交道。格勒戈雅說就因為這樣大意，所以今天我們落到這步田地。格勒戈雅，他是贊成合作的；在這一市區，大家夥全反對合作，人們一提起合作分子來，話說的怪不好听的，這使畢各太太有點害怕，她表示僅僅贊成政府，而不贊成合作；她丈夫白白地對她說要有邏輯……畢各太太是善良的婦女，但是她怕猶太人，人們說了這許多關於猶太人的壞話，怎麼能不怕呢！開油鹽雜貨店的德拉維涅特太太認為那些全是謊話，可是究竟無風不起浪呀。格勒戈雅自己老說他不是排猶派。好！可是他關於猶太人講了多少刺耳的話。可見大家說猶太人壞話並不是因為有什麼成見。

鋪子裏充滿了歌聲。

“真是個人才，這好姬·索立陶！”<sup>1</sup>畢各先生說。畢各先生對於音樂趣味濃厚，甚至就為了這原因，他以無線電作為專門職業。他把布林司東太太的德律風根牌收音機上的電鈕打開了。這類德國收音機真是高妙！有這樣一些人，只要是德國貨，他們就說壞話。

“我啊，我可是識貨的，”他高聲說，蓓爾德以為他在說好姬·索立陶。

因為自從十一月十一日<sup>2</sup>以來，她一聽她丈夫說德國人好，不像以前那麼愛听了。這就使格勒戈雅聳聳肩，說：

“說話得有點兒邏輯……在德國人僅僅佔領着‘佔領區’的時候，你就說讓他們管教管教那些不安分的人也好，還說德國人有這個優點那個優點；可是，這下子德國人到了你跟前，你就認為這不行了……說話也得有點兒邏輯。”

這是真的，在這一市區，成批的人從十一月十一日以來論調就改變了。格勒戈雅·畢各可不是這樣的人，他可不那麼每隔五

分鐘把他的上衣翻一個面<sup>3</sup>。佔領總歸是佔領，這不能不引起一些小不方便，早該有思想準備。

“等到你把事情仔細一瞧，”畢各太太說，“那可就無論如何不是同一回事了。”

她丈夫回答說，像這樣的不帶勁兒的道理使他好笑；如果那癩說，人的思想就得取決於任何眼前發生的事故，那還談得上什麼信念！再說，事一關已，意見全變，這樣的意見有什麼價值！就如同有些人對他說，爲了他兒子的緣故，他本應當反對德國人。首先，小庇埃不是被德國人殺死的。這是第一點。那時他正跟着砲隊撤退，在逃難者擁擠不堪的道路上，發生了豈有此理的車禍。別人就說，還不就等於被德國人殺害的？因爲要是沒有德國人，就不需要逃難，也不會有這些人仰馬翻的紛亂；這種話說明不了什麼。幼稚的很。再說，如果小庇埃確實是德國人殺害的，也改變不了大局。並不能因爲自己的兒子被殺就受影響。因爲無論如何，說話總得有點兒邏輯。如果他的兒子是被德國人殺死的，格勒戈雅·畢各也決不會因此而成爲合作分子。因爲，假如這次你的兒子死了，你改變政見，下次另一個人的兒子死了，他也要改變政見。因爲，如果自己躲得好好的，吃不到什麼虧，光發表一些風涼的意見，那有什麼益處呢？因爲你一個人討厭太陽，你總不至於說正午就是黑夜。互相仇殺的事還能繼續多久？我殺你的兒子，你殺他的兒子，他殺我們的兒子……簡直像小学生鬧着玩兒！好吧，我就接受這種想法，說小庇埃是被德國人殺死的，爲的叫蓓爾德高興。說起來奇怪，可是這樣就會使她高興。這種想法並不正確，但是我就這樣想吧。可是，這樣想絲毫不能改變我的世界觀。

格勒戈雅一提到他的世界觀，蓓爾德乾脆就垮了。她知道她

的丈夫很愛小庇埃。這就是証據……証明他的誠懇，能有比這更好的証據嗎？她拚命地把這一點去向德拉維涅特太太，向大家，向洛貝爾先生，向絨線鋪的兩個老小姐等等，反覆地講。

“勃嘶……勃爾……非虛特……巴達彭……撲滅蒼蠅……撲滅所有的蒼蠅！”唉！這孩子。<sup>4</sup>

“小雅克，你知道，不要去碰！”

好姬·索立陶一溜就溜到蒼蠅堆裏去了。畢各先生把收音機撥到莉莉·馬耳蘭娜上，接着撫摸他孫子的捲髮的小腦袋。這孩子是畢各先生最心疼的，他兒子庇埃留下來的唯一的骨血。孩子的母親跑掉了，那是個要不得的女人。孩子真像圖畫中的小天使，你知道那些怪有意思地支着胳膊的小天使……

“去吧，跟你祖母一塊兒去，小寶寶。祖父要幹活了。”

他瞧着孫子和祖母一塊走了，一边走一邊用小手东抓西摸，差一點要把早上剛剛由維索公司的跑街送來的一盒真空管碰到地上去，又抓那架剛修理完的步機的天線。這三歲半的孩子真叫人疼愛……他是戰爭開始的時候生的。巴黎廣播發生了 Fading<sup>5</sup>。這個好姬·索立陶是馬魯因<sup>6</sup>人，她祖上有一個會和英國人作過戰的海盜。這故事登在“七日畫報”上。我把桿錐<sup>7</sup>搞到哪兒去了？啊！在這兒。

這是一行乾乾淨淨的職業，雖然當前困難很多，畢各先生一直以選擇了這一種職業而自己覺得可慶可賀。他自己關在一間小房間裏進行無線電修理工作，正像鞋匠不喜歡在櫃台後面修鞋，以免來往的顧客擾亂一樣。冬天，他的修理間設在鋪子後面；每逢春天來到，他就把修理間搬到前面來，向着鋪面，為的是不放过一絲陽光。一邊工作一邊聽音樂是很舒服的。哎呀！他自己把左手扎了一下。我是怎麼回事？視力減退了。

那一天是星期五。畢各太太差點兒把糖果鋪子忘了<sup>8</sup>，而她的孫兒還要買糖果呢。她又來到店堂裏：

“剛才我把糖果鋪忘了……我把孩子留在你這兒，還是帶他一塊去？”畢各先生沒有聽清。他把收音機的聲音放小了些。

“怎麼啦？啊，對。把孩子放在這兒，他不攪擾我。”

如果這孩子的父親是德國人殺死的，對於鄰居說倒反而方便了，這是很顯然的。因為他們就有了一個論據來反對他，畢各——這個思想和他們不同、參加“縱隊”<sup>9</sup>的畢各，並且後來“縱隊”上都不去了，因為“縱隊”使畢各這路人很失望，那無非是閒聊扯淡的場合。法國有一個政府在那兒。對呀！政府在那兒治理國家。而且還有一個政府的元首<sup>10</sup>。那就夠了。

對，那倒方便了他們。他們倒楣的地方在這裏：我們也會把事情打听明白的。庇埃的隊長曾經來過一封信。庇埃在部隊裏的一個伙伴也來訪問過。那伙伴平日的職業是推銷機器麵條的搨客。那是一個不大聰明的人。什麼謠言扯淡他都信以為真。那是他自己的事。庇埃遇禍的時候，他也在場。這樣，我就不明白，兒子被德國人殺死，或撞車死的，對於自己的政見來說，這有什麼差別呢？蓓爾德用了大馬來舉例，此人過去在勃隆餅乾公司作事，現在混到政界上去了。蓓爾德，你別瞧她傻裏傻氣的樣子，她倒是個機靈鬼。她挑選這大馬做個例子，因為大馬也是合作分子，她想在這方面籠絡格勒戈雅。可是這對他有什麼關係呢？對於他，從個人出發的論點是不起作用的。重要的是控制問題。控制問題……

唉！體育新聞真討厭！他在收音機上尋找了一會兒，就找到怪悅耳的小小的演奏……很可能是羅馬……意大利有好樂隊。

大馬，他叫什麼名字？反正，他是完全贊成合作的！在戰

前，他的見解不如說是……他沒有考上文官。要不是戰爭的關係，怎麼也不會讓他混進政界的。再加一停戰以後，行政方面許多人被革職，同時因為人們認為他的見解不壞……他改變了……在他的情況之下，私人因素無疑地起了一定的作用，大家這樣說，因為他是合作分子，大家反對他。格勒戈雅可是公正的！他承認私人因素確是起了作用。但是這說明什麼呢？私人因素……私人因素……難道我個人在合作中有什麼私利可圖嗎？在共和時代，我也並不比現在倒楣。固然，那共和政府是腐朽不堪的東西。可是我那時並不倒楣。大馬在戰前是主張和平的。現在他變了——變來變去還是老樣子。說話要有邏輯。以前他相信了亂叫亂鬧可以得到和平，現在他相信與德國人合作可以得到和平。可惜的很，像他這類的人不多……即使是私人因素……不可能人人都和卡德蘭先生一樣。這位先生！你怎麼跟他談邏輯：過去法國還有一支軍隊的時候，他是反對武力的，現在法國沒有軍隊了，他却懊喪不已。

真麻煩。得不停地注意收音機。你還沒有找到音樂，它就跟你聊起天來了……

很顯然，我打賭都行：這6Q7牌的真空管太不頂事。關於這點，維索公司的跑街倒是跟我說過：僱客大可不必苛求。他如果不滿意，可以到別處去買。沒有人買得到好真空管。除非他碰到一個搞黑市的傢伙。要是我的話，我可不明白我為什麼去搞黑市。為了早晚被抓，送到巴洛爾特砲台上去監禁？就像現在這樣我也很可以生活……並且我請問：我為誰搞黑市？為那些每天十次偷聽倫敦廣播的傢伙……你沒有瞧瞧我是什麼人！

況且，畢各先生是誠實人。即使他的鄰居，洗衣坊裏那幾位狂熱的戴高樂分子，也不能不承認。絨線鋪的老姊妹倆、洛貝先

生以及大家，氣憤的地方正在此：既誠實又是合作分子！請問，爲什麼這使他們覺得如此矛盾呢！世人就是這樣：只要這個人和你的想法不同，他準就是混蛋，他一定殺死了自己的父親，母親，諸如此類……

“諸如此類……”畢各先生高聲重複了一句，他剛把一隻小螺絲釘的扣子掉在地上。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丟了就買不到新的了。

至於畢各先生，他認爲哪怕一個人是親英派，也不妨同時是個好父親。甚至你不需要懲罰他，他就會說即使在共濟會<sup>11</sup>裏也有些善良的人。到處都有。總之，也不能太誇張了，因爲……那些共產黨人……可是誰跟你說共產黨人？下流貨反正是下流貨。<sup>12</sup>

Aqui Radio. Andorro.<sup>13</sup>

噯，噯，噯……噯，噯，噯。這女人唱得真跟鳥一樣。原來完全不是羅馬。但這並不妨礙意大利有很好的樂隊這一事實。

在眼前，聰明人而同時是戴高樂分子，這可不能，老天爺，這是不可能的。哪怕你割我的舌頭，我也不能改口。除非是笨蛋。這路細電線我是不是用完了？沒用完。很好。笨蛋。我一直想將流亡人士<sup>14</sup>廣播中的胡說八道都登記下來。因此得听听他們的廣播。我們可以承認敵人並不是小偷，也不是奸細……總之，其中有一些不是……可是不承認，不——承——認敵人有最起碼的智慧……等我瞧瞧電流通不通。通。那麼毛病不在這兒……啊，我以爲小雅克……蓓爾德不是說把孩子留在这兒嗎？畢各先生慌忙站起來。他的孫子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一點兒動靜也沒有。鋪子的後半間……廚房……他的心砰砰跳着：這孩子想必幹了什麼傻事。啊，蓓爾德忘了把院子的門關上了！那还用說！孩子不在

院裏。可了不得！開向街上的大門沒闕巖。小傢伙在人行道上玩球。

“小雅克，你听话不听？要是來一輛汽車……”

柔軟的小手在祖父的手裏轉動。

“不要……不要……要玩兒球，好爺！”

好爺的心又軟了。可是剛才他担驚不小。你說這孩子已經這麼高大，這麼有勁兒，能自己將那扇見鬼的門打開，到街上去，門可是重得很呢……幸虧街上的交通不如从前那麼緊張了。

“得，乖乖兒地坐在那兒，玩玩積木，听听漂亮的音樂！”

对。但是这小天使只要埋头工作的祖父一眼瞧不見他，立刻就东抓西摸，东西就乒乒乓乓掉在地上，在鋪子的那一端，一陣子奇特的、可怕的声音亂闐闐地响起來了，你还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跑到那兒去的。我早該讓蓓爾德把他帶走。他長得這麼討人喜愛，這小貓兒，別的先不提……說起來他跟他那婊子母親長得可像！啊，再說，首先這是庇埃的兒子！庇埃也一樣，幼小的時候淘氣極了。而且体格茁壯……

如果庇埃還活着，他怎樣想呢？跟我一樣。爲什麼不跟我一樣？庇埃是聰明人。不過他也可能跟我的想法不一樣，而不是戴高樂分子，因爲那玩藝兒！可能庇埃和我的意見有分歧……不至太厲害，我希望……說到最後，各人所想的不可能完全一樣。合乎邏輯的說法。他本应当和我有同樣的想法。万一他所想的和我不完全一樣……既然這可憐的孩子已經和我們永別了，我何必再胡亂猜度？

“小雅克，玩兒積木吧，孩子！”

只有蠢笨的人們才不肯考慮不順心的事物……万一庇埃和我的想法整個兒不一樣，可是整個不一樣……即使那樣，也絲毫不

可能有所改變！真理反正是真理。一加一等於二，即使庇埃……

不過那就夠叫人難堪了。過去常有一家人意見不一致的。我們家裏倒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萬一過去也並不一致怎麼辦……至於眼前呢……已經有這些鄰居反對我。再加英國廣播對於思想合乎法國觀點<sup>15</sup>的人們所施的威脅！有一個上校，<sup>16</sup> 聲音沉重的了不得。我听他講過一次。如果這些人勝利了，我們可就糟啦！布爾什維主義更別提了。幸虧這是不可能的。也不見得完全不可能，因此該這麼辦就得這麼辦……反正不可能……

“小雅克，小寶寶，你跑到哪兒去了，小鬼孩子？啊！不，我不是作媒母的材料。膠帶！糟糕！他到處給我黏上膠帶了。”

費了小半天事，把膠帶揭下來，把一切放回原處。接着就該替小寶寶洗小爪子，發黏的小爪子。孩子笑着，滿頭金黃的頭髮，非常燦爛，兩隻小手在肥皂水裏亂動！戰前的好肥皂，還留着一些專給孩子用。

庇埃究竟不至於這樣傻，會自投羅網地上他們的當。人們所講的那一套，使你想起上次大戰來，斬斷了的小孩子的手……那時仗在接着打，這些故事就不斷地流傳着，你要是表示不相信，說不定會被剝成肉醬。後來和平來到了：這些事都沒有人提了，听不見德國人的暴行了，誰也不再叫德國佬了，誰也不……現在，也是這樣：如果你儘听別人的，你就以為佔領者簡直是魔鬼，他們槍殺、拷打、拆散母子、結果了醫院裏的病人……我哪知道他們還會編出些什麼話來！他們這樣控訴德國人還嫌不夠，甚至愣說法國人也同樣地殘暴，我們也同樣殘暴！關於集中營和牢獄中的情況的、那些使人毛骨悚然的傳聞……刺進腳後跟去的別針……特羅姆地方的烤腳賊<sup>17</sup> 一類的傳聞……最後，貝當元帥的警察，你如果信他們那一套話，簡直成了教會裁判所<sup>18</sup>，教會裁

判所！自然囉，他們一字不提我們那些被轟炸的城市，不提英國爲了討華盛頓的猶太人的歡心，有計劃地將炸彈拋在我們的醫院、幼兒園和托兒所裏！這些全一字不提！不，庇埃決不至於這樣愚蠢……

有了主意：

“嘿，親愛的小雅克，瞧這本漂亮的圖畫書，上面有老虎、獅子、可憐的小羔羊和兇惡的狼。這小乖乖喜歡圖畫的熱情，真是非同小可的！我至少可以得到一刻鐘的安靜……”

特零……門沒有關上，門鈴不停地响。

“關上門！”畢各嚷。

來客含含糊糊地說了一句。

“不，先生，我沒有這商品……”畢各回答。

來客轉身就走了。他長的像彌昔爾·西蒙<sup>19</sup>。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奇怪可笑的主意：向修理收音機的人要晾衣服用的小夾子？我告訴你吧，在咱們這年頭，這些人都叫你想不到。晾衣夾子！你可以對他們說：“拿去吧，這就是晾衣夾子！”他們也許毫不以爲怪地、把隨便什麼都當做晾衣夾子拿走。我甚至打賭他們會問什麼價錢！所以倫敦的廣播很容易起作用，你想！萬一布爾什維克在法國佔了上風，這些人也不會發覺什麼。或者……反正，不至於……這就是說也許，可能他們會發覺的！啊，對的，他們會發覺的！在目前，他們和布爾什維克調情！不往遠處說，就說開絨線鋪的那兩個婦女吧，那一天她們說寧願看見斯大林到她們鋪子裏去，不願看見希特勒去！真不想一想這是多麼滑稽……斯大林跑到那兩位太太那裏，要買幾個小錢的棉紗線，作爲縫補之用……哈，哈，說到歸根，這也沒有什麼可笑！如果斯大林……她們就不笑了。斯大林離開這兒並沒有你所想的那麼遠……當然不是親

自來，可是……至於希特勒……万一希特勒打了敗仗，她們就够瞧，這兩個開絨線鋪的！至於我，很簡單，一想到……可是拉瓦爾<sup>20</sup>先生說過，這是不可能的……那個人，我對他很信任。他從來沒有弄錯。他一直和布爾什維主義作鬥爭。他一開頭就明白墨索里尼就是和平。

特零……

得。又有什麼事了？

“把門關上，太太！”

僱客們都有這死不肯改的怪脾氣，他們一隻手按着門把兒，站在門口，把門開着！

“先生，我是國民救濟會的……您的碎羊毛……”

“可是，太太，什麼碎羊毛？我又不是製造床墊的，太太！我是修理無線電收音機的，太太……”

她接受十個法郎也就滿足了。這是一個臉色蒼白、正適合她的身份的女人，平扁的胸部掛着各種徽章。

“好漂亮的小孩子！”她一邊走一邊說，“多麼乖呀！”

那倒是真的！小雅克狂熱地在瞧那隻小羔羊。他抬起兩隻亮晶晶的眼睛來瞧着祖父，用手指點着穿靴子的貓，問：“這誰呀？”這種求知的渴望顯然是有點兒做作的，因為關於貓，關於迦拉巴男爵以及故事中別的情節，他已經熟悉得很，聽人講過一百遍了。祖父把他抱在膝上，卻又開始給他講這故事：

“在那時候，世界上不平靜，也不像咱們現在這麼有秩序……那時候小孩子們不能在街上跑，因為路上有強盜，又有吃孩子的妖怪；在鄉下，兇惡的狼，滿嘴長長的牙齒，跑來跑去……”

“他沒有鬧吧？”畢各太太一邊進來，一邊問。

“和圖畫裏的人兒一樣安靜……我的意思說因為在看圖畫，

所以他……”

畢各先生話說了半句，驚慌地問：

“但是，你怎麼啦？蓓爾德，瞧你臉都灰白了？”

她確乎臉色灰白。穿着已經洗淡了的白地印花袍子，這位善良的胖太太的神氣確是叫人害怕。你可以看出她的心突突在跳，她兩手緊緊抓着一個很小很小的紙包——給小雅克買來的糖果。

“可怕呀，”她說，“又擲了一個炸彈……”

那也不是個理由，值得把自己嚇成這模樣，不過可怕倒是真的可怕。畢各問：

“炸死了人沒有？炸死的有德國人嗎？”

“是的，死了兩個。這些可憐的家伙……但是並不是可憐德國人……”

“怎麼，不是德國人？殺害了兩個可憐的小夥子，你還說不是可憐他們？”

“不是，你知道，那個皮貨商人……對，勒巴吉先生，昨天夜裏被人抓走了……‘蓋世太保’<sup>21</sup>……連他太太，連他女兒。”

格勒戈雅·畢各先生莫名其妙地瞧着他太太……

“這是什麼意思？在這方面，死了兩個人……兩個年輕人……很顯然是年輕人……他們在盡他們的責任……在另一方面，看起來那些人顯然不是在那裏盡什麼責任，却是在謀反，警察跑到他們家裏逮捕了他們，這是他們自招自惹的，因為他們想看看顏色……而你却爲了這件事慌張？”

蓓爾德不知道怎樣解釋才好：勒巴吉一家人被劫走，不知道給帶到什麼地方去了，勒巴吉太太的父親當時要想問問情由，警察叫他別管與他無關的事。他說正因與他有關。那些德國人說這是很好的勸告，那些法國人說這不是他們幹的活兒<sup>22</sup>……蓓爾德

還沒有說完，她丈夫打斷了她：

“你們擲了炸彈，過後你們又來發牢騷，也得有點兒邏輯，天曉得，也得有點兒邏輯！”

“眼前，”蓓爾德氣惱地說，“宵禁又提早到八點鐘了，而且今天晚上就開始，請問……”

宵禁？格勒戈雅，目瞪口呆地瞪着他太太。接着，很快地，他就鎮靜下來了。因為宵禁對他並不新奇，本來就是每星期一次。說真的，倒並不是宵禁，並不是大家又要忍受宵禁這一事實使他目瞪口呆，而是蓓爾德的口氣。那口氣不容許人反駁，直截了當，同時又具有說明的作用。她用了這口氣想對他說明什麼？宵禁？宵禁便怎麼樣？那还用說，本來會有宵禁的。有人擲了炸彈，就得有宵禁。誰都知道這個道理。誰先動的手，你可別責備德國人宣布了宵禁。與他們毫不相干。得有點兒邏輯。

“自然囉，宵禁使人不方便，”畢各先生讓步地說，“我本來想今天晚上去看電影。想到百花影院去看一張德國片子，正巧是‘猶太人徐施’。去年在城裏放映，我沒有趕上，很後悔。據說挺棒。演得很好……不看拉倒，不看死不了。打仗的時期得像個打仗的樣子。可是你呀，不用說，只要一有宵禁，哪怕對於你只有小小一點不方便，你就一下願意德國人全去見鬼去了！”

“啊，這倒是真的！”畢各太太從心的深處，喊出這麼一聲。

“倒楣鬼，萬一頭上的老天聽見你的話，我們可就光彩了<sup>23</sup>。我寧願時常有宵禁，不喜歡那些執行倫敦的命令、耍着手槍玩兒的搗亂分子……也不願意看見一個人民委員走進我的鋪子！”

“一個人民委員到你鋪子裏來幹什麼呀？”

“別裝傻，你明明了解我的意思。可是讓我們談談別的吧：你知道小雅克，你出去以後至多十分鐘光景，我還以為他很安

靜……”

“到這邊來，我得趕快去作晚飯。我讓那皮貨商的故事就誤了。糖果店掌櫃說皮貨商的女兒接待傘兵……”

“傘兵？你瞧瞧！這路人沒有多大意思。可是，你要是人家講什麼就信什麼，那還有完！首先，所謂傘兵無非是瞎編出來嚇唬小孩子的。其實哪有傘兵？那是個間諜，你那皮貨商，他的女兒是個婊子。”

“呵，什麼婊子，她可規矩着呢。”

“你替她辯護嗎？要是你自己有女兒，你讓不讓她去接待傘兵？不讓？那好。得有點兒邏輯。再說，我跟你一說德國人都規矩，他們只作他們所应当做的事情，你臉上就顯出那份氣惱！”

“那倒不是叫我氣惱，叫我窘……”

“別耍字眼兒！你就是氣惱。但是，皮貨商的女兒在她床上接待傘兵，你倒以為她規矩！”

“誰跟你說她在床上接待他們的，那個可憐的女孩子！”

“‘可憐的女孩子’，佩服，佩服！可是你呢，不，還是別說，誰也不是……不過總得有點兒邏輯……想必她不至於在她母親床上接待傘兵……而且我設想那是在她自己床上；因為，按從前我那時候的情況，這路事情得在她自己床上做……除非現在什麼都換了樣子……也許這就是所謂‘司溫’<sup>24</sup>……這就是‘薩如’<sup>25</sup>派……怎麼啦，小雅克？”

孩子要糖吃。

“等一會兒，小寶寶，吃完飯再吃，要不然飯就吃不下了。得，我不跟你爭辯，格勒戈雅，你對於那個不幸的女孩子很不公道，而且已經七點鐘了，我連灶都沒點上呢。”

“給糖吃！給糖吃！”

小雅克緊跟着祖母走進去了。已經七點鐘了！鋪子的門打開了，門鈴不停地响。

“關上門兒！”畢各嚷，“什麼事？”

“您能不能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西班牙白粉？”

離奇透頂。這時候跟你來要西班牙白粉了！傍晚七點鐘！而且是一個男低音的嗓門兒，簡直像雷繆！剛才是彌昔爾·西蒙，这下子是雷繆……電影明星全來了，怎麼啦。別的他就不問了。

已經到了拿掉鴨嘴柄<sup>26</sup>的時候。要不然下回該有人來跟他買鞋帶了。可是他在門口稍微停留了一下。天氣和暖，有點熱，不過按季節說也不算太熱。昨晚上那場雨起了好作用。他和對面雜貨店的掌櫃的打了個招呼，對方冷冷地點了一下頭。這德拉維涅特太太，真是個矯揉造作的女人！隔壁洗衣坊裏出來一股雲霧似的蒸氣。這是條很安靜的街，附近是一個廣場，廣場上有電車的終點。半年來電車就沒有來過一次。一個騎自行車的人發瘋似地飛馳而過。

“你瞧見沒有，畢各先生，”洗衣坊掌櫃的站在門口對他說，“這些年輕人自以為可以暢所欲言了，因為現在道上沒有汽車來往。比方你的孫子，不定什麼時候，可能到街道上來玩兒。”

“別跟我提這個，勃昂先生！”畢各先生用略帶優越感的神氣說——這是他對那些社會地位不如他的人們說話時慣用的神氣。“像這路野孩子，讓他們到德國溜一個小彎兒，對他們沒有壞處！”

“我的話並不是這個意思……”

大概有人從裏面叫了勃昂先生，他突然不見了。畢各先生搖搖頭。“換班”是個事實。就讓大家不愛听，也改變不了事實。讓年輕的人們受點兒管教，再好沒有了。早先，他們得服兵役。這

年头連兵役都沒有了。幸虧在德國……我們對德國正該感謝不盡。要沒有他們，法國該有多少不成材料的，該有多少好吃懶做的人！

畢各先生一直到廣場上去溜個彎兒。在那兒又看到了一些十六七歲的小夥子，什麼都不幹，坐在長條椅的椅背上，有幾個站着，大聲說話。畢各先生有話沒好意思說。他停留在一根柱子前面，唸着貼在柱上的、“義勇軍”<sup>27</sup>的布告。毫無疑問，“赤禍”沒有消除：在這缺乏紙張的時候，值得耗費這些紙。況且，你只要瞧瞧這些年輕人，就够明白的了。再加參觀了反布爾什維克展覽會，知道了這是怎麼回事，在他們的監獄裏，連坐都不能坐，不說別的。這些至少不是謠言吧。

這些就是畢各先生向洛貝爾先生說的話。洛貝爾先生掀起了鴨舌帽，向他招呼，跟他寒暄了幾句，又提到了大家都在說的宵禁，以及那小小的舞會上所發生的事故：傷了一個法國女人，同時死了兩個德國人。人們都說幹的好，她本來不需要去找那些……去跳舞。洛貝爾先生是上了年紀的人，神氣怯生生的，上嘴唇兩撇灰白的大髭鬚，下巴小到看不見。他沒有說“找那些”什麼跳舞，反正意思一听也就明白了。畢各先生有點兒生氣。相反，洛貝爾先生總是那麼和藹可親；賬算到最後，畢各先生覺得自己在这街上有點兒孤立。

“得啦，得啦，洛貝爾先生，一九一九年您也在萊茵<sup>28</sup>區域，跟我一樣！對！那時候如果有一個姑娘願意和我們跳舞，甚至和我們……我們是不是反而不樂意？樂意，對不對？那麼，得合乎邏輯……”

“當然囉，可是那些……總之是那些德國人吧，也把跟我們來往的德國姑娘們的头髮給剃光了，您記得不？”

“到处都有沉不住氣的傢伙，洛貝爾先生，这不說明什麼問題。”

“啊，这！这不說明什麼問題，”洛貝爾先生說，“什麼都不說明，我無非隨便談談。要是德國人怎麼作，我們也得怎麼作，那還有完嗎！”

“以他們作榜樣，我們可以學得到一些東西……”

“跟他們學德文嗎？呵，呵，我說着開玩笑就是……”

對一個嚴肅的題目，開似是而非的玩笑。畢各先生的腦子有點兒迷糊。法軍佔領德國時的情況又回到他記憶中：那時他屬於步兵二十五師，在高特培格。還有維斯巴登……一座漂亮的城市，沒有得說！他那時也不會願意別人向他擲炸彈，有時一個步兵吃了一刀，營長也是很不高興的。

“得合乎邏輯，”他大聲地肯定說。

洛貝爾先生，他可沒有接着去想萊茵區域的事，抬起藍眼睛來，很驚訝：

“您爲什麼這樣說？”

“沒有什麼……”畢各先生說，“無非就是要合邏輯。”

“啊，您說的很對！”

說到這兒，兩人分了手。

晚餐還沒有準備好。等到坐下來吃飯，已經八點鐘了。正是星期五，飯菜缺少點兒分量。<sup>29</sup> 蓓爾德作了一頓“胡亂充飢”<sup>30</sup>——這一帶人們所謂“胡亂充飢”的晚餐。她從哪兒找來的雞蛋？她的不能自圓其說的解釋，瞞不了她的丈夫，雞蛋是從黑市買來的。每逢她用不太正當的辦法買些什麼東西，她總不告訴她丈夫，怕他知道是黑市反而吃不痛快了。萬一他自己搞了黑市怎麼辦？如果大家搞黑市，我們往哪兒跑？況且，實際上大家都搞黑市，

人們都沒有良心，要沒有德國人在這兒的話……蓓爾德打斷他的話：

“哦！他們一定也多少搞點黑市，你信不信？”

他遲疑了一下。自己說，同時讓別人說德國人也搞黑市，等於給某一方面順手推磨。<sup>31</sup> 在另一方面，拉瓦爾先生也暗示過。此外，他又怕自己越來越有偏見。德國人並不是聖人，無論如何，他們也是人，甚至於有點兒……

“他們也搞黑市，”他說，“我不說不是；不過他們搞黑市那就不叫黑市了……”

小雅克太不好好吃他那點土豆泥。“得，親愛的，給好奶奶吃這一口，給好爺爺吃這一口，給可憐的爺爺吃這一口……怎麼？你不吃了，那可不乖……”

有什麼法子不給他糖吃呢，他用兩條又軟、又嫩的小手臂把你一抱，抬起淡灰色的長睫毛瞧你，他臉色像是透明的，雪白的皮膚底下好像緊接着就是血，好像一不小心，這孩子就會蒼白失色……

“好吧，去玩兒去！”

通過落地窗<sup>32</sup>，老夫婦瞧那孩子在院子裏追着球跑。小小的、很好看的一個膠皮球。有一圈圈的發亮的顏色。小雅克還不太會利用這小玩意兒。最好玩的是把球擲出去，不管怎麼擲，向哪兒擲，反正擲出去就行了。孩子響亮的笑聲使這溫暖而安靜的黃昏——鄰近園子裏的菩提樹氣味、吹到了這夾在矮矮的房屋中間的院子裏來的黃昏，增加了光彩。

“我在廣場上碰見了洛貝爾先生，”格勒戈雅說，“那個人身上有些什麼東西不順當，我說不清是什麼，反正不順當……”

“他對你不和氣了嗎？”

蓓爾德所担心的就是這個。一般地說，洛貝爾先生待人總是很很有禮貌的。要是有一天洛貝爾先生開始對格勒戈雅不客氣起來，那就大勢不妙了。

“不，不，不是這回事。不過他所說的話毫無意義……”

“他也許轉向戴高樂派了，世界沒有比這再自然的事，”畢各太太嘆了口氣說，“你到門口去抽煙嗎？啊！宵禁，我早把這忘掉！”

“你太誇張了，”畢各先生說，“只要不到街上去，還是能行……”

“你以為嗎？等我去瞧瞧外面什麼樣兒。”

格勒戈雅越想越覺得洛貝爾先生古怪。他開的那個玩笑，事後再想想，簡直是驚人地不成體統的。那是個老蠢貨。腦子都老胡塗了。

蓓爾德回來了，非常慌張的樣子。不，不能到門口去站。她從樓上的窗子往外望了一下：街上什麼全關上了。一個人也看不見，除了在廣場上，她探出身子去一瞧，瞧見有一些德國人。

“怎麼，德國人？這兒，廣場上？”

“對，足有二十來個。在街口，攔着道兒，都帶着槍……隊伍旁邊還停着幾輛車……”

“這兒，就在廣場上？”

畢各先生驚奇不止。但仔細一想，他覺得自己很荒謬。既然全法國都有德國人，本城就有，為什麼廣場上，他們鄰近，他們的廣場上，就不能有德國人呢？毫無理由。他們在那裏執行宵禁，明顯得很。畢各先生又想起剛才還在那廣場上晃晃悠悠的那些年輕人來了。

“這不說明什麼問題，”他大聲說。

不过無論怎樣，这事使他不舒服。而且使蓓爾德也不舒服。於是他就自己和自己展開了辯駁，他找到了一切必要的論點來說明這些德國兵在廣場上是可以解釋的、自然的、正常的、合乎要求的，總而言之是使人安心的。

“這樣我們就有人保護了，你懂嗎？在目前這些常常發生暴行的日子裏……有那些搗亂鬼……”

接着，想了一下之後：

“好吧，我到院子裏去吸煙，和小雅克一塊兒……”

小雅克想出了用腳踢球的辦法。這是個新發現，在興奮中完成的新發現，當人類的天才完成了一件創造的時候，總是帶着這種興奮的。他把球踢向右边，踢向左边，踢向後邊……一會兒以後，他停住了，專心地玩弄一輛漆成綠、黃兩色的小木車，裏面堆着十來塊小石子，他用繩子的一端套在自己身上，牽着車，一邊噓，噓，噓地喊，彷彿那就是一列車，而他，小雅克，是火車頭……

祖母用了充滿按捺不住的溫愛的眼光瞧着他。事實上，這確乎是一個令人疼愛的孩子。

“那時我在步兵二十五師，在高特培格……”畢各先生開始敘述，他每吐一口煙，就瞧一下，好像第一次看見似的。

孩子玩膩了小車。他又拾起了球，用手拋擲。事情的經過非常迅速：球向門洞滾去，那扇門下邊是不碰到地的，球從門底下滾了出去。小雅克跑到門邊，踮起腳來，用手抓着鐵門。在幾乎不可索解的情況之下，看起來很沉重的門，不聲不響，被打開了，孩子懸在門門上，跟着門向外邊去了。祖父看見他出去，來不及明白地想一下，就向着門衝過去。

不够快：小雅克已經出去了，到街上去拾球，一直到街心。

还算够快的，正好看见圆形的广场边上，一个德国兵，异常高大，体育家的身材，仔细地瞄准了孩子，就只一枪，不偏不斜，打中目标。

- 1 無線電廣播的女唱歌家。
- 2 1942年11月11日，原先只佔領法國北部的納粹侵略軍，隨着戰爭形勢的變化，突然佔領法國全部。
- 3 時常改變主意，無定見。
- 4 小孩子趁大人不注意，用手撥動了收音機上的電鈕。因此本來放送的是音樂，忽然一陣亂响，出來了滅蠅宣傳。這並不是宣傳衛生運動，而是一種滅蠅器具或藥品的廣告。
- 5 英文：音波障礙。
- 6 羅福克蘭羣島，在南美洲南端附近的大西洋上。
- 7 擰螺絲釘的工具。
- 8 戰時缺乏食糖，因此糖果（水果糖等）供應亦受限制。通常只有孩子能領到配給票，到了指定的日期，憑票購買。
- 9 當時反動組織之一，“反布爾什維克縱隊”。
- 10 指維希政府的頭子，老實匪賊貝當元帥。
- 11 國際性的秘密結社。初時為中世紀的一種職業組織，故此字原意是“自由泥瓦匠組織”，後來帶上宗教的和政治的色彩，但並不是進步的組織。
- 12 在華各這樣的思想反動的人，認為到處都可能“好”人，只有共產黨員之間沒有什麼“好”人。
- 13 西班牙文：安道耳廣播電台，安道耳是法國與西班牙交界處的一個極小的的小國。
- 14 指當時流亡在倫敦，表示反對納粹的那些“自由法國”人士。
- 15 指當時親德傀儡政府統治下的法國。
- 16 指戴高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他僅僅是上校，尚未成為將軍。
- 17 十九世紀法國特羅姆省出現了一批強盜，搶劫時用火燒人的腳，這人說出藏金所在。喬治桑的小說“安吉堡的磨工”中提到這一類故事。
- 18 宗教法庭(Inquisition)，是基督教會殘暴迫害異教人上的工具，起源於十二世紀的羅馬。中世紀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宗教裁判所”曾經猖狂地迫害人民。
- 19 法國有名的電影演員。

- 20 拉瓦爾(Pierre Laval, 1885—1945), 法國叛國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親德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法國光復後, 以叛國罪被槍決。
- 21 即納粹的秘密警察的首譯。
- 22 這兩句話沒頭沒腦: 表示說話的人神情緊張, 語無倫次。
- 23 反話, 意即: “我們可就完蛋了”。
- 24 Swing, 本為門拳以及爵士音樂中的名詞, 後來借作“時髦”、“新奇”等解釋。
- 25 Zazou,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尤其是1942年, 巴黎有一羣青年男女, 奇裝異服, 舉動怪誕。所到之處, 路人為之側目, 稱之為“薩如”, 含諷刺之意。一般地說, 這類青年男女都思想落後, 生活頹廢。
- 26 鴨嘴形的銅質門把, 亦即門上的抓手。法國普通小店舖到休息時間, 把門上向外的“鴨嘴柄”取下, 使外來的人無法開門, 等於上了鎖。
- 27 傀儡政府的反動武裝。
- 28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法國的軍隊曾在相當長的期間佔領了德國的萊茵區域。
- 29 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肉類也缺乏, 一大半被佔領者搜括走了, 因此每星期五全國禁屠。
- 30 小片麵包和雞蛋炒在一起, 又當菜, 又當“飯”。
- 31 意謂給反納粹的宣傳火上加油。
- 32 從內室通到走廊或露台上去的窗子, 長及地面, 因此可以門窗兩用, 其實也就是一種統體玻璃格子的雙扇門。

綿 羊

法國反納粹侵略的游擊隊，因為有一個指揮員被敵人拘捕入獄，所以就串通了監獄的看守與醫生——一些有良心的法國人，並派了游擊隊員假裝犯人混入監獄，去瞭解情況，終於設法把監禁中的隊員都搶救出來——這就是這篇小說的主要內容。

“綿羊”是監獄中的行話，指偽裝犯人的奸細，這種人故意和犯人接近，誘騙犯人，使他在無意之中吐露實情。

“喂，你究竟說不說？”

犯人已經挨了老半天打。兩名打手的胳膊都累酸了。犯人大腿和背上被打得怪難看的。警官貝來姆嘆了口氣：這些全是冥頑不靈的東西。真的，他挨打也不覺得痛。這警官從犯人身上逼不出一個字來，大家又該說他不懂行了。“算了吧！”他喪氣地說。人們把衣服擲還給囚犯。爲了讓他能穿上衣服，只好扶着他。說實話，真叫人惡心。隔了一會兒，警官在咖啡店裏和他一個同事解釋當時的情形，他說：“得掩上鼻子！”他面前放着一杯糖精的水菓露<sup>1</sup>，因爲那天是星期四，如果不喝啤酒<sup>2</sup>，就得喝這類水果露。那同事搖着頭說：“搞完了這一套玩藝兒，應當有權利喝一杯酒，提提神。”

囚房並不大，不能說它大。這時大約是黃昏。釘着鐵柵欄的高高的窗洞，漸漸昏暗；不久，黑夜就要整個兒來到。犯人的視線轉向便桶。怎麼才能一直爬到便桶邊去呢？仍舊得用牙齒掀開便桶蓋嗎？雙手反剪在背後，帶着手銬，自己不能解褲，再加遍體鱗傷，便溺瀉在身上是很難受的。監獄擠得快要脹裂了，可是這囚犯却是例外，他一個人一間。他也以此自慰，因爲他最怕和普通罪犯混雜在一起。要是來一頭綿羊怎麼辦？對於綿羊的恐懼，纏擾着他的心神。

在臭氣觸鼻的草墊上，他不知道怎麼轉側才合適：任何姿勢維持一兩分鐘以後，就讓人疼痛難熬。身上絕無僅有的、幾塊完整無損的皮肉，開始發癢；正逢天熱的季節，又加屋子裏缺少空

氣，癢得可怕。這塊腐爛的、令人作嘔的草墊，想必充滿蚤蟲。蠅子在空中盤旋，停落在受牠們折磨的人身上，叫人心悸肉跳。

犯人不能自禁地想起了那些又大、又笨重的甲蟲。那年春天郊外有許許多多這樣的甲蟲，一落在地上，肚子朝天，爪子亂舞，就翻不轉身來。現在，他自己也成了甲蟲。這一年春天多麼風和日暖！關在監獄裏夢想樹木發散奇妙的芳香……

在这一切不幸之中，假如沒有成千的草屑黏滿一身，倒也罷了……細碎的草渣子跟衣服不肯干休，抖也無用，抖不下來。真是怪事，遍身創傷、到處疼痛的時候特別怕草渣子。一切都髒到駭人聽聞的程度，空氣污濁到使人不能呼吸，在這時，這些黃色的小碎末比什麼都叫人冒火，這種無孔不入的細碎灰塵，到處給人一種特殊的、枯乾的感覺，監獄的感覺……

“我什麼也沒有說……”他自己反覆嘀咕着，藉此提提精神。他的嘴唇被打腫了，血淋淋的。警官到了詞窮的時候，乾脆給了他一拳作為結論。他用舌頭去舐被打斷的牙齒，邊緣很鋒利，味道是鹽滋滋的。

“我什麼也沒有說……”

看守員一推門進來，總是爲了喊一個字，一個單獨的詞兒，好像跟外國人說話一樣，他狗叫似地嚷：“麵包！”“信！”或者“安靜！”因爲有時這囚犯發瘋一般用拳頭槌着沉重的門。這是他被拷打成這副模樣以前的事了。那陣子，他有時覺得非要看見一個人不可，哪怕就是看守員的灰黑的臉，扁扁的鼻子；非要聽到人聲不可，哪怕就像從草墊裏出來的灰塵一樣，從那張灰色的嘴臉上迸出兩個字來：“安靜！”現在，他帶上了手銬。他的案情嚴重化了。安靜……“我什麼也沒有說……”

信……這個字在這間囚房裏用不着！

麵包……地上倒有半塊圓麵包，有水；可是這些全和便桶一樣地可望而不可即。扭着脖子，這人計算用什麼方法，可以至少把嘴唇沾着水，而不讓水全部潑翻。如果巡查不開門進來，也許要等到天亮。在這黑漆漆的時候，監獄倒好像蘇醒過來了。

所有的牆壁開始說令人不懂的話：囚犯們在牆上敲擊出沈濁的聲音，有時慢，有時快，長音短音作一切可能的組合，這種暗碼字母可惜他早沒有學會。彼此問答、彼此招呼的聲音傳遍監獄。每晚這時，這帶着鎖鏈的人充滿希望，同時又覺得無能為力；這也成了一種折磨。他的緊鄰用不倦的耐心，接連百次地在牆上敲出同一個信號，希望到了最後，總有人回答他。這邊的人，也試着用頭在牆上撞擊出同樣的信號。可是他不掌握這路語言的秘密，因此毫無進展。這天晚上，他感覺十分疲弱，甚至沒有氣力對隔壁在敲擊的不相識者，表示一下他還活着。從各囚房發出的這種合奏，使他打腫了的、痛苦的腦袋震鳴不已。這不幸的人莫名其妙地注意着、這些對於他是神秘的聲音在交響共鳴。還是讓這些人都默不作聲呢，還是讓他們會話聲音大到震聾耳朵，搖動牆上的磚石呢？在這兩者之間，他不知道要什麼好。他像一個不懂電碼的人，戴上電報耳機，在聽電報號碼報告海上船舶的失事，他因為听不懂氣得咬牙切齒，閉上眼睛，可是沒法堵住耳朵。他一定在發燒。要是燒得相當高，也許讓他住診療所。可是也別存太大的希望。發這個燒，會不會把命送掉？他耳朵裏撞鐘似地熱鬧。沉濁的敲牆聲老沒有完，固執地，堅持不懈地。老天爺，為什麼有這許多可談的？這一夜晚，悶熱透頂。“我什麼也沒有說……我什麼也沒有說……”他身上停着些又笨重又吵鬧的蠅子。蠅子在他後腦勺上爬，他就像套着車的馬，身上的肉都在顫抖。小肚子上癢得難受極了。這犯人在墊上一擦癢，又勾

起他腰部的創痛。發燒。“我什麼也沒有說……”这句具有魔力的話也失去了安神的作用。但仍然机械地、無用地反覆說：“我沒有……”閉着的眼睛裏出現了一些彩色的光線，瞬息即逝的燐光，躲躲閃閃的形象。一張面孔、嘖的表情、慌張的眼睛……或者是雷雨的光芒照耀下的、遠方的風景……一大羣羊……睡眠像網子罩住獵獲物似地，落在他身上了。

一种含糊的声音，夾雜着重新感覺到的遍身創痛，催醒了他。仍然是在黑夜裏。可是，在視線所及之處，有什麼東西在移動，並且遮住了也在移動的一道光線：無疑地是看守員的手電燈的光帶。話一說完，光線就熄滅，門也砰一聲關上了。有一個人留在囚房裏了！躺着的那個明白了，擦着他身邊過去的是兩條褲腳管。新來的人在動，甚至在跌跌撞撞。笨手笨腳的傢伙，絆在什麼東西上了？他的呼吸都听得清。“怎麼回事？”兩人之中誰在說“怎麼回事？”

過了一段時間，兩人才互相招呼。先在囚房裏的那人一知道來了個伙伴，立刻想到要小心提防。這傢伙想必就是綿羊。無疑地是綿羊。他想：“我什麼也不對他說……”他的灼痛的創口，彷彿在替他自己再一次保證什麼也不對人說。他呻吟着。新來的人說：“不要緊，你這兒倒是怪雅緻的！讓我自己介紹一下，好不好？我姓戈力埃，約瑟夫·戈力埃。”

這傢伙大約很逗趣。不知道他什麼長相：大個兒還是小個兒，瘦子還是胖子？總而言之，他是綿羊。對於便桶問題，無論如何他來得正好。還有水，他也摸索着找到了，拿來送到另一個人的嘴邊。“你在發燒，老兄……”黑夜裏，看不見對方面孔，只碰到一雙手，使人發生奇特的感覺。

到了早上，兩人你瞧我，我瞧你，雙方心中不知道在嘀咕些什麼。面對囚房的情況，再看床上躺着的身子雙手反鎖在背後，

骯髒的情形和陰慘慘的光線，新來的人也就了解原來那位是處於何等悲慘的境地。先來的囚犯側身起來，瞪着眼瞧那位不速之客——那綿羊。那是一個可以算其貌不揚的傢伙，瘦小的個子，穿着寬大的衣服，瞪着兩隻怪裏怪氣的眼睛，說不清是個什麼樣兒，就說他像耗子吧……他給原來那人的印象是惡劣的。他嘴唇激動地顫抖着，瞧着草墊上的那位。他自己想必在地上睡了一宵。

“他們打了你嗎？”他問。

“好像！”<sup>4</sup> 对方回答。

他們還沒有來得及互相熟悉，門又開了：他們接納了第三個伙計——像巨人似地一個傢伙，豬鬃似的黑髮矗立在額头上。這一下兩個先來的人不約而同地想：這傢伙顯然是綿羊。

現在，這僅能容納一個人的、窄狹的地方，在薰人的臭氣中，三個人不得不輪流着睡覺：和滿身創傷、兩手反鎖着的那位爭草墊，當然是件難事。約瑟夫·戈力埃說話最多。第一個人咬着牙不言聲，不知道因為他不舒服，還是寧肯割掉舌頭，不願說話。那巨人自稱冤枉被抓進來的；他名叫杜蓬仙。那羣蠅子高興得很，因為目下棚子裏有了三頭牲口。

“好臭，”約瑟夫說，“這兒臭到簡直令人不能相信！”

冤枉，怎麼會冤枉的？只要你是愛國志士，被敵人抓了起來，那就無所謂冤枉不冤枉。

在這樣的場合，你去計算過了多少日子，多少夜吧！兩天分發一次麵包，因而必須省着吃，被稱為“湯”的一碟子熱水，倒便桶的苦差使，凡此種種，不足以使一天的光陰有豐富的內容。漸漸地，談話關係建立起來了。大家說話還是很謹慎的，生怕對方是綿羊。約瑟夫是電匠。杜蓬仙是牛肉鋪伙計。關於這房間裏的第一位住客，那就無從知道這麼多了——他總是咬着牙不開口。

他說話的口氣像一位先生。雖然想起來怪可笑的：這麼個遍體鱗傷，滿身蒼蠅的可憐傢伙，在外間、在社會上可能是一位先生。這是個頭髮淺栗色的、將近四十歲的人，嘴唇很薄，鬚子很粗；鬍子長了滿臉，毛色深淺不一。这天早上，有人來解除了他的手銬。想必暫時不逼他說他所不肯說的話了。

不但那審訊他的稽查們不再逼他，連約瑟夫和另一個同伴也一樣。逼他也只能逼出這一句咬定不改的話：“我什麼也沒有說……我什麼也沒有說……”一邊沒完沒了地搓着兩隻受傷的手腕，一邊這樣說。即使對約瑟夫和另一個伙伴，除了說他的名姓是安德烈·梅那以外，他也沒有別的話。

三個人都自稱政治犯。根據這一理由，本該不必互相猜忌。可是誰知道是真是假？

一進了這間囚房，杜蓬仙幾乎立刻就說：“我很願意出兩個錢兒，只要誰能告訴我阿爾諾營長被他們怎麼搞的。”

約瑟夫·戈力埃也不是個剛出世的嬰兒；他在他的組織裏，早知道三星期前被逮的阿爾諾營長，是本區“秘密軍”<sup>5</sup>的總指揮。他故意裝傻，讓杜蓬仙給他解釋。這談話使另一位同伴完全不感興趣，他忙着收拾他的創口都來不及。見鬼的綿羊！也未免頭腦太簡單了一些！

戈力埃對最早來的那位房客非常溫和，非常殷勤。至於那高個的吊死鬼，他呀，一動就踹在你腳上，像沒有那回事一樣。要是能設法探聽那兩個人屬於什麼組織……約瑟夫·戈力埃用盡了詭計，想探聽一下。可是當着綿羊就不好辦。而且很可能這個約瑟夫自己也……

有一次他說：“要是他們趕快給我依法指定一個律師！現在已經太遲了，不能自己選擇了……”

正好第二天，杜蓬仙就被他的律師叫出去了。

“你運氣不壞！”

“呵，我也沒有自己選擇律師！”杜蓬仙說。

趁杜蓬仙不在，約瑟夫對梅那說知己話：“不那麼傻……他想讓我知道他是共產黨員……無非向我討好而已……”

梅那不作聲。他想看情形很可能那個巨人是綿羊；可是這個約瑟夫，也許想打聽消息的倒是他……

“我呀，我的律師見不了我的面……我是秘密監禁着的。”他說。

約瑟夫沒有問下去，這一點證明他不壞。

那巨人，無論他是綿羊不是，反正四五天以後，臉色灰白了。這路高大的傢伙，你瞧他們好像很結實，其實是很脆弱的！監獄裏的“高級”生活對他不合適，那还用說。他肚子痛。他獨佔了房間裏的便桶。關於這些，約瑟夫講起來沒有完。真可笑。

在監獄裏押着一千二百犯人，其中一千個是病犯，醫生僅僅三天來一次。杜蓬仙瞧了病回來顯得很不滿意。至於梅那，他不能去瞧病，杜蓬仙居然敢和醫生提到梅那的情況，醫生說，對於這種挨打挨的重了一些的傢伙，他究竟不能“個別”去照顧，要不然就沒有完啦。

約瑟夫身上癢得要命。三個人擠在這一塊狹窄的地方，再加上天熱，臭氣熏人，空氣缺少，一到早上三個人之中有一個眼睛翻白，昏迷不醒的事，並不罕見。

又有一次，杜蓬仙被叫去會見律師的時候，約瑟夫說：越想叫人信，人家越不信。賣這麼大的勁兒幹嗎？想引起別人的注意，有什麼用呢？醫生，律師……全是些走狗奸探。同樣的話，約瑟夫也對綿羊說了，因為綿羊得意洋洋地說，他已經將監獄中

的惡劣不堪的生活，引起了他的辯護人的注意。

“你的辯護人！你別發瘋！爲什麼你不管他叫你的奶媽：一不做，二不休？”

如果能收到外間寄來的包裹，倒也罷了！肚子餓的慌，只要能得到一點兒煙抽，出什麼代價都行！梅那最初收到過一次包裹，不過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們有權利收到包裹，”杜蓬仙說。

“得啦，你別讓我笑死，你這套權利，”約瑟夫嚷着說，“我們有權利……我們沒權利……人家遞給你一個包裹，你說聲謝謝，你倒是上算！”

說挨餓，可真是挨餓。再加到處都是草屑。

一天，房門忽然不到時候就打開了，看守員（不是扁鼻子的那個，是另一個臉色像蘿蔔似的人）進來。——檢查來了！——跟着進來一個高個兒，無緣無故老搔鼻子的傢伙，大家心想決沒有什麼好事兒。等到那個高大的鬼傢伙大發脾氣的時候，大家都驚異之至。不知道他脾氣是對誰發的，連看守員也說不清。他拿起約瑟夫的手，分開手指來看：

“這傢伙長了疥瘡……那傢伙也一樣……”

杜蓬仙很狠狠，他說他是肚子的毛病。

“我說你長疥瘡，你就是長疥瘡！”

好吧，好吧。他樂意說疥瘡，就算疥瘡吧。

這大夫——因爲這是個大夫——去看第三個囚犯；他俯下身去，一邊趕開蒼蠅：

“簡直是恥辱！簡直是恥辱！”他說。

他說“恥辱”兩字有一種特殊的調子，把“恥”字的聲音發得很尖。

約瑟夫特別注意這一點。看守員辯解着說這些人都是無賴，都是下流東西，沒有法子強迫他們保持囚房的清潔……

哈！哈！這蘿蔔臉色的傢伙可挨了罵了！

“你閉上嘴！簡直是恥辱！他們是法國人，能這麼對待法國人嗎！”

怒氣沖沖的聲音漸漸遠了。在囚房裏，約瑟夫學着舌：

“簡直是恥——辱！是恥——辱！”

當天，就把這三個人用一輛顛簸的車，一個保安警坐在他們身旁，送到小山坡上的醫院裏去了。自從監獄的診療所人滿到轉不過身來以後，這山上的醫院就成為監獄的特設診療所。從監獄到醫院的途中，他們穿行了城市，体会到一種奇異的情感。在這不安的、蜷縮着的城市中，他們曾經自由地生活着，參加鬥爭的各個過程；而這鬥爭，他們離開以後仍在繼續進行。

醫院原先是私立的，不很現代化，裏邊有一些寬濶的大房間，房頂都是低低的。在戰事發生以前，這醫院曾經為那兒幾個大工廠的工人服務；就是工人們所謂“社會服務”……現在醫院變成了監獄的附屬機構，裏邊女看護們與監獄的看守人等很古怪地混雜在一起。夜間，那些通宵不滅的小小的藍色電燈，使過慣了監獄中的黑暗生活的人，哪怕單為了看看這些燈光，也要從睡夢中醒過來。

把他們送入醫院的那個大夫，到醫院裏來看他們。他們睡在三張並排的床上。約瑟夫和那位總是沉默寡言的先生（按照約瑟夫的說法）兩人搞得很熟。可是兩個人仍舊對那綿羊提防着。尤其因為有一天，擦完了身上的疥瘡以後，那綿羊從他床上探出身子來，問：

“你說吧，約瑟夫，你沒有聽說過……有個阿爾諾營長嗎？好像阿爾諾營長挨了拷打了。”

僅僅爲了生疥瘡，沒有別的，老讓他們在醫院床上躺着，這真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女看護長向大夫提過意見：大夫給了她一個釘子碰。真是個老好人，這大夫！據說他讓人把整個監獄都掃除了一次，又說他爲了這件事鬧得人仰馬翻……據他講監獄裏發生了傷寒症，說不定真有那麼回事？他把那三個傢伙留院察看。

貝來姆警官打算把三個病犯之一提出去重審，可是那大夫——他是全省的衛生總監，可以算是衛生方面的省長，怎麼啦！——把警官訓了個不亦樂乎：說什麼也不成，你明白嗎？你以爲你在什麼地方？在這兒誰是領導？以及諸如此類的客氣話。大家都在床上笑。就連要被提審的那病犯也在床上笑。那警官搞得摸不着頭腦，輕輕地溜掉了。大夫說：

“等着我把你飯碗都砸掉。老那麼下去不行的！簡直是恥辱！是恥辱！”

等他們走了以後，約瑟夫他們得意到忘其所以，甚至和綿羊也把這件事大談而特談。而那綿羊呢，是個腦袋裏有什麼事兒就念念不忘的人，又出了岔子：

“我直納悶兒，”他說，“他們把阿爾諾營長怎麼搞的！……”

這一下大家都不作聲了。約瑟夫暗暗地向梅那示意。梅那呢，用他那雙腕上纏着綳帶的手，已經可以在床上撐起來了，緊緊咬着牙，直搖頭，神氣之間彷彿說：“等我們出了監獄，再讓他瞧瞧好歹，這綿羊！”女看護端藥茶來了。

無論如何，這局面是繼續不下去的。約瑟夫說大家早晚一定會回自己家去<sup>6</sup>，因爲要求到醫院裏去悠閒地住一陣子的人<sup>7</sup>是太多了。伙食並不高明，可是總算有白菜，熱水，有一次甚至有山芋。此外，關於談話，在醫院的總病房裏，比在三個人一間小房間裏花樣多的多，何況三個人之中有一位教養太好，不輕易開口

的先生，有一位老是神氣很天真地問你認識不認識什麼東西營長？因為假若你認識什麼玩藝兒上校的話……啊！我的娘呀！再說醫院裏的廁所幾乎跟自己家的一樣，那裏有個天窗可以看見天。如果到手術室裏去，聽說——約瑟夫自己沒有到手術室的好運氣——還有一個窗子，可以望得見城市……一條河打中間穿過這大城市，這城市向各方面伸張到遠處，看不見盡頭；使人做夢也忘不了的大城市，由於它所包含的一切人和事物，由於人們在那裏醞釀着的一切；而且繼續不斷地在醞釀着，儘管有那些穿灰綠制服的討厭鬼<sup>8</sup>，在街上大搖大擺，有的從兵營裏出來，唱着他們的送葬進行曲，大家一齊頓着腳。使人忘不了的是所有的在城中的自由的人，和頑強勇敢與堅持不懈的一切。

在早上，時時聽到遠處隱約的一聲爆炸。於是病人都在床上坐起來了，有些人低聲說：“你聽到沒有，這一下子？”有一次，甚至房門口幾個看守員也在那兒……約瑟夫正想開口談論這件事，可是那位先生直跟他瞪眼。不錯！他把綿羊忘掉了。

好的。可是有天早上，幾個德國鬼找上醫院來了。一個便衣，兩個武裝。武裝的掏出火器，汽車和司機在門外等。在這當兒，你叫看守員們和護士們怎麼辦？他們倒是跟對方要省長簽字的傳票，或類似的證件。可是對方指着手槍說：

“這就是傳票！”

那個便衣說了一聲“蓋世太保”，好比說了一聲“舍沙姆”<sup>9</sup>。儘管那些看守員拿打電話給省長公署來嚇唬他，他也不動聲色。他們聲言要帶走三個人。他們緊跟着女護士到總病房裏，擠在病人中間，不管人家抗議。

還得讓他們把衣服穿的更快一些！第一個被叫的戈力埃·約瑟夫不得不趕快穿，因為有一個兵已經開始拿槍托撫弄他的肋骨

了。至於杜蓬仙，那綿羊，被他們用腳踢着屁股趕了出去。可是那位先生的情況最糟糕。

“梅那·安德烈，喂，快點！”

他不能站着，他的那些創傷還沒有收口，這是大家知道的。那些德國佬可不管這麼多。

他們把他一把拖了起來，要不親眼看見，使人想像不到。走吧，走吧。床上病人有的都擱癱起來了。於是他們把手槍對着病床。大家都老實了，那还用說。“蓋世太保”的那傢伙叫另外兩個人把那位先生從脇下拽着，上路吧！一切都在手槍威脅之下進行的。

“這下該倒楣了，”約瑟夫想。同時他嘲笑地瞧着那可憐的、巨人般的綿羊！他也牽連在一塊倒楣，因為德國鬼子抓多少殺多少，才不仔細問你怎麼回事哩。有一個女護士，約瑟夫瞧見她在那兒擦眼淚，說實話，這看護不是個壞人。甚至那些看守員，你也可以看見他們在那兒氣憤得很。

走出大門的時候，約瑟夫眼花撩亂了：在他們面前，在小山腳邊，在自由的大太陽底下，城市在眼前……它好像是通體銀色的，房屋的頂子閃閃發光，河流在城中畫出一條曲折而鮮明的、美麗的大道。在遠處，工廠都在冒煙，一片園林形成一大塊綠色的斑點，不知道為什麼，那些白色的大樓湧現在地平線上，好像童話中的宮殿，電車的聲音也可以聽見，那些街巷裏人擠得密密麻麻的，這時恰好是正午……啊！城裏那些自由自在的人們……繼續鬥爭的人們……

約瑟夫甚至忘了好好地扶着他的同伴，他的同伴幾乎摔倒。

“蓋世太保”的那傢伙用德語罵了一聲；可是，約瑟夫非常驚異地聽到那綿羊對先生很輕地說：

“堅強點，營長，堅強點！”

約瑟夫來不及仔細思索。他們都被推進了汽車，立刻就“加鞭吧，馬夫！”這是一輛很寬敞的轎車，車身標着：WH<sup>10</sup>。在車裏，大家和四個德國鬼子擠在一起，車子在醫院門前的花園裏繞了半圈。怎麼，車不往右轉，不往城裏去。

到這時，那“蓋世太保”的傢伙高聲地嘆了一口鬆快的氣：唔！側身向那先生，他說：

“請您原諒，營長，我想我們沒有叫您太受罪吧？”

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回事？那綿羊笑呀，笑的了不得。他說：

“可憐的約瑟夫，那時候我跟你一提阿爾諾營長，瞧你那副嘴臉！得，我的情報不算太壞吧，對不對，莫里斯？一起頭，我還不敢保準已經把營長認出來了……可是等大夫來過以後，他對我說的確是營長……真是個好樣兒的，那大夫！”

穿便衣的人表示贊同：

“你們應當謝謝大夫。他把事情安排得很巧妙……一等你託律師去見了他以後……啊！我替你帶了一個包裹來了，是你老婆給帶來的……喂，戈力埃，別擺這副嘴臉。你不至於哭出來，說不定？”

戈力埃不想哭，那是沒有問題的。可是他正是挖腦筋。莫里斯……莫里斯……我在什麼地方見過他，這小夥子！至於阿爾諾營長呢，他光說：

“你們知道……我什麼也沒有說……”

突然間，約瑟夫想起來了：

“我說呢……在一九三二年，在V區分部，你就是小庇哀，我認識你了！”

莫里斯提醒他說：

“既然人們跟你說我叫莫里斯……真是，唉，你這個同志可不够机靈！”

汽車進入了鄉村。約瑟夫身边坐着的一個兵士用口哨吹着“馬賽曲”。

“這一下，可是！”莫里斯突然大難臨頭似地高聲喊了起來。他摸索他的衣袋。

“怎麼回事？”別人問他。

“我真是個雙料的蠢貨，冒失鬼，我忘了……這是不可饒恕的！”

別人也着急起來了：

“到底怎麼回事？”

可是莫里斯忽然高興地說：

“沒忘！找到啦！煙捲兒！”

- 
- 1 法國食糖大部分依靠殖民地供給，大戰期間，海運阻斷，法國發生糖荒，日常用化學品“糖精”代替，略帶藥味。
  - 2 法國本來盛產葡萄酒，但在納粹佔領期間，酒類大量被敵人徵用，傀儡政府命令全國飯店、酒家、咖啡座規定每星期一天或兩天禁止賣酒。啤酒因含酒精極微，故不加禁止。
  - 3 姓戈力埃，名約瑟夫。
  - 4 意謂：那还用問？
  - 5 當時地下抗戰組織之一。初起時有一定進步性，到最後受戴高樂控制，顯然右傾。
  - 6 回監獄去。
  - 7 指病犯。
  - 8 指納粹佔領軍。
  - 9 見前“獄中歌”註一。
  - 10 德軍符號。

羅馬法已經不存在

在阿拉貢唯一的短篇小說集“法蘭西人的屈辱與偉大”中，“羅馬法已經不存在”是最重要的一篇。和整本集子一樣，這篇三萬餘言的小說介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人民在納粹佔領下，英勇不屈地進行愛國主義鬥爭的情況。

小說的前半部，通過駐紮在法國某小城的佔領軍軍法官及其女秘書的生活與思想，反映了納粹分子的粗魯、庸俗、蟲蠹、腐化和墮落。後半部寫納粹軍官及其女秘書落入法國游擊隊手中；通過對軍官的審訊，以及被處死刑前的種種經過，作者盡情揭露了佔領者加於法國人民頭上的殘絕人性的暴行。

這篇小說秘密出版時，法國尚在希特勒武裝佔領之下；因此，它不但是對納粹暴行的有力控訴，同時也是鼓勵法國人民起來對敵人作生死鬥爭的響亮的号召。

小說的體例是複雜、富於變化、生動而多采的。全文分十節，幾乎每節體裁都不相同：有的通篇用主要人物獨白式的自敘；有的地方用作者口吻鋪敘背景與氣氛，幾乎成爲抒情體的、激昂慷慨的散文詩；有時亦用第三人稱敘述，以利故事迅速展開。

唉，真悶得慌！像我這樣的一個姑娘，在這法國小城裏，什麼也看不着，什麼也買不到，這兒的男子長的又矮又黑，這兒的商人那種下賤的奉承勁兒，嘿，我真想用鞭子抽他們一頓！到哪兒也聽不到音樂！我們的部隊，更別提了，這些西利西亞<sup>1</sup>的傢伙都那麼笨重、遲鈍、愚蠢。他們追起女人來老是那一套。早先小娃娃在這兒，倒也罷了；她相當逗趣，她把她收到的信唸給我聽，她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天才，可是人够壞的，她談起男子來挺是那麼回事，再說她跟我老在一起，也算是一種派頭兒。

前一陣子在中央旅社住着些意大利人。他們眼睛長的怪好看的。可是他們把事情搞糟了<sup>2</sup>；結果全體讓人帶走；我們派人押運他們，一個人押一百個，他們可真沒有臉。可憐得很，可憐得很。

城裏倒有一家運動用具店，那兒還可以買到質料很好的毛線衫。可是跟我的派頭兒不適合。我寄了十件給小克萊。她穿了非常不合式。比我更糟。她來信說我真可愛。那还用她說，既然送了她這麼講究的禮物。一想起本地的法國人，要是他們能買的話，不知道多麼需要這些毛衣；他們要買就得有什麼購買許可証，衣服衣料配給票，我也不太清楚。這兒的人穿得挺寒儉，衣服都是舊的，打了補釘的。婦女一點兒也不漂亮，雖然過去老聽說法國女人漂亮。連好看都談不上。瘦猴兒似的。有些西利西亞

人就瞧這個順眼，那还用說。這是他們的派頭兒。

有一家咖啡店叫陀斐諾阿，全白的建築，有特理亞農宮<sup>3</sup>的派頭兒。這家咖啡店在廣場上，金鐘<sup>4</sup>間壁。因為沒有更好的地方去，我經常到那兒去喝咖啡，喝完再去上班。那咖啡可不是什麼高級的咖啡，至於那咖啡店——那個地方，嘿，也不高明！那兒使人感覺缺少樂隊，缺少跳舞。一切全慘澹無光：這小城，咖啡座上見面全認識的顧客，以及當地的執袴子弟，兩三個小伙子裝着在瞧幾個擦了點脂粉的婦女，不算年輕了，看樣子是公務人員的家眷……唉，老天，這一切全正常到可怕。本地人管這叫什麼？家常便飯，對啦，家常便飯。那個普皮偏偏從東戰場<sup>5</sup>給我來信說他寧願到我們這邊來！他不知道他自己說的是什麼？

在這兒，唯一的有教養的人是那位“蓋世太保”的軍官。他是個中尉，他兩隻眼睛長的跟別人不一樣。他愛好文學，還借給我一本法文小說，我忘了書名叫什麼。那是一個跟我們友善的法國大作家寫的。我一點也沒有看懂，雖然早先我在瑞士住過。中尉對我說：“這簡直是豬糞，唔？”他法文說得跟法國人一樣地道。我倒不覺得那本小說“豬糞”。我對於所謂“豬糞”的東西另有一套看法。法國人說話總不直截了當地說。可是我呢，我需要別人直截痛快地對待我。這就是我的派頭兒。當然啦，跟那些西利西亞人又不相同。要說直截痛快，他們這羣人那可够直截痛快的！可是那個中尉……我大概不適合他的派頭。況且他也是太忙，他的專門，就是抓猶太人。他到處發現猶太人。好像在沒有猶太人的地方他也会使猶太人產生。可是他也把猶太人送到死路上去。

我們一共十六個姑娘住宿在大陸飯店，樓又狹窄又高，一個古怪的小旅館。瞧樣子可以說像個宿舍。晚上，我們收听無線電……我們大家在一起洗淋浴，用絲瓜絡做的手套你替我擦，我

替你擦。我可是已經過了住宿舍的年紀<sup>6</sup>。只有小娃娃一個人不討厭。她現在在巴黎，沒有信來。想必她在那兒玩得很痛快。一想到別人在玩兒，我更悶了，啊，那我可真悶死啦！

一天之中唯一的有意思的時間，就只有開庭的時候。自從做了封·呂特維茨一郎佐少校的秘書以來，每星期三次，我參加審訊。少校是個軍法官。可惜他年齡已經不輕。我喜歡年輕的男人。少校並不太逗趣，可是在法庭上我可以看見各式各樣的人，在別處見不着的人。有的是法國人，有的是共產黨，有的是殺人犯。也有些我們自己的兵士，做了不該做的事而被抓來的，有的是逃兵。說起來奇怪，我瞧不起逃兵，可是逃兵使我很感興趣。有一次，有一個黨衛軍<sup>7</sup>和一個猶太女人睡了覺。那個猶太女子有黨衛軍跟她睡覺可真是求之不得。希奇的很，希奇的很。比逃兵更糟糕。

封·呂特維茨一郎佐少校追求我，那还用說。他不能算完全直截痛快。他有點束手束腳，那個人。他不願意讓旁人知道。可是我呢，要是旁人知道他追求我，對我有什麼關係？即使不像西利亞人那麼直截痛快，他應當可以再粗魯一些。他年齡已經不輕了，這點使我遺憾。他的臉就是這路沒有血色的臉，黃頭髮，有點兒稀疏了，這種黃頭髮到四十歲光景顏色就變深了，眼圈邊上有幾條細細的皺紋。也許他有什麼不良嗜好。他法文懂的不如那個密警中尉。因此他常常問我這句話法文怎麼說……而且是很平常的字，總是很平常的字。我恨不得輕輕地告訴他一些猥褻的字眼。意大利人教了我不少猥褻的字眼。我要是教給少校，他一定會在法庭上当着被告大聲說。不，我可不能這麼搞。因為黨的緣故。我是黨員。我不能忘記我是黨員。我不知道少校是不是……他出身的那種貴族家庭沒有法子了解我們的社會主義<sup>8</sup>。更不能

了解我們的元首<sup>9</sup>。我納悶兒，我是不是应当讓封·呂特維茨一郎佗追求我……我要給普皮寫信，問問他的意見。他一不高興很可能故意讓布爾什維克打死。可憐的普皮！打死，未免過分點兒。要是丟掉一條腿我看倒是怪不錯的。普皮只剩了一條腿，倒是可以使他有那麼一點小小的派頭兒。他長的太勻稱了。這樣的整整齊齊的美使我膩煩。啊，對啦，普皮倒是直截痛快的，他至少是直截痛快的。他從敖得薩給我寄了很漂亮的玩藝兒來。他很有鑒賞力，這一點應當承認。也許缺少幻想。歸根到底，我所需要的人，不能完全像普皮一樣，也不能完全像小娃娃那樣。偏偏碰上了這個封·呂特維茨一郎佗……真叫人好笑。可是我悶的不得了。

我不想徵求普皮的意見了。就讓少校追我吧。不過他得學會更直截痛快些。一個女子應當有被人多少衝撞幾下的權利。不然的話，要男子幹什麼用？這些西利西亞人和法國都使我悶得很，而且小娃娃又不從巴黎給我來信。什麼派頭兒！假若能聽到一點兒音樂……

我究竟不能把所有的閒空的時間全花在理髮館裏，讓理髮匠把他所有值點錢的東西全往我頭上澆，在我臉上滾動電氣按摩器，理髮匠的手指給你擦這個膏、那個膏，理髮匠還是個亞美尼亞<sup>10</sup>人。缺少音樂，使人悶得恨不得大叫大喊起來。就試試少校吧。他也有某一種派頭兒<sup>11</sup>。究竟年齡……對於婦女那是特別重要的，至於男子……你只要閉上眼睛就行。

## 2

德國佔領軍的軍事法庭設在一所大而無當的建築中，對於法

庭上經過的事件；對於時代，對於這城市，這所大建築都顯得不相稱。這是一所古代的宅第，作者說不清它的歷史，因為手邊沒有裴代葛<sup>12</sup>指南。這是一所又高又黑的宅第，周圍的胡同相形之下顯得比實際上更狹窄。漆黑的牆上被雨水淋成白色條紋，這屋子滿是一條條的黑影，和突如其來的光線；並且滿牆雕刻的神像，在過去想必有象徵的意義；有幾尊塞萊斯<sup>13</sup>的像，幾尊用深色的石頭雕刻的如農<sup>14</sup>，幾尊海居爾<sup>15</sup>或薩諦爾<sup>16</sup>，以及滿筐滿筐的，碩大無朋的水菓<sup>17</sup>。這種種把周圍的一切壓得喘不過氣來。石頭與木梁混合的建築，表示在文藝復興的風格中殘剩着中世紀的影響，也就是本地的傳統勝過了意大利的建築師。在屋簷底下有一些鳥窩。廢棄了的鳥窩，儘人們記憶所及，沒有見過什麼鳥從窩裏飛出來。

可是在屋子內部，那些高到連好歹安裝上的現代化燈光都不夠亮的大廳，却給可以想見的蝙蝠留下了若干公尺的隱身處。幢幢的黑影發狂一般向天花板飛竄，充滿着翼翅的拍擊聲，也充滿着過去發生於這大廳中的劇烈的事件的記憶。按照這所古怪的宅第的奇特的設計，所有的走廊全趑趄不進，沒有一條筆直向前的；這些走廊或者繞圈子，或者走岔路；笨重而老舊的門把這些走廊分隔成無數段落，門一開動，門臼响得厲害，門上的小窗洞已經堵死，還剩下一些無用的鐵柵子。

堂皇正大的樓梯，和木料構成的平台凌架在黝黑的房間上部，房裏的地毯被偷走了，剩下冷冷的磚地。這兒的生命曾經在一陣難以形容的悸動中，忽然停頓了下來，到如今，在磨損了的幃幕上，在灰黯的玻璃窗上，彷彿還留下一些痕跡。我們不妨設想這兒曾經是猛獸的巢穴，野獸願意它們的窩和它們殘暴的胃口一樣大小。毫無疑問，事件發生在西班牙佔領的年月裏，那是真

正的、唯一的佔領；那時，瓦浪底諾阿公爵<sup>18</sup>，教皇亞歷山大的兒子，從這一間房踱到那一間，他又瘦又黑，遍身發燒，臉色發黃，眼睛打量着屋內各個角落，怕有刺客隱藏着。在這雖然屬於他，但僅僅作為西班牙與羅馬之間的歇腳地的城市裏，他試驗各種毒藥，這些毒藥後來就助成他吞併意大利的陰謀。在這兒，他的家臣們以活人作試驗品，來練習匕首劈刺，練習用繩子勒殺人。在這兒，一羣烏合之衆，其中有瑞士人，摩爾人<sup>19</sup>，高山居民，大兵，他們全給那個自稱為凱撒的人做實驗品；這一實驗後來搬上了羅馬舞台，發生普遍的影響，而在這兒，僅僅是血淋淋的排演，而且歷史不會記載這一回事的。那時候，人命不值什麼錢，一條命遠不如一句冠冕堂皇的話，遠不如佛羅稜斯<sup>20</sup>或西那<sup>21</sup>的一張名畫。那時候，狗吞嚥了中毒而死的人以後，倒斃在廚房裏；於是主人給狗舉行隆重的葬儀。

這一切全刻劃在黑漆漆的、西班牙式的天花板上。並且不止這一些，還有別的回憶，就像那位受君王寵愛的婦女<sup>22</sup>，年紀五十八歲，當着全體命婦和廷臣，她脫光了衣服走來走去；使她覺得害羞的不是別的，只是脖子上輕輕的一條皺紋，她用絲絨的帶子束着這條皺紋，帶子上鑲一顆黃寶石。又比如後來的那些都頭們，在這裏開會討論，身穿裹得緊緊的服裝，數不清的紐釦，灰色夾黑色的衣服，下邊鑲着花邊。那時候，這一地帶常發生搶劫，倒不是君主的暴行，也不是外國的侵略，而是產生於本地丘陵之間的一條綠林好漢。最後，在城裏廣場上，用輪刑<sup>23</sup>處決了這個強盜；人們用揚聲筒高聲宣佈他的十惡不赦的名字：路易·芒特郎<sup>24</sup>。用水刑的時候，那漢子毫不動聲色，接着就折斷了他的四肢，用燒紅的鐵燙他的皮肉，為的是想知道他到底是血肉之體，還是地獄中的鬼魂，最後，四馬分屍，作為結束。

渺小到可鄙的德國佬，你們瞧，什麼都不能使我們害怕，什麼我們都見識過，在我們法國，有這路充滿着黑影的古屋，以及和這些屋子尺碼相稱的傳統，在我們這裏可够你們忙的，你們這一套把戲毫無新奇之處。你們在這所老屋的一間大廳裏，縮在角落上，一張桌子周圍，在桌上放着一些案卷，兩個拿着自動武器的兵士，灰色的制服，臉刮得光光的，頭上戴着塗漆的鋼盔，因為怕鳥<sup>26</sup>，可鄙的，渺小而又渺小的傢伙，你們在這裏拷打法國的水菓小販、家庭婦女、兵工廠的工人、農民……渺小到可憐的德國佬不知道為什麼你們偏要假裝這一套司法的手續，在你們的元首<sup>26</sup>的像下——這張像代替了這兒原有的凱撒·波奇亞的像——兩人全穿灰綠色的制服，男的戴着寬邊的眼鏡（他看文件的時候，夾在鼻梁上的那副小眼鏡就不够了），女的在旁邊記錄。這種女的穿着灰制服，白色的翻領，人們管她們叫“小耗子”。這時又帶進來了一個被告，押着他進來的那兵士手臂向前一伸，喊一聲：“哈衣勒！”<sup>27</sup>小耗子的鋼筆又對着她的鼻尖，在紙上劃起來了。這耗子是一個很肥胖的姑娘，不擦脂粉，嘴唇發白，眼色陰險。她就是繆勒小姐<sup>28</sup>，對於封·呂特維茨一郎陀少校，對於戴寬邊眼鏡的這個人，她就是綠蒂。當他們倆在一起，旁邊沒有別人，沒有被告，沒有拿手提機槍的兵士，沒有草率審判的這一套排場，沒有說法文說得那麼“豬糞”的那個中尉的彙報，作為蝙蝠隱身處的高大的廳堂，用了多少世紀以來的黑幢幢的眼睛看着他們，至於希特勒的像，被綠蒂·繆勒小姐用她的貼身的小衣袴，很識羞恥地遮起來了。她閉上眼睛，為的是不看封·呂特維茨一郎陀的不戴夾鼻眼鏡、也不戴寬邊眼鏡的眼。

我把眼鏡又放到哪兒去了？沒有眼鏡我什麼也瞧不見。也就因此，所有的女人都顯得一模一樣。全都是迷眼的煙雲。無論是綠蒂，無論是別的女人。啊，我的眼鏡在這兒。<sup>27</sup>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近視眼所見的女子全是一模一樣的？這麼說來，所有的女人也就是半斤八兩，綠蒂也好，我的特魯德<sup>28</sup>也好。只有小說裏邊的女人才個個那麼不相同。也許這是玻璃鏡片的關係。我一戴上夾鼻眼鏡顯然就……可是在某些場合不摘下眼鏡是不行的。煙雲！煙雲！女人無非是煙雲！今天早上天氣還相當冷。我在“*Völkische Beobachter*”<sup>30</sup>上讀到了一篇關於德國法律演變的、極有意思的文章。奇怪的很，我在那篇文章裏找到一九二五年<sup>31</sup>，也就是我們的元首<sup>32</sup>執掌政權以前八年，我在我的論文 *DE JURE GERMANICO*<sup>33</sup> 中已經大胆提到的一些看法。這說明儘管我僅僅是一個半途出家的納粹擁護者，而國家社會主義<sup>34</sup> 與我之間，其實老早就有了深刻、動人的相同之處。我把這一點告訴了那年輕的中尉；那個人就在綠蒂身邊轉來轉去，借給她書看，我想無非是探聽我的思想情況。

中尉笑了一下。他說只有一個觀念才真正是德國觀念，而且通常把這觀念歸功於俾斯麥，那就是：實力高於法律。首先，這一觀念是早於俾斯麥的；再說，這觀念只說明了一種事實，而沒有說明許多事實之間的關係，以便在不利的情況之下作為論點。因為這青年中尉沒有想到：德國手上有這樣一件對付敵人的武器，也就是我所謂“日爾曼法”——*jus germanicum*<sup>35</sup>，對於德國是非常有利的，它不但證明勝利的理直氣壯，而且失敗的時候也有

用。我這樣跟他一講，他就嘲笑我顧慮到失敗有什麼用，假如心中不盼望失敗的話？這是一個有危險性的青年，我要叫綠蒂提防着他。

我們的元首，在法律問題上，应当說他完全是妙想天開的。法官在裁判的時候，經過了最後的考慮，不妨爲了顧全國家的利益而置任何法律於腦後，這一點可以說是地道德國式的大胆的辦法！這種辦法和西格蒙特與西格林特<sup>56</sup>時代的、我們現在已經很不清楚的法律觀念是符合的，那時爲了避免民族的滅絕，亂倫的舉動被認爲合乎道德。可是現在問題在於起草一種法律詞彙，它僅僅可以讓德國人援用對於德國有利的條文，這些條文在某些情況之下可能倒過來反對德國。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我們這些歸附了新思潮的老派法學家的任務。當然，政治警察隊伍中的那些乳臭小兒不會了解這些；他們不認識字句的魔力，不知道必須把字句歪曲過來，使它們有利於德國的事業，其實這正是我們的元首多少年來一貫的作風。

他的榜樣，大家必須深刻體會一番。甚至有些法國人也明白。可是幹我們這一行的就很機械地把這些事忘掉了，我跟綠蒂也這樣說。自然，我們在法庭上見到的僅僅是一些社會的渣滓！這樣下去，你慢慢地就以爲所有的法國人全反對我們。決不是那麼回事。格林姆博士在他對我們作的很漂亮的演講中是這樣說的。我非常喜歡那一次演講。所有的演講我都很喜歡。听完一次演講以後，使人覺得思想清楚的多。這就等於把腦筋裏的油污洗刷了一番。又好比我忽然找着了我的夾鼻眼鏡一樣。

聽格林姆演講的時候，我沒有跟綠蒂在一起。我應當自己檢點一些。姑娘們都擠在一塊兒；我們的士兵是整着隊去的。那一次法德晚會開的非常成功。在主席台上，當地駐軍司令封·特萊

曲克和幾個空軍軍官旁邊，有一些法國人，正是我們在法庭上從來見不着的人。我們的朋友：省長，市長，市參議員，義勇軍<sup>37</sup>的头兒，農民公會<sup>38</sup>的头兒……我非常喜歡農民公会的头兒。他一點兒農民的神氣都沒有。他是一個黃頭髮的大個兒，年紀不算很輕。他也姓双姓，跟我一樣。可是沒有封号。他的双姓我記不清了，反正是兩個很地道的法國姓合成的。真正的法國姓。也就是他們法國人所謂“共和貴族”：瓦爾岱克—盧索，勒羅阿—波里歐，邦阿—勒瓦瑣，諸如此類。格林姆博士的講演可真是非常、非常漂亮。他用法文講的。他法文說的十分洗練，一點口音也听不出來。要是教書，再好沒有。我很喜歡听人講很純淨的法文。對於在場听講的、所有我們部隊上的人，這想必很有用。战事發生以前，格林姆博士在巴黎工作，努力使德法兩國接近。法國人民陣線當政的時期<sup>39</sup>，用仇恨的態度追究奧榮·阿倍茨<sup>40</sup>閣下，可是也沒有敢把格林姆驅逐出境。他對我們講，我們是如何地被那些不再受猶太人控制的真正法國人所愛戴。

農民公会的头兒致了答辭。講的也很漂亮。那是法德友誼活動中的一把老手。在打仗以前，他早已到過紐倫堡，參加了國社黨的大會，並且很榮幸地被人介紹了與我們的元首相見。這說明我們的元首對於有價值的人有何等敏銳的預感。因為，說起來人家也許不相信，那時候這個出衆的人物並沒有任何職務，幹一些小差使勉強餬口，儘管他姓的是這麼堂皇的、“共和貴族”的姓。听了他的講話，我們都明白了：真正的法國是擁護我們，反對布爾什維克和英國的。據說甚至有一位法國的主教，大學院院士，願意到俄國冰天雪地的原野上去打仗，為的是解放這些地方，可惜他年紀太大，沒有去成。這就證明並不是所有的主教都像我國的某些教士那樣不堪，他們在宣講中反對我們元首，反對無痛的

处死<sup>41</sup>，以及我們第三帝國<sup>42</sup> 別的許多原則。

格林姆博士和我的特魯德還有點表親關係，因此我更不能夠，即使紀律已經……我把這情況對綠蒂說了。她氣得要命。她和別的姑娘一起呆着悶得慌。而且她很愛我，叫我小貓。我沒有想到這輩子還會碰到這樣的事。自從一九一七年以來，再沒有任何人叫過我小貓。特魯德不喜歡叫小這個，小那個的。她管我叫 *mein schatz* <sup>43</sup>。

#### 4

“小貓！”綠蒂一邊俯身拉她的灰色紗襪，一邊說，“你替我去拿一小杯燒酒來？”

天氣晴朗，只是有風。他們在飯館的花園中一張用沒有鉋過的粗木條交叉地支起來的桌旁，在一幅風景畫的最下邊，像是圖畫上的一點淡淡細節。飯館在相當遠的地方；這邊上三級台階，另是一所房子，裏邊是小小的咖啡座，從這邊叫女侍者，她是聽不見的。這所房子的一邊添蓋了一大間廂房，作為擺筵席之用，戰事發生以來，這邊一直是關着的；房子那一边有一個棚，裏邊放着些園藝用具。這是個草木茂密，雜亂無章的花園，用一些過去曾經修剪過的松牆，離奇古怪地分隔着。有一些多年生的花草，誰也不知道叫什麼名堂，好像綠色的標槍。各種捲葉的葦草高到和人肩頭並齊。所有的桌子全都空着，除了他們那張，再除了那邊角落上，靠近一道褪了藍色的柵欄，一張圓桌子旁邊，並排坐着兩個法國人，桌子對於他們是太大了些。兩人中的一個把皮包放在地上，另一個穿黑皮靴，復員軍人慣穿的淡黃色的舊馬褲。頭一個人，讓桌子遮着，看不清是什麼樣兒。

可是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幅風景畫底線上的細節。就像綠蒂，她穿一身灰制服，白色的襯衫，棉紗長襪，陰險地斜着眼睛瞧那邊兩個小夥子；他們一邊喝着白葡萄酒，一邊假裝多少在注視綠蒂，同時却談論着別的事；就像封·呂特維茨一郎佗少校，一邊到廚房裏去叫兩杯燒酒，一邊在道上逗一條赭毛的狗玩；这一切，都無非是這幅法國風景底線上，在這山谷深處的一些細節；在這兒，流着一條陀斐諾阿省的寬闊河流，即使夏季，河水也是灰色的；由於河中亂石堆成小島，河流突然拐彎，由於河上幾座鐵橋，這條河的氣勢很險峻。在這邊是峽谷中的迷眼的遠景，幾處叢生的亂草，幾處乾燥的荒原；對面，在非常寬闊的溪流的那一岸，聳立着峻峭的山坡。必須把頭抬的很高才能望見山峯的邊緣，犬牙交錯、凌亂地掛在天空，又像不勻整的花邊，其中有些殘破的缺口；有些崩塌的地方，彷彿在摹仿採石場上的亂石；在一塊突出的山坡上，一座石塔，活像馬靴跟上的踢馬刺，懸在空中，孔竅透亮，樣子奇特。周圍的峯巒、岩石，居高臨下，一眼望去，好似巨大無比的一堆骸骨；由於陽光掩映，使人突然發覺這些山巒是洪水前期的巨獸，妖魔一般的石灰化石。自從冰河時期以來，這些嶙峋的山坡曾經目擊了多少巨大的災禍，經受了多少次地震，眼看着人與自然一仗又一仗地戰鬥。這些嶙峋的山坡也看見過不同的民族，和高山雪崩似地從這兒沖瀉下去；有時是異族入侵，有時是和平民族的奔逃；在這些山坡上，曾經有被追逐的人們往上爬，他們之中有的是犯了罪的，有的可是平白無辜的。曾經有過多少次：從這阿爾卑斯山脈的缺口，異族的戰車衝向平原，車上是身材高大、皮膚白色的人，拿着刀，舉着槍？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消滅在這山谷深處的，都有些什麼歌聲？後來又發生了宗教戰爭，高山的居民和平原的居民，由於對

聖母瑪利亞的看法不一致而引起的战役；此後又有高山居民對於自由這個字的極大的陶醉，同時在格勒諾勃爾<sup>44</sup>附近，農民與牧民，劍與牧杖交叉着，在宣佈他們起義的誓言，這誓言比所有的“球場誓言”<sup>45</sup>，“人權宣言”<sup>46</sup>都早一些。在這兒，這些貧窮的、白色的高山上，人民曾經高聲呼喊，反對強暴的統治——守望者和守望者之間互相呼應；那時在城市裏，狐羣狗黨正在醞釀着，要使響應了高山居民起義號召的人們，重新淪為奴隸。

這無邊無際的、廣闊的風景，乍一看跟陳舊的史冊一樣地眉目不清。在風景畫的底線上，山谷中的溪流的右岸，木板釘成的圍牆裏面，就是那飯館的花園，園裏有一些用花木蓋覆的甬道，又有一隻赭毛的狗在蹦跳，從一個德國人的手裏接過糖來吃，此外還有兩個好事的漢子，神氣之間似乎對一個“耗子”的灰色線襪很感興趣。

在他們身後，小山坡懶洋洋地向上升，上面是梯田式的高地，梯層上是一些菜園、種着桃樹的田野以及兩旁夾着蒼綠色籬笆的道路。在那兒使人感覺靠近了城市，可以看見近郊的汽油零售站，關着門的小酒館，風塵滿面的卡車，一边走一邊咳嗽。接着，向西去，開始有房屋出現了；圍繞着園子，緊挨着大馬路，這些房屋擠成一堆一堆，白的牆，灰色或紅色的房頂；藍色的長途汽車响着喇叭穿過這些新的市區；和住宅大樓一起成長起來的店鋪，一直延伸到“一言價”<sup>47</sup>的建築物跟前；那兒的交通警察強迫運蔬菜的車輛繞個大彎，走單行道，一直通到老城的神秘的中心；在那又潮濕又髒的地方，成羣的髒孩子在吵鬧。眼睛要想在這一幅風景畫中看出所以然來，真是愈看愈糊塗了，並且幾乎看不見奔馳如風的汽車，因為那些車是燒汽油的<sup>48</sup>，而且裏面坐的是戴着綠色鋼盔，上面畫着深棕色花紋的軍官們<sup>49</sup>。在這一片綠

錦的花毯上有所尋找的眼光，假若不十二分注意，就看不見釘在夾道樹邊，或房屋的拐角上的木牌，牌上標着 W, K或Z 之類的字母<sup>50</sup>。把視線移向遠處，可以看見飄在空中的淡煙，因而發現藏在天涯尽头的小小村落，侵略者尚未到這些村子裏去過，天曉得在這些村子裏在醞釀着一些什麼思想，締結着什麼刀劍與牧杖的盟約……<sup>51</sup>

“小貓！”綠蒂·繆勒喊這麼一聲，與其說她想讓那個與赭毛的狗逗着玩而丟掉夾鼻眼鏡的封·呂特維茨一郎佗開足馬力跑回來，不如說是撒嬌，想讓那兩個向她這邊瞧的野孩子趕快瞧個痛快。

那兩個得意洋洋的小夥子之中，穿淺黃馬褲和長統皮靴，眼睛不離“耗子”的那一個，向另一個在作彙報，因此常常需要查看小手冊，並且用舔上唾沫的大拇指一頁頁翻着。另一個有時表示贊同，有時打斷他，向他提出問題。他拾起了皮包，放在膝上，向裏邊找點什麼。

封·呂特維茨一郎佗親自端着一個白色的金屬茶盤回來了，盤裏托着兩隻極小的、雙層底的玻璃酒杯，杯裏盛着金黃色的燒酒。飯館的女侍者，站在三級台階上邊，兩個拳頭插在腰上，瞧着這個軍官的平民化的精神，驚訝得很。德國話的聲音，綠蒂的笑聲，通過鋪着鵝卵石、安放着一些粗木桌子的空間，一直傳到那兩個幾乎用低聲說話的人的桌子跟前。

“瞧，”第二個人突然說。在皮包底下，一把手槍柄閃閃地在發亮。

“……瞧。你知道我是頭等射擊手……”

另一個轉過身來，對他皺皺眉頭。我說不清他是不是的確皺了一下眉頭；面對無邊無際的風景；面對羣山和流水，面對傳說和

歷史，宗教戰爭與爭取自由的戰爭，皺了眉頭與否無非是極小的細節。

“你老實點兒，腓烈普！”他這樣說，同時在白卵石的地上蹬了一腳。

太陽光閃映在他的黑皮靴上。

“這兩個人可以成爲一對體面的屍首，我不騙你……”腓烈普說。

“我們並不是爲搞這個而來的，腓烈普，你想一想吧。拿點兒紀律出來。要那麼搞倒可能就誤大事。下次再說吧。”

“可惜！”腓烈普嘆了口氣，重新合上皮包。

他抬起頭來眺望山峯上的、殘破的堡壘，好像爲的是避開在槍彈射程之內的、那對輕佻笑鬧着的男女給他的誘惑；那對男女在各種各樣吠叫和歡笑之下，把燒酒往喉嚨裏灌，他們以爲就和農民公會的頭子所說的一樣，在這地方，大家其實都很愛戴他們。

## 5

啊！我在這個法國小城裏多麼沉悶！

我們從普以—普以<sup>52</sup>出來的時候，小貓又把他的夾鼻眼鏡弄掉了。這就是他的派頭！不過，却是他先瞧見維里的。他覺得維里——就是那個借給我法文書的中尉——非常不順眼。噢，我想起那個法國作家的名字來了：路特維奇……路特維奇—費爾迪南·柴林！維里那天穿的是便衣。穿得很講究。他哪兒找到的英國衣料？如果是這兒找的，我得問他個明白；我想用那料子做一套服裝<sup>63</sup>，那倒並不是我的派頭，不過這路英國料子穿在身上總

有它的漂亮勁兒。小貓一看維里臉就發白了。他見了秘密警察人員，不由自主地害怕。

維里，瞪着他那双很別緻的眼睛，問我們到那兒去幹什麼。他自己呢？他在監視恐怖分子。我們应当小心提防恐怖分子，在這些偏僻的場所。小貓不相信這一套關於恐怖分子的話。他說事情很明顯，維里在監視他。地方上的法國人對我們毫無惡意。格林姆博士已經說過。恐怖分子，在山上也許有一些，在那兒躲藏着。在這兒，那可就不是這個派頭兒。我當時什麼也沒有哼。我很明白小貓說的對。只不过，對於維里說，監視小貓並不是他的職務。他在我周圍打轉兒，就是那麼回事。我悶到這樣，我想索性就讓維里追我吧。但願小貓悶在鼓裏。要不然他該氣病啦。

到末了兒，小貓令人不能忍受。上回，听格林姆博士講演，他不願跟我在一塊。由於他的特魯德是格林姆博士的表姐妹……要是他知道我多麼瞧不起他的特魯德！他很固執地不肯請我上金鐘吃飯，空軍軍官們也在那兒吃飯。那個喜爾達，在我們這幾個姑娘之中她並不算最好看，那天在淋浴底下對我講，她被人請到金鐘吃了飯，她看見了空軍軍官們，其中有一個送給她一支金別針。她拿金別針給我瞧了。並不是什麼漂亮的金別針。可是金子反正是金子。一件土裏土氣的首飾。想必是從一個公証人<sup>54</sup>的老婆那兒來的。我不知道誰會寫信告訴特魯德說我在金鐘吃飯，可是小貓連提也不願听人提起。他不对。我到末了一定讓維里追我。他那双別緻的眼睛使我感興趣。

我在這個小城裏真是悶！好容易發生了這點事情，星期一早上槍斃了五名人質，我本來很可以去看，可是事先竟一點不知道！我跟小貓吵了一架。維里跟我說，下回他帶我去瞧。我天生不適合於這樣的生活。這生活整個兒不是我的派頭。光說我們的服裝，

上过漿的襯衣，筆直的裙，男裝的氣派……至於我的派頭，那就是嘩啦嘩啦的飄帶，流蘇，孔孔眼眼的花邊。我一夢想就看見自己像電影女演員似地，在十分正經的人們前面，突然撩起裙子，開始用手指嘩剝嘩剝打拍子。她們周圍站滿了男人。接着就穿上綢袍子，戴一頂男子的大禮帽，手上拿一根馬鞭。或者穿了長袍跳舞，一打轉，袍子就往上掀起來，露出小腿（我的大腿太粗了一點），穿着軟皮靴子，不穿襪。可是在這兒一切都缺少音樂，缺少到可怕的程度。音樂，音樂，音樂！也許美國跟我的派頭更合適一些。爵士音樂完全是退化的東西，黑人的玩藝兒；不過那不礙事。可惜我們的軍隊不一直到美國去。過去人們直跟我們講法國這樣，法國那樣。法國整個兒不合我的派頭兒。總之，我希望戰爭延長下去，好讓我們的學者們有時間發明一種辦法，把我們的軍隊運到美國去。在眼前……

就算是有地方去聽音樂，小貓也不會帶我去，免得惹人注意。請問，一個男人有什麼用處，假如不是爲了女人聽音樂的時候，執着她的手？再說也實在沒處去聽音樂，在這要命的、要命的地方！

唯一的消遣，毫無問題，就是法庭。那天，我在庭上還打了個小小的寒噤：帶進來了一個婦女。可怕的很。徹頭徹尾地俗氣。就像在菜場上、大街上可以見到的婦女一樣。年齡不大不小。小貓審問她，她不出聲。她是因爲和一件破壞行動有聯系而被捕的：破壞城門外的鐵路。到末了，小貓動火了。於是她就張開嘴來，讓我們瞧她的舌頭。在某一次審訊的過程中，她把自己的舌頭割斷了，免得說話。我不明白爲什麼割掉舌頭還沒有死，割舌頭流的血是多到可怕的。普皮說起過。那是東戰場上的一個故事。維里跟我這樣解釋：我們立刻叫外科大夫好好地給她醫治了；爲的

是叫她受罪，讓她沒有舌头活下去。小貓那蠢蛋倒把她槍斃了。

夜裏，有時聽到槍响；因為有些汽車不管戒嚴，還在開馳。愚蠢的人是有的。他們不認識德國人的厲害，要不然就是他們別有用心。

這一切都不能給我們音樂。我需要音樂。大陸飯店的無線電收音機對於我是不夠的。在里昂，至少可以跳舞。我悶得太厲害了。小貓撞見我在跟維里說話，他又吵了一架。吵架成了他的派頭。我跟他說，那一次是維里找我說的話……無非如此而已，……不過要是不設法給我解解悶，那我可就難保……小貓說了非常粗野的話，接着他態度立刻溫和了，他答應帶我去作一次小小的旅行，到鄉下去。天氣好的很。據說在……我說不清什麼地方……風景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氣氛。坐一個鐘頭火車，至多一個半鐘頭。

很顯然，到那兒去就不用怕維里，也不用怕特魯德了。在眼前，來點兒音樂對於我沒有壞處。

## 6

綠蒂·繆勒小姐，來點兒音樂對你沒有壞處……綠蒂·繆勒小姐，你聽不見音樂，難道你是聾子？有些日子，從大地上揚起一片音樂，它通過城市，穿過天空，好比一陣大風，那時門戶砰砰地响，紙張亂飛，你兩手按着裙子，你聽不見音樂？在另一些日子裏，只是一縷歌聲，一根被撥動而顫震着的琴絃，一個漸漸消失的記憶。五月的暖陽已經使這廣闊而平靜的山水發出嗡嗡的聲音，昆蟲和花一齊出現，還有蒼蠅——它們無可抗拒地被人的氣味所吸引，彷彿在活人身上它們已經嗅到了死屍的味道——蒼蠅在低唱葬歌的開頭幾個音節。這不過是樂隊在舞台前試奏提

琴……

綠蒂·繆勒小姐，莫非你是聾子，你連正要開始演奏的音樂都聽不見？有些日子，音樂比生活上的理智的聲音更加响亮，比你沉悶得厲害的小城市裏的日常老調更加响亮。綠蒂·繆勒小姐，听吧，听音樂吧……

首先，从各個監獄裏發出低沉的怨歌，裏邊夾雜着令人心碎的高声呻吟，这呼声是从一种被稱為“人”的無名樂器中發出的。有斷筋碎骨的聲音，皮肉焦灼的聲音，毒刑拷打的交響樂，和肉体痛苦的呼声很有分別的精神上痛苦的慘叫，有節奏的低沉的毒打聲，鮮血噴注的歌聲，還有眼淚，眼淚，眼淚……

你听不到音樂嗎，綠蒂·繆勒小姐？那末拉着你情人的手一起听吧，就像在德國的小城市裏，星期日，在Bierstube<sup>55</sup>裏，对着滿滿地盛着冰涼的慕尼黑<sup>56</sup>深棕色啤酒的、一隻刻着條紋的大玻璃杯，你陶醉於婦女樂隊演奏的音樂。

現在開始演奏夜的歌曲。这是不安的夜曲，它歌唱的是那些黑沉沉的寓所，裏邊的居住者連爐火都不敢升得太旺，大家听着街上巡邏隊的脚步聲，樓梯的响聲，門一响，立刻以為來了警察。在这夜曲裏，心的跳動用期待和盼望作為不可遏止的伴奏……有什麼事要發生？从这低沉的夜曲中，將要湧現出什麼東西？什麼歌曲這樣地遲疑不決？在黑暗中，有一些人影溜过去了。蔽窗<sup>57</sup>關得緊緊地，和閉着的嘴一樣。兵士在街上來回走。

啊！你难道听不見，听不見音樂嗎？

槍响了幾下，飛快的汽車衝过“一言價”門前的單行道。存車房的大門被砸得碎片紛飛，汽車連夜逃跑了<sup>58</sup>。在医院門口，來了些不認識的人，說要帶走那個受傷的犯人；在門口值班的兩個義勇軍被那些不相識的人打死了。有人把 S. T. O.<sup>59</sup>的办公处

給炸掉了。有保安隊看守着的、市政府冷藏庫中的鮮肉，本來是爲佔領者方面的各位先生預備的，也不知去向。停在離車站兩公里遠的一列彈藥車，把三輛車廂炸到空中去了，当天一整夜，第二天整天，槍彈砲彈在田野間橫飛。在莫名其妙的房子裏，被追緝的人們得到藏身處，儘管牆上貼佈告、擱着鼓宣佈命令、報紙上大塊的通知，儘管槍斃人質。將近後半夜一點鐘光景，在預先選定的大草地上，大羣黑鴉鴉的大鳥投下包裹和一些年輕的傢伙，肩上吊着粉紅、大紅、藍的、綠的或白色的綢傘。天一破曉，在賣國奸賊的住宅上，發現有人畫了絞架；十字路口寫滿標語——演奏着溫和、古老的德國音樂的音樂家所料想不到的標語。

你聽不見音樂嗎，“耗子”小姐？你聽不見……

這個中學教員，他愛德國甚於法國，至少他這樣說；天曉得他想通過那些新的組織，鑽營什麼。那些新組織的簡稱字母<sup>60</sup>寫在櫥窗上，窗內放着許多照片，表示法國工人在杜塞爾多夫，在斯德丁<sup>61</sup>过着快活、美好的生活。這中學教員在公路上冒冒失失地向三星地區走去，在那裏，人們是認識他的，因爲有他的老學生，於是有人開槍打他；槍打的這樣拙劣，居然沒有打中。从那以後，他住在中央飯店。意大利人一走，德國秘密警察在中央飯店包了幾間房間。這教員一出旅館就穿上西利西亞部隊的制服，他以爲別人不敢向德國人開槍，這樣一來大家也就明白了那是什麼音樂。可是郊區進口的那個汽車存放與修理行老闆，你知道就在藍色門面的蔬菜雜貨鋪旁邊，他正瞧着天晚了出來關上車行的大門，一個年輕人走過來，掏出一件黑漆漆的傢伙向他開了火，子彈從眼睛裏穿進去。現在还不知道他生命能不能保，無論如何眼睛要瞎了，人也沒問題會成瘋子。義勇隊佔住的大樓前放着一些攔路的拒馬，上面纏着帶刺的鐵絲；那些站崗的也就是十六歲光

景，在那兒嚇得搖來晃去，直着耳朵，提着神在听，努力想要首先聽見音樂，音樂，音樂……

一個收買兔子皮的商人<sup>62</sup>——穿着藍布工衣的赤髮小個兒，搖着鈴，推着腳踏車，他說他走過那條街——你知道那條有一家妓館的街——突然間，砰砰，音樂响了，有一些P.P.F.<sup>63</sup>和“離異分子”<sup>64</sup>打起來了，正式對陣，隱蔽在路碑後面，有一個爬在地上開槍……客子的老闆，一個挺“正經”的人，家裏還有孩子，他碰巧出來，反正也是要瞧瞧熱鬧，一顆子彈正打在他心窩裏……藥房的玻璃窗打碎了，大玻璃瓶裏邊的藍藥水往外流……哈，呀呀！兔皮商人搖動手中的鈴……

音樂，綠蒂·繆勒小姐，在這擠滿穿灰綠色制服的兵士，擠滿了穿漿洗過的襯衣和棉紗襪子的“耗子”的小城市裏，音樂剛剛開頭。可是這音樂已經洋溢在城市四周的、靜止與寂默的廣大山水之間；珊珊來遲的春天用一陣陣急遽的風，使這音樂在山水之間轉圈子，上升，傾瀉；田野被音樂的聲浪沖得蓬頭散髮，那兒被棄置的空房子從睡夢中醒過來了，破屋和廢墟充滿了躲閃閃的年輕人，充滿了軍事訓練班<sup>65</sup>，那兒的高空電柱奇蹟似地被炸毀，鐵道不時地被切斷，那一天甚至有人襲擊了飛機場，你們的士兵已經不敢到鄉下去找牛，不敢到和游擊隊據點太鄰接的村子裏去找開木炭汽車用的木柴，也不敢去抓那些已經指定去德國的青年，這些青年才不把你們放在眼裏，不把你們放在眼裏……你們的士兵不敢放肆，因為怕听音樂……音樂……音樂……

算了吧，算了吧，這還無非是小小的序曲……在別處受過訓練的巨大的樂隊正在集合，而音樂呢，音樂馬上就要湧現！

綠蒂要這個，要那個，不能不順從她。既然她決定我們到鄉下去一趟，又因為有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小旅館，完全適合於情人們居住，那麼我就照辦吧。旅館的地址是那數學教員給我的。那個人心地太好，而且想到什麼說什麼，所以惹了些麻煩。他這陣子穿上了咱們的軍服，倒像向來穿慣了似的。

她故意拿中尉來逗我生氣，那綠蒂。听她叫維里我就覺得怪驚扭的。他那雙眼睛我瞧着也討厭。自然就是他，跟綠蒂講了那個故事。她還裝着從別處听來似的。可是除了維里，誰能告訴她？因為就是維里自己，一清早跑進猶太人家裏去，當時那對猶太夫婦正在洗臉房裏，鎖着門，維里隔着門開槍，也不先問一聲。

事後沒有找着那個男的。當時他正在刮臉，想必穿了睡衣，下巴上滿是肥皂沫子，跳出窗戶，從房頂上逃跑了。要不是她那維里，誰能把那個女的被打死在洗澡盆裏的一切細節告訴綠蒂呢？這小小的中尉對付猶太人倒是順手得很。

我們決定開完了堂就走。這一堂過的淡而無味。判了兩個死刑。只出了一件小小的岔子。那案情我沒有搞清楚。人家把那個滿臉創傷、叫人看了害怕、而且站立不住的人帶到我面前，我翻閱了案卷，不免匆忙了一些，心裏直怕誤事。他被抓是因為他開槍打了正在執行徵用民物的一個小村子的村長。這跟咱們有什麼相干？法國人跟法國人自己去把糾纏搞清楚就完啦！只要不是咱們自己的人……可是有人提醒我說那是個亞爾薩斯<sup>66</sup>人。這就整個兒是另一回事了。我問他為什麼動手反對祖國？他用法文回答，多麼狂妄，居然用法文說：“我的祖國是法國……”旁邊站着的一

個兵士啐他的臉。

由於這一切，我們幾乎誤了車。到車站的時候，我把夾鼻眼鏡搞掉了。綠蒂說那是我的派頭兒，她檢起眼鏡，我們就往前跑，幸虧她給我帶路。我們一上車，正好車就開動了。這種地方性的小火車很奇特，非常法國氣兒，不大方。我們坐的头等車車廂，“nur für die Wehrmacht”<sup>67</sup>，裏邊只有我們兩人。時常在車靠站的工夫，有人打開車門來，立刻又匆匆忙忙地關上。我們帶了一隻熟鷄，因為法庭過堂正午十二點鐘結束，而火車十二點一刻開。也帶了些羊乳乾酪和水菓。僅僅當一頓點心吃。綠蒂接到她未婚夫的來信，那人在東戰場，和“歐洲軍”<sup>68</sup>在一起。這下子她不提維里了，可是她拿她的普皮搞得我頭昏腦脹。天氣很熱。天氣真正熱了起來，這還是第一天。我開始打盹。綠蒂在那兒，重新唸她的信。

突然間，一個念頭使我醒了過來：要是我把車站錯過去怎麼辦！我跟綠蒂說，留點神，那車站叫……我把站名告訴她，她連學都學不會，我把地名替她寫在一張小紙片上，又打起盹來了。

我並沒有真睡着。我在夢想羅馬法。我當過羅馬法教授。可是，為了使日耳曼法佔头等重要的地位，按照我的看法，就必須在現代世界上滅絕羅馬法的任何痕迹。認為羅馬法是現代各種法律的基礎，這是令人不能忍受的荒謬的說法，而且也與德國精神背道而馳。我不談拿破侖法典；如果我們德國法律中存在着一些拿破侖法典的成份，那麼，這些法律由你判斷就是了。元首消滅了這一切法律，這完全是妙想天開的辦法，因為這樣就可以在真正德國的條件之下，重新建立一種不需要法典的法權。決不會有希特勒法典。因為元首的思想不可能法典化。

天氣很熱。我解開了風紀釦。蒼蠅在我們前後左右亂轉。火

車停在一個小小的站上，老不開走。我問綠蒂，她是不是有把握說我們沒有錯過那個作為目的地的車站。她說沒有錯過，她一直拿着那張小紙片，她沒有瞧見這樣的站名。

可是，已經三點多鐘了。我感覺不放心。車不走了。讓我去瞧瞧吧？我就下車。夾鼻眼鏡又掉了，這一次是我自己拾起來的。大山腳下的一個小小車站。這兒是小山坡上的村子模樣的地方……我跟站上一個職員打听。他不懂我的話。他跟我說了幾句，口音這麼重，我也不懂。唉，他的法語可說的不像格林姆博士！

到末了，我去找站長。他讓我把我該去的車站名字連說了三遍。他看了看我的車票。嘿，好傢伙！我們搭錯了火車。應該搭另一條路線的火車。這兒，我們是在N……不成，要上我們該去的地方，必須返回原站，重新出發。明天早上才有火車。這兒是終點。甚至連明天早上都沒有火車，後天才有。因為按照佔領當局最近頒佈的節約辦法，在這條路線上，每星期只許星期二、四、六通車。

我回到車上找綠蒂，向她解釋了一番。她下車。她一點也不生氣。在這兒想必有個旅館……是呀，不過……我挑選了這一天，因為星期三法庭不開審。這一下我們星期四早上才能回到那兒……而且N……就在N附近，上上星期發生過遭遇戰。這一帶有恐怖分子。槍斃了七個人質。

綠蒂說我的話像維里。

我要是不回去，會惹人注意，這是对我不利的。她嗎？她才不管這一套。我可跟她不一樣。我去問站長，也許可以找到一輛汽車，如果他肯打電話的話。

站長面頰紅紅的，黑簇簇的鬍鬚，兩隻往前僵的肩膀。戴着

一頂法國火車站站長的制帽。綠蒂跟他談話效果也不高。看情形站長審點兒怕。她向他提出許多問題，他光唯唯否否地回答。我問他是不是他能和德國機關打電話。給德國機關打電話，不行。可是和法國機關打電話倒成。法國機關可以把事情轉達給德國機關。你對他們說，有一位封·呂特維茨一郎佗少校……——不是嗎？站長讓我把我的名字寫在一張小紙片上，他費大勁兒才唸出來：封·呂特……呂特……維斯——朗道……對不對？你要他們放一輛汽車來，接我們。

他那個電話機還是老式的手搖機。哈囉……哈囉……搞了半天。我听他說有一個德國上校和一個太太，他的秘書在這兒。是否能放車來接他們……

他從電話間裏出來，說：

“他們開了‘那輛車’來接你們……”

綠蒂打呵欠。天氣熱的很。而且有蒼蠅。至少得等一個半鐘點。這趟旅行可真不順利。站長很有禮貌。他硬要請綠蒂和我到他辦公室裏面去坐。站上空空地沒有什麼人，除了一個職員，站長，和我們。綠蒂顯然無聊得很。我有什麼法子呢？

“下一次，”她說，“我叫維里也跟我們一起來……”

我心想最好不理她。

## 8

“你名字叫呂特維茨一郎佗，你是少校軍法官，國社黨<sup>69</sup>黨員……”

“讓他講吧！”黑頭髮的高個兒說。

游擊隊員們到了小小的車站以後，毫無困難地控制了那個德

國軍官和他的“耗子”，繳了那少校的手槍，把他們兩人推到車上去——一輛前牽引的黑篷汽車。隊員是些結實的小夥子，穿着皮甲克。他們在瓦阿隆地方襲擊過一個工廠，該廠出品曾經供應特洛姆全省，他們從那兒得到這些皮甲克。<sup>70</sup> 他們完全不像綠蒂所想像的法國人那樣。那個一聲不哼的黑髮大個子，在綠蒂看來是一個很壯美的小夥子。有一個年紀很輕的金髮青年，肩膀寬寬的；還有一個短小粗壯的人，約莫三十歲光景。那年輕的一腳踢在小貓身上，綠蒂嚇的了不得，小貓狠狠極了，向四邊直張望，恨不得德國軍隊馬上湧現出來搭救他們。可是綠蒂很快地放下心來了；他們對待她幾乎是很禮貌的。她想起那個跟猶太女子睡覺的黨衛軍，於是心裏說：“那麼，有什麼不可以呢？”

現在他們是在一所空屋子裏，在山上，汽車來的時候走了半小時到三刻鐘光景，撇開了公路，直穿田野。天還一點沒黑，可是斜陽從地面上橫掃過來，日色已經接近黃昏。大家說話一停頓，就聽見一片震耳的知了歌聲。這一場面出現在一個平台式的陽台上<sup>71</sup>，平台下面是儲藏間，從平台上有扶梯一直通到外邊一個被棄置了的農莊的打穀場上；一堆麥稈中間的桿子上，繩子拴着破舊的一面三色旗<sup>72</sup>。周圍景色到處暴露在視線之下，沒有什麼樹木，黃土的野地上只有砍得短短的野生灌木；拔海五百公尺的一條道路，盤着山腰往上爬，繞了兩個半圈，好比橫臥着的W。

游擊隊的首長，腦袋圓圓，身材偉岸，在大大的下巴頰上邊有一張孩子氣的嘴。他的體重想必在一百一十公斤左右。看樣子他像卡馬格島<sup>73</sup>上的牧牛人。實際上，他在聖佛盧那一邊教拉丁文與希臘文<sup>74</sup>。他坐在桌子後面，主持審訊。剛才一同到了車站，而且使綠蒂瞧着順眼的那位黑髮大漢，站在首長左邊，手臂又在胸前。在他右邊，有一個穿着道袍的神甫；道袍撩開着，裏邊穿

的是一條獵褲，長統皮靴，肩背掛着一桿槍。綠蒂在屋子裏邊。有兩三次：人們聽見她在屋裏很神經質地笑。

“我是黨員，”封·呂特維茨一郎佯很認真地，搜索着儘他所知道的法文字說：“從一九三三年七月起，正好在六月三十日以後……”

“樓姆<sup>75</sup>被殺的事件使你下決心入党的吧？”審問的人譏笑着說。

“讓他講吧，讓一庇哀！”黑髮大漢用責備的口吻說。

那少校直瞧對面的三個人，好比一個兵士在偵察地形。他把眼鏡夾穩在鼻上，深深吸了口氣。

“我是在樓姆和他的同謀們正法的次日參加了黨，”他故意說得慢吞吞地，爲的爭取時間，“因爲我當時立刻就明白，必須有法學家在那有歷史的重要性的事件照耀之下……wiesagt man?<sup>76</sup> 整個兒整頓一下，wieder auf bauen<sup>77</sup>……重新建立德國法權。”

那教士，瘦瘦的個子，鼻子很大，兩條胳膊滿是青筋，用嘲笑神氣噓了一聲，接着他就用一根預先仔細地削好的小枝，剔起指甲來了。那俘虜轉過身來向着他：

“也許這些事在恐怖分子看來是無足重輕的……然而法權究竟還是法權……”

“誰是恐怖分子？”讓一庇哀問他，同時用腦袋作了個很美的姿勢，兩隻藍得像鉛一樣的眼珠好像要跳出眼眶來似的。“我是法國陸軍中的讓一庇哀上尉，而……”

“讓他講吧，”黑髮大漢說。

“請原諒，”少校接着說下去，“對我們說，你們是恐怖分子，你們違反戰爭的法規，違反停戰條件……”

“對於你們？你們是誰？什麼停戰？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以

來，我們和德國在打仗。戰爭的法規……從什麼時候起，戰爭的法規准許你們隨便殺害人質？你們呀，你們倒是恐怖分子；作為違背戰爭的法規論，你要在這兒正式受審判……”

“你讓他講吧，”黑髮大漢說。

“請原諒，”少校說，“人們一直對我們說，你們是恐怖分子……”

“你就信以為真了，自然而然地，就像你相信他們對你說隨便什麼話一樣……試問放火燒掉德國國會的是哪一種恐怖分子，說吧？”

“共產黨，”呂特維茨一郎佗很生氣地說，“封·代爾·魯貝<sup>18</sup>，和季米特洛夫……”

這回是黑髮大漢打斷了他：

“季米特洛夫！我的少校，你拿咱們當什麼人看待？你在這兒控訴這一個人，你們德國的法庭已經承認他清白無罪，你們的法庭已經釋放了他……”

“正因為這樣，”呂特維茨一郎佗說，“那時候我們的法庭還是充滿着羅馬法，拿破侖法典，猶太法律等髒臭的東西……要是在今天，我們決不會放走季米特洛夫，他很可能被判处……死刑，按德國法。”

這是一個奇特的場面。那神甫用削尖的小枝一剔完了第十個指頭，立刻又開始剔第九個，第八個……他說：

“我的少校，如果你們認為拿破侖法典是猶太人的法律，為什麼偏要我們承認你們的德國法呢？不過問題並不在這兒：你用了你們的德國法殺害了多少人？”

少校轉過頭去，沒有回答。這時人們聽到綠蒂在屋子裏說話的聲音，只是聽不清她說的是什麼。她是在另一邊受審。少校心

想綠蒂很可能為擺脫她自己，什麼都推在他身上；他想了一下以後，抗議說：

“我從來沒有殺過人……我是一個執行法律的法官……”

“什麼法律？”讓一庇哀大吼起來，“你們的首領把所有的法律全給摧毀了……”

“我們的元首，”被告說，“他認為德國的利益就是法律……”

黑髮大漢插一句：

“這可不是封·保魯斯元帥<sup>79</sup>的意見。”

“陸軍大將封·保魯斯死了。我們元首說過陸軍大將封·保魯斯已經死了……”

神甫拋掉了他的小樹枝，哈哈大笑起來：

“按照德國法律他算是死了，嗯？而且誰要是說不，誰就是恐怖分子？”

少校越來越神經緊張地留心听屋子裏的聲音。人們先听到一陣猛烈的叫罵，接着听見哭泣；現在呢，直听見綠蒂說話，說話，說話……她有什麼可以對他們說的？在這個德國軍官和他的審判者之間，存在着根本上的誤會：他認為對於他的元首的服从與忠誠，可以替他的一切行動作為辯解，作為使他免於受任何司法制裁的法律根據。而對方則認為這種臣僕的、被動的態度，正足以加重案情，證明他有罪。歸根結柢，他們給他一個機會，使他能夠說：人們所責備他——封·什麼東西少校，並且責備德國人，責備所有的德國人的一切，實際上他們的元首，他們的“黨”應當負責，一切的罪行，所有的被槍斃的人質……他們允許他這樣說，這種辦法無疑地有點過分，假若他明白怎麼回事，那就省事得很，他只要說個謊就可以脫身。他並不怕說謊，倘使對他有利，也就是他所謂德國的利益。說謊是他們整個辦法的一部分。可是，對

於呂特維茨一郎佗講，倒楣的是他不知道該怎麼樣說謊。他上了他自己那套辦法的當。他裝着偉大，裝着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忠誠，把賭注押在這方面。他不能了解，他只要否定國家社會主義，他那條命就可以保全。對於他的性命，他是決不能放鬆的，他認為那邊屋子裏面傳出來的、一個婦女含糊的語聲，很可能使他的生命發生危險；實際上，却是他自己的話判定了他自己的罪，置自己於絕路。這也就是他自己的辯護。他早已有所準備的這套法學理論，為的是在困難的日子裏，使德國能夠自拔。因此，維里中尉，“蓋世太保”的軍官，把他當作失敗主義者看待。他這套理論打算使戰敗的德國，能在戰勝者面前，裝出儼然不可侵犯的姿態，戰士的不可屈辱的尊嚴。諸如此類……

在眼前，呂特維茨一郎佗獨自一人到了倒楣的地步，他正在試用他那套理論。可是還有個綠蒂在那邊。因她而引起的不安，使他在態度上大大地吃了虧，使他的答話漏洞百出，使他的邏輯不能自圓，這就讓那神甫暗暗好笑。

## 9

“不可救藥，”讓一庇哀說。

“不可救藥，”神甫說。

黑髮大漢把叉在胸前手臂放下，也說：

“不可救藥。”

呂特維茨一郎佗直打哆嗦。這使他想起一件事。在第三帝國<sup>80</sup>，如果醫生們這樣搖頭，都說病人不可救藥，那末過些日子病人的家屬就會收到一隻小小的骨灰罈子，附帶着一封信，信上說親愛的病人已經去世了，沒有來得及通知家屬……可是這一

回，少校心裏直怕不是什麼無痛死亡。

他們把他禁閉在一間沒有窗子的小屋子裏，地下鋪了些麥稽，門上有個鑽石形<sup>81</sup>的孔，從那兒可以窺見外邊天色很黃，不過很平靜。

對於這德國少校，最不可思議的是經過了這麼久的時間，那些恐怖分子拘禁他，帶他東跑西跑，審問他，居然沒有一次警報。義勇隊和保安隊都在幹什麼？我們自己的軍隊先不提。他過去時常聽說山上隱匿着一些匪徒。在法庭上他也見過這路狂暴的傢伙。其中有一些曾經被他判了死刑。可是他決想像不到他們的日常生活是這樣自由自在的。遼闊的國土，寬廣的空間，都屬於他們。因為說到最後，事情就清楚得很，德軍所佔領的無非是線，交通要道，全國的戰略據點。但是你一往遠處走，這國度，這國度本身整個兒被掌握在這些人手中。他們還在大路附近留下了一個崗哨。他們並不躲藏。他們沒有躲藏的樣子。他們有汽車，有汽油。尤其是汽油，在呂特維茨一郎倫看來簡直是豈有此理。

他等着綠蒂來，等着他們將綠蒂也擲到他這兒來。綠蒂老是不來。外面，夜已經降臨，有些人在說話。有十來個人在那兒。他們在露天吃飯。正餐吃完，吃小點心和水菓的時候，有一個年輕的嗓子唱了一支普洛望斯<sup>82</sup>的歌。蟬聲充滿夜的空間。再加蛤蟆咕咕地叫。接着，鑽石形的窟窿外邊，星星開始眨眼睛。外面人聲往來不絕。他們把綠蒂搞到哪兒去了？他想起綠蒂來的時候從沒有体味到任何溫情。夾鼻眼鏡一摘下來：這個女人和所有別的女人全一樣。無非是煙雲。可是，雖然她也是黨員，他對她的忠誠沒有把握。對於她的正直也沒有把握。對她什麼把握都沒有。如果她仔細一想，認為他是完蛋了，而她自己還可以脫身，

甚至在前途不明的情况之下，她很可能出賣他。因此，門一打開，黑髮大漢對他嚷着說：“走吧，裏邊那個，出來，我的少校！”他按了一下夾在鼻梁上的眼鏡，彎腰走出門來，爲的讓他头上那一塊頭髮不太厚、隱藏着開始禿的頭皮不碰着門——因此，他就問：

“我可否知道……什麼事，我的秘書遭遇了？”<sup>83</sup>”

他不知不覺地用了人們在醫院的甬道上，打听正在鄰室受着外科手術的病人的口氣說話。黑髮大漢隱約听出他口氣之中帶着一點不真實的調子，聳了聳肩頭：

“你的秘書……我從沒見過有人這麼上桌<sup>84</sup>的。”

“上桌？”

“對，窮哨<sup>85</sup>，怎麼啦？別人不需要向她打听情報，她自己就講。她想討我們歡心，不知怎麼办好，你那個小丫頭。我不得不叫人捆上她的雙手，因爲她跟我手下的人搞得太親熱了。我啊，我可不喜歡這一套。神甫也跟我一樣。”

少校嘟囔着：上桌，窮哨……這都不是他的詞彙。他被推到一圍人跟前，那兒有掛得低低的松脂火炬相當舞台化地照亮着，一種奇異的光亮籠罩了這些站着的游擊隊員。少校心裏害怕。他故意說說話，寬寬心：

“綠蒂……我的秘書……還在這裏？”

他要想取得黑髮大漢的同情，故意作出不是替他自己、而是替綠蒂擔心害怕的樣子。那人回答說：

“你別急……她這會兒在睡覺……好一條母狗……你們德國女子全都這樣……我知道……我曾經在那邊當過俘虜，靠近……”

少校沒有聽見靠近什麼地方。爲了給人好的印象，他假裝關心地這樣問：

“靠近哪個城？”

“北勒斯勞”<sup>86</sup>……全是母狗……你們的婦女！”

審判馬上要開始了。

讓一庇哀喜欢隆重的儀式。他打算給他的部下一個深刻的印象。同時滿足他們對於正義的熱情。準備了一份控訴狀。綠蒂都說了。她說了頭天早上宣判的兩個死刑：兩個被捕時手無寸鐵的小夥子，不過其中有一個身上帶着洛林式的十字架<sup>87</sup>。還有那天的切斷舌頭的女人。車站上的共產黨員，他們傳遞關於列車行動的情報。還有別的。還有別的。呂特維茨一郎佗記不得判決了這麼多的死刑，這許多男的，這許多女的，還有別的，別的。記憶力真了不起，這個綠蒂。她有什麼必要說這麼多的話？他听着，出了一身半夜裏的冷汗。

“那麼，”讓一庇哀說，“被告，你都聽見了嗎？你有什麼替你自己辯護的話說？”

人們瞧不見金黃色的面孔，細細的皺紋圍繞着的眼睛。火把的反光，偏偏照映在眼鏡的玻璃片上。這個人却是覺得出其不意，毫無準備。他沒有想到這一着。替他辯護。替德國辯護……一句在一九四〇與四一年間，曾經對於他和他們德國人大有用處的老句子，這時不知不覺地出現在他嘴唇上，好像打呃似地：

“Wir sind doch keine Barbaren……”<sup>88</sup>

在場的人大家閉口無言。除了神甫的笑聲，一聽就知道是他。讓一庇哀說：

“啊！你居然敢，居然還敢說你們不是野蠻人？不管我們看見的、和你們所幹的是什麼？不管我們所受的痛苦，你一勁兒抵賴使我們受到的痛苦？這樣，你就可以去死，被槍決，作為一個兵士的死法，也就像我們自己人的死法，並且一邊還說着這句小小

的句子，對你有利的句子：我們究竟不是野蠻人？這未免太簡單了，未免太美了！在你死之前，封·呂特維茨少校，還得叫你去瞧瞧，還得叫你招供……”

少校喘了一口氣：原來並不立刻將他處死。他微笑了：他的笑容火光是照不見的。雖然他沒有想起所需要的法律上的辯護的話，至少他在無意之中，引起了延期執行的手續……那綠蒂可真是條母狗。

## 10

一輛前牽引的黑色汽車，燈也不點，在夜裏奔馳，車上一架輕機槍的槍筒在月光下閃閃地發亮。光禿的風景向裏彎曲，接着又伸直，成了一條長長的、筆直的大路；接着是曲折的下坡路，看去像銀灰色。一些孤立的樹木。一些建築物。於是沙石與短草的荒漠又開始了，汽車向上爬；向上爬，速率一點也不減低。少校很害怕在夜裏這樣瘋狂的奔馳。可是他有什麼可怕的，怕出車禍嗎？飛跑的汽車所經過的地方，道旁屋子人們在說：“啊！游擊隊……”每天夜裏，游擊隊這樣奔馳。每天夜裏，讓一庇哀、神甫以及另一個，那黑髮大漢，感受到速度的陶醉，在一個完全地、專一地屬於他們的世界。

他們四個人全在車上，少校在後面，擠在神甫和讓一庇哀之間；前面，黑髮大漢提着輕機槍坐在司機旁邊。司機是從完全不同的地方來的，他是巴斯格<sup>89</sup>人。他有整齊潔白的牙齒，藏青色的綢襯衫，袖子緊裹在手臂上，手腕上套着一塊真正像銀手鐲似的身份牌<sup>90</sup>。他是個運動家，奇斯特拉球手……他拐彎的猛勁兒就像攔接飛過來的球似地。

上哪兒去？山峯在跳舞。山上飛出山來，好比變戲法的帽子裏飛出鴿子來一樣。月亮照得這麼明亮，尤其因為一切都好像隱藏着生死的危機。上哪兒去？首先在車上，只有沉寂，被馬達聲所掩蓋的沉寂；車放開了汽門向前跑。這些人，他們好像什麼全不怕。

月亮，石塊，月亮，結隊而來的山峯的黑色行列。在一個拐彎的地方，山峯突然都成了白色，好像風景出現在照相底片上……月亮……月亮……讓一庇哀的聲音起先是很低的……少校沒有很好地抓住他所說的是什麼意思……接着那聲音高起來了，快起來了；聲音中夾帶着許多字眼，好比溪水沖刷無數的石塊，這些字在奔流的过程中，並非個個都能使人懂……那少校並不認識所有的法文字，他沒有學過這路俚語，這路拉丁與希臘文教員<sup>91</sup>嘴裏的俚語；格林姆博士可不說俚語……格林姆博士可不……

讓一庇哀上尉所談的是別人不認識的世界；在那世界裏，整個人民都在密謀反抗，殺身的危禍不足以嚇退婦女，也不足以嚇退兒童；離開了家庭的男子們，只是緊張地追奔逐北的時候，才又出現；越是窮苦、湫隘的住屋，裏邊的人所表現的勇敢越令人驚詫……他說的就是這個外間不知道的世界，其中充滿痛苦，缺乏一切，充滿決不低頭的困倦，警報是家常便飯，每天早上用慘痛的心情打開報紙，不知道報上說些什麼？周圍都是冷眼的窺探，還有告密……可是也有同志們第一次遇見時的默默無言的興奮，眼睛光芒四射……這一個人是從出產酵母花<sup>92</sup>的地方來的，他從來不知道什麼叫“龔勃”<sup>93</sup>，也不知道什麼是“波尼”<sup>94</sup>的香甜滋味……那一個人以前不會離開過汽笛和煙灰，他是黑燻燻的城市的孩子……這個嬌生慣養的年輕人連煮一個雞蛋對於他都是新鮮的事……另一個參加過遠近聞名的“國際縱隊”，在西班牙打過仗……甚至於有一個德國人；對啦，一個被你們德國人自己毒刑

拷打過的德國人，他在達烏<sup>95</sup>的龐大的死屍製造廠裏，被打，被活剝，然而終於逃出來了……一個提起德國來愁眉不展的德國人……那是另一個德國……封·呂特維茨少校，另一個德國……

“到了，”黑髮大漢說。

沒有鑼鼓。

封·呂特維茨一郎佗少校下車來，一支手槍頂着他的腰部。他被押着走到這兒，走到那兒。好像在戲臺上一樣，人們讓他參觀佈景。這是一個位在斜坡上的村子，大路通到村子裏面擴大成了往下窪的廣場，並不完全在廣場的正中，有一個水池。這是個石砌的水池，上邊有一個長滿了青苔的石雕的大盆，流水潺潺地在唱歌。眼前一片白色，可是房屋就从這兒開始成排。乍一看這些房屋毫無奇異之處。它們彷彿是……它們有門面，幾乎也有房頂。走，往前去。突然之間，房子已經不是房子，而是花邊：一排排的牆在月光反映之下顯得七洞八孔，牆後面什麼全沒有，一點兒不剩；要不然就是一堆堆的碎磚斷瓦，塌下來的棟樑，鏽爛的鐵件，好幾層樓都亂成一大堆，地上一個個的大坑，被翻過的泥土。有一扇沒玻璃的窗框，不知道由於什麼奇蹟，還懸在上頭，沒有掉，吱格吱格直响。瞧瞧整個廣場吧，走，往前去！廣場那邊月光照成一片白色，到处有黑洞洞的坑……那條街，又長又狹，拐了個彎！仍然沒有逃過劫難……

“早先，這兒有八百居民，”神甫說。

“有一天，飛機……不，不是美國飛機，傻子，是你們的飛機<sup>96</sup>。誰也不知道爲什麼。一個星期日的傍晚。大家全在家裏。只有玩鉄球<sup>97</sup>的人們在廣場上。那羣飛機飛的這麼低，這麼低，簡直不可能的，想必它們全是近視眼。你們的飛機。等它們把這一切全部摧毀、或幾乎全部摧毀之後，又过了三個月。這期間，

这兒的男人們，寡婦們，缺一條腿，短一條胳膊的孩子們，跟螞蟻似地，拾起了破碎的床，幃幕，淋着雨打掃了这所沒房頂的屋子，重新修了房頂，堵塞沒有窗子的窗洞……生活逐漸地又抬起頭來。可是，这一下子，他們从陸路進攻了。一方面从大路上逼近，另一方面兜抄这些斷牆破屋，一個人也沒有能跑掉……他們放了一把火，你瞧，德國法官，你瞧破牆斷壁上的焦黑痕迹……一把火燒光了……有一個婦女寧肯向火裏邊跳，拒絕了他們对她強求的……那是一九四二年的事……去年九月，上邊三個小夥子被槍決了，全不到十七歲……

“这就是战争……战争，不祥之物……”封·呂特維茨少校說。

那神甫又笑了。古怪的神甫，他把道袍的下裾束得高高的，他的槍閃閃地發亮。少校第一次看見神甫胸前掛着一個藍鋼的大十字架。

他們回到汽車上，水池上的流水唱着清脆的老調。汽車渾身顫震；接着就蹦向黑夜深处。

重新又是大路和月亮。黑簇簇的樹木。斷片的森林。用砍下來的樹幹搭成的小房子，这些樹幹像折斷的火柴。田野。房屋。汽車的翻天覆地的喧鬧聲。飛快的速度。嘟嘟囔囔的讓一庇哀。有時候車停下來。又是個村子，破垣殘棟，肚皮破開了的房子，徹底摧毀了的房子，大片大片被燒焦了的地面……这兒，曾經有人生活过；这兒，战火並沒有挨近，可是一幫強盜，你聽見嗎？一幫強盜打这兒过。姑娘們被強姦了，一個受傷的人的眼珠被挖了出來，掛在这兒，这兒面頰上。神甫先生走近了少校，他用指頭輕輕地碰在封·呂特維茨嘴唇的右角，眼珠就掛在那地方。還有一個村子，在哪兒呢，這個村子？找一找吧，找一找吧。我們

要叫你參觀小學校。小學校的大門一直在那裏，可是除了大門以外，別的什麼全光了；剩下一塊黑板，古怪的很，一直擱在三腳架上；黑板上有小小的手兒用粉筆劃着的字母。就在这邊，你瞧見沒有……明月現在用她的光線作粉筆，在這黑板上給封·呂特維茨先生寫些什麼呢？他嘆了口氣：

“這就是戰爭……”

啊！神甫又笑了。

他們把少校帶到這山區裏來，在這裏，沒有聚集在一起的房屋，沒有整片的村落；而是在大路的左邊或右邊，每隔三四公里，在斜坡上，出現幾所屋子。沒有一所，沒有一所不被毀壞的。敵人到過這兒，用了鐵和火……

“你從小信奉新教的嗎？”神甫問。少校點點頭。

“你一點都想不起來了嗎？”

“能想起點兒來。”

“聖經”上的詩句，從遼遠的童年時代，回到他的記憶上。他聳了聳肩頭，用非常憂鬱的聲調說：

“真是可怕的东西，戰爭……”

車在黑暗中繼續奔馳。是不是整整一夜，他們要帶着他這樣東跑西跑，看不完破壞的殘迹，看不完可怕可憎的事。整整一夜。他們穿過一個小城，城裏的崗哨對他們吆喝。“保安隊！”司機說。他們的車開得這麼快。後面開了一槍，沒有打着他們。月亮這會兒下山了。他們通過黑洞洞的大坑，通過遭受了屠殺的地點；讓一匹哀的憤怒、急促、並且像唱歌似的聲音，不斷地敘述鮮血淋漓的故事；用具有各種色調的字眼，毫不掩飾地講，以致使人彷彿還聽得見重傷的人們臨終喘息。實際上這無非是汽車的聲音在廢墟上的回響。封·呂特維茨老是低聲說“這就是戰爭”，

像無用的禮貌似地，他自己也說累了。讓一庇哀講：

“……等到我不得不走以後，警察就去找我老婆，千方百計地給她氣受，於是有一天晚上她就沒有回家……她曾經到我母親家裏去，在三百公里之外的一個大城裏。你想，我在游擊隊裏，她怎麼能不參加工作<sup>98</sup>呢？而且我們的朋友大家都幫點忙……我了解她，瑪麗<sup>99</sup>……不幸的是……我要是在那兒……你只要跟她一提起法國，她就激動得滿眼是淚……抓她是很容易的，因為她太輕易信任別人了……不知道謹慎小心的人可太多了……再說，他們決不肯拒絕一件比較危險的工作，否則他們覺得可恥……就這樣，瑪麗……我可以想見我的母親，我彷彿聽到她在埋怨瑪麗，一邊又幫她的忙。要不這樣，叫她怎麼辦？而且對於某些人說，一直運氣很好，逍遙無事。有人說是鄰居告發的……也許並不是鄰居……可是在我母親家裏大夥兒被抓了……全部……我母親那時正七十歲，死在火車上<sup>100</sup>，悶死的……瑪麗……有人說她在德國……我從沒接過她的信……”

封·呂特維茨明白他非說句話不可：

“您老太太……如果她是猶太人，那也罷了，可是……”

神甫的笑聲。他總是在不該笑的時候笑。車在一座農莊的院子裏停住。夜不算太黑，因此大家還瞧得出來那是一座很大的、被遺棄了的農莊。有一間很大的乾草儲存庫，比圍着院子那一邊的正房還高出好些。對面，是空洞洞的馬廄，隱約看見裏邊的空槽。在這兒，牆壁和房頂都完好無損的。三個人把俘虜推到木頭的大門前去。俘虜心想：“这下完啦……就在這裏……不知他們根據什麼理由，要把我殺死……”於是他摘下夾鼻眼鏡來，不打算把馬上要發生的事情看的太清楚……

“听着，”讓一庇哀說，“摸摸這扇木門，這兒，這兒……你瞧

不見；白天，這兒有一大塊迹子……你聽：我們部隊裏有一個人的家過去住在这田莊裏……家裏有三個兒子……老大死在彼利亞……對……跟貝當的部隊在一起……大家早就勸他，他沒有明白過來……其餘兩個……老三年齡還太小，中間的那個，得，我已經告訴你他在我部隊裏，這就夠了……在一個月以前，一個半月光景，他們跑到這兒來要人；他們說如果不把人交出來，要把父親抓走……父親總算跑掉了……這一下他們又來了。当着母親的面，你聽見沒有，当着母親的面，把那孩子，在这門上，你摸摸門，德國法官，你摸摸門！他們把孩子像一隻貓頭鷹似地活活釘在門上……”

“這不可能的，”少校抗議地說，“你聽人隨便講……要不然那個少年人也許犯了什麼罪行……”

神甫又一次發出笑聲。這是令人听了打寒噤的笑聲，幾乎是瘋子的笑聲。封·呂特維茨重新帶上了夾鼻眼鏡，因此他很清楚地看見神甫自己用手碰門。神甫說：

“什麼罪行？我的好先生，什麼罪行？那小夥子才六歲……我親手給他拔掉釘子……培爾納……六歲……”

他不再笑了。他哭了。可以看出他背上的槍在顫動。黑髮大漢很輕地說：

“就是他的弟弟……”

這下子俘虜感到非常害怕，他嗓子咽住了似地說：

“立刻把我殺了吧。”

可是讓一庇哀用斬截的聲音回答說：

“好讓你一邊死一邊以為我們在報復？那不行，豈有此理！”

汽車再一次地在夜裏奔馳，現在夜已經整個兒漆黑。大家沉默着。有一次，他們迷了路，司機把車停下來，他們互相商量

着。黑髮大漢和讓一庇哀用了盞英國的手電燈——跟飛機打信號用的那路手電——把地圖攤在斜坡上看。司機兩隻手拍自己的肩，使麻木的手指恢復原狀。神甫不停地吸煙。他紙煙的紅紅的火光，使封·呂特維茨老想到槍口的火燄。他瞧着神甫背在肩上的槍。又過了一会，車再一次停下的時候，他想最後的時辰到了。他很擔心受苦刑。如果一個法國人落在德國人手裏，既然有了那小孩子的事件，一定無疑地要受苦刑……他不能想像可以逃過這一關，要不然他一定趕忙出賣自己人。他沒有想到這一層，否則很可能這樣作。車又開了。

他們到達的時候，天已經矇矓亮。

“還要給我瞧什麼？”鬧了一夜已經筋疲力盡的俘虜這樣想。天空有小片的碎雲，太陽還沒出來，可是少校本以為是西方的天边，倒先發白了，這給他一種奇特的感覺；彷彿在陌生的房間裏睡覺，由於床的方向也和平常相反，乍一醒來覺得古怪。這兒，有活人住着。一隻鷄啼了。三百公尺之外，一縷炊煙從房頂升起。這地方是在一座小山坡的脊梁上；在一邊，山坡通到霧氣籠罩的山谷，一些樹木把田野隔開，對面是一座樹林，可是在大路的左邊，有一個小村落，樹蔭底下是一座教堂，沒有鐘樓。低矮的房屋，好像怕冷似地，在這破曉的天氣，互相倚偎着；裏邊的人們想必還在睡覺。

這一回是黑髮大漢開的口：

“這兒，你可以把你的便帽摘下，我的少校。這兒，你知道你在什麼地方？”

沉寂到使人難受，封·呂特維茨只好說：“不……，”幾乎不由自主地。

“好……你瞧見這牆嗎？這牆一點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一

座倉庫的背面，唔？”

牆的確毫無特別的地方。一座倉庫的背面。

“這兒……他們一共七個人。七個互相不認識的人。其中一個是村裏的婦女，懷裏抱着十七個月的娃娃。她跟德國人有什麼过不去？誰也不清楚。還有三個從山下帶上來的人。一個大家誰都不知底細的陌生人。還有大夫。還有大夫。會有一天，大家要到大夫犧牲的這地方來瞻仰。這兒會有一座大理石像或銅像。大家會來瞻仰……我嗎，你瞧，我既不信神，也不信鬼。可是，要是真的有上帝的話，這大夫，儘管他自己生前也不信神，他一定會成爲聖者。”

“也許，”神甫說，“不管怎樣，有一天，會把他尊爲聖者的。”

“得，”黑髮大漢又說，“你不妨在這一帶到處走走，跟大家談談大夫，試試看。沒有一個人沒受過他一些好處。沒一個娃娃沒有他能生下來。沒有一個老人在臨終的時候，不把他半夜裏叫起來，哪怕是冬天，下大雪，不管怎樣。他在这地方上東奔西跑，二十年之久。沒有休息的時候。到處，只要有人需要他，他立刻就到。他什麼人都認得。接着，戰事發生了。接着又有了逃避差役的人<sup>101</sup>，游擊隊。大夫是有求必應的。在N地方，並沒有德國人。可是那兒旅館的東家是陶立歐<sup>102</sup>份子，還有那個木器製造商……總而言之，德國人知道了。他們來到N鎮。抓了一些人。大夫出來給他們開的門。他們把他打呀，打呀，當着他太太的面。‘我沒有什麼可告訴你們的。’他們打了他一整夜。到了早上，就在這時候，天剛剛亮，他們把他帶到這兒。和三個從山下隨便抓來的人在一塊兒。還有那倒楣的抱着娃娃的婦女。還有一個不知道哪兒來的傢伙……在这垛牆跟前。一點都不特別的一垛牆。倉庫的背面……”

一椽一點也不特別的牆，倉庫的背面。這時候封·呂特維茨—郎佗先生取下他的夾鼻眼鏡，因為他什麼也不想看見。同時他含糊地希望用這姿勢來拿掉個架子；最後他也想到如果給他一定的時間，他可以替法國人服務，再告訴他們一些綠蒂所不知道的情報……可是他所能說的只是：“快開槍……”因為恐懼的情緒壓倒一切。對於苦刑的恐懼。乾脆就是怕死的情緒。他不再想到德國。他用呼吸急促的聲音說：

“快開槍。”

可是神甫又惡作劇地笑了一下。這時讓—庇哀上尉，法國陸軍軍官，鄭重其事地說：

“你也不願意我們玷污了我們的英雄流過血的地方吧……”

這樣，他們就把他拉開去，拉到一百公尺之外，在路邊上，把他像一隻母雞似地打死了。

- 
- 1 西利西亞(Silésia)，德國北部地區。
  - 2 1940年6月10日墨索里尼向英、法宣戰以後，意大利的軍隊，侵入法國南部佔領了某些地區。1943年7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在意大利人民的壓力之下宣告垮台，納粹德國的軍隊立刻侵入意大利。
  - 3 巴黎近郊，凡爾塞的名建築之一。
  - 4 飯館的招牌。
  - 5 納粹侵蘇戰爭的前線。
  - 6 當學生的年齡。
  - 7 即納粹黨的黨衛軍。
  - 8 指納粹黨。所謂“納粹”，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簡稱。這兒所說的“社會主義”，就指反動的“國家社會主義”。
  - 9 指希特勒。
  - 10 小亞細亞地名。在法國有為數相當多的亞美尼亞流亡者，有的做裁縫，有的理髮，有的從事各種體力勞動。

- 11 這一節是佔領法域的納粹軍隊中，一個醫官女秘書(綠蒂)的獨白。“派頭兒”是她的口頭禪，所以故意重複多次。
- 12 裴代葛(Baedeker)，德國出版社，所出的名勝古蹟遊覽指南很有名。
- 13 塞萊斯(Cérès)，司收穫的女神。
- 14 如農(Junon)，女神，衆神之主猶庇德(Jupiter)的妻子。
- 15 海居爾(Hercule)，猶庇德之子，力大無比的神。
- 16 薩諦爾(Satyre)，半神，人身羊蹄、羊角。
- 17 象徵丰收的傳統圖像。
- 18 瓦浪底諾阿公爵(Duc de Valentinois)，即凱撒·波奇亞(César Borgia)，原籍西班牙，爲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1431—1503)之私生子。1498年左右，法王路易十二因爲奧拉攏教廷，侵略意大利，封凱撒·波奇亞爲法國南部瓦浪底諾阿地方之公爵。這兒所提到的城市，即瓦浪底諾阿之首府瓦浪斯(Valence)，所提到的古宅第，即凱撒·波奇亞當年的爵邸。凱撒·波奇亞約生於1475年，被刺死於1507年，爲十五世紀有名的陰謀家與野心家。
- 19 摩爾(Maures)，北非洲的阿拉伯人。
- 20 佛羅稜斯(Florence)，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名城。
- 21 西那(Sienne)，意大利小城，以產繪畫著名。
- 22 法王亨利二世的外室，寡婦 Diane de Poitiers (1493—1566)，1548年因寵受封於瓦浪底諾阿。傳說 Diane 以美麗著稱，畫家、雕刻家常替她造像，所謂“脫光衣裳”，大約就指此。
- 23 將犯人綁在大木輪上，打斷手足。
- 24 路易·芒特郎(Louis Mandrin, 1724—1755)。
- 25 怕槍彈，怕飛機。
- 26 指希特勒。
- 27 “哈衣勒”(“Heil’ert”)即 Heil Hitler 之縮音，意爲：“向希特勒致敬！”納粹黨人敬禮用語。
- 28 按綠蒂·繆勒，納粹佔領軍中的一女書記，即本文第一節獨白的女主人公，繆勒是姓，綠蒂是名。
- 29 這第三節，通篇是封·呂特維茨一郎他的獨白，亦就是他心裏所想的一切。特魯德是封·呂特維茨一郎他的老婆。
- 30 德文：“人民觀察報”。
- 31 本文敘述的故事，發生於1943—1944年間。
- 32 指希特勒。
- 33 拉丁文：“論日爾曼法”。

- 34 即納粹主義。
- 35 拉丁文：“日爾曼法”。
- 36 德國古代民間傳說中的人物。
- 37 維希傀儡政府的特務組織。
- 38 維希傀儡政府的反動組織。
- 39 1937年。
- 40 奧采·阿倍茨(Otto Abetz)，納粹德國駐巴黎的大使。
- 41 納粹黨會命德國醫生將無法治療的病人，注射藥劑，使之死亡，以節省人力物力。
- 42 指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
- 43 德文：我的貓。
- 44 格勒諾勃爾(Grenoble)，法國東南部城市，距離巴黎五五七公里。
- 45 1789年6月20日，法王路易十六藉口修繕封閉國民會議的議場，存心阻撓憲政的討論。議員在憤恨中到附近的室內擊球場去集會，並且起誓憲法不訂立，決不分散。
- 46 “人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法國大革命(1789)時代所頒佈的立法原則。
- 47 出售價格較賤、品質較次的商品的大百貨商店(私營的)，在法國各大、中城市的所謂“平民區”裏，往往有這類商店。
- 48 那時一般老百姓用的汽車，以及公共汽車均燒木炭，只有敵僞人員的車輛用汽油。
- 49 侵略軍的軍官。
- 50 侵略軍設置的路標。
- 51 這些敵人的足跡不到的山村，成了游擊隊的據點。“刀劍與收杖……”象徵農民與牧民聯合起義。
- 52 低級戲院或遊戲場。
- 53 女服之一種：上身是男裝式的短上衣，下身是短裙，上下用同樣的衣料。
- 54 法律指定的見證人，立合同、契據、遺囑等經過公証人的簽名始有效。
- 55 德文：啤酒店。
- 56 德國大城，以所產啤酒著名。
- 57 玻璃窗外，又一層保護玻璃的窗扇，或用木板，或用薄鐵製成。
- 58 這些汽車都被反侵略的游擊隊員奪走了。
- 59 S.T.O. 即“Service du Travail Obligatoire”，強制勞務服務隊。
- 60 例如：S.T.O. 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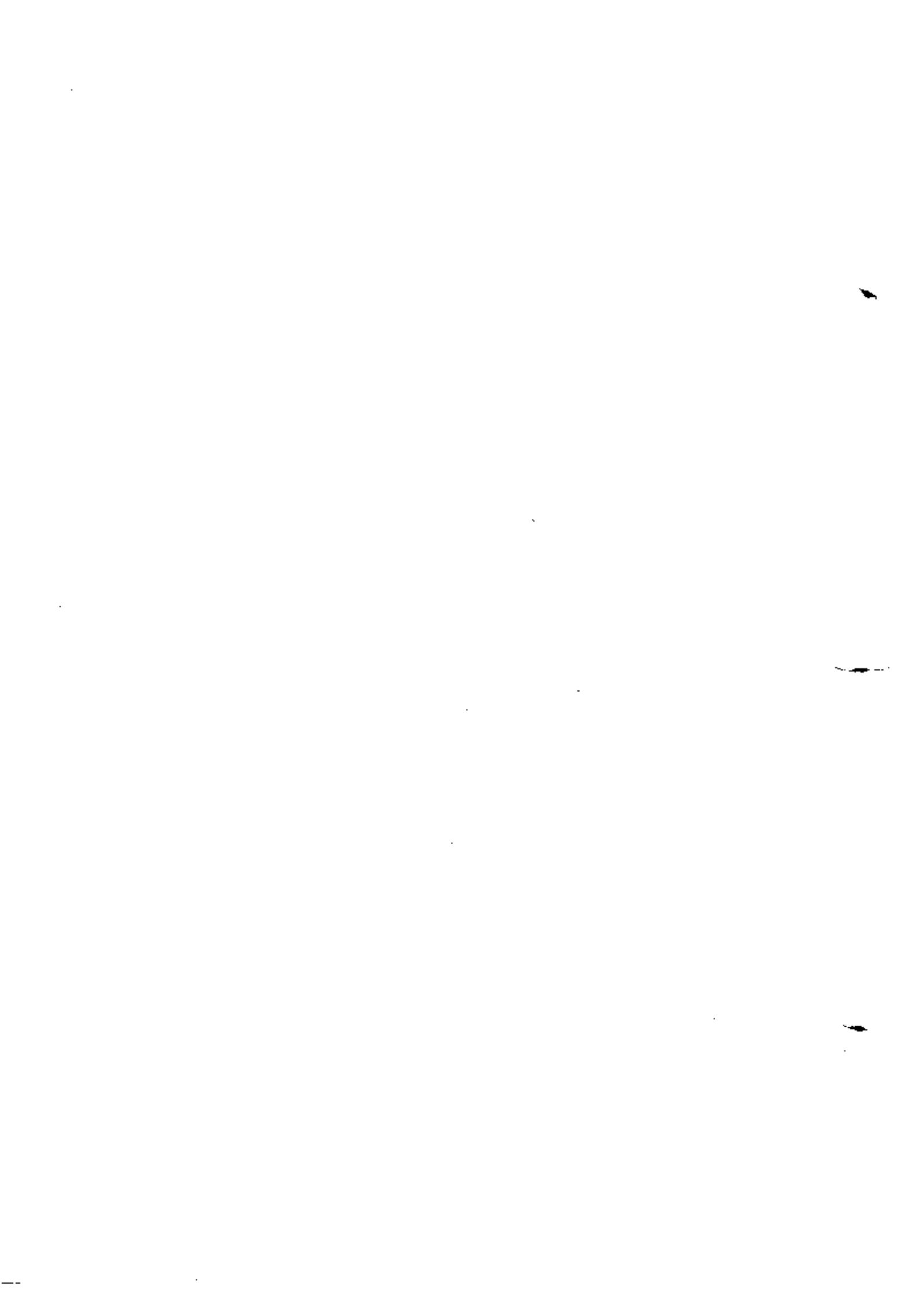
- 61 普魯國地名。
- 62 法國戰時肉類短缺，居民紛紛餵養家畜，作為主要的肉食，收買兔皮的小販遂應運而生。
- 63 P. P. F. 即“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法國人民黨”，是法國法西斯化的反動政黨。
- 64 指一切不服從傀儡政府命令，不肯到納粹德國去服勞役，紛紛逃入山林、參加游擊隊的法國青年。
- 65 年輕的游擊隊員，隱伏在農村裏，從事軍事訓練。
- 66 亞爾薩斯(Alsace)，法國東北部行省，與洛林(Lorraine)省同為法德兩國間主要爭端之一。
- 67 德文：德軍專用。
- 68 希特勒所組織的“反共歐洲軍”，當時在東戰場替納粹充當砲兵，有羅馬尼亞等國的部隊。
- 69 即納粹黨。
- 70 在敵佔期間，替敵人工作的法國工廠，往往受到游擊隊襲擊。
- 71 平台兼陽台。一般所謂陽台是樓窗外懸空的小露台，支柱托附在牆上，不另落地，而平台則為寬大的露台，一般用於平房或第一層樓，其支柱從地上另起。
- 72 法國國旗。
- 73 法國羅尼河流入地中海處之三角洲。
- 74 中學教員。
- 75 羅姆(Roehm)，納粹黨發起人之一，後因黨內紛爭，被希特勒所殺。
- 76 德文：怎麼說？
- 77 德文：重建。
- 78 封·代爾·魯貝(Van der Lubbe)，原籍荷蘭的德國工人。被納粹分子收買，1933年陰謀縱火，焚燒德國國會，以期嫁禍於共產黨，特別是希圖誣陷季米特洛夫。
- 79 封·保魯斯(Van Paulus)，攻打斯大林格勒的德國侵略軍統帥；戰敗後，被俘，一直到1953年才被釋，返東德。
- 80 即德國。
- 81 指紙牌圖象上的方鑽石：◇
- 82 普洛望斯(Provence)，法國西南部，古省名。
- 83 德國人說的蹩腳法文。
- 84 通俗的俚語，或隱語，意即滔滔不絕地說話。按一般的法國人在飯桌上是很

健談的。

- 85 窮哨(jaspiner), 俚語, 意即: 談話, 噏舌, “哨”係北方口語, “國語辭典”解釋: “戲謂人健談”。
- 86 北勒斯勞(Breslau), 德國城市。
- 87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戴高樂派抗敵運動的標誌, 形狀如下: 卩。
- 88 德語: 我們究竟不是什麼野蠻人。
- 89 法國与西班牙交界地區。
- 90 帶在手腕上的銅牌(或銀牌, 但極少), 上刻帶者姓名, 籍貫及年齡等。
- 91 廣義地指參加游擊隊的知識分子, 他們在戰鬥的行列中, 當然不說文縷縷的知識分子的話, 而說老百姓的“俚語”。
- 92 法國北部植物, 其果實在釀造啤酒中可以起發酵作用。
- 93 法國西部于拉(Jura)山區的一種特殊的山溝。
- 94 波尼(pogne), 法國南部特產的一種用麵粉烤的扁點心, 據說用瓜瓤作餡。
- 95 達豪(Dachau), 納粹德國著名的集中營之一。
- 96 德國飛機。
- 97 法國勞動人民喜愛的一種運動。玩者先放一小球在地上, 作為標的, 然後从四五丈外, 拋擲空心的鐵球, 大如普通飯碗, 以鐵球落地處離標的最近者為得分。
- 98 指地下抗敵工作, 亦就是“抵抗運動”。
- 99 讓-庇哀的妻。
- 100 納粹慣用悶車裝載被捕的法國人, 運到德國集中營去。
- 101 實際就是不服从傀儡政府的決定, 不願被送到德國去做工的法國青年。
- 102 陶立歐(Jacques Doriot),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投降納粹, 出賣法國的最反動的法國政客之一。法西斯化的“法國人民黨”的头子, 後來死在魯國。



# “共產黨人”摘譯



1940年1月16日

本文摘譯自長篇小說“共產黨人”第三卷第十七與十九兩章。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法國反動派爲了進一步壓迫人民、加緊國內法西斯化，並且爲了必要時向希特勒投降準備條件，因而宣佈法國共產黨爲非法，並大舉逮捕黨內負責幹部，迫害一般黨員。

那時法國衆議院內法共議員，除個別經不起威脅利誘，投降了敵人以外，大部分均態度堅定，始終忠於黨，忠於工人階級。因此他們之中許多人被反動政府違反憲法加以逮捕和監禁。只有少數議員，年齡較輕，戰爭發生後被徵入伍，所以未遭拘捕。反動政府爲了“一網打盡”起見，要求衆議院通過一項決議，罷免這些“漏網”的議員。

1940年1月16日，是衆議院討論和表決這一罷免案的日子。以愛德安·法戎爲首的三位法共議員，在地下黨指示之下，決定抓住這一機會，進行最後一次的、頑強的議會鬥爭，借議會爲講壇，向廣大的工人羣衆再一次公開申明黨的反法西斯路線。

這是小說“共產黨人”中最重要篇章之一，其中人物姓名，除少數例外，幾乎全部是歷史人物的真姓實名。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

這一個日子不是憑空產生的。十六日這場會議，可能在很長的期間，成爲黨的合法鬥爭的唯一發言機會。在這一政黨內，被選爲議員的黨員，並不是光憑腦子想到什麼就幹什麼：因爲他們是共產黨員，所以選民把他們選了出來；也就是說，他們必須受黨內選出來的某些機構的監督。像一月十六日這樣一件大事，黨領導上有直接干預的必要。

.....

因此，愛繼安<sup>1</sup>來到弗拉商<sup>2</sup>這兒。他們一起討論。怎麼辦？怎麼能最妥善地利用這個到了手的机会——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的那場會議？他們兩人對於法戎打算在那天發言的意義，取得了一致。弗拉商對他說：“你只要準備頭兩句就夠，他們一定打斷你的話……”至於愛繼安，他想既然這一次問題在罷免共產黨議員，他們不容易阻止他發言，因爲那些先生一直以民主派自居。即使爲了扮演他們的滑稽劇，他們也必須讓人來替共產黨發表意見。否則人們總不免有話說……愛繼安估計道：“照我看，我可以講十分鐘話……這以後，自然就……”不用說，關鍵不僅在那些先生的耐性，同時在於愛繼安所要說的話是否能使他們容忍。十分鐘，反正在沒有強。弗拉商想，如果愛繼安真的能堅持十分鐘，那是了不起的事情。將要引起多麼大的影響！在工廠裏，小夥子們……可就有的說了……

.....

“讓！”这一下巴斯多勒里<sup>3</sup>拉拉讓的袖子。怎麼？什麼事？赫里歐議長剛說了：“請法戎先生發言……”

兩位朋友瞧最左的議席。愛繼安·法戎站了起來，離開他的同志塞斯勃龍與莫冬，跨上扶梯，走到講壇上去。會場上騷動了一下，接着是突然的沉寂……就好比馬戲場上鼓聲一响，驚險的表演快要開始時的一片沉寂……法戎的朋友們在下邊……“哪一個是塞斯勃龍？”讓·特·蒙塞問。巴斯多勒里說不清。巴斯多勒里不知道另一個叫什麼名字。应当說明，莫冬進來還沒多久，他比另外兩人晚到得多……

愛繼安·法戎在講壇上。他注視着這鬥獸場和這羣野獸。會已經開得很久，他一直等到這時，等得很難受。現在，他上台了，他能發言了。他看見在那邊，第一排是莫冬，塞斯勃龍；緊挨着他們，坐着那些叛黨的傢伙……

“議會在政府要求之下，將要表決屬於前共產黨議會集團的、那些議員的罷免案，因為他們威武不屈，堅決不肯否定他們的過去，不肯否定他們的理想，不肯否定在暴力之下被解散的、他們的黨……”

法戎的聲音大家聽得很清楚。他用平靜的、毫不做作的音調開始。巴斯多勒里把手放在讓的膝蓋上。

“……你們就要表決一項措施，以某些衆議員為對象；而他們，除了少數例外，已經被摒斥於這個議會之外了。因為，事實上，政府從十月初以來，已經下令逮捕他們，並且不經過審訊，就把他們作為普通犯人監禁起來。對於專橫地拘禁衆議員這一事實，我提出最堅決的抗議……”

法戎用南方口音說到“堅決”這個形容詞的時候，從右翼，從中間，發出一片狂亂的抗議聲。一開頭的沉靜到此已被打破；在

这半圆形大廳上的人們，現在希望走索的藝人一交摔下來，而且下面又沒有保證安全的網子……可是在吵鬧声中，愛繼安却用了較高的声音繼續講下去：“……我要求釋放那些被人橫暴地監禁起來的衆議員……”說也奇怪，那些吵鬧傢伙的陣陣叫囂，好比移動木器時的声音似地，一下子就安靜下去了……“我从這個講壇上，向那些在監禁中的、我的同事和朋友致兄弟的敬禮，並且對他們……”叫囂的声音又發作了——表示驚異的喊叫，帶騷擾性的憤慨。議長赫里歐先生搖鈴維持秩序，他干涉說：“先生們，靜候依法宣判吧……”

法戎接下去：“……我肯定地表示擁護；正在這時，有些人却因為怕挨打，所以背叛了黨……”

有人喊道：“他們不需要接受你的教訓！”喊的人想必是一個叛黨分子。法戎往下講：“至於我們，我們屹立不動，始終忠於我們共同的理想！”

全場大譁。共同的理想！屹立不動！把他關到凡爾賽監獄中去吧！簡直荒唐之至……讓，輕輕地，轉身向着巴斯多勒里：“完啦……”他說，“完啦……”巴斯多勒里點了一下頭。

果然完結了。正像弗拉商所說，愛繼安已經到了別人再不讓他多說一句的地步。他想仍然用安詳的声音，設法說下去，想和潮水爭寸尺之地：“至於對我們提出的建議，我要求議會，像我在上次會議上所說，把它認為不能接受的建議，並且直截了當加以否決。如果牽涉到法律問題……”這幾句話好像屬於議會詞令。這倒是通過去了，喧嘩的浪潮重新退了下去，帶着一片石子的滾動聲。

“……我可以僅僅指出這一點：你們打算取消資格的那幾位衆議員，自從當選以來，從未犯法判罪。因此，罷黜這些議員，

是橫暴的、不合法的舉動。但是這一點，先生們，照我看來，無非是問題次要的一面，因為按照今天的情況，你們要想排擠誰，就把誰監禁起來，非常容易。我已經舉過幾個例子。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提醒大家：我們是——無論你們願意不願意，全國普選產生出來的議員。身受人民的委託，我們認為只有人民才有資格決定我們的委任狀是否有效；只有對於人民我們才应当有所交代。你們今天妄自以為代替了人民，橫暴地使一部分法國人民失去了他們自己選出來的代表。表決關於我們的罷免案，將成為對於民主原則作明目張膽的破壞，而你們還胆敢自稱為民主原則的捍衛者……”

隱隱的雷聲從四面八方奔向講壇。暴風雨又來了；已經來了；赫里歐議長彷彿一手擋住了雷雨的掙掙嘴臉：“請大家不要打斷……”

“那倒是真的，政府沒有等到今天才來消滅這些脆弱的民主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圖窮匕首見，在今天，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事。你們準備對我們採取的措施，是橫暴地逮捕了未被徵入伍的共產黨議員以後、一個緊接着的步驟……”

讓等待着叫喊聲，可是叫喊聲沒有起來。退落的潮頭必然要重新衝上來，無疑地……

“這步驟是緊接着對於四個被徵入伍的眾議員被摒斥、被檢查以後而採取的；他們的被摒斥，我認為是一件荒唐的舉動。他們先是按正式手續被召來開會的，後來因為他們在狂亂的敵人挑釁之下引起了衝突，又要他們負責……”<sup>4</sup>

海水又回來了，回來了！海水奔騰而來，潮頭先從右邊高漲。在叫囂聲中，發言人第一次抬起手來，手放在水瓶子上<sup>5</sup>，好像要抓起瓶子來似的。講壇下邊有幾個議員在那兒指手劃腳。

可是这一回却不需要議長施展法術了<sup>6</sup>……

“这一步驟是緊接着下列各項措施而採取的，那就是：解散共產黨，解散工人階級的最有力的工會組織，逮捕工人階級工會的某些代表人物，建立集中營，頒佈有關嫌疑犯的法令……”

“滾到莫斯科去！把他們槍斃了吧！”有一個社會黨議員這樣狂吠。

“……緊接着對成千勞動人民的打擊與迫害而採取的；這些勞動人民的罪名是：不肯在你們捍衛的大資本獨裁勢力面前低頭。無疑地，你們以為你們迫害共產黨人、罷黜我們，可以用國際事件來證明你們有理，比方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侵犯條約！”在各種叫囂呼號的怒潮擊撞中，從社會黨的議席行列中喊出了這一声。塞斯勃龍從自己坐位回頭一看，認出了那位同事：一個名叫麻克泗·勒幼納的議員。

“……不侵犯條約。”法戎咬字很清楚地說，為了使意義更明確；同時他的手，用意圖更為明顯的方式，摸着水瓶子……講壇下邊的人們向後退了；莫冬本來好像要跳上前去幫助法戎，也重新坐下。

而且你們知道，莫冬，姓如其人<sup>7</sup>，是個很平靜的傢伙。

“……你們所謂蘇聯對芬蘭的侵略……先生們，你們之中有一些人知道得和我們一樣清楚，在巴黎和倫敦眼中<sup>8</sup>，把芬蘭的疆土當作什麼看待……”

“荒謬！可恥！閉嘴！滾出去！”

“……在巴黎和倫敦眼中芬蘭是隨時可以向蘇聯進攻的基地，擴大戰爭的基地……”

聚集在兩邊的人羣，向講壇周圍緊緊地擠，一邊發出挑釁的叫囂和笑聲，好像氣昏了頭腦……只見發言人的手指抓緊了水

瓶，他說了些什麼，遠處聽不清楚：“誰先上來……”近處的人想必聽清楚了，潮水又後退了一點。沒有人敢頭一個上去。有人在座上大聲：“聽他發表了這樣的言論以後，我希望委員會仍維持‘十月一日’原案<sup>9</sup>！”

於是法戎說：“日期問題對我不發生作用。我想我並沒有給人以否認初戀的印象<sup>10</sup>……”

這句話給大家淋了一身冷水。這是這篇音調平靜的講演中的第一句帶着個人口吻的話；法戎對於每一個字尾上的R有他自己的特殊唸法……他又能接下去講了：“可能因為上述以芬蘭為戰爭基地的陰謀已經被破壞，所以某些人現在反而成了主張民族獨立的健將，雖然他們在前兩年曾經作了國際帝國主義的幫兇，襲擊了、並且屠殺了西班牙共和國……”

他吸了一口氣，轉過身來，面向左翼社會黨。那邊的人不動聲色。愛繼安放下了水瓶，俯身向着部長們的席位：“回答政府的論點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從政府自己的資料中就可以找到左証。在政府剛剛發表的黃皮書中，我們可以在‘資料第一四九號’項下讀到當時外交部長喬治·鮑內先生與德國駐巴黎大使的談話記錄：‘最後我對大使說，他可以在法國看到全國一致追隨政府這一事實。選舉可能要中止；公共集會都要制止；外國的宣傳，不問它什麼性質，要加以鎮壓；共產黨人要受到教訓。’共產黨人要受到教訓……這段記錄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的，因此比蘇德條約還要早幾個星期……”

啊！這一次海水又衝擊講壇了。塞斯勃龍和莫冬兩人拍掌拍得手都疼了，而他們周圍却充滿着威脅；有的狂吠，有的舉起拳頭來要打架。這議會最受不了的事，就是引用官方資料給它看，這是無疑的……法戎的嗓子提高了，他的聲音壓倒一切：

“你們無非拿這條約來做藉口。對於共產黨人的迫害在條約簽訂前老早就決定了；今天的司法部長喬治·鮑內先生所作的，無非把去年七月一日外交部長喬治·鮑內先生對德國大使說的話加以實行。真正說，你們對我們所採取的各種措施的真实意義，是瞞不過我國大部分勞動人民的……”

怒潮停止了；在左邊的幾聲叫喊中，潮水好像在猶豫不前……愛繼安接下去說：“你們的迫害……”他重又轉向社會黨議員這一邊，面對着他們高貴的代言人弗朗沙·夏塞涅，接着說：“你們的迫害，使勞動人民看清楚了正在進行中的戰爭的真正性質，而你們，一面在國內摧殘一切自由，居然有臉說這戰爭……”

“綁到刑柱上去！好大胆！叫他閉嘴……”

“……說這戰爭是保衛自由的戰爭……”

最後半句落入一片叫囂聲中。愛繼安忽然看見，在政府席位上，內務部長，可敬的阿爾貝·沙洛先生撐起兩條手臂；抬起高鼻子來，好像用鼻子作為望遠鏡似地東張西望；接着，站了起來……

“勞動人民有正確的理由，在你們毀棄勞動法律，強制規定工資，兇狠壓迫農業生產者和小商業者，不斷提高生活水平等政策，和對於我們的罷免案之間，建立起因果關係……”

怎麼啦？怎麼啦！人們狂吼着；在那邊，這排座位與那排座位之間，大家互相呼應、對答着。愛繼安眼睛一直盯着可敬的沙洛先生，他走到議長席旁邊的門口，在一個公役的耳朵邊說了幾句。什麼事？他想把我逮捕起來……法戎接下去講，下決心要充分利用剩下的每一秒鐘：“這一打擊勞動羣衆的政策，我們認為它的推行，是得到本議會內各黨派的支持的，社會黨也在其內……”

這一下左邊爆炸了。有的笑，有的嗶叫，有的吹哨。高貴的：

弗朗沙·夏塞涅先生、斯比拿思先生、保爾·富爾先生，都氣得按捺不住了；而麻克泗·勒幼納先生再一次表現得與眾不同，他諷嘲地說：“我們早就等着他，這倒使我們返老還童了！”

“誠然，”發言人回答他說，“這是事物必然的反覆。在某些平靜的時期，你們高唱階級鬥爭。在動亂不安的時期，無論是這一次大戰或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你們就在國內的帝國主義面前下跪……”

麻克泗·勒幼納先生在弗朗沙·夏塞涅先生身邊回答道：“我們是法國人，乾脆一句話！”弗朗沙·夏塞涅先生點頭稱是。

“……而你們試圖……”法戎繼續講，“讓勞動人民接受別人加於他們的打擊。這是你們的事。可是我強調要對於本議會各黨派所起的作用，給以這樣的估價……”

“閉嘴吧！”体面的亨利·安德羅先生高聲喊，“烈士們的英靈在注視你！”接着有一些字眼向講壇上拋擲過去，遠處聽不清楚……

“我蔑視你的謾罵！”法戎這樣回答。

“你蔑視烈士們！”馬塞爾·馬索先生咆哮起來，用了深惡痛絕的表情……總之，法戎不屑回答這句牛頭不對馬嘴的妙語。因為內務部長先生重新坐在政府席位上，而且在文縷縷地擻鼻子……現在，必須趕快作結論……

“因為你們知道人民不贊成你們的政策，所以你們解散人民的組織，打擊人民的優秀的代表。政府的各位先生，今天你們儘管迫害我們，監禁我們之中的一部分人，把他們驅逐出議會。可是你們不能夠挫折法國人民愛好和平的意志；也不能挫折人民要保持他們既得的社会权利——这是过去的鬥爭成果——要在社会的、經濟的与政治的進步道路上，勇往直前的意志。人民的意

志必定要表達出來，不顧你們的法令，不顧你們的迫害。必然有一天，人民的意志会比你們更強。至於我們，我重複說一遍，用我自己的名義，用已被監禁在桑代監獄中的、我們大部分的同事與朋友的名義，我們必將始終如一、忠於工人階級的事業，忠於法國人民的正直的事業，忠於社會主義的事業……”

到了這兒，夏塞涅、勒幼納、斯比拿思、保爾·富爾等各位先生，就大發雷霆了。社會主義！只有我們，只有我們！他敢，社會主義！吵鬧到如此地步，以至已經傳到中間與右邊座位的法戎的一句話，他們也聽不見。法戎說：

“……而且我們繼續認為，我們和蘇聯一起，代表着真正的工人事業，共產主義的事業！”

- 1 愛德安·法戎 (Etienne Fajon)，現在是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 2 弗拉商 (Benoit Frachon)，當時法國共產黨地下的中央領導機構主要負責人之一，現在是法國總工會總書記。
- 3 讓 (即讓·特·蒙塞) 和巴斯多勒里是旁聽席上兩個來看熱鬧的中學生。巴斯多勒里暗中負起向轉入地下的法共黨員報告消息的任務。
- 4 1939年8月23日，“人道報”被禁止出版；8月底，法國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當時，衆議院正在休假期間。到了10月，議會照例復會，事先有召集開會的正式通知，寄給議員們。法共議員雷蒙·紀約，費南·格勒涅，安德烈·麥希庵與查理·彌普爾，亦接到了通知，從軍隊裏回到巴黎，出席會議。在會議進行中，社會黨議員巴代雷米忽然發現了上述四位法共議員。在他聲張之下，有一批反動的議員衝向法共議員，想將他們逐出議場。於是雙方打成一團。查理·彌普爾一拳擊倒巴代雷米。四位法共議員終於被非法掃出議場。
- 5 盛清水的玻璃瓶子，連一隻玻璃杯一同放在桌上，供演講者解渴用。
- 6 一部分議員打算衝到講台上去搗亂，演講者故作姿態，預備必要時拿水瓶作自衛的武器，因此搗亂者望而却步，不等議長出來干涉，就暫時平靜下去了。
- 7 Mouton 這字這兒當姓氏用，而其原義是綿羊。

- 8 意思是：在當時法國和英國反動政府和反動統治階級限中。
- 9 委員會原提議定 1939 年 10 月 1 日為法共議員聲明脫黨的最後期限；惟反動政府却惴惴作態，擬將此項期限加以延長；但因法戎這樣演說，所以議會上有人高喊“維持 10 月 1 日原案！”所謂“委員會”係由某些議員組成，負責審查政府罷黜法共議員法案的草案。
- 10 意思說：無論如何不放棄本來有的信念與理想。

約瑟夫·紀戈阿

本文摘譯自長篇小說“共產黨人”第二卷第二十章及第四卷第六與第十兩章。這些相隔甚遠的斷片，集合起來正好是一個完整的插曲。在這點上，也表現着阿拉貢小說結構上的特殊點之一：敘述是平面展開的（許多頭緒同時並進），而不是直線進行的（講完一件事再講另一件）。

約瑟夫·紀戈阿是法國工人，共產黨員。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他受了重傷。他在病床上的鎮靜、堅忍與樂觀的態度和他的階級覺悟是分不開的。因為他想他自己雖然殘廢了，却仍然可以對於階級弟兄貢獻自己的力量：在遊行示威中走在最前列，以榮軍的資格，抵抗軍警的干涉。

塞細珥是大資本家威思奈的姪媳。她憎恨自己的優薄無行、卑劣腐化的丈夫弗來特，她也厭棄自己的空洞無聊、自私自利的生活。她對於自己所從屬的階級——資產階級，採取了自毅的反叛態度。這種心情，使她熱心地去看護重傷員約瑟夫·紀戈阿——她的女僕歐吉妮的弟弟。隨着整部小說的展開，塞細珥逐漸和勞動人民接近，受到啓發與感化，因而逐漸獲得真正的覺悟。

“这是我弟弟……”歐吉妮手上拿着一封信，這樣說。

塞細珥平常不大注意傭人家裏的事情。她貼身的女僕有個弟弟，她記得偶然听女僕提起过，甚至那弟弟还是由姊姊撫養大的……这些無非事不干己，僅僅是沒有內容的空洞概念而已。这弟弟想必被徵入伍了，那是一定的。塞細珥知道歐吉妮有一個弟弟，但是，打個比方，这和她知道魯意絲有兩兄弟，知道有涅基<sup>1</sup> 这麼個人，完全不是一回事。歐吉妮，这三十二歲的姑娘，老穿着黑衣服，白色的小翻領，罩在領口相當高的袍子上，对塞細珥很忠心，收拾屋子，整理衣物，全做得很好；又給塞細珥熨襯衣，替弗來特燙褲子。塞細珥想不起來歐吉妮跟別的人還有什麼實際上的關係。至於厨娘，她已經結婚，住在房伏<sup>2</sup>，因此塞細珥可以空出一間下房來堆衣箱；歐吉妮就住亨利馬丁大街，塞細珥住的那所大樓的第七層上。她好像並沒有自己的私生活。

塞細珥把剛接到的喬潔德·勒諦亞的短信放在壁爐上；喬潔德回到南方去接她的孩子們去了。愛德蒙和卡洛姐剛到達安提勃海岬。瑪麗—維克多娃騎自行車摔了一跤……

“好吧，拿你的信給我瞧瞧……孩子<sup>3</sup>……”

信是歐吉妮弟弟鄰床的同伴代筆的，本人处在不可能執筆的情況中。他們在凡爾登附近一所醫院裏，很好地、十分好地被治療着。可是約瑟夫受了重傷。他盼望他姊姊去探望他。乍一見面，她可千萬別害怕。这顯然是令人傷心的事；不过現下他痛苦得不怎麼厲害。那是一枚地雷爆炸了，約瑟夫也炸在裏邊，還有

兩個別人，他們運氣不佳，因為他們被炸死了，其中有一個尤其倒楣，他沒有立刻炸死。約瑟夫請他姊姊獨自去看他，就是說別和米米一同去——米米是他的女朋友，他倆一直等着要結婚；歐吉妮插上這樣一句解釋——因為得先讓歐吉妮去和約瑟夫見一面，談過話，然後去給米米作心理準備……

信裏寫的只是這些。

歐吉妮哭着。同時又覺得有點羞愧。她向塞細珥道歉。太太一定會原諒我。太太了解我。太太要是處在我的地位該怎麼辦呢？她轉過臉去。在太太跟前露這份嘴臉，我可真蠢。這叫我自己抑制不住。聽說到那醫院去可不容易呢，得換兩趟火車，再說那兒又是軍事區域……

塞細珥直瞧歐吉妮。她不好看，也不難看。她伺候慣了塞細珥，自己也學會了修飾。早先，她在外省人家做活，好像在謝爾省一座老舊的貴族莊院裏……塞細珥發見歐吉妮伺候她已經三年了，她這樣正眼瞧歐吉妮却還是頭一回。不過，也不能說得太過分：瞧是瞧過她的。歐吉妮頸子正中是不是一直用項鍊掛着這個小小的紀念章？可不，我想起來了，有一次甚至掉了下來……小紀念章掉在地上……小盒兒打開了，塞細珥瞧見盒兒裏有張照片：一個小夥子。“我兄弟，”歐吉妮紅着臉說。難道我是個惡鬼？她瞧着歐吉妮。她竭力拿歐吉妮當人看待。這還說得不够。拿她當和自己同等身份的人看待。

歐吉妮輕輕地哭着。

塞細珥眼睛也充滿了眼淚。她們兩人的眼淚不一樣。塞細珥的眼淚並不是為歐吉妮，也不是為約瑟夫流的。這是發現她自己自私自利的真面目以後，又慚愧又惱怒的眼淚。為了抑制自己，塞細珥不耐煩地突然把手一甩。歐吉妮正好瞧見。她看見太太在

哭。她卑謙地說：“太太真太好了……”塞細珥听了心裏不能忍受，就趕快走出了小客廳，歐吉妮獨自一人在那兒發歎，對着藍緞子的彈簧櫈。

歐吉妮重新看她的信。約瑟夫……我的上帝，他出了什麼事了呢，約瑟夫？受了什麼傷？她反覆看信也沒有用。信上沒有說他受什麼傷。真蠢，這樣主要的事也忘了寫上。信上沒有寫。

塞細珥回到這間屋子裏來了，她顯得很冷靜、安詳。

“歐吉妮……”

“太太？”

“明天我開車送你去，看你弟弟。”

“可是，太太，遠得很呢……”

因為塞細珥不做聲，歐吉妮接着說：

“太太真太好了……”

說完就倒在藍緞櫈子上，兩手捧着臉，抽咽起來了。

“得啦，得啦，”塞細珥制止她，“別哭成這副模樣。等知道了究竟怎麼回事再說……”猶豫了一下以後，她又說：“……也許並沒有這麼可怕……”

.....

塞細珥是個技術優越的汽車司機。她一口氣把車子開到聖一梅內塢，爲了在那兒吃午飯。出發的時候，十一月天的濛濛細雨下得並不太可怕，却也使她決定攜帶了雨衣。她穿一身芥末色的上衣和裙子，翻領和袖口鑲着黑絲絨，頭上繫一塊黑色的圍巾，束住頭髮。歐吉妮坐在她身旁，穿一身黑，戴一頂灰色呢帽，膝上放着太太的和她的雨衣；她其實可以把這兩件雨衣放在後座上。她的脫掉了手套的手擰着手帕，一雙羊毛手套滑落在地上。一句話也不說。她那副卑恭的神氣和痛苦的樣子使塞細

珥生氣。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塞細珥自己也缺少談話的興致。車通過摩城的時候，她对歐吉妮說：“歐吉妮，把雨衣扔到座位上去，向後面……”“這樣一點也不礙事，太太，”歐吉妮說。“我沒有問你礙事不礙事，我跟你說把它們扔到後面去。”“好吧，太太。”歐吉妮就把兩件雨衣扔到後面去。

公路上空寂無人。雨越下越厲害了。天色似黃非黃。車穿過層層的霧。从夏多一紀安里起，雨更狂暴了，幾乎什麼也看不清，前面玻璃窗上的電刷子，不用說，老是卡住。車到艾貝奈城的進口，有人要查看她們的證件。這兒是軍事區，這兩位太太有通行証沒有？可是那個保安警沒有老在雨裏呆着的興致，而且威思奈太太<sup>5</sup> 這個姓靈驗得很，那保安警一明白這的確是威思奈府上的威思奈太太，就不說什麼了。雨下個不停……這輛小小的汽車好像在雨的爪子底下亂蹦。公路都浸透了，車輪在路上滑溜，塞細珥兩條手臂够吃勁的。到了聖一梅內塢車停下來，她才得休息。在飯桌上，歐吉妮說出她心裏嘀咕了一上午的話來：“太太信不信，他想必右手受了傷，約瑟夫，所以自己沒能寫信？”那一定，那一定。心眼兒可真不透亮，這丫頭。

“飯總得吃呀，歐吉妮，你在那兒磨蹭什麼？”

歐吉妮用鼻音抽搭着說：“太太真太好了……”她不會說別的，這個老套使塞細珥起很大的反感。這頓午餐吃得幾乎和午前一路來同樣的啞口無言。吃飯的地方是個中等旅館，飯菜勉強過得去。按照“彌昔蘭指南”<sup>6</sup>，要到城市另一頭才能找到像樣的旅館。可是，威思奈太太願意立刻就停住，有時候是會有這種情形，多走一百公尺都不幹——除了這原因以外，她也不願意把歐吉妮帶到太講究的飯館去；要不然不免有點兒不順眼，同時也不免讓那女傭人反而感到不自在。

从聖一梅內，她們的汽車直奔阿谷納。雨已經不像雨，而是洪水氾濫了。从格來蒙過去，凡爾登就不很遠，接着，車向北前進……總之她們下午趕的路程比上午短一半还不止。三點過幾分鐘她們就可以到達。汽車走得很好，不快不慢。並沒有開快車急趕……可是車走得不快不慢。

醫院是一所四邊形的寬大建築，中間一個大院子，院子周圍是拱廊，石瓦的房頂形成一列列的藍色長排。這建築屬於十八世紀初期的一般格式，那時候的建築也就像那時候的宗教。在醫院裏，女修道士和兵士混在一起，看來使人覺得古怪。原來住养老院的那些老人，現在都擠在側面的屋子裏。建築物的其他部分全徵爲軍用了。約瑟夫·紀戈阿？一下子是找不到他的，先得在拱廊上轉來轉去，找到值班的傢伙。还得走回头路，上樓梯。穿走廊。到處地上鋪着黑白兩色的方磁磚……“紀戈阿？動過手術的大病房裏……四十七號。”歐吉妮一聲不哼。她不出面了。老得塞細珥打听……歸根結柢，這約瑟夫，又不是我塞細珥的老弟……醫院裏充滿着陰慘慘的灰色的光線。雨點打着窗子。使人覺得彷彿在船上一樣。到末了，一個軍人把她們領到極長的病房裏，一個男護士和一個女修士向她們走來。戴着大白帽子的女修士問道：“要瞧四十七號的就是這兩位太太嗎？……等一下吧……”

女修士自然而然的向塞細珥詢問。塞細珥說：“這是紀戈阿姑娘……是他的姊姊……”“啊？他的姊姊？”女修士說。這時男護士俯身向女修士，兩人咬了一陣耳朵，接着女修士又說：“也許先得向她解釋一下……”他們四人一起穿行沒完沒了的狹長病房，病床上的傷員們支起肘來瞧她們過去，有的抬起上身來叫道姑：“姑奶奶，尿壺……”有些床是空的。大病房尽头，每邊用板隔成一小角落，大家都管那叫“房間”。歐吉妮正要進去，護士叫住了

她：“你見了他，如果看見他變了樣子，千萬什麼也別說……”她抬起眼睛看着護士，又侷促、又着急：“不，”她輕輕地說，“我什麼也不講……”等她從護士前面走過去以後，護士朝塞細耳啣嘴示意，一邊用手作成刀的樣子，在手臂上切了一刀，接着很快地又用另一隻手，在那一條臂上作同樣的手勢。

可怕的倒不是他的兩條手臂都截掉了，這約瑟夫。他眼睛全瞎了，滿頭滿臉的繃帶，他的面部正施了手術，反正也就是在他的殘餘的臉上，殘餘的鼻子和單邊面頰上……他話還能說。他聽出了歐吉妮的嗓音。他喃喃地說：“妮妮……”對於這面目模糊，兩眼漆黑的可怕的一大包東西說來，歐吉妮依然是“妮妮……”歐吉妮瞧着他，僵住了，一隻手掩着她自己的嘴。她怕忍不住哭出來，怕得要命。“我的小宝……”她說，“你瞧，我來了……”接着她又聽見自己說：“啊，我的小宝……”

他發出一種聲音，彷彿是在笑着說：“我看不見，可是我聽得見你，妮妮……”塞細耳一直退到大房間裏。她不能忍受那種情景。人們可以聽到在小角落裏面姊弟二人在談話，聲音幾乎和耳語那樣低。歐吉妮慌張的聲音勉強裝作自然，她弟弟從枕頭邊說：“你明白，我不願意米米……她來看我……不願意讓她突然看見我這樣……”

她怎麼回答，歐吉妮？她含在喉頭的淚水，模糊了她的拙笨的、沒意義的語句。塞細耳聽見約瑟夫說：“你明白……我不知道我自己什麼樣兒……因為我沒有手，沒法兒看……”

她再也忍受不住了，於是走到遠處。在走廊上，一個青年醫生來陪伴她。給四十七號動手術，這醫生還幫了忙。嘿，那活計可够瞧……不過也是白費事，等以後繃帶一去掉，你那朋友的弟弟，他反正好看不了……很顯然，那醫生瞧這位女賓很合他的口

味。那是個頭髮栗色——灰褐而帶赭色的、身材不高的人，鼻子底下一簇剛長出來的鬍鬚，紅絨的軍帽<sup>7</sup>歪戴着，壓着一隻耳朵。像這樣漂亮的太太，在這倒楣的荒鄉僻壤見不着多少。那醫生願意講件小事情來打動她的興致：

“你知道……你那朋友的弟弟……唔？好吧，他可不是個信教的人，無可懷疑。因為那一天，他大鬧了一場。修女拿了條細頂練，替他在頸子上套上了聖牌<sup>8</sup>……啊，你知道，她倒是一番好心……既然她自己相信這一套，不是嗎？他直嚷嚷。誰也不敢去替他摘下來。最後護士去替他摘下來了，求個平靜。這護士對我講，替他取掉了練子以後，四十七號一邊哭一邊說：我的手，我的手呵……他吃飯沒有手，這倒很快就習慣了……可是和聖牌一糾纏上……否則他是很安靜的。”

.....

“是您嗎，塞細珥太太？”

盲人明明知道是她。他很快就能認辨出歐吉妮，他姊姊，或威思奈太太。沒有法子給他盲人讀物，使他解悶，因為他沒有手了。在很感動人的情況下，他用了殘剩的官能，通過氣味、聲音，恢復對於生命的興趣。約瑟夫·紀戈阿自從受傷以來已經四個月，傷勢拖延，恢復得困難。在斷臂上，開過刀的地方都長了瘡癤，不得不動手術。他那不成形狀的悲劇的面孔，創口收口很慢。約瑟夫說他自己也不明白怎麼回事，在他身上一切都絕對健全，以前他要是身上拉了個口子，從不會灌膿，所有的傷口自己就會好，而且好得很快。我父親也是這樣的，對嗎，歐吉妮？歐吉妮回答說是对的，家裏誰也從來不害病。我們家裏……

通過一些瑣碎事物，他對生命恢復了興趣，比方時間的計算：他在腦子裏把早晨醒來一直到別人給他送早點來的這段時

間，分成幾小段。他打趣着說，像我這癩個大小夥子，叫人把咖啡一直送上床來，究竟不成話！有一次他甚至說他從來做夢也想不到有一天會這樣叫人伺候……他彷彿覺得這件事又可羞又和奇蹟似的。大夫們，女護士們，大家都照顧他。而且歐吉妮的女主人威思奈太太，也和歐吉妮一塊兒來了，這簡直是……

她們兩人已經來了三星期。歐吉妮像個小耗子。她一言不發，來坐在他病床邊，做出一種很勻整的声响，她想必在織毛線。她沒有對他說她在織毛線。他也沒有問她，為的是給自己留下一點事情可以尋思……有一天，他可是按捺不住了，像一樁不能讓第三者知道的事情似的向塞細珥太太打聽，她到我這兒來的時候都幹什麼，歐吉妮？她織毛線嗎？是的，她織毛線。這一下他可確實知道了；歐吉妮在他身邊發出那小小的声响的時候，他有點不耐煩。威思奈太太在那兒，那他可決不沉悶……她一走，他設法揣測隔多大工夫她會再來，又設法把那時間分成相等的若干小段，在他腦子裏，在他心裏，低聲把時間一段一段數過去。

還有別的人哩。有一些人眼睛健全，可是沒有腿了。有些人全身沒有一處完整的。出太陽的日子，他們聚集在平台上取暖。約瑟夫，在威思奈太太沒有來以前，關於醫院只知道有這座平台。提到醫院的建築人們倒是常說“莊院”<sup>9</sup>，可是他從來沒有在“莊院”的意義上仔細想過一下。威思奈太太給他描寫這個處所。真的，要沒有她說，他決想不到。人們把他放在這麼美的地方，放在對於他那樣的傢伙這麼不相稱的地方，這簡直是不可能的！再說，她描寫得多麼好呀，塞細珥太太……他不下十次地請她重講，他愈听愈愛听，而且有些詞兒還得加以註解，塞細珥太太真有耐心！比方，她解釋各種不同的建築風格。以前約瑟夫眼睛沒瞎的時候，他只知道有新房子與老房子的區別。誰也沒有告訴過

他，說在老房子之中，按照着窗子的式樣，按照列柱或裝飾物，可以鑒別這建築物是什麼時代修成的；現在他也不嫌其煩地要別人使他熟習這門對於盲人說來是荒誕無稽的科學，他堅請威思奈太太很詳細地描述羅馬式圓拱和峨特式尖拱有什麼區別，並且請她準確地說出哪一個亨利、哪一個路易<sup>10</sup>和這一點或那一點有連帶關係；他在小學校裏唸過的法國歷史本來在他記憶中所剩無幾；這樣一來，這點殘餘的知識更其在他腦子裏狂亂地跳起舞來了。這麼說來這座莊院，也就是說他們所在的醫院，原來是路易十三時代的莊院……還有周圍的花園呢……那些雕像呢……您沒有給我講清楚那些雕像，塞細珥太太，它們是怎樣佈置的，雕像？大力士赫古爾肩上扛着一個搶來的裸體女子，這座雕像是什麼樣子？還有狩獵女神迭雅娜……跟我講迭雅娜吧，塞細珥太太？迭雅娜是很美麗的。她像不像您？啊，您別生氣，塞細珥太太，歐吉妮說您很美麗……我從來沒見過您，可是聽您說話，這就不難猜想出來，得啦！

真的，這個地方也是一個美得出奇的地方。被徵用為重傷傷員養教中心的這座莊院，原先是屬於誰的呢？有一條了不起的甬道，兩旁是綠葉成蔭的菩提樹；這條道穿過空曠的草坪，一直通到正房，周圍的房舍好像拱衛着這條道；在房舍上，褪色的紅磚，配合着鑲在牆邊的晒黃的石砌，而爬牆的綠葉，却把磚石吞沒一半。房頂的美觀在於平板的老瓦片，好像被日光晒成用舊了的絲絨一般。走下寬濶莊嚴的台階，展開一大片水池，台階兩旁是白石雕欄。無數的雕像，在修剪得很整齊的松牆之間，好像在捉迷藏玩兒……這一切，約瑟夫·紀戈阿的眼睛是永遠看不見了。

有一件事使塞細珥感到恐怖，並且使她躲在別人讓她獨任一

間的小房間裏，伏在枕上吞泣。要是對別的人，決不能這樣通融，可是對威思奈太太……那些大夫都很和氣。她和他們一起吃飯，有這麼個漂亮女子作伴，大夫們當然不反對。自然，並沒有硬叫他們和歐吉妮也在一起。這些先生全向威思奈太太多少獻點殷勤，可是誰也不願意跟她瞎纏。怪事，這女人那麼關心這個沒有手臂的人，你知道，那個瞎子……三十七號病床<sup>11</sup>……讓她留在醫院裏，這當然是不合規矩的，可是究竟又不是在前線，不是在公壩樹林中！有一件事使塞細珥感到恐怖，那就是這個傷員的忍耐與和氣。這是件極可怕的事，幾乎令人不能忍受。難道他不會有一天叫喊起來，怨天尤人，或至少跟人耍脾氣，口出怨言嗎？可是不然，他覺得一切都好極了。他不停地說謝謝。這簡直令人難受之至。她對他說：“你不會生氣嗎，約瑟夫？”他轉過身來向着她，完全就像他用眼看着她似地，可是他並沒有面孔，他的面孔像剛剛犁過的田地一樣；他用柔和到可怕的聲音反問：“我為什麼要生氣呢，塞細珥太太？大家都對我這麼好？”

大家……

歐吉妮接到米米一封信，塞細珥就匆匆忙忙和她趕到了厄爾省的這個小村子裏<sup>12</sup>。因為歐吉妮事先佈置好了，讓約瑟夫的所謂未婚妻到他身邊去。米米寫信求救，她說，我再也受不了啦……

不能把米米硬留下來。她走了。

約瑟夫向塞細珥和歐吉妮解釋米米是怎麼走的，完全就像塞細珥向他解釋建築上的各種風格一樣。用同樣的口氣。這樣，人們在他跟前，再也不能為這事傷心了。必須用他那樣的態度來對待米米这一走。一切情況，好像約瑟夫倒在安撫塞細珥和歐吉妮，讓她們不至於因為米米走了而太難受，並且對於生活上其他的事

物也一樣。在花園外邊有一片菓園，有一天塞細耳从那兒回來，相當激動地說蘋果樹開始開花了，約瑟夫這麼和善地喊了起來：您瞧！意思彷彿說：我不早告訴您了嗎！這麼和善，致使一切都變得明朗、簡易、可以忍受，即使米米走了，即使手臂全截掉了，眼睛成了空洞……

歐吉妮却說約瑟夫以前是怪喜歡打趣別人的，而且跟地位比他高的人也常頂嘴，甚至因此引起歐吉妮慌張不安。比方，提到宗教就是如此。他不信教。歐吉妮並不以為怪，雖然她自己从小是在信仰裏被教養大的，她一直信教；可是在咱們這種人家，在平民老百姓之間，也是個習慣：男人總是這樣的……不過約瑟夫在這方面的不寬容的態度使她難受，因為他明知道他姊姊是信教的……為什麼他跟她提這許多意見？但是，自從他遭遇不幸以來，他一字不提了，一次也沒提過。倒不是他人變了。塞細耳瞧出來了：如果說約瑟夫因為遭受不幸，連人都變了，歐吉妮是很不高興的。她很可以拿約瑟夫堅持不信教這一點，證明他並沒有像別人所想像似地減低了價值……

米米走了，雖然約瑟夫對於這事的態度是出人意料地好，塞細耳却並不因此而不加正確的考慮，她認為应当不停地給他一些分心的事情，不讓他去想米米。也就因此，她到這兒來本打算待兩天就走，却已待了三個星期；很明顯，她在作久住之計了。為了證明她留下不走是有必要的，她設法給醫院服務：幫助女護士工作，並且不專陪伴約瑟夫·紀戈阿一個人，也陪別的傷員。她甚至替打掃病房的女工掃地。有一次被歐吉妮撞見了，劈手把掃帚奪了過來……太太不想一想！

正相反，太太想倒是想的。有什麼事塞細耳認為必須求別人寬恕她呢？什麼也沒有。但也可以說多得很。由於她是這樣的一

個人。由於她是弗來特<sup>13</sup>的妻。由於她所想到而表達不出來的成千的事物。因為，她白費了事，她的女僕仍然是她的女僕；而約瑟夫是什麼人呢？一個郵政工人。他的工作是修理電話線路<sup>14</sup>。他給塞細珥講過他的工作是怎麼回事；腳上套了一種鉤子，爬到電線桿上去……他所講的關於他的生活的一切，啊，使塞細珥難以想像，正不下於讓瞎子去想像建築上的峨特式或羅戈戈式！如果他能把自己的生平敘述更仔細一些……可是他想不起來有些什麼可講的。有一次，他不知不覺說了這樣的話：總之，在他的工作中，他很可能被電流燒焦；有時接觸高壓電線，稍一錯誤，就會發生這樣的事。一般人，他們家裏有電燈、電話。他們除此以外更不知道有那麼一個傢伙，在鄉間某處，蜷縮在電線上，動不了啦……就是這麼回事；至於我自己呢，得讓戰爭來把我整治成到這模樣……對於別人說，我的遭遇是沒有什麼可以引為自滿的；可是究竟……他似乎覺得他的眼睛和手臂，至少是在巨大的事件中失去的。他究竟對於戰爭作何看法？塞細珥不敢問他。你以為他和塞細珥一樣看法嗎？那未免太可怕了！……

歐吉妮把太太看成聖者，因為太太肯降低身份來關心她，關心她的不幸，照顧她弟弟。歐吉妮無疑地弄錯了。塞細珥生平空前未有的、這種突然願為人服務的熱情，可能只是自私心的別開生面的表現。無論如何，她自己跟自己是這樣解釋的。有些婦女玩兒橋牌，為的是不再去想她們的丈夫如何對她們不忠，對不對？因此歐吉妮對她表示感激流涕，反而使她煩躁。……

有一天，約瑟夫講起以前他和米米兩人每禮拜天在巴黎附近林子裏散步的情形，有時甚至走得够遠的。他們有一輛雙人自行車。怎麼，我從來沒有對您提起過這輛雙人車，塞細珥太太？這下子他就講開了關於雙人車的故事：他如何分期付款買那輛車，

一直到战事發生，款子还没有完全付清理。一輛漂亮的雙人車，鍍着晶亮的銀，幾乎可以說和雜技場上的自行車一樣，您知道？雜耍藝人在自行車上翻騰，他們的車多麼乾淨，他們騎着車轉的時候，有音樂伴奏，古怪的是車輪油得這樣好，一声吱格都沒有。而且他們的膝蓋骨節也一声不响……他笑了。如果米米願意，現在，那輛雙人車……

他也明白他跟米米算是完結了。有一天，另一個人會代替他……可是他並不生氣，他沒有嫉忌的神氣。……

塞細珥每天給約瑟夫唸報。他好像不太了解時事，不太了解战事、外交、內閣危機。至少他絲毫沒有表示對什麼東西他感到極大的興趣。說實話，無論塞細珥給他唸什麼，他所聽的僅僅是她的嗓音。對於報上的字句所含的意義，他是漠不關心的，正像那一天人們告訴他，說要在他的左臂斷面上試裝一個机件，幾乎可以頂一隻手臂用，當時他也漠不關心。古怪的小夥子，要是塞細珥對他講路易十五或拿破崙帝國，也許反而會使他更激動一些……

可是有一天，報紙上記載着衆議院對待雷諾<sup>16</sup>的新內閣所採取的態度——一五六票反對，一一一票棄權，二六八票贊成，等於說在實際上贊成的只多了一票，而且大多數的激進社會黨議員都投了反對票，雖然在新內閣中有他們的人任部長……總而言之，離開以前的“神聖集團”，可是遠了！這一天，人們把約瑟夫推到平台上，他打听是否有別的蘋果樹也開花了……塞細珥，靠近他的大椅子，坐在花園裏用的低檯上，她的語聲往上面傳到殘廢人的耳朵裏，這人面部表情好像在酣睡之中做夢。在這時，他顯出不耐煩的樣子，雖然他設法掩飾，不願意露出自己的急躁來，可是塞細珥瞧得很清楚。在約瑟夫方面，這現象完全是新

的，致使塞細珥幾乎感到滿意。在這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的和氣的態度之中，含有病態的成分。一個男子漢從來不發脾氣，似乎有點兒反常。塞細珥故意拖延着唸有關閣潮的新聞，這樣她好像感到一種樂趣……在約瑟夫的殘破、醜怪的面孔上，有什麼東西在跳動，找不着普通人臉上表示不耐煩時發生痙攣的、那種皮下肌肉……

塞細珥用一種野蠻的好奇心，想設法猜出在這漆黑的天地之間發生什麼事情。我們看一個明眼的人，決不能像看瞎子一樣。他怎麼啦？他要幹什麼？說不定我弄錯了，他這樣不過是身體感覺不舒服的表示？不……他在想他所重視的某件事……她不能問他在想什麼，因為她明知道約瑟夫把心裏所想的事瞞着她。突然間，他按捺不住了：

“塞細珥太太……”

“怎麼啦，約瑟夫？”

“請您……請您不如給我唸……”在這“不如”兩字之中，顯然有不耐煩的口氣：“不如給我唸共產黨議員的訴訟案，好不好？”

這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這就是約瑟夫所關心的事嗎？塞細珥故意狡猾地設法說法國政府也同樣值得關懷……約瑟夫打斷了她的話，他要求她唸共產黨議員的訴訟案。可是報上關於這方面的消息很少，因為秘密審訊的緣故，只有接連着被法庭駁覆的、律師們的結論，通過這樣的報導，明白不了多少情況。可是約瑟夫出了一身大汗，他用極度的注意力听着。塞細珥從來沒有見過他這副模樣。這殘缺不全的人被深沉的熱情震盪着，真實的、緊張的熱情，沒法遮掩的熱情。約瑟夫讓塞細珥把那篇報導一連唸了三遍，唸完了第三遍，他還問：“真的沒有別的了嗎？”用了小孩看見戲台上幕落下來時的語氣。塞細珥沒有回答。說實

話，那問題也不需要什麼答案。這時兩人之間是一片充滿思索的沉默。塞細珥不做聲，不跟剛才一樣窺探約瑟夫的沉默，而是靜聽着她自己在沉默中的思想。面對着約瑟夫碰到這樣一個題目就顯然遍身發燒的情況，她發現自己決不可能有這樣的反應。她感覺惶惑。是否在使她和這不幸的人之間發生距離的一切事物之外，還要加上一道思想壁壘？直到那時，他在她跟前一點也不會提起這樣的事，她很誠實地想一想，却不能怪他對她不說實話。她有什麼權利可以作他的心腹，可以取得他的信任呢？毫無權利，這是無疑的。可是，承認了這事實，使她感覺到孤獨得可憎可厭，比以前更其孤獨到可憎可厭的程度，於是她憐憫起自己來了，你這樣鬧下去，如何得了呢，孩子呀！

就在這時，約瑟夫慢慢對她說明她已經看出來了的事情：他是共產黨員。

歐吉妮所謂她弟弟過去老是和地位比他高的人頂嘴，很可能就是為此。可憐的歐吉妮！可不能跟她說約瑟夫已經向塞細珥坦白了這樣的事情。她寧願不要命也不肯讓威思奈太太知道。

這麼一來，約瑟夫和塞細珥之間就開始了新的默契，她不再向那位重傷員談建築了，而是聽他講。從他那裏，她學了這許多東西，都把她搞糊塗了。她發現自己無知。

.....

約瑟夫·紀戈阿鄰床的那個傷員一條大腿幾乎齊根截斷，另一條腿剛剛保住膝蓋。人們在設法替他製造一種器具，可以讓他站着。今天，他的神經再也忍受不住了。他的殘廢了的巨大的身軀不停地在床單下邊顫抖，禁抑不住的抽咽，呻吟，好像用他的兩隻已經無用了的、運動家式的肩膀作為根據地，這兩隻肩膀一忽兒從床上露出來，一忽兒又縮回去，翻來覆去，腦袋深陷在枕

頭裏。

這一切，約瑟夫是瞧不見的。可是他知道，他感覺到靠近他身邊發生了不幸的事。他的黑夜一般的面孔在張望，他的嗓子變得很和藹、溫柔，他說：“得啦……得啦！怎麼回事，梅希亦？”可是梅希亦不回答，被他自己的暴風雨搖撼着。於是，約瑟夫拿他當小孩子似地對他說：“你為什麼自己遏制不住……你明知道，你自己告訴我的，你保全了你的膝蓋……難道你倒願意兩邊一般長短，為的是可以有一輛小車<sup>16</sup>，也許……你曉得，有一隻膝蓋已經很好了……再說，你還有兩隻手，你呀……什麼你全可以幹。你不需要別人餵你，你自己能洗，樣樣都行，你能翻閱一頁頁的報紙，而且你有眼睛能唸，你不應當太不知足……當然囉，誰都願意完整無缺，可是只要剩下腦袋就行；腦袋丟不丟<sup>17</sup>，那可是取決於你自己的。只要你那大腦壳裏有點兒東西，你就是條漢子，你明白嗎……只要腦袋裏邊在活動，你就不是廢物。你知道，以前我有眼睛的時候我唸過一本書，這本書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講才好……寫書的那傢伙在他的戰爭中受了傷，他整個兒動彈不得幾乎有二十年之久，不但眼睛瞎了，別的什麼全不行……但是他究竟寫了這本書……一本寫得很好的書……這些事情都發生在蘇聯，那倒是真的……在我們這兒，已經有了翻譯本子……名叫‘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像這類事情，應該想着點兒，為的是自己可以這樣說：他倒想了個招兒寫了本書，我也可以想別的招兒……仍舊可以服務……你明白嗎？”

在旁邊床上，嗚咽聲停止了。床上那個人撐着手腕抬起上身來，仰起頭來，兩眼都哭腫了，只見沒有腿的地方被單癢了下去；他蓬頭散髮地朝約瑟夫望，聽約瑟夫講話；他現在很想哭，可是為約瑟夫哭，他的臉這麼可怕，他的聲音這麼安靜，他的語

調不緩不急，他的希望這麼大而無當。

塞細珥到了，她聽見了這些話。她走近約瑟夫向他說日安的時候，他吃了一驚，好比一個犯規的小學生當場被人發見了。他說：“您瞧，塞細珥太太，我正在給梅希亦上修身課……”他側着耳朵聽，因為塞細珥跟梅希亦說了幾句話。他會不會妬忌？塞細珥明白她不应当和別人說話說得太久。毋須讓瞎子難受，他知道如果塞細珥對梅希亦微笑，梅希亦瞧得見她。

他們在平台上的時候，約瑟夫問：“天氣怎麼樣，塞細珥太太？仍舊是陰天嗎？我記得，以前碰到一連幾個陰天我就感覺愁悶……現在，如果我高興的話，我可以設想天色老是蔚藍的……報上有些什麼新聞？”真正有意思的消息一點也沒有：昨天是星期日，所以沒有關於訴訟案的消息。人們繼續在講封鎖。這是這些天以來了不起的大問題。到處加強封鎖從北邊一直到黑海。人們要求協約國武裝力量有所動作。政府趕着要在今天就舉行第一次內閣會議。英國海軍大臣的逝世，可能給張伯倫改組內閣的藉口。弗朗特<sup>18</sup>地區的自行車長途競賽，戰事發生以來第一次大賽車，昨天已經在布魯日<sup>19</sup>開始。德國工業家弗利支·隄森在比京逗留四十八小時以後，已經離開該處。為了保證他的安全，曾經採取了特殊措施。英國用於戰事的經費每天達十二億五千萬……總而言之，沒有什麼大事……

他們之間恢復了沉默。空中有點兒霧氣沉沉，可是天氣溫暖，這是真的。這是諾曼底地方不可捉摸的春天天氣。在平台前面，地上開始露青。兩排石像向着園林深處延伸。塞細珥老想着一件事，一面唸着報，這一思想老離不開她。也許正因為這樣，所以今天的新聞更覺得平淡無奇了……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唸的是什麼，約瑟夫對於弗朗特地方賽車的評論喚醒了她。什麼？啊，

对了！可憐的老朋友，念念不忘的自行車……

“約瑟夫……告訴我……有時候，我很驚訝：什麼緣故您對別人這樣和氣？爲什麼您自己從來不抱怨……剛才我聽見您跟梅希亦說話……”約瑟夫不好意思地輕輕笑了一下，塞細珥明白了她所提的問題屬於個人私事。她想賠個不是，約瑟夫打斷了她，他倒向她賠了不是。彷彿說他的好脾氣，他的樂觀，倒好像太做作了一點，或者太誇張了一點。他說，不应当以爲他在勉強自己，而是很自然的，難道別人對待他不和氣嗎？塞細珥太太……“別說傻話，紀戈阿，您可以有抱怨的權利……比梅希亦更有這樣的權利……有時候我想您要是抱怨，會使自己覺得輕鬆一些……您也和別人一樣地是人……”

約瑟夫毫無辛酸意味地指出：“我就像別人身上的一段！”是不是他在開玩笑？他忽然明白威思奈太太說這句話是根據友愛出發的。再說，她不了解約瑟夫，她願意了解他，更好地認識他。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他有話要說。塞細珥等待着。沉默了一下以後，他說：

“我對梅希亦說的並不是空話……只要有腦袋……和心臟。您瞧，塞細珥太太，我本來是什麼樣的人？一個普通的工人，我很可能在勞動事故中喪失生命，或喪失一部分肢體——那樣的情況能有什麼意義呢？當然囉，那些事情也有它們的意義的……可是大家都不加注意。要不然我就跟大夥兒一樣地活一輩子，而且我也但願如此……可是，既然意外已經發生了。我付出了代價，對麼？所以現在，兩隻眼睛，兩條手臂，用了這樣的代價，我獲得了什麼？等我跟您講。現在，我是個重傷員。那末，往後呢，也許不需要等多久，在示威遊行的時候，既然我有兩條腿，我要走在前頭，而警察不能向我開槍<sup>20</sup>，否則就會鬧成一團糟；這

樣，同志們就能够通过了……您瞧，塞細珥太太，只要思索一下，即使像我這樣一個殘缺不全的人，还是能够服務的……我究竟是個榮譽軍人呀！”

等到示威遊行的時候……塞細珥向來就聽見她周圍有人談起示威遊行。雖然她並沒有像她的家人親友那樣仇視示威遊行，反正她也很自然地以為那是某種騷擾的表現，老闆們在其中也得負一部分責任，那还用說。可是，突然間，在這被殘害了的人的口裏，“示威”二字獲得了自傲與高貴的意義。這個人到底怎麼回事，他把自己的不幸看作對付敵人的優越條件？是不是他假裝這樣，為的使別人不覺得他太可憐？

他說：“只要有這樣的可能……每一次我都去……这是很有用的……”

一個護士來到了平台上。他在找人。啊！威思奈太太……有一個電報給她。人家叫她回巴黎去。弗來特……我的上帝，這是什麼意思呢？我要走了，我的丈夫……受傷了……<sup>1</sup>

他心头緊了一下。可是老是不動声色地：“塞細珥太太，您沒有對我說過威思奈先生在前線……”他不在前線。那我可就莫名其妙了……

他不說：那麼您要走了。他不說：您这下再也不回來了。或者：您還回來不？他簡單地說：“您应当去，塞細珥太太……您搭幾點鐘的火車？”

---

1 塞細珥的弟弟。

2 巴黎市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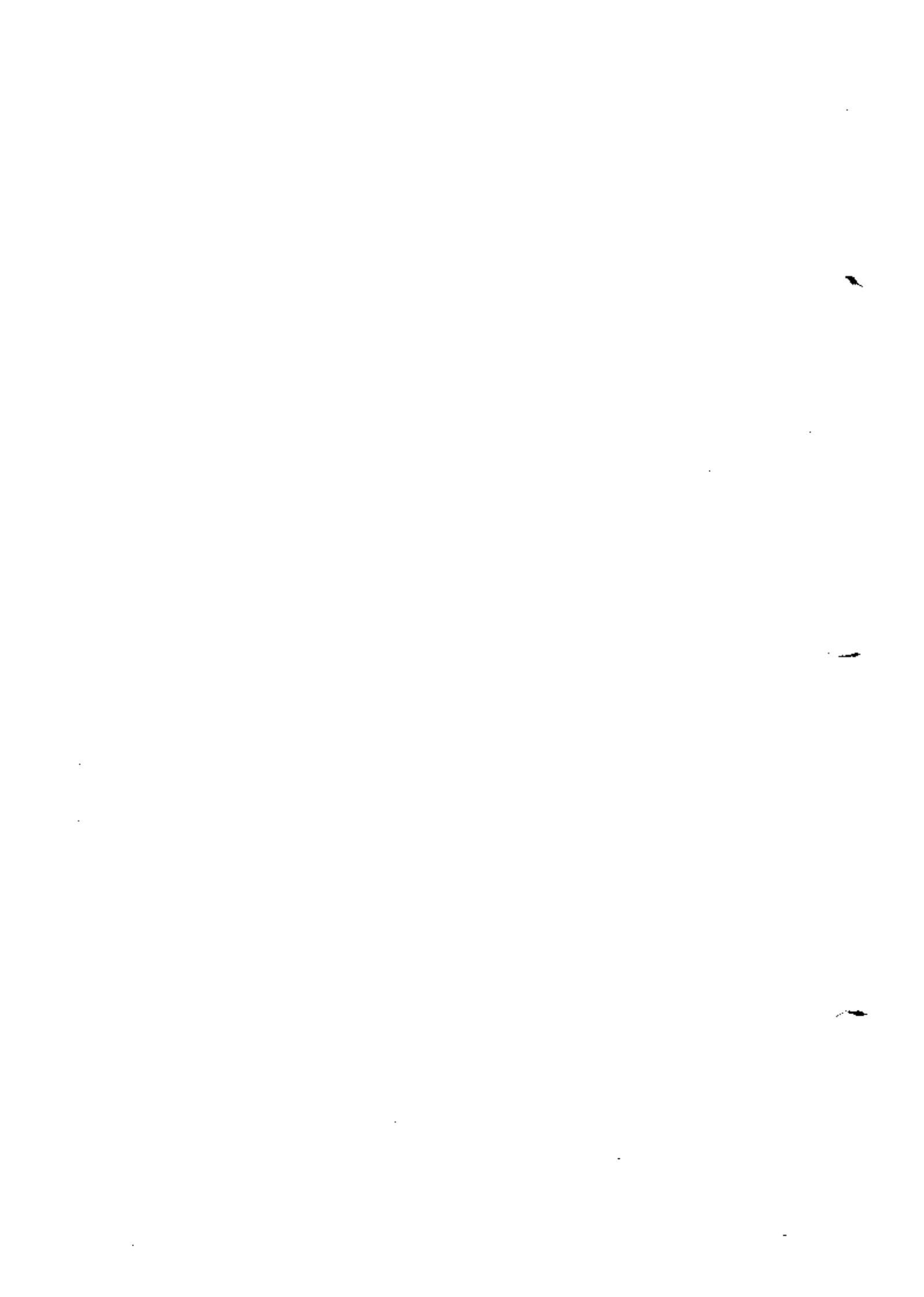
3 主婦對未婚的女僕常稱“孩子”，不管年齡大小。

4 這句話是塞細珥自己心裏說的。意思說：我對女僕這麼冷酷無情，使她見了

我這樣害怕，難道我是個惡鬼？

- 5 文中有時稱塞細耳太太，有時稱威思奈太太，其實就是一個人，丈夫姓威思奈，本名塞細耳。
- 6 法國通用的汽車旅行指南。
- 7 軍醫的制帽。
- 8 金邊小牌，上鑲聖形象。
- 9 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莊院，本來是封建主在他們的采邑上的住宅。一般是宏大的建築物，圍繞着高牆厚壁、深壕巨溝等防禦工事，所以這是它第幾稠密的一種混合建築。但是到了君主極權時代，一般封建主不能再有自己的武裝部隊，他們之間互相吞併的戰爭也基本上停止了，所以那時的莊院漸漸失去軍事建築的性質。
- 10 在法國歷史上，有好幾個國王名亨利，例如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又有好幾個國王名路易，例如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等。
- 11 本應作四十七號病床，但此處原文作三十七號，也許作者故意如此表示大夫們記不清楚。
- 12 塞細耳和歐吉妮第一次來探望約瑟夫在醫院裏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回去了。然後歐吉妮叫米米單獨去看約瑟夫。米米去了以後，不久即寫信給歐吉妮“求救”，說她實在忍受不住了，不可能在約瑟夫身邊多留一天。於是歐吉妮和塞細耳又匆忙地趕去。這是第二次去。
- 13 弗來特·威思奈，即塞細耳的丈夫；大企業家、大資本家老威思奈的孫子和承繼人。
- 14 法國郵局的主要業務包括電報與電話。
- 15 保爾·雷諾（Paul Reynaud），法國的反動政客。
- 16 殘廢缺腿（連大腿也沒有）的人坐一輛很矮的小車，離地僅數寸，兩手可以撐着地，推車前進。
- 17 指有無正確的思想與意志。
- 18 比利時地區。
- 19 比利時城名。
- 20 因為他是在國戰中負傷的榮軍。
- 21 他的丈夫弗來特·威思奈結交流氓，引狼入室，被流氓打得半死。

論 文



現實主義詩人維克多·雨果

在這篇內容豐富、辯才縱橫的論文中，阿拉貢全面地說明了詩人雨果思想與藝術的發展過程，因而指出雨果的作品在內容與形式雙方面完美地結合之下的現實主義傾向。作者特別舉出“回憶四日晚上”這首詩來作為雨果現實主義詩歌的樣本，一面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一面就藝術本身，加以深刻、細緻的分析。

阿拉貢不但對雨果的詩發表了可以在法國文學批評史上開一新頁的精湛理論，同時對法國文學上一般的現實主義傾向，比如對巴爾扎克，也作了正確的估計。

並且，阿拉貢在這篇文章中一邊闡明雨果以及法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真實面目與真實價值，一邊有力地、辛辣地批評與抨擊了資產階級學者與批評家對於雨果一貫的歪曲、誣蔑與誤解。尤其在今天，法國反動統治者正在再一次地向國外的法西斯勢力進行賣身投靠的勾當，資產階級文人對於雨果的荒謬議論總然是有政治意圖的。阿拉貢的矛頭就對準了這些無恥的文人，向他們猛烈進攻。

因此，“現實主義詩人維克多·雨果”這篇文章不僅是一篇有學術價值的著作，同時也是熱辣辣的戰鬥文字。本文原係演講稿，有些地方比較瑣碎，譯文限於篇幅，作了一些刪節。刪去各節共佔原文全文三分之一強。各段小標題是譯者加的。

## 必須重新認識、重新估計被資產階級 惡意歪曲的維克多·雨果

我用“你唸過維克多·雨果沒有？”作為一本雨果詩選的標題，有些人因此大皺其眉頭。我那本雨果詩選是給最廣大的公眾看的，也就是詩人雨果在十九世紀末葉的公眾；而詩人呢，從一八三五年起已經敢在他的“盜杰羅”<sup>1</sup>的序文中這樣寫：

在我們這世紀裏，藝術的視野已經大大地擴充。過去，  
詩人說：“公眾”，今天詩人說：“人民”。

一八八五年，偉大的老詩人在他的盛極一時的聲譽中，長眠不起了，當時有些文人，很卑鄙地感覺到輕鬆，他們本來被雨果的身影遮蔽得喘不過氣來，他們的輕鬆之感也得到黑暗勢力的支持，雨果生前對這種黑暗勢力作了太陽一般猛烈的責難。

一九五二年，在“費加羅”報<sup>2</sup>上，有一個具名拉馮的，評論了今天被稱為“共產黨”的那些人對雨果所表示的讚仰。他用達杜夫<sup>3</sup>式的口吻，說正因為這樣，使雨果的“真正的朋友們”反而不知如何是好，所以索性放棄對雨果作任何慶祝。對於崇拜雨果的人們，有人新編了一個惡意的形容詞，叫“雨果迷”，對於別的作家都沒有這樣情況，所以在這點上雨果是唯一的。我們順便指出，如果共產黨人說雨果偉大；那麼這些“拉弗”，這些滑稽的“拉瓦雷”，這些不值一文的“拉”，這些拉馮，<sup>4</sup>立刻就不自在起

來，好比只要共產黨人在正午的時候一說：“這是大白天”，那些傢伙立刻恐懼得魂飛天外，並且認為任何不說“這是深夜”的人都有嫌疑……

然而，某種社會階層，某種流派之有上述的態度，並不是一九五二年才開始的。

大家還記得在巴黎公社的翌日，弗朗西斯克·薩爾塞<sup>5</sup>——他的孫子就是“費加羅”報目前的主筆——將那時替巴黎公社社員請求赦免的雨果罵得體無完膚；同時，就在那張報紙上，仲馬兒子<sup>6</sup>借古斯達夫·顧爾培<sup>7</sup>的事件，顯示了那些擁護帝政的無恥之徒是何等下流。後來在法國學士院接受勒公德·特·里耳<sup>8</sup>繼雨果為院士的典禮上，這仲馬兒子又露面了。這些天“歐羅巴”月刊為紀念雨果誕生一百五十年所出的專號，登載了羅曼·羅蘭一篇令人佩服的論文，裏面講起那一幕：

他（小仲馬）拿死人的頭顱耍着玩。耍得十分得意，那仲馬！院士們哈哈大笑。通過那蓬頭散髮的大丑角<sup>9</sup>的、帶鼻音的尖刻聲調，學士院感到輕鬆，許多年來憋在心裏的對於雨果的懷恨，終於得到了發洩！一般公眾也和學士院一樣地笑不可仰。好比木偶戲中的駝背小丑棒打聖者。從此我明白進學士院的捷徑，就是踐踏雨果，沃雷爾<sup>10</sup>就很懂得這一套……

這些日子，想進學士院的人看情形並不缺少，無論在“費加羅”報上，或者在別處。

可是我並不打算在這裏替我向雨果致敬的權利辯護。別人可以否認我有這權利，但沒法剝奪它。這就使某些人氣得咬牙切齒。向雨果致敬的權利是不能和公民權利一同被剝奪的<sup>11</sup>。

我只是想提醒法國人，對於自己的光榮無知到什麼程度，也

正因此，我对今天的公衆提出“你唸过雨果沒有？”这一問題，絲毫不是標奇立異。

大約一九二一年光景——也可能我記錯了幾個月，那時我們都是超現實主義者，有一天晚上，一羣朋友和我自己，進行一種當時在我們之間很時髦的遊戲。在一大張紙上，寫了各種不同的人名，从郎特魯到斯当達爾，从蘭波到查理大帝，从黑格爾到約瑟方·貝拉当，每人給荷馬和希馬勃虞打一個分數，从正二十分<sup>12</sup>起到負二十分。那時我們年齡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五歲。大家給雨果的分數，除了兩個人以外，都是負分，頂慷慨的一個人給了他零分。於是，那兩個雨果的擁護者大爲憤憤不平。那兩個人是誰呢？我应当承認，是安德烈·勃勒东<sup>13</sup>和我。正好那兒有一架書，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取書來唸。这一夜成了雨果晚会，我們唸了“歷代傳說”又唸“全琴集”；唸了“秋葉集”又唸“靜觀集”<sup>14</sup>。每唸完一首詩，大家都修改分數，分數往上漲。靠近後半夜三點鐘，那些狂妄的年輕人中間的一個，他在前半夜九點半給“馱子雨果”打了一個慷慨的負二十，這時已經把分數提高到正十四了。到了五點鐘，兩隻眼睛紅紅的，他打了個正二十分。

這就是三十年前的青年們，可以說我們是其中的相當典型的標誌。對於我，甚至不妨說這一擁護雨果的運動是从那天晚上發端的，不過後來已經不是一小羣人的運動，而是變成整個人民的運動。

一九三五，雨果逝世五十週年，也是在“歐羅巴”月刊上，讓·理查·勃洛克<sup>15</sup>提到當時的情況：

官方的儀式是這樣貧乏，這樣裝腔作勢，這樣缺乏創造性，這樣顯而易見地出於不得已，自己也因現狀如此，並且不能換個別的樣子，而覺羞愧；這種情況使我們感到

受了侮辱。

“法蘭西行動”<sup>16</sup>，和象徵派的刊物上，从雷翁·都德<sup>17</sup>一直到安特烈·紀德<sup>18</sup>之間的反雨果的風氣，已經傷害到了法蘭西共和國的腦部，而雨果是不容置疑的共和國詩人。一九〇二年，雨果誕生百年紀念，那時还可能办到的事，到一九三五年就不可能了——一九〇二年在雨果廣場<sup>19</sup>建立了巴理亞斯<sup>20</sup>所塑造的雨果像，後來在一九四一年被納粹佔領者搬走了。納粹無非把法國人自己開始已久的對於雨果的破壞工作，加以最後的完成而已。當時有一部分法國人對於銅像的失踪感到高興。就像現在，“歐那尼”<sup>21</sup>重新上演以後，有人出來要求禁演浪漫派戲劇，總是以“高級趣味”作為藉口。面對雨果，全國採取了麻木不仁的態度，這是由雨果的毀謗者們長期準備成的。是的，青年們早忘掉了雨果，而這決不是偶然的。我們自己就可以作見證：在德國佔領之下，我們曾經把雨果的書交給被賣國賊欺騙的年輕人，交給在摸索光明的、手無寸鐵的愛國志士們；只要看一九四〇年與一九四四年之間，這些法國人面對着例如“懲罰集”那股興奮勁兒，簡直像新發現一樣，就很可以承認，一直到那時為止，雨果簡直沒有人唸，也沒有人懂。莫拉斯<sup>22</sup>派的青年讀了雨果以後，才明白他們的師傅是什麼東西……我們尽了全力使維克多·雨果勝利，他的勝利和法國的最後勝利是分不開的。可是我們作的還不够，因為，在今天的法國，一切都勾結外邦<sup>23</sup>反對民族情感，公憤不足以使雨果廣場重新樹立起雨果的雕像，民族情感沒有大聲疾呼、強調恢復這一座像；因為在今天的法國，還有一些文人在自誇他們沒有唸過雨果，不願意唸，也不需要唸，並且裝出這種連我也說不清是什麼樣的嘴臉，反正是意義非常明顯的嘴臉！只要這種無知之徒一日不斃跡，我的問題就有它的道理。然而“你唸過雨果沒有？”並

不是對他們提出的，而是向雨果所謂“人民”的那些公衆提出的。向人民，我提出這問題，有人却爲了使人民置民族文學於不顧，給人民讀美國的出版物，“讀者文摘”這一類混雜的泥炭，道德墮落的、污泥一般的文學，克拉夫琴訶<sup>24</sup>式的謊話，以及醜陋腐朽的事物的宣揚。“你唸過雨果沒有？”我向人民這樣問，人民之間曾經產生了許許多多英雄；而現在，人民手中所拿的新書籍裏邊，看不見人民自己所點燃的火燄的任何反光，因此人民很驚異。爲了這人民，我試着在民族詩人雨果的豐富作品中，編一本恰好和“文摘”性質相反的選集。至於雨果，他不但後來成了民族詩人，即使一開頭，即使——用他後來所說的話——在他“只瞧見望岱<sup>25</sup>，瞧不見法蘭西”的時期，已經和那些墮落的作家完全相反，和泥炭完全相反。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二，年輕的雨果給他未婚妻的信中這樣寫：

一句話，所謂詩，姬黛爾，就是美德的表達……

是的，我的計劃，並不是要製造什麼節略本，並不是要按照美國單方，製造什麼雨果丸散；而是相反地，要鑄造一把法國鑰匙，打開雨果的全部作品，替沒有準備的讀者打開這部作品之門，引起他讀全集的興趣，在雨果的思想與表現方式的、規模宏大的通衢上，給他指引方向。我打算給一九五二年的人介紹雨果的全貌；通過這全貌，雨果在一個世紀以前，和大家是沒有隔膜的<sup>26</sup>。這當然是爲了一九五二年的人，能夠達到未來之光終於能發展的境界；而雨果自己，整整一生，通過歷史的考驗，終於達到詩歌最高義務的覺悟，那就是用前進中的真理教導大家。我編那本選集，還不斷地操心，使雨果的才氣橫溢的作品，不受絲毫損失，使他的初期的光輝，從太陽初昇時開始，沒有絲毫遺漏，即使這些光輝還反映了若干黑夜的影響……因爲我認爲，如果要

通过“歷代傳說”和“懲罰集”本身的美，去了解它們的偉大，必須从雨果少年期所寫的比較蒼白少血的詩歌出發，並且要認識他在查理十世<sup>27</sup>時期的巖特式的風度，認識他的彎路与錯誤，和他的詩歌的無窮的變化。

今天，我是面對着比較內行的听衆說話，因為大家都是从學校裏來的，因為一羣讀書界的青年們，在這裏和他們的老師們，以及和“思想”、“歐羅巴”<sup>28</sup>各雜誌的讀者們都聚集在一起。這樣一來，“你唸过雨果沒有？”這個問題，意義就稍稍不同；並且不該把這問題了解為無禮与唐突，而应当了解為“你有沒有仔細唸过雨果？”正就因為今天大家可能認為雨果的主要作品——不用說，你們想必認識那些作品——不但从它們本身取得了力量，也从比它們早、以及比它們晚的一切作品中，得到它們的力量。也許有人設想我不得不在洪流中有所選擇，所以僅僅摘取了可以反映我与千百万人相共的思想的那些作品。這種設想是再錯誤沒有了。不，即使我在神氣之間好像這樣辦，我也會忘記，在那些可能使我不願意接近的雨果作品中，有一種光明在黑暗中閃爍，不認識這種光明等於割裂了雨果的詩歌，等於在人類史上抹煞了這一個事例；而且也正因有這些与雨果作品的另一面完全相抵觸的思想，所以我打算从這方面也提煉出火燄，也要闡明其中的教訓，指明在這些思想的發展中，雨果如何一天天成熟；从一八〇二年他出生，到一八八五年他逝世，這一個人的每一次呼吸，都堅決要求我這樣誠實，這樣公正，這樣的体貼和熱忱。

因此，所謂“你唸过雨果沒有？”我的意思首先問你，是否唸过他的作品中午一看不值得重視，或別人告訴你可以不必重視的部分？今天晚上，我也想首先就這一部分，來草擬另一種選集。

少年期和青年期的雨果——由於社會環境與家庭生活的影響，當時他思想中充滿矛盾，有落後與反動的一面，也有愛好正義與自由的傾向。

這一選集一開始，應當先取材於雨果夫人後來發表的“雨果舊事錄”中，題為“維克多·雨果先生成名以前所作的傻事”的那一部分詩<sup>29</sup>。在那裏，我們可以碰見尚未被夏多勃里盎<sup>30</sup>稱為“神童”的、少年的雨果，和一般的少年人是完全相像，他們一邊心突突地跳着，一邊把自己所寫的長短失度的詩裝入信封，郵寄給你瞧。他的母親是堅決擁護帝政的，他的父親雨果將軍是一個共和國的軍人，曾經鎮壓過“梟昂派”<sup>31</sup>。他父母是分居的。那時在他母親的影響之下，年輕的維克多在他的日記上這樣寫：

天氣愁慘。我們談論時務。今天要審判二十五個兄弟與朋友，他們的計劃是要炸燬杜以勒里宮，屠滅王室，格殺御林軍，重新使天下大亂。我願人們殺盡這類暴徒……

這些話想必在一八一六年寫的。維克多那時十四歲。可是兩三年之後……讓他自己來解釋吧！下邊是他在一八六二年從凱納塞<sup>32</sup>給日內瓦某人信中的話：

在巴黎，一八一八或一八一九年夏季的一天，接近中午的時候，我經過法院門前的廣場。有一大羣人圍着一根木柱。我走近去瞧。木柱上拴着一個人，一個年輕的婦人或姑娘，頸上鎖着鐵圈，在頭上邊釘着一張告示。前面有一

爐燒紅的炭放在她的腳邊；一把木柄的烙鐵插在炭火裏，燒得通紅；觀眾好像很滿意。這婦女犯了法律上的所謂“僕役盜竊”罪，也就是通俗的比喻所謂“菜籃把兒的跳舞”。忽然間，正當時鐘響出中午十二點的時候，一個男子，從那女人背後，而且不讓她瞧見，走上了刑台；我事先已經看見了那女人穿著的粗毛布小衫背上有條縫，用帶子拴着；那男的很快地解散帶子，敞開小衫，讓女人的背一直袒露到腰部，拿起爐子裏的烙鐵，往赤裸的肩頭上放，深深地往下按。烙鐵和劊子手的拳頭都被一陣白色的煙霧遮沒了。在我的耳朵裏，雖然隔了四十多年之久，仍然響着那被折磨的女子慘痛的呼喊，在我的心靈上永遠不能磨滅的呼喊。對於我說，這女子是一個平常的竊賊，但在这特殊情況下，她是一個烈士。我從那兒出來，下決心——那時我十六歲——要永遠和法律的惡劣行爲作鬥爭。

.....

十四歲的少年，願意將威脅王室，密謀起義的人都置之死地的少年，到了十六七歲，面對着被劊子手用烙鐵灼燙的那個大姑娘，思想中已經起了人道主義的深刻反響，已經預示了以後寫作“葛洛德·格”和“死囚的末日”<sup>33</sup>的維克多·雨果，自始至終反對死刑的維克多·雨果。

.....

就在一八一八年放假的期間，這位專制政體的狂熱擁護者，用十五天工夫寫了那部“布格·雅格爾”<sup>34</sup>。這本書到處不受歡迎。

.....

儘管如此，“布格·雅格爾”却是反對黑奴制度的第一本偉大的小說，比“黑奴顛天錄”還要早三十年，這一點却乎是了不起的事實；而且，雖然書中的敘述者是和黑人打仗的一個貴族，殖民者

的姪子，他爲保衛自己的家而打仗——雖然這樣，這本小說，一直到二十世紀，在一定意義上，應當算爲以黑人作爲正面人物的第一本小說。而這黑人是一切良好品德、一切偉大和一切英雄主義的形象，哪怕這些也許全是虛構的，理想化的。

這如何可能呢？一八一九年的一個反動者和帝政擁護者，如何能寫出這樣的書來？有人可以說，雨果在那書中將殖民主義的一切猙獰恐怖的地方，都歸罪於那時（一七九一年）聖多米尼加的雅各賓分子，而且單單歸罪於他們。首先，這是假的，因爲書中的敘述者，陀維納船長的伯父，是一個封建分子，他對待黑奴的殘酷手段，在書中無情地被揭露。其次，我甚至可以這樣說，共和主義並不妨礙我贊成保王黨徒的年輕雨果，而反對某些共和分子。有時我覺得那些老老實實的，比較近人情的反動分子，確乎比使人向罷工工人開槍的社會民主黨人好一些。

是的，我們讀“布格·雅格爾”的時候，覺得在那保王黨徒的各種矛盾之下，自由精神開始產生。這部小說先發表在維克多·雨果和他幾個兄弟合辦的刊物“文學保守者”上，一八二六年方始印成單行本。海地<sup>35</sup>，也就是聖多米尼加，那時正和法國訂了條約，因而取得獨立。一八一八年創作了“布格·雅格爾”的年輕保王黨徒雨果，到了一八六〇年，與太子港<sup>36</sup>的“進步報”主筆通信。那主筆因爲雨果替美國約翰·勃侖<sup>37</sup>辯護，所以對雨果表示感謝。雨果那篇致北美合衆國的宏大的文章，你們大家想必都讀過。那時約翰·勃侖正要被絞死，後來終於被絞死了，因爲他跟美國南部的黑奴們站在一起。爲了簡略起見，我僅僅引用雨果給太子港海德盧先生的信。那封信，我相信你們一定也唸過，可是也許記不得了。雨果這樣寫：

先生，你是久已爲人所壓迫與忽視的、黑種人之中的、

一位高貴的代表。

在整個地球上，人的心胸裏燃燒着同樣的火燄；像你這樣的黑人，正證明這一點。是不是曾經有好幾個亞當<sup>38</sup>？生物學者可以討論這問題；可是有把握的是，上帝反正只有一個。

既然只有一個父親，我們都是兄弟。

就爲這一真理，約翰·勃侖犧牲了；也就爲這一真理，我在鬥爭。你對我表示感謝，你的美好的言詞，使我感動到不知道跟你說什麼好。

在地球上沒有白人黑人之分，而有一些有思想的人，你是其中之一。在上帝面前，所有的靈魂全是潔白的。

我喜愛你們的國土，你們的種族，你們的自由，你們的革命，你們的共和國。你們的瑰麗溫暖的海島，在目前，使所有自由的心靈感到欣悅；這海島正作出了偉大的榜樣，她摧毀了專制主義。

她將幫助我們去摧毀奴隸制度。

因爲奴隸制——不管是什麼形式，定要被消滅。美國南部各州所殺的不是約翰·勃侖，而是奴隸制度。

從今天起，無論布却南<sup>39</sup>總統的可恥的文告說些什麼，北美聯邦可以認爲已經破裂。我深深感到遺憾，但這是今後不能避免的事：勃侖的絞架把美國分隔爲南北兩部分。合作是不可能的。這樣的罪行不可能由雙方分担。

這罪行，你們要繼續斥責它，應當繼續鞏固你們的慷慨的革命。繼續推進你們的事業吧，你和你的尊嚴的同胞們。海地在目前是一道光明。在照亮人類道路的、各個進步的火炬之中，我們看見有一個火炬是由黑人的手高舉着；這是十分壯觀的。

你的兄弟

維克多·雨果

這封信豈不是使“布格·雅格爾”得到壯麗的、並且現實的完成？在凱納塞的偉大放逐者身上，誰不能看出，還餘留着少年保王黨徒的一些稚氣？這一事實，足以引起人的遐想。有一些年輕人，充滿着狂悖和錯誤的意見，熱烈得跟火燄一般，面對這些青年，我常常在他們眼睛裏見到一種珍貴的火燄，那不是別的，而是自由精神。我想到年輕的雨果，由於他的政治意見，我很可能對他認識錯誤，假如我比他年長（例如斯當達爾對雨果的看法），我在他身上一定猜測不出他是一個光明的人物……

因此，我一直把雨果一生看作一篇龐大的寓言故事，這寓言的教育意義也就是生活的教育意義；同時雨果使我謹慎，不讓我对一般人作固定不變的判斷，對他們作不信任、不估計可能的發展、不估計生活與歷史的改造力量的判斷。

在一八一六年，童子雨果想叫人把那些反對路易十八的、密謀不規的共和分子全殺掉嗎？那是無疑的。可是，到一八二二年，在一月裏，他給德龍夫人寫信。德龍夫人是索繆騎兵士官學校<sup>40</sup>學生愛德華·德龍的母親……你們也許知道怎麼回事，既然你們都唸過雨果？請允許我再提醒你們一下吧。

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在索繆士官學校裏醞釀着一個密謀：法國西部地域反對帝政的起義，不久要在索繆爆發。起義的前夕，真倒楣，學校附近一所屋子發生了火災。學生們秉承着士官生的勇敢傳統，忙去滅火，又去救倉猝間來不及逃出火場的居民。正在救火的時候，一垛牆打青年們頭上塌了下來，壓死了他們十個人。在其中一個人身上，發現了密謀的計劃，和同謀的名單。名單上有一個就是愛德華·德龍，維克多·雨果的中學同學。

一聽見這些情況，而且知道他的在逃的同學已被缺席判了死刑，年輕的雨果就給德龍太太去信，建議將密謀者隱藏在雨果自

己家裏，在他的臥室裏。由此可見，從一八二二年初以來，青年雨果的慷慨大度，已經比他的帝政主義更強烈得多，而且我們在他身上已經可以看出十七年以後替巴倍思<sup>41</sup>要求寬恕，在二十六年以後替一八四八年六月起義的工人要求赦免，以及在半個世紀以後替巴黎公社社員要求赦免的雨果。

雨果給他的未婚妻姪黛爾·傅謝的信，除開談情以外，很少說到別的。因此一八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那封信引起我們注意，在信上雨果給他未婚妻解釋詩歌的定義：

.....

詩句難道不是詩嗎？你這樣問。僅僅詩句不是詩。詩存在於思想中，思想來自心靈。詩句無非是美麗的身體上的漂亮外衣。詩可以用散文表達，不過在詩句的莊嚴曼妙的外表之下，詩更顯得完美。心靈中的詩啓發人的高尚情感、高尚行動以及高尚的著作。

在一八二二年一月四日信中，他又說：“……因為詩，這就是愛……”在這信裏，他把寫給愛德華·德龍母親信稿附在一起，那上邊他說正因為他的保王思想大家都知道，所以對於他同學德龍，是一重保障；他儘管躲在雨果屋裏，不會有人來搜查。你們瞧，過去大家議論紛紛，說雨果在政治上前後不一致，實際上他一生的政治態度和方向始終是一致的。相反地，他青年時代的某些想法，後來一直不變，這一點倒好像沒有人看出來。他對於不幸的人們的愛。他對於詩的觀念。一八二一年的保王黨徒豈不已將後來可作“懲罰集”，“兇年集”以及“悲慘世界”的辯護的公式，告訴了他的未婚妻？“詩存在於思想中……”碰巧這幾天我在一張莫斯科印行的、慶祝雨果誕生一百五十週年的招貼畫上，讀到了薩爾蒂可夫—謝德林的一句話。讀了保王黨徒給他未婚妻的信以

後，覺得謝德林這句話出奇地响亮：

曾經有一個時期，富於思想、富於英雄主義的一種文學，在法國甚為得勢。人心為之振奮，精神為之激動。直到如今，四十年代的人們，回想起喬治·桑與維克多·雨果，不能不滿心感激……當今法國資產階級已經不能忍受英雄主義，也不能忍受理想。

一般以為今年在莫斯科、北京、布拉格、華沙，大張旗鼓、非常隆重地為了政治目的而紀念的，僅僅是“悲慘世界”的作者，作為民主主義者與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雨果。那就錯了！我們所紀念的固然是這個雨果，同時也是謝德林所說的四十年代的詩人雨果。那時他離開未來的地平線的發現，還差得遠呢。甚至我可以加上一句：我們所紀念的也就是眼睛被反動的幻影所迷朦，但是心中被“法律的惡行”所震動的青年，這青年身上自由精神已經露出苗頭，他雖然是年輕的王權擁護者，却認為詩不在詩句中而在思想中。他認為詩是偉大的道德品質的反映。他認為寫作，十分自然地就是孕育英雄人物。

必須習慣於這樣的想法：像雨果、巴爾扎克和巴來思<sup>42</sup>這一類人，種種繃絆使他們成了過去時代的俘虜，然而在他們身上有許多矛盾，這是當時的新時代——比他們自己的落後思想更強有力的新時代——給他們留下的印記。他們想把我們從大海上帶回原港，代表着已經僵化了的傳統的原港；但是他們自己也在海上，也不免被大海的洪濤所推送。到了一天，雨果必定會明白有一股潮流在推挽着他，他一定會拋棄童年時代的夢想，他會在這海上當一名水手，順流航向未來。可是，他之所以終於有醒悟之一日，因為在他身上早就伏有醒悟的契機。儘管說他反動，在他身上却早已有了今天的革命者所師承的一切。

## 論現實主義：真正的現實主義與庸俗的實利主義、逃避現實的為藝術而藝術論以及自然主義的區別

且听我慢慢說來。

比方說革命者所師承的是現實主義。可是，並不是所有的現實主義全是革命的。曾經有過一個時期，那時和反動社會作鬥爭的人們，認為逃避周圍令人頹喪的現實，就是反抗。在當時，有某一種“現實主義”，那是贊成當前社會的人們的所謂“現實主義”。這是誰都知道的事。現實的逃避者、為藝術而藝術的迷戀者，舉出一些原則來反對滿足於現狀的“現實主義”者，顯然也反對那個社會；因為，這些“現實主義”者，即使用反動勢力的名義，也反對逃避者與為藝術而藝術論者。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滿足於這些逃避者和為藝術而藝術論者的反現實的原則，那麼我們就在斥責任何現實主義，同時我們自己也會變成反動派。相反地，如果我們把那些政治上反動，可是文學上則以描寫現實為目的的作品加以分析，那麼，作為現實主義的藝術而論，我們會發見它有下列的缺點與優點：它缺少真正的現實主義——社會觀的現實主義的目的；但是，和那些反動的“現實主義”者的政見相反，在他們的作品裏夾帶着一些歷史的真理和真實的遠景。在巴爾札克的小說中這一切是很明顯的，例如他那本“阿西的議員”。因為現實主義的藝術家本人可能是反動分子，但是在他的藝術上，他的態度是科學的，這一點上，他和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人有所不同；並且正如相信上帝的自然科學家在實驗室裏一切作為是唯

物論者的作爲，相信君主極權、和神聖的奴隸制度的現實主義藝術家，按照他的現實主義的程度，可能寫出來的東西正好和他的信仰相反對。

也就因此，今天在歷史事實、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論、以及社會主義的活生生的範例之前張開了眼睛的人，向那些爲藝術而藝術的人們進攻，即使那些人是共和分子；同時和年輕的雨果和年老的巴爾扎克之類的君主政權擁護者，却覺得是同心一致的。

現實主義是一種有思想的文學；和假稱客觀、並且把生活作片段處理的自然主義恰恰相反。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有顯著的區別，因爲現實主義首先有所抉擇，而照相式的形象是自然主義的事情。至於現實主義的事情，那並不是出其不意的攝影，一瞬間的形象；而是典型——創造出來的典型，典型環境中取得的典型人物。說到這裏，如何能不把自然主義看作一種照相，所照的是過路人，偶然的人物，現成的事物。可是現實主義却固定了英雄人物的形象，這形象是千百萬人的視線集中點，這人物的存在具有激勵與教育的價值。現實主義開始的地方，也就開始了英雄人物的天下。

至於詩歌方面，我所謂現實主義的詩歌，非常明顯，決不是指除了本身燃燒以外別無目的的詩歌；而是指這種詩歌：它之所以成詩歌的理由是以未來的精神教育人、改造人，從現實出發創造典型形象，也就是創造改造現實的英雄人物。我所謂現實主義的詩歌，與那種逃遁的、催眠的、故意什麼都不肯說的詩完全是相反的；而是指有思想的、英雄主義的詩；對於這種詩，完全能用年輕的君權主義者雨果對他未婚妻說過的句話來說，詩存在於思想中，思想來自心靈；這是心靈的詩，它能啓發高尚的情感，高尚的行動與高尚的著作。

這裏需要加以說明的，就是心靈這個概念。雨果相信他所說的這些思想，相信它們的能力和效應。對於我來說，思想決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一羣人的事。至於促使現實主義活躍的那些思想，應當把心靈二字改為階級。使思想發生的是階級；啓發情感、行動、著作的也是階級。階級的性質決定情感、行動、著作是高尙的，或是卑鄙的。

由於同一階級，有時走上坡路，有時滑下衰敗的斜坡，它所啓發的情感也是有時高尙，有時卑鄙。資產階級產生了巴爾扎克和莫里亞克<sup>43</sup>。可是在兩者之間，存在着同一階級在它歷史運途的不同階段上、所發生的偉大與渺小、高尙與卑鄙的差異。

### 雨果的道路是現實主義的道路，他的思想與藝術的演變是逐步走向現實主義的過程

雨果的無比偉大之處，恰恰是所有的小仲馬，所有的雷翁·都德，所有的“克拉普噲”，所有的“鎖鴨”，<sup>44</sup>所有主張詩歌不要思想的江湖文人所指責他的地方，那就是：他不停止地變化，並不是爲了某種利益，而是由於他對於歷史可驚地順從，同時也順從創造歷史的人民；由於他對於歷史的運行無比地敏感。這就惹起了當時的毀謗，招致迫害與放逐；在今天，他還因此而繼續受到“李許里歐大廳”<sup>45</sup>的“上等社會”的訕笑，引起“費加羅”日報以及另一些“地方”的切齒；但是也正因此，雨果博得世界人民的愛戴，博得不可磨滅的榮譽與超國境的光彩。

他的“變化”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一點應當主要地加以研究和

了解，然後才能正視雨果的像太陽般的光榮。他的“變化”，可以引詩句來說明：

只因為呀呀學語時我哼了保王歌，

難道就一輩子注定在荒唐中過？

還有底下這幾行詩，在原作中，與前面兩行相隔不遠：

將昨日大大地加以否定的，侯爵，就是明日；

五月艷陽，撥轉馬頭，置嚴冬於不顧；

蝴蝶是什麼？也就是變了形的毛毛蟲；

法耳斯達甫<sup>46</sup>棄邪歸正？成了醉漢中的叛徒；

我這双脚也是否定者：撇棄了破舊的皮靴；

哦，否定仇畏的、那溫和的叛逆者就是“愛”。

朝陽東昇，滿天彩霞，滿天紅燄，

輝煌的太陽，逃出了黯澹的囚牢，

它精神抖擻，否定了陰影。

人家指責雨果的這“變化”，他用韻文解釋得這麼好，我可以用散文簡括地說：這是對於現實的經常了解，每天從各種事實上、經驗上、歷史上歸納出來的認識。這種“變化”是從深刻的現實主義的概念中得來的。這一概念曾經逐步堅定，逐步探討，逐步加深；它不能不反映在雨果作品中——一八一九年還是保王分子的雨果，後來成了凱納塞的放逐者的雨果，以至一八七一年在布魯塞爾寓所遭遇成羣結隊的暴徒襲擊的雨果。當時暴徒爲了賺他開門，想了個最妙的計策，騙雨果說，巴黎公社社員梯勃洛甫斯基也在門口，向雨果借宿。

雨果的道路，是現實照亮的道路，由於這理由，他的作品也跟他本人一樣，向着現實主義變化。請看，一八二二年他題贈給烏爾立希·古丁格的短歌第八章“幸福的人”：

我憎恨你們，神啊！可嘆我這麼年輕  
已經為所欲為……

這幸福的人，就是富翁：

從雷昂特海峽到亞爾西特列柱，  
我的船舶在大海上來去。  
我的宮宇，像貪婪的深淵，  
吞噬城市的奇珍與荒漠上的異粟。

這富翁因為太幸福了，所以反而怨天尤人：

我在議事場上、在鬥獸場上，倍感無聊；

這富翁，在十三年以後發表的雨果詩集“黃昏之歌”中，你們還認識他嗎？

他還不到二十歲。他享受夠了一切  
可愛的，可玷污的，可摧毀的……

.....

夏天他去打獵，冬天，在歌劇院裏，  
支着肘隨意聽格呂克或莫差特的音樂……

.....

他什麼也不相信，從來不做夢。  
醜惡的呵欠不離開他的床頭……

這一個閒散得要死的富翁，已經不穿希臘或羅馬式的長袍，而是一八三〇年的、荒淫的迷夢已醒，倍感無聊的資產階級青年。下面是他的老弟，一八四〇年的，基佐<sup>47</sup>時代的富翁，那不再是無聊得要死，也沒有那麼癡去欣賞大自然，而是只知道經營產業的富翁：

你，像一隻錢囊，冷眼觀看成束的麥穗。  
四月裏，你的樹林新枝茂密，

好像要求情人們多多到林下散步，  
相思的心，沉思的頭腦，都到林中去；  
你，在粗大的樹枝底下，你也高興；  
你在夢想，一邊計算着待伐的林木，  
夢想老人一般的巴黎冬天非常怕冷，  
在古老的河岸上，幾處新修的欄干，  
巴黎在等待長蛇般的木筏順水漂下來！

這幾行詩見於一八四〇年發表的“心聲集”。詩人對於有錢的人越來越了解；不久以後，他也看見了窮人。就在這四十年代——薩爾蒂可夫—謝德林提起的四十年代——在經濟學家勃朗基的要求之下，雨果到諾爾省去參觀窮人的生活。

有一天，我走進了里爾的地下室，  
我看見了這陰慘的地獄……

一八五三年在吉爾塞<sup>48</sup>，他把這些情況都寫了下來。寫在一篇題為“快樂的生活”的詩中。上面提到的那些富翁在後面這首詩中都露出最後的嘴臉，帝政時代匪幫的嘴臉：

好！強盜、陰謀家、騙子、壞蛋、權貴，  
趕快坐下來，圍成一桌，大吃大樂！

趕快跑去，够大家坐的！

大爺們，喝吧，吃吧，人生短促。

這被征服的人民，愚蠢的人民，

整個兒屬於你們！

出賣國家！砍伐森林！劫奪錢包！

盜空倉庫，枯竭源泉！

已經到了時候。

拿走他們最後一文錢！拿吧，興高采烈，  
敲榨鄉村的勞動者，敲榨城市的勞動者，  
拿吧，歡笑吧，享樂吧！

大魚大肉！對呀！不錯！享樂吧！大吃大喝！  
窮人一家大小在草蓆上半死半活，  
有門無板，有窗無扇。  
父親抖擻着，走向陰暗處求乞；  
母親沒有麵包吃，孩子沒有奶吃，  
悽慘的赤貧。

這都說明了爲什麼從“長短歌集”到“懲罰集”，雨果的道路是現實主義的道路。他並不會像屋頂上的定風針似地隨風轉，下流無賴才這樣說他！他的轉變是以現實爲指導，以人民所造成的歷史爲南針的。他對於現實，同時通過現實對於法國人民，一直是令人驚服地忠誠，信實。所以他的詩歌是經過了變化的；而一八一九年的保王分子，那時極度保守的詩人，終於成了法國詩歌中第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

.....

人們很易誤會我所謂雨果的詩是現實主義的詩，是以內容作爲理由的。誠然，雨果所說的一切，他史無前例地放進韻文中去的一切，賦予韻文以現實的特性，同時建立了我們的政治詩。但是還得進一步說明雨果的詩是現實主義的詩，不僅因爲這是一種有思想的詩，而且那些思想不是心靈的幻象，却是法國人民在革命發展中的思想；雨果的詩是現實主義的，也因爲他的韻文——他的詩句——是現實主義的韻文，雖然這韻文本身並不是詩，只是詩的外衣，思想的外衣。

.....

## 与现实主義內容相結合的藝術形式—— 分析雨果的現實主義代表作：“回憶四 日晚上”

我想到的是那首激情与憤慨相混合的詩，雕刻家巴理亞斯將這詩的內容鑄成銅像<sup>49</sup>，後來銅像被納粹劫走，所謂高雅之士竟毫不以為意。“回憶四日晚上”，這是雨果最為人所熟悉的詩之一首，因而也是據說最貶值的詩之一，按照那些在雨果這座大山上、所喜好的只是引起好奇心的東西、只是陰影或古怪離奇的細節的人的說法。不久以前，當前最大的詩人之一，問我對於現實主義的詩歌作何理解。因為，無疑地他希望我給他一個出乎意外的回答，以便給非現實主義的事物，在我所說的現實主義中找到遁辭，找到脫身的後門。

我的回答很簡單。解釋什麼是現實主義的詩歌，並不需要長篇的理論。你要給一個從來不曾听过音樂的人解釋音樂，如何設想用言語或在黑板畫些圖形給他解釋！這兒就有一個例子：

孩子頭上挨了兩槍。

貧寒的住處，很樸素、清潔、安詳。

肖像上掛着祝福的聖枝。

老祖母在一邊哭她的孫子。

我們默默地替孩子脫衣，他的嘴唇

慘白，張開着……

沒有一字不是真實事物的描寫，沒有一字不令人設想所寫的事物是不依靠作者而獨立存在的。典型的腐所，一個會流傳下去

的故事，那些罪惡的日子的典型的形象。正像“歐那尼”劇本中一句詩一樣：“樓梯——隱蔽着的……”，這兒也因為現實主義的目的而用了跨行法：

……他的嘴唇  
慘白，張開着……

前一行詩末尾這一頓，後一行詩一開頭這表示死亡的“慘白”，因為放在句首，給人真正張嘴的印象……在這首詩裏一切全是值得讚賞的，真實的，決不是勉強的，真實到好比緊貼在詩中所講的悲劇身上的、一件真實的外衣。還有老祖母所說的那句話：

孩子並沒有喊共和國萬歲……

使人聽起來不僅是一句詩，也是一聲真實的慘叫。

可是值得稱為奇蹟的，却正是詩句，被雨果引導到不可超越的完美地步的法國詩句。當我們在詩的神妙性或優雅性，語言或形象的合奏上，談到後世追隨雨果的那些詩人時，人們以為在尊重我們法國第一大詩人，因而說沒有他就不会有寫“良辰佳節”的魏爾蘭<sup>50</sup>；不会有寫“彭都中之彭都”的勒內·紀耳<sup>51</sup>，人們在內瓦爾<sup>52</sup>、戈兼<sup>53</sup>、波特萊<sup>54</sup>、蘭波<sup>55</sup>、瑪拉梅<sup>56</sup>、以及其他隨便你願意什麼詩人身上都找到與雨果相像的詩句。可是人們諷刺地加上一句，說弗朗沙·高貝<sup>57</sup>，由於他那些平板乏味的詩句，也受了雨果的影響。不過，那倒並不是弗朗沙·高貝為了抄襲雨果而寫了這樣的一句：

因為她從來不穿褲子……

那是蘭波寫的。雨果的詩句，儘管高貝之流學了以後居然寫成平板乏味的東西，在雨果自己却並不平板的。詩句中現實主義的樸素，恰好是詩中最神妙、最不易達到的境界。要能寫得樸素，必須具有不可思議的熟練，無比的驚險技術，處理詩句要有無限的可

能性，這才能寫出“孩子並沒有喊共和國萬歲……”那樣的詩句。

在“回憶四日晚上”這首詩中，有一句詩，爲了真正作結論，我必須詳細說一說：

“孩子得埋葬”，我們的人說。

於是從胡桃木櫃裏取出一條白被單。

“於是從胡桃木櫃裏取出一條白被單……”這是我常常引用的例子，藉以說明詩歌形式上的現實主義是什麼。這一行詩從多方面說來，是一行很出色的詩。首先因爲其中的描寫，社會的、歷史的描寫。比方那口“胡桃木櫃”。事情發生在迭格冬路。在雨果的“一件罪行的故事”中，題爲“屠殺”的那章列舉被難的人們：

迭格冬路，一個七歲的孩子，名叫蒲西亦，

打那兒經過；別人把他殺死了。

再看下去。在題爲“夜間雜事”的一章中，雨果重又談到這樁事情。他敘述如何跟兩個朋友，魏希尼和邦塞爾，在一起碰見了劇本作家 E. P.；如何由 E. P. 把他們三人帶到他住的迭格冬路一所房子裏去：

E.P.在一所高大黯澹的屋子前面站住了。他推開一扇甬道的門，門並未下門；接着又推開另一扇門，於是我們走進一間頂棚低低的大房間，靜悄悄的，點着一盞燈。

這間屋子像是和一月店舖連接着的。在房間盡頭，隱約地可以看見兩張並排的床，一大一小。在小床上邊掛着一幅婦女的肖像，在肖像下邊，掛着一支祝過福的樹枝。

燈放在壁爐上，爐中燃燒着微微的火。

燈旁邊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太太；身體前傾，好像彎成了兩撇、折斷了腰；她俯身在一片陰暗中看不清的、用她兩手抱着的東西上。我走近去。她抱着的東西，原來是一個沒有了氣的孩子。

可憐的婦人在不出聲地抽咽。

E.P. 就住在這所大樓裏。他用手碰碰老太太的肩，對她說：“讓我們瞧瞧。”

老太太抬起頭來，於是我看見一個慘白的小男孩，擱在她膝上；孩子半身赤露着，長得很秀氣，額前兩個鮮紅的窟窿……

……他的嘴唇

慘白失色，張開着；死亡淹沒了他不馴的眼神。

彷彿想得到支持，那兩條垂下的手臂。

他還有一個黃楊木的陀螺，藏在衣袋裏。

他的傷口，足可以用一個手指往裏伸。

你可曾見過籬笆上熟得出“血”的野桑葚？

底下仍是散文：

那老太太瞧着我，可是她顯然並沒有看見我；她自言自語地低聲說：“說起來今天早晨他還叫我好姥姥呢！”

E.P. 拿起孩子的一隻手來；這隻手立刻又掉下去了。“七歲，”他對我說。

地上放着一盆水。有人給孩子洗了臉；從兩個傷口裏，滲出兩道細長的血。

在房間的那一頭，靠近半開的、裏邊裝着手巾被單之類的衣櫃，站着一位四十來歲的婦女，神色嚴肅，服裝寒素，可是很整潔，長得相當秀麗。E.P. 對我說：“這是一個鄰居。”

他給我解釋，說這大樓上住着一個醫生，醫生已經下來瞧過，並且說：“毫無辦法。”孩子正穿街過去，“爲的是想逃跑”，兩顆槍彈打中了他的頭部。有人把孩子送回來，給他的外祖母；外祖母除了這個外孫以外，別無親人。

孩子母親的遺像，就掛在小床上。

孩子的眼睛是半張半閉的，他的眼神是死人特有的、不可言狀的眼神；在這種眼神裏，對於現實的觀看，被對於“無窮”的幻覺所代替了。外祖母一邊抽噎，一邊斷續地說：“上帝，這怎麼可能呢！”“怎麼叫人想得到！一羣強盜，怎麼啦！”

她高聲喊：“原來政府就是這麼回事！”

“對呀，”我回答她說。

我們把孩子脫光。他的衣袋裏還藏着一個陀螺。他的腦袋東倒西歪的；我扶住他的腦袋，在他額上吻了一下。魏希尼和邦塞耳替他脫襪子。外祖母突然動作了一下。

“別讓他受苦痛，”她說。

她把孩子的兩隻慘白冰冷的腳，握在她的老年的雙手中，想讓它們恢復溫暖。

那可憐的小屍體脫淨了衣服以後，我們想到怎麼埋葬他。有人從衣櫃中取出一塊被單來。

於是外祖母哭喊一齊發作，可怕得很。

她高聲嚷：“非讓他們還我孩子不可！”

她站了起來，瞪着眼睛瞧我們，開始咆哮一些粗暴的話，那裏邊牽涉到波拿巴特<sup>20</sup>、上帝、她的小外孫子、孩子上學的小學校、她的死去了的女兒，甚至向我們也說了些責備的話；她臉色灰白，兩眼圓睜，眼睛就好像在做夢，比她死了的外孫更顯得像個幽靈。

接着，她又用雙手抱着頭，把她交叉的手臂放在孩子身上，又抽噎起來了。

在場的那位婦女走到我身邊來，她一句話不說地用手帕替我擦嘴。我嘴唇上有血跡。

怎麼辦，唉！我們垂頭喪氣地走了出來。

那時天已經完全黑了。邦塞耳和魏希尼跟我分手而去。

我不信在這段散文敘述與“回憶四日晚上”那首詩的比較之

外，能有更有價值的詩學教程。有人會對我說，在波特萊的作品中，有一首“招遊”詩，也有一首同一題目的散文詩。這簡直使人聳肩，波特萊不能與雨果相提並論……

上述的那段散文和有關係的詩句比較之下，可說的話是無窮無盡的。這使我們重又想到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八日雨果給他未婚妻的信。光是詩句不成其為詩。詩存在於思想中。詩也可以用散文來表達。只有在作為詩的外衣的、詩句的優雅與莊嚴的形式之下，詩才是十全十美的。史傳上遺忘了蒲希亦家那個小孩的名字，他却也有他的雕像，在維克多·雨果廣場，不過到末了一幫和當年殺害他的大兵同一類的老粗，搶走了雕像。在詩句裏，沒有提迭格冬街，沒有提挨着店鋪的低矮的大房間，僅僅提到“掛在肖像上的祝福的樹枝”；這掛在小床上的肖像，是孩子母親的像。這是一家開小鋪子的人家。在散文裏，半開半掩的衣櫃中，人們可以看見一些手巾被單之類。在孩子的衣袋裏，根據散文，人們找到了一個陀螺。這些都是細節，可是你千萬別跟我說這一句：

他還有一個黃楊木的陀螺，藏在衣袋裏，  
是一句湊韻的詩，為了跟上邊那句協韻：

彷彿想得到支持，那兩條下垂的手臂。

“支持”是複數；雨果為了要協“黃楊木”的韻，才找這“支持”，<sup>59</sup>所以是先有“黃楊”後有“支持”，而不是先有“支持”，後有“黃楊”的。“黃楊木的陀螺”這句詩使全詩更為豐富，這是使整體增加真實性的細節，現實主義者的典型細節。對於衣櫃，情形也如此：

於是從胡桃木櫃裏取出一條白被單。

這句詩的關鍵是說明被單性質的形容詞：“一條白被單”；以及說明衣櫃的原料的：“從胡桃木櫃裏”。這就是典型，而不是照相。

故事發生的那一夜，正是共和國與獨裁政權分界的一夜；在那瞬間，開始了一個驕奢淫逸的統治<sup>60</sup>，同時也開始了人民的窮困，人民剛剛獲得的社會鬥爭上的勝利果實開始被篡奪，預算被移用為進行非正義戰爭經費<sup>61</sup>，有關於生活一切事物都開始貧乏；因為第二帝國是一切都粗製濫造的時代，精美的手工業沒落了，製造品不求結實，但求外表好看，木器傢具用釘子釘上而不用榫頭。詩中的“胡桃木櫃”在經濟觀點上表示正宣告結束了的生活，表示路易·腓立普時代的聖安東<sup>62</sup>郊區的工業。這是一個特殊性的細節。明天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木櫃。櫃子裏整疊的手巾被單也不可能有了。

- 1 “盎杰羅”(Angelo)，劇本，寫於1835年2月，初次上演於同年4月。
- 2 “費加羅”(Figaro)報，態度最頑固、惡劣的法國反動報紙。
- 3 本為莫里哀名劇中人物，今成偽君子通稱。
- 4 “拉弗”(rave)，蘿蔔的一種；“拉瓦雷”(ravalé)，意為“吞嚥下去了的”，或“卑下”；“拉”(rat)，老鼠；均從“拉馮”(Ravon)這字的諧音脫化而來，意謂像拉馮（“費加羅”日報記者）這一類無聊的玩藝兒。
- 5 薩爾塞(Francisque Sarcey, 1837—1899)，戲劇評論家。
- 6 即小仲馬，法國十九世紀戲劇作家，“茶花女”的作者。此地不稱他小仲馬，而稱他仲馬兒子，是諷刺與鄙夷的口吻。
- 7 古斯達夫·顧爾培(Gustave Courbet, 1819—1877)，法國現實主義畫家。思想進步，曾參加1871年巴黎公社，因而被反動政府放逐。
- 8 勒公德·特·里耳(Lecomte de Lisle, 1818—1894)，“巴爾拿斯”派詩人，其詩歌着重描繪事物外表的美，詩句音調鏗鏘，采色繁麗，但缺乏思想性。
- 9 指小仲馬。
- 10 法雷爾(Claude Farrère, 1876—)，法國海軍士官兼小說家。承襲“菊子夫人”、“冰島漁夫”之作者陀哀·羅諦(Pierre Loti, 1850—1923)的老套，但在格調上及藝術上不如羅諦遠甚。1937年日本軍閥大舉侵犯我國，這個被日本外交機關收買的法國無恥文人，曾發表“我愛日本”等“文章”大捧日本帝國。
- 11 阿拉貢因為擁護民主運動，在他主編的“今晚”報上著文揭露巴黎警察對示

- 威擊衆肆虐情况，因而觸怒反動派，被法國反動政府褫奪公權——主要是選舉權。
- 12 滿分，相當於我國習慣的一百分。
  - 13 安德里·勃勒東(André Breton)，超現實主義文學的“盟主”。至今陷在形式主義的泥沼中，毫不進步。
  - 14 四種均係雨果詩集。
  - 15 讓·理查·勃洛克(Jean-Richard Bloch, 1884—1947)，法國當代著名的進步作家之一，共產黨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蘇聯擔任莫斯科無線電台法語廣播。他的簡短有力、富於号召力的廣播詞，戰後印成專集出版，成為文學名著。
  - 16 法國保王黨機關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停刊。
  - 17 雷翁·都德(Léon Daudet, 1868—1942)，上述保王黨機關報的主筆，態度頑劣，文字辛辣。他是“小物件”、“醫坊文札”等書的作者，阿爾封司·都德的兒子。
  - 18 安特烈·紀德(André Gide, 1869—1951)，當代法國資產階級最富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所著有“人間的食糧”、“階級犯”、“窄門”等，宣傳唯心的精神享樂與極端的個人主義的反動思想。
  - 19 在巴黎市內。
  - 20 巴理亞斯(Barrias, 1841—1905)，法國雕刻家，他的雨果像雕於1902年。
  - 21 雨果名劇，寫於1829年，翌年2月上演於巴黎。初演時遭古典主義文學擁護者激烈反對與阻撓，但終於獲得廣大羣衆支持，連演四十多天。這一劇本的成功，標誌浪漫主義文學的勝利。
  - 22 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法國保王黨頭子之一，“法蘭西行動”創刊人及總編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賣祖國，戰後被判处終身監禁。
  - 23 指美國。
  - 24 專以毀謗蘇聯為能事的美國特務，反動宣傳品“我選擇了自由”的作者。
  - 25 旺代(Vendée)，法國行省，大革命時曾為反動貴族武裝叛變的根據地。
  - 26 意謂後世所知道的雨果，往往只是東麟西鳳，甚至不免斷章取義；而在詩人生前，著作流行極廣，詩人的全貌為羣衆所熟悉，詩人與羣衆之間並無隔閡。
  - 27 法國國王，自1824至1830年，在位六年。
  - 28 “思想”與“歐羅巴”均為法國進步刊物。
  - 29 雨果少年作品，也就是成名前的作品。
  - 30 夏多勃里盎(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倡導者。他的作品在當時起反動作用；主要作品有“基督教天才傳”與“墓畔回憶錄”等。
  - 31 “梟雄派”(Les Chouans)，法國大革命期間武裝叛變的保王黨。

- 32 訖納塞 (Guernsey)，法國西海岸附近的小島，為英國領土。從 1855 年到 1870 年，雨果在島上度流放生活。
- 33 “葛洛德·格”及“死囚的末日”，都是雨果的小說。
- 34 雨果小說。
- 35 今海地共和國，和多米尼加共和國在同一島嶼上。
- 36 海地首都。
- 37 約翰·勃倫 (John Brown, 1800—1859)，美國解放黑奴運動的領袖之一，曾領導黑奴起義。事敗，被判处絞刑。雨果曾大力作正義的聲援。
- 38 猶太民族古代傳說中的原始人。詳見基督教“聖經”。雨果意謂人類祖先，采出同宗，原無優劣尊卑之分。
- 39 美國第十五任總統，主張維持奴役黑人制度。
- 40 法國歷史悠久的著名醫兵士官學校。
- 41 巴倍思 (Armand Barbès, 1809—1870)，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進步政治家，1830 年因反對路易·腓立普反動政府，被判死刑。在雨果聲援之下，減判無期徒刑。1848 年出獄，被選為人民代表。
- 42 巴萊思 (Maurice Barrès, 1862—1923)，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資產階級文學上最富代表性的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宣傳狹窄的愛國主義著稱。
- 43 莫里亞克 (François Mauriac)，當前法國最反動的作者之一。雖為天主教派作者，他的小說以描寫通奸與謀殺等變態心理為主題。他在當前法國文學上，常為阿拉貢及其他進步作家攻擊的主要對象。阿拉貢在本文中舉巴爾札克為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優秀作家的代表，而莫里亞克則為資產階級垂死時期的惡劣、墮落的作家之典型。
- 44 “克拉普暗”（此字本意為追擊砲）與“鎖鴨”（“鴨子”是報紙的俗稱）均為法國反動報刊。
- 45 巴黎公共會場之一，經常為右派人土集會處。
- 46 為莎士比亞名劇“亨利四世”與“溫特明長舌婦”中的放蕩人物。
- 47 基佐 (François Guizot, 1787—1874)，反動政治家兼歷史家，路易·腓立普時代的內閣大臣。
- 48 1852 年雨果被拿破崙第三放逐以後，曾先流寓在吉爾塞 (Jersey) 島。島靠近法國西海岸，為英國領土。雨果在該島流寓三年，從 1852 至 1855 年。
- 49 巴理亞斯塑造的雨果銅像，在像座的四壁飾有浮刻，內容為雨果各名著中最富代表性的場景，其中有“回憶四日晚上”的一幕。
- 50 魏爾蘭 (Paul Verlaine, 1844—1896)，法國象徵派抒情詩人，所作多感嘆頹傷之調。

- 51 勒內·紀耳 (René Ghil, 1862—1925), 法國詩人, 原籍比國, 曾以自然科學入詩。
- 52 內瓦爾 (Gérard de Nerval, 1808—1855), 法國詩人, 亦寫小說, 以幻想為主要內容。
- 53 戈養 (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 法國詩人, 完全將詩歌作為雕蟲之技; 其詩集名“彩鴉與玉鉞”, 在其小說“莫班小姐”的序文中, 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反動理論。
- 54 波特萊 (Charles Baudelaire, 1827—1867), 法國象徵派詩人, “惡之華”詩集的作者。
- 55 蘭波 (Arthur Rimbaud, 1854—1891), 早熟的象徵派詩人, 二十歲即擱筆。
- 56 馬拉梅 (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 象徵派詩壇主將, 作品不多, 晦澀難懂。
- 57 弗朗沙·高貝 (François Coppée, 1842—1908), 法國詩人, 所寫的詩與小說多以卑微的人物為題材。
- 58 指拿破侖第三。1851年12月初, 他發動武裝政變, 屠殺擁護共和的人民, 陰謀推翻共和國, 恢復拿破侖帝國。
- 59 “支持”, 原文 des appuis, 在原詩句末; “黃楊木”, 原文 buis, 在第二句末。
- 60 指拿破侖第三的統治, 亦就是所謂“第二帝國”(1852—1870年)。
- 61 在拿破侖第三所進行的非正義的戰爭中, 包括侵略中國的所謂英法聯軍之役 (1857—1860年), 以及侵佔交趾支那之役 (1859—1862年)。
- 62 巴黎舊郊區。

保爾·艾呂雅——或：生命的凱歌

在這篇紀念艾呂雅逝世一週年的文章中，阿拉貢肯定艾呂雅最後十年間的作品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艾呂雅逝世以後，資產階級的批評家故意歪曲地認為，他的等類所在，是早期的脫離實際、脫離政治的作品；阿拉貢對這加以駁斥。

尤其是艾呂雅最後五年間的作品——從“政治詩集”到“不間斷的詩第二集”，阿拉貢在文中一本一本地作了扼要的分析，指出這些作品的總的內容，是詩人爲了擺脫個人主義束縛的奮鬥過程。艾呂雅終於走上了“大眾的地平線”，投身於爭取自由、爭取民主與和平的羣衆性鬥爭中。因此，他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義，從而克服了個人生活上的一切苦難與不幸。所謂“生命的凱歌”，實際上乃是集體主義在詩人的思想上戰勝了個人主義的經歌。

阿拉貢並且指出，詩人艾呂雅能夠獲得這樣的勝利，和法國共產黨給他的教育是不可分的。

譯文照原篇幅，對於與主要論點無直接關係的枝節和過長的引證，曾適當地加以刪除。刪去部分約佔原文全文的七分之一。

一年前<sup>1</sup>，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二早晨，艾呂雅閉目長逝，與世永別。那時，天下起雪來了。二十日，星期四，人們可以在“法蘭西文學”週報上讀到下列的、保爾想必爲他自己寫了以後、生前未及發表的詩句：

這兒安息着一個人，他生前从不懷疑  
曙光對任何人有益，無論你多大年紀。  
他臨終反而想到新的生機，  
因爲太陽每晨從東方升起。

保爾·艾呂雅並未沉默，通過他的遺詩，我們繼續聽到他的聲音；而那些遺著，將在難以置信的情況下，延續他的歌唱和他的“道德教訓”：

爲自己，爲別人，我勞碌了一生；  
我始終願意解除我肩上的負荷，  
解除最貧苦的兄弟們的肩上負荷，  
解除把我們送入坟墓的共同重負；

用我希望的名義，我報名反對黑暗。

星期五，在“思想之家”，孟特維底的哀樂“奧非奧”，不斷地在靈堂裏奏演，巴黎市民在默哀中從靈柩前面走過去。星期六，二十二日，靈柩運到“人道報”社的大廳上，從那兒，我們向公墓進發。正如讓·理查·勃洛克<sup>2</sup>的葬禮一樣；勃洛克的墓穴掘開以後，深得幾乎和升降機的通道一樣，詩人艾呂雅就要暫時葬在這

墓穴裏，在逝世較早的兄長身旁<sup>3</sup>。我們接着就回到城裏。雪已融化，我們重新背起“共同的重担”。接着夜來到了，隨後又是一天的曙光，“對任何人有益，無論你多大年紀”；接着就是十一月二十三這一日，是他的“在地下而不在地上”的第一日……整整六年以前，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寫了這幾句詩，在為數甚多的他的光輝詩句中，那幾句詩反被遺忘了：

甜蜜的未來，這乾癟的眼睛就是我，  
這裂開的肚子，和這破絮般的神經，  
就是我，我成了烏鴉和蛆蟲的對象，  
成了“虛空”的兒子，像別人是王子一樣。

我很快就會失去我的形骸：  
我在地下，而不在地上，  
我的受傷的心和塵土一起飛散，  
除了整個不存在，我毫無意義。

整整六年，一天不短，一天不多；六年以前，他寫了這些詩句，好像為了他在拉謝士神甫公墓第一天過寂寞生活而寫的。在他亡妻女須的兩張照片下面——一張睜開眼睛，一張閉着眼睛的——以“一千九百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作為標題，有這幾句純樸而淒涼的密語：

我們不能白頭偕老了。

這是多餘的一天，

時間氾濫了。

我的那樣輕快的愛情，而今和苦刑一般沉重。

多餘的一天……保爾那時在遠處，醫生吩咐他獨自到阿爾卑斯山中某處去療養，女須留在巴黎，臉上裝出高興的樣子，然而

眼色在否定这种高興，因為她替保爾担心，她說：“這麼一來，我可以有時間收拾屋子了……”她和她故鄉阿爾薩斯婦女的行爲一樣，喜歡用蠟擦得又光又亮的地板，亮堂堂的玻璃窗，乾淨整齊的屋子。三四天之前，我和她匆匆見過一面。那時，在共和國會議<sup>4</sup>選舉（那一次正打算把讓·理查·勃洛克選爲上議員）之前，先選“大選人”<sup>5</sup>，我是候選人，因為我的公民權尙未被剝奪。以這名義，我在主席台上，在服爾德廣場附近的某風雨操場上，那夜晚，雅克·杜克洛發言。散會時，在選民代表團送來的鮮花叢中，有人遠遠地叫住我。那是老同志阿司徒安，夏培爾路的牙醫，保爾的鄰居。他對我說：“女須死了……”我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才聽明白。我把代表團送的花，僱了輛汽車載着，送到馬克斯·道莫阿路，女須在那兒沉睡——沉睡。在看見保爾這樣沉睡之前，我已經看見女須沉睡；直到次日早上，“對任何人有益，無論你多大年紀”的曙光再現時，人們才和保爾接通了電話，用了無法形容的言語對他說，話還沒有說清，已經刺進他的心。他明白了怎麼回事以後，大喊了一聲，活像受傷的動物。我們等了他一整天。我們怕他趕回來以前，不知道會出什麼岔子。彷彿認爲他除了趕回來和女須再見一面以外，還會打什麼別的主意似地。

因此，六年前的十一月，和六年後的十一月互相呼應。那時候他已經受到死亡的考驗，認識了死亡是什麼，認識了死亡使生活失去的意義、以及死亡給予一切事物的意義。此地毋須細講他在那一時期的生活情況、以及他終於取得了勝利的內心衝突。大家可以去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政治詩集”一開頭那篇自白。衝突，就是那死亡<sup>6</sup>和這詩集之間的衝突。在那死亡和這詩集間，保爾·艾呂雅不復存在，他那時放棄真姓名，化名棣棣哀·戴洛虛

來發表詩，發瘋似地希望他的詩不讓別人認出來是誰寫的。

可是，從這些詩中，就像上面引用的幾句，如何能不令人注意：艾呂雅從那時起就開始了回到傳統詩的重大誘惑？這就使他在最近幾年來，成為耐心的詩歌選集者，同時成為用舊的節奏唱新歌的歌手；在那舊節奏之中，低語着的是十六世紀語言的教訓，也就是塞弗<sup>7</sup>的詩和民間傳奇歌謠的混合格調。我們必須接受艾呂雅這一慘痛教訓，即使這教訓發生於他情緒不佳與悲觀失望之際；不過不能把它與道德意義分開，因此，這一從死亡的經驗中得來的教訓，從一九四七年起，就用了這一首題為“我們的生命”的四行詩來結束了：

我們要達目的，不能單槍匹馬，而要雙雙偕行，  
我們雙雙相識，這樣也就会使大家互相認識；  
我們要互相親愛，我們的子孫將會嘲笑  
那謬謬的傳說，傳說中有一孤獨的人在哭。

我們必須相信詩人的話。人們沒有權利單單記住詩人的眼淚，而看不見眼淚化成虹彩。對棣棣哀·戴洛盧，我們已經必須相信，至於恢復了真姓名的保爾·艾呂雅，我們更要相信他——更要相信“政治詩集”的作者，他曾經給我光榮，叫我替他寫一篇多餘的序文，其實詩集已經有他那篇“暢所欲言”的前記：“從個人的地平線到大眾的地平線”。他在那裏邊，有決定性地，給了他的一生以解釋，給他整個作品以照明；今天仍有一些人，用艾呂雅的名義，自以為比艾呂雅本人更明白艾呂雅，並且把他拉回到“藍色時期”<sup>8</sup>，他們不知對此作何感想：

……人們重新聚集起來，而那不幸的人，又開始對大家微笑，笑容也許沒有原先那麼可愛，但是更正確，更好。他重又設想，如果他毀掉他兄弟們的寂寞，他們又將如何。他聽到

歌声在震响——从秘密人羣中發出的歌声。他不再感到羞恥了。

愛他的人多到不計其數。他們將飲水於泉源，他們爲反對損失在黑暗中的努力而勞動。痛苦已克服，樹已從地面長出來，樹上的菓子快要成熟，大家將吃到菓子。

讀者先生們與此何干？有一個人回到他的同類行列中來了。一個真正的兄弟……

爲了反對歪曲真相者，殘廢冷飯的利用者，黑夜的魔術家，職業的失敗專家，艾呂雅原文再多引一些也不嫌太多。艾呂雅是生命的凱歌，正因爲他衡量了黑夜、坟墓與夕暉；而且他對我們說而又說，從黑暗的認識中對我們說；對於他，光明是什麼：

讓我來估計，助我生活的一切

.....

我們不應當忘記，上述種種是給艾呂雅的政治詩開闢道路的。他重新找到了人，找到了黨，找到了同類。

\* \* \*

但是，關於上面這幾點匆匆交代以後，我們仍然得回到一九四六年來看。那年初，女須尚健在，艾呂雅發表了“不間斷的詩”（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印畢）。女須健在，她在詩中發言，艾呂雅把她的話，和他自己的話交替着說：

人們一定會愛我，因爲我愛大家，甚於一切事物，  
而我已經準備盡一切力量，爲了大家的明天。

這書名本身，已經有宣言的價值。艾呂雅估計這詩集包含着他的一首“最重要的”詩，就是第一首，一起頭先是一行虛點，彷彿這是詩人過去所寫、所想的一切的繼續，好像這首詩並不是一個開端，而是延續；同樣，在詩後也是一行虛點。

我們兩人活着無非爲了忠實

於生活

這詩好像結束了，其實並未結束，它是有下文的，它应当有下文。如果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有一件非常古怪的事，這一日期明確的裂痕，保爾在不知道將發生什麼事情之前，早已有所表示。因爲，我們——他的朋友，我們追溯往事，總以爲棣棣哀·戴洛虛這一化名的假面具，保爾把它造了出來，爲的是在歹運中遮掩自己的眼睛，以便更痛快地喊出喪偶的悲哀。然而，實際上毫不如此。只要看一看日期就夠了。

一九四六年用這名字寫的第一首詩，也就是一九四七年用棣棣哀·戴洛虛名義出版的詩集“時間氾濫了”中的第二首詩；而在这集子裏，這首詩的寫作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希望的力量”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女須逝世那天的“法蘭西文學”週報上發表的；一九五〇年發表的“暢言集”中有一條註解，說明這一點；“暢言集”收了上述的那首詩，而且這一次是算在保爾·艾呂雅賬上了。那首詩，是艾呂雅與正統的詩律分家約莫三十年以後的、第一首格律完全整齊、有節奏、有韻腳的詩。這裏邊有維雍<sup>9</sup>“遺囑”式的調子，可是詩並不是像維雍的作品那樣，到最後獻給某一位

天上的夫人，人間的女主……

艾呂雅那首詩是後來的“道德教訓”的楔子：

有一天，建設者行列中一定有我，  
我們要修建活的廣廈、巨廳——  
浩大的羣衆，其中人人是朋友。<sup>10</sup>

“暢言集”的註這樣解釋：“這篇詩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表

於‘法蘭西文學’週報，用化名棣棣哀·戴洛虛簽具。作者要想藉此擺脫他個人的寫作形式。”

因此，在当初，棣棣哀·戴洛虛這化名的用意是清算詩歌形式上的個人主義的試圖。我們必須相信艾呂雅並且了解他。從他這方面說，這是在當代詩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步，並且必須如此認識它。

上述的詩歌上的步驟，和詩人所遭遇的切身的不幸巧合，因而給了這個選擇得奇怪——彷彿在不幸的預感中選擇的化名，以一種與艾呂雅原意不同的意義。<sup>11</sup>

.....

這樣，艾呂雅的詩，“差一點兒”，就要永遠被打斷了，虛點的不盡之意，也就不能補足了。一九四七年是可怕的一年，棣棣哀·戴洛虛的一年。

然而就在那年，大地回春之際，艾呂雅寫了“歌唱愛的力量”。這首詩，作為一首政治詩，收在“政治詩集”裏；在那本一九四八年出版的集子中，那些寫於“以前”（意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前）的政治詩後面，這首作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三日的詩，標誌着詩人回到“大眾詩”方面去了：

在我所有的憂慮中，在死亡和我，  
以及絕望和生命的理由之間，  
存在着我所不能接受的人間的  
不平，人間的不幸和我的忿怒。

詩人向他的亡妻說話，希望在她身上得到支持——有一天，她會在“不間斷的詩”中發言：

你，對於我的軀體，曾經是敏感的良心；  
你，創造了我；你，我永遠的愛；

你当年不能忍受压迫与侮辱；  
你歌唱，一边梦想着人间的幸福，  
你曾做着自由的美梦，让我作你的后继。

是的，女须对于党的忠诚<sup>12</sup>，在那时候，给保尔一种教训，使他从中获取继续这美梦的决心。“以后……”还有十一首诗，是全都献给人类的公共事业的。他从伊希道·杜加思<sup>13</sup>那里得到把握，认为“诗应当以实践的真理作为目的”，这一直是艾吕雅的“苛刻的朋友们”<sup>14</sup>所否定的，那些人今天拉拉我们的袖子，对我们说，我们忘记了艾吕雅的精华，他的“蓝色时期”：

因为你随意乱走，不知道大家夥  
需要团结；需要希望和斗争，  
为了解释世界，改造世界。<sup>15</sup>

如果那些人执意在艾吕雅诗中只看见“蓝色”，请他们设法消受下面这专为他们而写的四句诗：

怪得很，我说话还在讨你喜欢！  
其实呢，我愿意解放你，把你和那些  
创造光明的兄弟们混在一起，  
正如跟黎明的水藻和蓝葦相混合。<sup>16</sup>

\* \* \*

“我毫不懊悔，我在前进”，“政治诗集”的束带<sup>17</sup>上这样写。“道德教训集”的序文好像就在解释这句话。那序文的主导精神，已经显示在前一年出版的“政治诗集”中。

伊希道·杜加思的思想：“诗应当以实践的真理作为目的”，被“政治诗集”中的一首诗借用作标题，并不透露出艾吕雅作品中一个新方向。自从一九一九年，伊希道·杜加思的诗在“文学”杂志上

重新發表以來，我一直曉得艾呂雅在關心這幾頁詩的意義，關心它的影响，和它們的典範價值。伊希道·杜加思自己和自己的决裂，他按照他自己的作品“瑪爾陀羅之歌”中的浪漫主義，來反对一般的浪漫主義，他的樂觀主義的表示，他對悲愁悵鬱的斥責，他所謂：“必須表現一切事物美的方面”，“個人詩歌的相當於江湖賣藝的手法，和不時的痙攣扭曲的姿態，已經結束了……詩歌应当是大家的作品。而不是由一個人……”所有這一切，幾乎三十年以來，不斷地在艾呂雅思想中作為問題提出來，他作品的每一個階段，都可以找到痕迹；而到了失望的時候，到了悵悵衰·戴洛虛的時候，這些問題就更及時地、更火熾地湧現出來。

我記得有一天在我家裏，艾呂雅和我討論一個嚴重問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就是在那時，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攔阻他走上那條不幸的道路……他當時好像笑了一下。他在我書架上拿起那冊幾乎四方的小書<sup>18</sup>，打斷我的話，開始唸那本書，用他的誇大調子唸：

……描寫痛苦是一種顛倒是非的辦法。必須表現一切事物美的方面……人不應在他的著作中喊叫不幸。否則就是竭力地只考慮事物的一方面。啊，你們這些怪僻的嗥叫者！

……必須善於抓住文學的美，一直到死亡中去找；可是這種美不屬於死亡。死亡在這兒無非是偶然的原因……

翻過幾頁，他接着又唸：

……善是我們對於惡所取得的勝利，惡的否定。如果我們歌唱善，惡就被這愜適的行動所取消。我不歌唱不應作的事，我歌唱應作的事。前者不包括後者。後者包括前者……

他突然問我：“你這兒有誰翻譯的‘魯濱孫漂流記’？”正是彼特路·波萊爾的譯本。他對我說：“你瞧九九頁……”在“椅子”那

一章中，魯濱孫考察他的地位，他被迫處的環境，將他手邊的用具等開了一篇賬，並且試圖着說服自己，認為他的遭遇並不太壞，將他所受的痛苦和他的歡樂對照，開了一篇收支明確的、切實的賬。保爾對我說：“這段文章，幾乎在所有的譯本中都被刪去了，因為太瑣碎。”那一段文章是用賬簿形式寫的，有存有欠：

有利的條件（善）

可是我還活著，可是我沒有和所有的旅伴們似地淹死。

可是，我與船上其他人員分離，因此免於一死；老天既然奇蹟似地救了我的命，也就能把我從這處境中解救出來。

可是我並沒有在一片不毛之地餓得半死，奄奄待斃。

等等……

不利的條件（惡）

我被丟在一個荒涼可憎的島上，毫無獲救的希望。

我與全世界可以說是分離、隔離了，故爾非常不幸。

我與人類隔絕；我是個孤獨的人，被人類社會驅逐出來的人。

等等……

把以前寫在“惡”的賬上的，重新寫在“善”的賬上。伊希道·杜加思的詩歌中已經給了這指示：“要把一個屬於‘惡’的字用在‘善’的方面，必須有此權利。將屬於‘善’的字，使用於‘惡’的方面，這人就無此權利……”

杜加思在一八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寫給他的出版人的信後邊，附加這樣一段解釋：“我將要在三月初上送去給拉夸的一部著作中，攻擊<sup>19</sup>拉馬丁、維克多·雨果、阿爾弗來·特·繆塞、拜倫和波特萊最美的詩篇，我把那些詩從希望的意義上加以改正；我指出本來應該怎樣寫……”

從杜加思和狄福<sup>20</sup>出發，艾呂雅發明了這套“道德教訓集”的

方式，以後他还接着在别处应用。当时他把“魯濱孫漂流記”放在桌上，舉起拿在另一隻手上的、那本打開着的小書，繼續唸杜加思：“抄襲是必要的。这是包含在進步之中的。抄襲扣緊某作家的句子，利用他的表現法，取消不正確的意見，代以正確的意見……”

他自己將用魯濱孫的方式，“抄襲”他自己原先寫的，“懷疑向希望致敬”，把寫“惡”那方面的，重新寫到“善”这方面來。这就是他在“道德教訓集”序文中招供的；在他的解釋中，艾呂雅已經落在他自己的把戲——自己的陷阱中：“我的品德、我的缺點、我的樂觀主義、我的無能，錯綜複雜……我終究是一個人。我的巨大的努力，在於不要以為自己品德太高，不把什麼全放在‘善’的那方面。（另一說法：巨大努力，在於不要堅決地悲愁，不要把什麼都摧毀，最後把自己也摧毀。）

是的，“另一說法”，就是不把一切都讓給“惡”。我們那天所談的就是這一點。至於那天——艾呂雅叫我翻開“魯濱孫漂流記”第九九頁的那天，我們談話的方式如何，那倒是除艾呂雅和我以外，与別人無關的。

.....

艾呂雅肯定說：“一切全可以改變為善；惡必須改變為善。可用一切方法，只要不是全部損失。反对一切隱忍的道德，我要消滅痛苦与錯誤。既然我們曾經有此自信。我曾經要想否認並且毀滅疾病和窮困的黑色太陽、味道澀苦的夜晚、一切黑暗与偶遇的污水、眼力不佳、失明、毀壞、血枯、坟墓。”

“即使我这輩子，只有片刻的希望，我也願意為这片刻的希望而戰鬥。即使我会失掉这希望，也要戰鬥，因為別人必將獲得这希望。所有的別人。”

因爲，這已經不是反對浪漫主義而進行的戰鬥，艾呂雅並不是杜加思……艾呂雅的戰鬥，是“所有別人”的戰鬥，在他過去生活中的一星星火光，足夠使整個未來充滿光明。

整本書搖擺在絕望與樂觀之間，這詩集中的每一首詩，至少那些最基本的詩，是從“惡”的方面交給“善”的，直到那首用十二音綴寫的偉大的“一切獲救了”；那首詩，後來艾呂雅把它送給畫家莫理斯·曼捷茨基，給他的素描集“向華沙猶太區的戰士和烈士們致敬”（曼捷茨基的兒子，我們的同志，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尼斯被納粹槍殺，那時他的年齡，正是杜加思寫詩時期的年齡<sup>21</sup>。在那首像雙頁式畫冊似的詩中，一邊寫着悲觀：

什麼全摧毀了，我預先看見了災殃，  
一隻老鼠上了房，鳥兒關在地窖中。

.....

那一边是答覆，“所有別人”的答覆：

什麼也沒摧毀，全獲救了，我們願意如此，  
我們屬於未來；我們是希望，  
明日已經在今天作了地上的主宰……

這“道德教訓”，還帶着具體的補充，正如生命一樣。因爲一九四九年開始了，春天決定性地將世界交給了“善”的方面。到了六月，保爾·艾呂雅，通過秘密的道路，到了希臘，到格拉謨斯山中的革命游擊隊根據地。那兒，英雄的希臘人民在進行最可怕的戰鬥。在戰鬥中，戰士爲了“反對死亡而死亡”。這戰鬥是艾呂雅詩中的第二個“道德教訓”，是第一個“道德教訓”的活的說明，是大衆而不是個人創作的詩。這戰鬥，使一切都有意義。善惡之間的擺動，已經毫無餘地，甚至突然將勝利的骰子擲給善的方式。這兒，又是一對夫妻作爲善、幸福與未來的形象：

卡拉堯其斯夜晚覺得冷，  
他從他的夢上摔了下來；  
卡拉堯其斯的妻子  
囚禁在故鄉的監牢裏……

.....

因此，一九四九年夏天，歌頌善的詩歌從保爾口中高聲唱了出來，已經不再是某種定見或決心的英雄主義的表現，而是產生於詩人與羣衆的深刻協調中。保爾·艾呂雅回到我們這方面來了。他回到羣衆中來了。

回到黨的行列中來了。善與光明的黨。

\* \* \*

從那以後的事敘述在“暢言集”內，那是寫作於一九四九與五〇年間的詩集，出版於五一年初。……

這集子以“暢所欲言”這首詩本身作為開始，好像序文一樣，這是法國語言中最美的詩篇之一；在這集子裏，艾呂雅重收了“以前”用棣棣哀·戴洛虛簽名的詩兩首：“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的夢”和“希望的力量”。好像是關於陰影的參考資料。

緊跟着是寫於“墨西哥，一九四九年九月”的那首詩。

保爾剛剛從希臘的獨立戰線上回來，就動身去墨西哥，去參加在那邊召開的和平大會。在那兒，他去訪問了在山上臥病的聶魯達。這一次訪問也留下了一首詩，也有善與惡的雙扇摺頁，也就是“道德教訓集”中的老方法。彷彿詩人從夜的深處，匆匆地作一次最後的發言，因為曙光已經不遠，惡也變更了它的性質：

請你了解我，我要讓你想一想，  
並不是一切全這樣輕易與高興……

.....  
屬於未來的人們，必須看昨日；  
那些沒見到春天而死亡的人。

可是底下就迸發出相反的詞句：

屬於未來的人們，我說的是今天，  
我活在“現在”：我要說服你們，  
我是在龐大的活人羣衆裏邊：

.....  
在那一和平大會上，艾呂雅寫了下面這一句浩濶而壯麗的詩——未來的道德：

戰爭出現在他們眼前，像一個沒有兒女的婦人！  
詩人已經決然地否定了死亡與孤寂。此後他不需要再從惡的方面落筆，接着再把詩轉到善的方面來。他的生活就直接給他指引出光明。就在墨西哥，明朝的九月天，發生了甦生的奇蹟——終於是生命的凱歌：“活着，這是唯一的安身處，唯一的出路……”

因為，正在那時，在那兒，他遇見了多美妮克<sup>23</sup>。關於這一切，多美妮克·艾呂雅是永遠值得感謝的。值得感謝的是，從那以後艾呂雅在平靜、安謐、充滿着幸福的莊嚴氣氛中所寫作的一切。

關於這詩集，我得寫一本書才能談得完。妙的是對於艾呂雅我們總能用他自己的話來作節略或提要的。詩本身的美，我讓你們自己去欣賞。此地只要舉出兩個着眼點就夠了，從一首用這兩句結尾的詩：

我無從回憶  
令人懊喪的往事……

到另一首這樣肯定的詩：

必須活下去，不能滅亡……

和这从此以後不可動搖的信念連接在一起的，還有另一個信念，要把兩者分離，是不可能的；那就是愛情从死灰中復燃的信念，這信念的面容出現在“鳳凰集”<sup>23</sup>的轉化作用中。全仗了這，艾呂雅不至於像奧飛<sup>24</sup>一樣，被酒神的女祭司們撕成碎片。艾呂雅之所以从地獄中出來，爲的是重新回到生活中去，那裏有他自家人在等候着（“愛他的人多到不計其數”）；艾呂雅重新獲得了他的詩歌的青春，戰鬥者的力量，明亮的眼睛，共產主義者的“豐富的眼睛”<sup>25</sup>。

\* \* \*

彼特拉格<sup>26</sup>，當時也不得不和洛拉別離，寫了一些凱歌：其中有愛情的凱歌，貞潔的凱歌，死亡的凱歌，時間的凱歌，以及神靈的凱歌。但是他不寫生命的凱歌，這勢必留給保爾·艾呂雅寫。並不是寫在一首大詩之中，而是用他所有的詩篇的教訓寫成的，歸根結柢，那些詩篇是很难彼此分拆的，而是互相混合、互相成爲配偶，有如一個樂隊中的各種不同的樂器，在演奏一支歌調。並且，無疑地有時候樂器之聲結合起來奏出悲愁的情調，那時人們忘掉了最後決心的快樂與和平，於是陰影重新籠罩音樂家，人們聽到不公平的喊叫、不願緘默的痛苦、詛咒聲、黑夜中迷路的呼聲。但是旋律這就擺脫一切，向上發揚，它从失敗的喧囂中出來，並且由於穿過了喧囂，它顯得更高、更美，同時也更恬靜、更清澈。

生命的凱歌，這是艾呂雅作品中一切的最後歸宿；一切全向這點歸宿，以至於去年十一月，那時，他僅僅來得及叫出他重獲的生活的名字……<sup>27</sup>

一九五一年他發表了“鳳凰集”與“和平的面目”<sup>28</sup>，後者是畢加索的素描集——不同式樣的和平鴿與人面的題詞：

說起來人與人之間互相害怕已這麽久，  
而且使人頭腦中的和平鴿也害怕。

就在這時，他敢借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sup>29</sup>的口來說話。保爾·艾呂雅的“我”，一九四八年比哀·艾馬紐艾爾說過這是有普遍性的“我”，在這兒變成“希望的騎士”<sup>30</sup>的“我”：

從巴西的陰暗深處，  
我揭開層層的黑幕。  
到處我點燃了光明……

和時間順序相反，艾呂雅用第一人稱，代替大家的第一人稱說話。在這高度上，回音將詩人借給別人的聲音，重新折回到詩人這邊來。底下的詩好像普列斯特斯在說話，但是實際上仍是艾呂雅，永遠是艾呂雅：

就算我只不過千萬人中的一個，  
至少也得讓我表示對他們的信任。

就這樣，詩人與世界之間的協調，在一個巨大辯證的運動中，完成了，解決了，而且聲音愈來愈高。現在，對於他一切都辦得到，一切都容易。他呼吸的是“發展”的空氣。

無疑地，他自己預先知道不久於人世了。他趕快工作。不把他所積累的詩歌知識傳給別人，他不甘心離開人間。這是編選集的時期，這時不但他自己的詩整理出來了，而全部法國詩歌廣大的珍藏，經過他的感覺重新照亮的全部經驗，他都要很快地收集起來<sup>31</sup>，他從一般公眾的廣大範圍中所見不到的那些源泉中聽到的這一歌曲——他到處出其不意地發見的這種民族的旋律，是不能讓它湮沒無聞的。關於艾呂雅晚年的這一部分工作，以及關

於这部分工作意味着对人的信仰、对人的胜利的信心、对人的未来的信任，我們要不嫌过分地加以強調。

關於這一點，有一本大家不大提起的書：一九五二年出版的“詩歌的大路与小徑”。這本書收集艾呂雅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十一月四日和十一日，在法國全國連鎖電台和法蘭西廣播台的廣播稿。這是一種穿插起來的選集<sup>32</sup>，詩人的各種興趣、各種熱情，他對於愛情、兒童和詩歌的讚揚，都概括在其中。從多方面說，不但應當將這些介紹給人讀，更應叫人仔細尋味。

當然，在將來，人們心目中的艾呂雅首先是“自由”、“和德國人會面”<sup>33</sup>以及諸如此類的詩的作者。可是除了他以外，誰會這樣將許多文章和詩篇聯串在一起，好像給精神的廣闊的漫遊作為引論？誰要是聽了我的話，在這裏尋找艾呂雅在別處提供的一切，很可能大失所望。然而我不能自制地勸告你去讀，因為在那裏，個人的領域，就如地平線一樣，擴張為大家的領域。第一次播音：“詩是傳染的”，結尾的那首歌，難道不應當記住，那碰巧是艾呂雅自己寫的？

### 怨歌行

你們，幾乎一無所有的窮人，  
努力使你們成為明天的主人。  
明天可以爭取，只要想一想  
所有的善良的人，他們的命運  
全在你們一雙手中執掌。

你們，幾乎一無所有的窮人，  
你們夢想幸福無窮的遠景。

你們的幸福，也就是我的那一份，  
我的幸福，也就是人類的幸福，  
它的联系和紐帶，誰能拆？誰能分？

你們，幾乎一無所有的窮人，  
起來，忍飢挨餓的囚徒們！  
把別人賞你的骨头擲給狗去啃。  
一個人，应当需要什麼？需要麵包；  
並且需要意識到自己的優點，  
意識到幸福從一無所有中成長，  
意識到幸福從一無所有中成長。

上邊的“道德教訓”，豈不非常美妙？而其實只是來回翻覆的一句話，老是用同一個韻腳錘鍊着，沒有子音的支持，而且重音總落在这鼻音的韻腳上，這聲音搖震着朗誦者的身體，彷彿詩歌中的堅信傳達到了朗誦者的身上。這一切你看起來彷彿很簡單的，這是用一些抽象的字，極平常的字寫成的，從一無所有中成長起來的歌曲；誰也許發現其中有“國際歌”的痕迹（伊希道·杜加思所以說：“抄襲是必要的。這是包含在進步之中的……”），可是，無疑地並不立刻能看出被改正的蘭波詩句（伊希道也說過：“如果將詭辯的詞句改為與此有關的真理，那麼只有改正的才是真的……”），其中也有問答式的歌曲“渴”中的詞句，不但意義改正了，改到善的方面來了，而節奏、音綴等也改正了（由單數的七音綴，改為他所喜好的複數的八音綴了）：

人需要什麼？需要喝，  
死在蠻荒的河邊……

我也告訴你們，達到這樸素的語言，你們別以為這是這麼省

事……這麼簡單的。

.....

“愛情的威力”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廣播的，那時多美妮克和保爾正從墨西哥回來：愛情的凱歌，生命的凱歌……我不知道這些廣播的錄音是否保存着，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天正在紀念詩人逝世一週年，而不把錄音重新播送一番，證明詩人的永生、死亡被征服、“希望”不死。

今天，“替大家說話”也許攪擾某一些人——那些“不快樂的少數人”，少數憂鬱的人，他們不要和平，不要愛情，也不要大家幸福；艾呂雅每一句話都使他們發抖——正該如此，因為他們怕受“道德教訓”。因為他們永遠不會忘記艾呂雅是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

因為你是善良而且正直的，因為你是我的兄弟，我的憂愁和我的酒也就是你的，因為在心愛的女人的眼睛裏，你看見整個花園在天空飄動，因為青草用了它的無比清新，將世界的脈搏傳達給你而使你大為感動，因為一顆閃爍的星星，使你認為它是一滴眼淚，你的狗在大路上跑得很熱以後回家來了，而路是美麗的，像所有的路一樣，因為你懂得愛，由此而了解別人，因為你並未受辱，並不陰鬱，因為你並無可恥之處，而是高傲與挺立的，並且你帶來無比的光明，因為你憎恨戰爭，同志，兄弟，你不應當忘記，你應當樹立威權而給歹運一個答覆……

上面這一段文章寫於一九四三年，作為“詩人的光榮”<sup>34</sup>的序文；至於給歹運以答覆，在當時不僅意味着將“惡”的事物，重新寫在“善”的方面，而是在這些詞句中，艾呂雅思想的統一性表達得多麼響亮。他那種思想，從那時起，還繼續發揮了將近十年之久。

在此地談到保爾的人不止我一個，可是只有我提起那一段時間。那種思想在一九四六年初，正預備振翼而飛，“不間斷”地……不幸被女須的死所打斷。然而詩人自己的逝世却並未阻止這思想在“不間斷的詩”第二集中，用它的無窮性，重新繼續以前的歌唱，超越死亡能力的歌唱。

這本遺著上有這樣一個日期：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一日印畢。到此，生命的凱歌獲得最後的完成。在這詩集中，保爾·艾呂雅否認了七年前的幻覺，他雖然身在墓中，而在這些詩篇裏，眼睛仍然睜得很大；他是人間的兒子，而不是虛無之子，他否定死亡、惡行與歹運，而能用十二——六，十二——六的節奏這樣唱：

建立世界，並非什麼全必要，而只要  
幸福，別的全不必。

要想幸福，就只要把世界看得很清楚，  
進行正確的鬥爭。

我們的敵人是瘋狂、虛弱而且拙劣的，  
必須利用這弱點。

片刻也不要等待，抬起我們的頭來，  
向着全地球衝鋒！

我們知道，大地是我們的；將它淹沒吧，  
我們是不可戰勝的。

通過多長的彎路？……我量出了艾呂雅經歷的路程是多麼

長，不但在道德方面，也在法國詩的藝術方面……必須聲明，最後的那些詩句，是从一首題為“窮人的莊院”<sup>15</sup>的詩中引來的，那首詩是真正的凱歌。

- 1 這篇文章當初發表於1953年11月“法蘭西文學”週報的“艾呂雅逝世一週年專號”。這裏的譯文所根據的是1954年10月出版的、阿拉貢的論文兼其他詩人的詩選結合在一起的新型集子：“民族詩歌日記”(Journal D'une Poésie Nationale)。
- 2 詳見前而“現實主義詩人維克多·雨果”註十五。
- 3 指勃洛克。
- 4 就是以前的上議院。
- 5 由“大選人”投票選舉上議員。
- 6 指女須之死。
- 7 塞佛(Maurice Scève)，法國詩人，生於里昂，生卒年失考，約為1510—1564年。
- 8 “藍色時期”本為畢加索早期繪畫，此地借作詩人早期作品之通稱。
- 9 維雅(François Villon, 1431—1483)，中世紀法國流浪詩人。“遺囑”是他的詩集，分“大遺囑”、“小遺囑”兩部分。
- 10 詳見“艾呂雅詩鈔”第一八九頁。
- 11 簡單地說：艾呂雅化名椽椽哀·戴洛施，本來打算發表一種與他平日習慣不同的詩——格律詩，不料那時他的妻女須突然病故，因而艾呂雅就用了化名發表一些十分哀痛的悼亡詩。
- 12 艾呂雅的妻女須，在納粹佔領法國期間，曾和艾呂雅一起參加地下抗敵工作；1942年春，夫婦二人一同參加了法國共產黨。
- 13 即羅特雷亞蒙(Lautréamont, 1846—1870)，法國詩人，唯一的詩集“瑪爾陀羅之歌”，曾被超現實派詩人奉為經典。
- 14 指超現實主義的“朋友們”，詳見“艾呂雅詩鈔”第一三五頁註。
- 15 詳見“艾呂雅詩鈔”第一三六頁。
- 16 同上。
- 17 法國習慣，每一本出版的新書，在一般情況下，不但不切邊，不裁開，而且套着封套，名為“束帶”，寬約封面三分之一，往往用顏色紙，上印一句能標誌書的主要精神的話。

- 18 杜加恩的作品。
- 19 按1927年，巴黎 AU SANS PAREIL 出版的羅特雷亞蒙（即杜加恩）全集：“攻擊”（prendre à parti）一語，應作“選出”（prendre à part）；後面所舉的詩人名字中，沒有拉馬丁。以上兩點，與阿拉貢所引的文句不同。
- 20 “魯濱孫漂流記”的作者。
- 21 杜加恩一共才活了二十四歲，他寫詩的年齡，大約在二十與二十四歲之間。
- 22 艾呂雅的妻子。
- 23 出版於1951年，共詩十七首，都是詩人在續絃後歌唱愛情再生，幸福生活重建的詩篇。
- 24 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善奏琴瑟。每次奏樂，鳥獸聽見都舞蹈起來。他結婚那天，他的新娘被毒蛇咬死了。奧飛到地獄中去尋找亡妻，用音樂感動了陰間的神祇，允許他將妻領回陽間，但是在未越陰界之前，不許回頭看他的妻。快到陽界時，奧飛一高興，不覺回頭一看，於是又失去了妻子。他自己終於被酒神的女祭司們撕成碎片，又一說被天帝用雷擊斃。
- 25 艾呂雅的诗集之一，發表於1936年。
- 26 彼特拉格（Pétrarque, 1304—1374），意大利詩人，文藝復興先驅者之一。洛拉是他所鍾情的一個婦女。
- 27 指多美妮克。1952年11月18日，臥病已久的艾呂雅，在床上坐了起來，吃了早點，看了報；突然間，他向後一仰，叫了一聲：“多美妮克……”倒在枕上，就離開了人世。
- 28 參考“艾呂雅詩鈔”第二〇一至二〇三頁。
- 29 參考“艾呂雅詩鈔”第二二二至二二六頁。
- 30 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的光榮的外号。亞馬多寫過一本傳記小說，以此為題，已有中譯。
- 31 指艾呂雅編選的“古代詩歌第一部活的選集”，分上下兩冊，1951年巴黎出版。
- 32 其中有散文，有詩，有歌，有散文詩；有艾呂雅自己的作品，有古人的作品……融成一片。阿拉貢1954年發表的選集“民族詩歌日記”，在體例上多少受了“詩歌的大路与小徑”的影響。
- 33 詳見“艾呂雅詩鈔”。
- 34 這是艾呂雅在納粹佔領下的巴黎，地下出版的反法西斯、反納粹的法國以及別國詩人的選集。
- 35 這是“不間斷的詩”第二集中的一首長詩。